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續

鈔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序目

編者之言

書札續鈔凡六卷，二百三十八首。瀚章校輯曾文正公書札，依年月前後，編次爲二十六卷，既付梓矣。近復於公幕僚及門生，屬吏之家，蒐得若干續鈔附葉，不復能識別者歲月。大較自成豐辛酉安慶既克以後，十餘年事也。公之治軍討賊，在咸豐朝艱苦抑塞之境爲多。既克安慶，聲威丕著，朝廷倚任彌隆，而公益勵忠勤，殫智慮，每指畫宇內大勢，洞若觀火，而獎訓後進，尤以崇本實，黜浮華爲要。讀其書者，直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三復而不厭。昔人頌昌黎韓氏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公殆無多讓焉！唯是庚申以前，簡牘散佚，歷年稍久，遂難尋拾。儻海內嗜學之士，博采旁羅，以彌今之缺憾，是則瀚章所禱祀以求者已！

光緒三年正月，合肥李瀚章識

第一卷	凡四十七首
第二卷	凡三十五首
第三卷	凡五十一首
第四卷	凡五十二首
第五卷	凡三十二首
第六卷	凡二十一首

#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 卷一

復嚴澗春中丞

軍務旁午，未得時通牒候，昨辱翰教，約以共討苗逆，並審勳  
逾人捷，豫省兵事廢弛久矣。閣下蒞任伊始，創立驍果營，拔將才  
於下僚，練生兵爲勁旅，期年之內，壁壘一新，遂使凶逆殲除，威稜  
不著，慕容出奇於東澗，章叡決勝於鍾離，以古方今，亦何多讓。東  
省賊匪，迭經收餽，俯仰乘勝逐北，已抵邳州。此股撲滅，齊豫皆可  
肅清。新上乘乾，南北迭奏捷書，曷勝慶幸。苗逆狂悖，罪不容誅，翁  
中丞始則屢疏保其忠良，以貽養癰之患，繼則屢疏表其必叛，以  
著先見之明。逮苗逆圍壽七箇月，又屢疏請援，請餉，不謂城破之  
後，既不能引決殉難，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是非  
顛倒，令人百思不解。然既已入告，自當靜候批諭，豺狼之性，斷難  
馴擾，勉強繩糜爲患更大。儻竟用撫議，則將來之變，且不可問。目  
下廬郡未復，多都護難，以越勸壽春，李希帥新受撫鄂之命，亦難  
遽來皖境。彭雪帥新擢皖撫，所部但有水軍，別無陸師。九舍弟一  
軍分守安慶，廬江無爲，樅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無力進勦。  
日當置苗逆於度外，俟廬州克復，李帥所部全駐六安一帶，然後  
敵處亦撥一旅，會合雄師，同討苗逆。屆時再行會奏。此際且姑與  
之虛而委蛇，與之爲無町畦，拙見如此。不審卓裁，以謂何如。舍弟

回湘募勇，期於年底到營。俟以新兵，換出防兵，再籌進取方略。浙  
事日棘，蕭山紹興俱已失陷。縱寧波藉夷人之力，得以倖完，而寧  
餉爲紹蕭之賊所隔，衢兵爲嚴蘭之賊所隔。省垣誠有坐困之勢。  
杭儻不保，湖州上海恐爲其續。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更不知  
如何收拾。胡澗帥竟爾不起，尤深浩歎。憂國之誠，好賢之篤，馭吏  
之嚴，治軍之整，不特當世所罕見，即古人亦豈可多得。昨具一疏  
略陳叢績，咨達冰案，想閣下亦同深感愴也。

復袁午橋星使

來示欲催李希菴速赴新任，共圖苗逆，猶是兩月以前情形。  
自胡帥淪逝，李公改署鄂撫，而事局一變。自苗逆攻陷壽州，而事  
局又一變。弟與官李諸公，前此兩奉寄諭，令解壽圍，卽定援壽之  
議。李希帥派撥馬步廿三營，陸續馳赴六安，而壽州早已淪陷，致  
敵軍與尊處又有不能合併之勢，可歎！可恨！苗逆之變，翁中丞往  
年屢疏保其忠良，以養癰而貽患。今春屢疏表其必叛，請聲罪而  
致討。迨壽州被圍六七個月，又屢疏請援，請餉，不謂城破之後，既  
不能殉節，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是非顛倒，令人  
百思不解。此次批摺未回，自當靜候批諭。然以理以勢，恐未可再  
事繩糜也。此間克復安慶後，本可長驅東下，柰地廣兵單，不分數

布九舍弟所部萬人分守安慶廬江無爲樅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難資進取鮑軍門進攻寧國冀分浙江賊勢多都護扼守桐舒城爲鄂北之屏蔽彭雪帥向統水師並無陸軍雖擢授皖撫而不能辦陸路之師欲與鄂師共撥一軍先赴北路與尊處及豫省爲四面兜勦之勢目下尙有不逮奈何承詢江鄂情形今夏李秀成上竄江西凡陷兩府十餘州縣當派鮑軍門赴援所失地方陸續克復而鄂省亦於九十月同時肅清現在左寺堂全軍駐守廣信內固江西外援浙江聞紹興蕭山俱陷杭垣危在旦夕吳中祇上海彈丸之地遠隔千里無從兼顧儻有疏失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更不知如何收拾也

復李黼堂方伯

十八日接十二來函具悉一切信州漕項另具公牘奉達彼時因左帥一函慨然應允遂忘漕項之上爲禁嚮下爲私彙疏闊殊甚糧臺保單即當酌核彙奏左帥奉命辦理浙江軍務提鎮以下均歸調遣自不能不投袂過征弟已再三函懇請其步步顧定江西惟祇此兵力援浙顧江二者不可得兼殊深焦灼弟亦奉命兼轄浙江位太高權太重虛譽太隆才略太短恐遂隕越以蹈大戾即日具疏力辭浙江軍務專歸左帥督辦渠本有長駕遠馭之才無須做處更著蛇足也昨聞杭圍已解甯波無恙忠侍各逆久頓堅城之下諒亦不能更肆猖獗也

復王鶴軒太守

接前月十七手書一切均悉漕務大有起色深以爲慰比來細思江西牧令之苦以流攤交代二者爲最一次署任終身受累雖罷官亦無回籍之期雖子孫亦有追賠之苦鄙人欲奏請道咸年間歷任交代一概免算從同治元年起凡交代皆不准過三箇月掃除舊迹咸與維新道咸年間攤款一概豁免同治初元以後永禁流攤俾牧令曠然無累庶幾爭自濯磨蒸蒸日上擬請黼堂方伯查明交代之定例禁攤之嚴旨一一核定再行入告閣下領袖列郡請查明交代任數最多者若干攤款爲數最鉅者若干便中示及以憑核奪總使牧令無不潔之身而後有爲善之樂鮑春霖進兵池州聞青陽之賊棄城遁去不知確否嚴州踞匪分竄徽歙南界張樾園派隊迎勦曾獲勝仗恐其糾合大股乘間上犯已飭徽營嚴密防守並函商左帥相度藝景情形妥爲布置以固江右門戶左帥援浙黼堂欲其出偏師以扼衝常留大隊以守廣玉所見極當然左帥新奉督辦浙江軍務之命鄙人亦奉旨兼轄朝廷方以浙事爲重實屬進退兩難

復張仲遠觀察

仲冬廿七日接讀惠書並示復寶生閣學一楨名言快論深以爲佩寶生清德謙抑不欲發宏遠之論以溢其溫恭之素自是天性所近未能相強近奉寄諭知宋雪帆侍郎已將此議入告其說養兵十三萬以七萬人備防勦之用以六萬人爲東征之師鄙意目下五省見兵二十餘萬若驟減十萬則各帥未必允從無論



四川相距太遠，不能強駱帥以二萬之限。卽湖南江西雖幸安謐，亦不能令其大減防兵，致貽後悔。四方多故，羣盜如毛，伺隙卽入，逐處宜防。弟之不能令江西裁減防兵，猶官帥之不能令湖南裁減防兵也。以此爲一勞永逸之計，蒙竊有所未喻。近珂鄉有錢農部厲委員來此乞師，情詞懇切，無異秦廷之哭。此間無兵可分，許以明年另籌一旅，馳赴滬濱。左季帥奉旨辦理浙江軍務，弟亦承命兼轄，雖具疏力辭，要不能置浙事於不問。增此二端，則東征之師亦決非六萬所能了。聞寧波亦於冬月八日淪陷，不識武林能否堅守待援。東南大局，百孔千瘡，思之憂悸，尊處舊案既經奏雪，光復在邇，良用欣慰！

復龐寶生閣學

小春望日，錢農部至，奉到惠書，並讀大疏，規畫精詳，情詞剴切。農部復代述尊意，欲效秦廷之請，一拯吳會之危。聞命之餘，曷勝愧悚。猥以輕材，謬膺重寄，自接兩江之任，卽思親提一旅，馳赴三吳。維時部下不滿六千人，自宿松擊以渡江，駐札祁門，徵兵調將，閱數月而各軍稍集。乃鮑鎮甫出石太而寧郡不守，李道纔接徽防而歙休遼陷。忠侍輔三僞王，劉黃賴古各悍黨環繞徽境，不下二十餘萬。破我嶺防，斷我餉道，又分數股繞竄江西，使我腹背受敵。幾於無日不戰，無路不梗。迨祁防稍定，徽郡收復，入秋以後，事機漸順。安池各屬以次攻克，敵軍始有出險之機。下游彌切，來蘇之望。然距去夏初受命時，已閱一年數月矣。當時定議急圖安

慶以暨金陵之腦，進兵寧國，以附昇潤之背。豈謂安慶縱難連下，寧國之師當可於上年先抵蘇境。不料波折如此之多，遷延如此之久。至今無餘一兵一將，達於蘇境，上無以慰九重宵旰之憂，下無以答三吳雲霓之望。此則寸心愧憾，終宵負疚，而莫能釋者也。安慶一軍自克城以後，撥守各防，已分六處，更無餘力可以進勦。因令九舍弟馳回湘中，添募精銳，將以新兵替防各處，換出舊兵，馳勦下游。曾經函商薛帥，擬以一旅先赴鎮江上海等處，職分所在，卽無台命，亦何敢視同秦越，重以垂諭諄諄，又籌鉅款一萬，與滬城協餉同時解到，高義隆情，敢不敬應。已函催舍弟募練成軍，迅速東來。儻風波羈滯，到皖少遲，卽令李少荃廉訪先挈萬人前往，准於二月成行。水火之急，彼此共之，不敢愆期也。上海僻在東隅，不足以資控扼，就江蘇現存之地而論，惟鎮江最據形勝，北可聯絡淮揚，南可規復蘇常，內可俯瞰金陵，外可屏蔽裏下河。敵處撥兵東行，當水陸布置，先據鎮江，再分偏師以防上海。上海東北皆洋，西南皆賊，於籌餉爲上腴，於用兵則爲絕地。卽江南衣冠右族，避地轉徙，亦宜擇淮揚通海寬闊之處，進退綽綽，不宜叢集。滬上地小人多，未警先擾，凡戰爭防守之地，宜有一種肅靜之氣，民情愜擾，亦足搖動軍心。若無事時預爲移民之策，則有事時斷無掬指之爭。區區愚慮，未審有當萬一否？

復喬鶴儕都轉

前此屢奉惠書，軍務性德，未克隨時具答。曾經兩次寄復，道

途多梗，亦不識能否遞到？嘉平四日，湯委員來皖接讀尊函，初七日又得去冬環章，年餘始到，遲滯乃爾。閣下總持艱務，力求整頓，遇事諮諏，胥中肯綮，深以爲佩。淮鹽利弊，具如明論。此時江路未通，殊難著手。弟雖接鹽政之篆，未能有所補救。水師護運之議，鄙人去歲曾謀及此。設立水師，首重護場，次兼護運。蓋就場徵課，本係良法，其所以不能行者，昔年專防出場之偷漏，近來則並防入

場而攘奪。大約兵力所到之處，乃爲官法所行之處。若非有得力水師，護守場竄嚴查卡門，則攘奪之不禁於偷漏乎？何有場之不保，又於運乎？何有來示稱李某某見鹽即封，一人羈估，恐袁帥力不能制云云？若敵處不專籌護鹽之兵，亦非空言所能制，奏停所不能止也。擬於明春籌撥水師，馳赴鎮江一帶，以防勦髮匪之兵，兼保護鹽務之用。令李少荃率之以行，與尊處就近商辦。於過壩及各小口，皆用礮船，設卡稽查。凡鹽舫出卡，皆須完釐，名爲立卡抽釐。實卽就場徵課。竈丁之鹽價，不妨酌增。國家之官課，亦須大加一稅之後，他處不應抽釐者，則查禁之，亦須有護運之礮船，乃能令行而禁止。鄙見如此，未審卓裁以謂何如？至洋船護運入楚，弟意總覺未妥。緣和約內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我既引虎入室，彼將隄斷獨登，獲利甚微，爲害滋大。更忍之一年半載，江路通壘，事在意中，固無慮鹽之終不能達漢岸也。金運司設局以來，物議朋興，都中彈章層見迭出，敝處於前月杪遵旨查辦，亦未敢稍涉徇隱。計贖底正初揚州可奉諭旨。茲有公牘一件，密封附上，望卽妥

爲料理。閣下屢有來營相助之意，鴻才卓識，素所傾跂。惟鹽務難得替人，應俟會晤之日，再行酌商。奏事一節，俟奉到諭旨，卽可暢所欲言。道途梗阻，不必先相關白。公家之利，可言卽言，可行卽行。勿過拘泥爲幸。輪船近頗通行，昨上海已解來協餉七萬，尊慮應解之款，可卽附輪船批解。兵食正絀，得沾餘潤，不無裨益。

復薛觀察中丞

自夏秋以來，紛傳漚餉充盈，俯拾卽是，因爲挹彼注茲之謀。爰有晉饑秦糴之請，直接到覆書，并吳方伯摺開各件，乃知告者過也。外間但知入項之多，不識出款之鉅。支絀實情，罕能道及。乃蒙飭屬委員，解到漚餉六萬，紳捐一萬，楊委員又解三萬，俾灼艾以分痛，造歐枯而回生。上游各軍，久不見此鉅款，闔營懼怵，同戴大德，感謝無似。承示杭州失守情形，可爲痛哭。弟前此奏請左軍援浙，冬至前後疊次函催，正在籌讀進兵，而皖南警報疊至，楊逆率淳遂大股來撲徽州，三面圍攻，休戚大震。又聞左帥由徽州赴援，冀徽嚴一路節節打通，以達杭者，何意力督糧窮，名城一旦淪陷。浙江全省僅存湖州一府，孤懸賊中，岌岌莫保。東南大局，尙復何言？王中丞大節凜然，可憫可敬。其餘殉難官紳，望尊處就近查明，開單示悉，以便會銜具奏。漚上聞此大驚，益形喫重。蘇省紳董曾擬借助洋兵，亦屬權宜之策，不識會否。辦有頭緒，尙望閣下從中主持，斟酌盡善。弟亦不以局外自處。前復潘比部一函，想邀荃鑒。茲復備咨奉商。上海人民財產固中外官民所當共爭而共

守之，惟髮匪凶，燄正熾，不特麾下兵勇各宜深溝高壘，加倍慎守，即西洋各國之兵，亦須囑其穩慎以圖，不可輕敵！至要！至要！敵處東下之師，已函催舍弟招募成軍，迅速來皖，儻二月間舍弟未到，則令李少荃廉訪先率萬人啓行，惟須以大隊札鎮江，以偏師防涇城。蘇省現存郡縣，惟鎮江最據形勝，將來恢復蘇常，須以鎮江爲根本，實屬不可不爭之地也。愚見所及，亮邀鑒照，滕副將嗣林赴湘募勇，頭批四千業經下駛，仍有八千未集，恐其難資得力。已札錢戶部，厲委員，至漢口截留，未募者即行停止，已募者妥爲遣散。路遠不及奉商，伏乞原諒爲幸。撤團覆奏，即由敝處主稿，敬會台銜。大抵團練用之於賊氛方盛之際，斷難得力，須待賊氣大衰，官將將撤，然後辦團以善其後。俟繕發後，錄稿咨閱總理衙門，信件即當照行。

### 復袁漚帥

嘉平十三日泐復一函，交六安蔣道轉付，徐副將賁回，想登籤字。頃奉臘八後惠函，具仰籌筆之勤，兼荷宜春之字，撫躬多愧，維誦增慚！即維瑞集柳營，禧延椒壁，慶銷兵於首序，止戈而運轉鴻調，膺錫福於初元，釐瓊而休揚虎拜，英陣引領，吉頌維殷，弟謬典軍符，類更歲箭，時艱孔亟，補救無方，前以雪師未克，北來楚師，邊難深入，略陳梗概。時皖南猶未甚喫緊，乃浙垣失守後，楊逆圍攻徽郡，絕我餉道。老湘營督朱唐兩軍各戰獲勝，賊猶不退。直待三軍會合，擊破巖寺一股，運道始通。左帥前部又至江灣，擊敗後

路之賊，除夕元日，徽郡漸次解圍，惟浙江之賊近五十萬，既收寧紹等郡，數千萬之財貨，又收杭城，各軍三四萬之降兵。今歲皖南江西斷無安枕之日。左寺堂新受撫浙之命，兵不滿萬，何能禦此無數大股？弟自須以全力助之，助左非以圖浙，乃以保皖也。以防江也是弟部下諸軍，僅能援勳大江以南，萬不能撥赴兩淮。至廬州進攻之事，全仗多帥尊處，如能分兵會勦，俟多軍進逼城下，再行奉商。李希帥新回皖任，聞當先至安慶一行，乃於六安駐紮老營，多至廬。李至六，即與尊處成犄角之勢矣。來書不欲分楚帥之功，盛德沖懷，固堪欽企。惟楚師向來無爭競習氣，雖荷推讓，非所敢承。且今日中原大亂，吾輩奉命討賊，得寸則寸，豈宜因循姑待，以後北路如有可圖，即祈相機剿辦，不必過執謙抑也。

### 復沈幼丹中丞

遂安克復左軍已抵常山，璞石機勢頗順。惟所部僅八千人，既須留防，又須進剿。頃接其二十三日在常山水南發來之信，另股賊由績溪來圍我遂安，據生擒賊供，將由婺源白沙關等處竄江西之德興樂平，敵處已調張凱章全軍防守婺源，扼住白沙關，除公牘咨達外，茲將左帥信及敵處復信抄呈台覽。皖浙盜如毛自無不竄江西之理。中路既已岌岌，東路亦別無防兵。蔣蕪泉方伯以營中積欠未清，赴粵東求餉，一時不能趕到。衢防兵勇未甚得力，終覺可慮。劉養素一軍駐防省河，是其專責。前經慶帥調之援浙，曾爲奏留。此時接替無人，自難驟赴新任。候奉到部文當

會台銜入告。至目下洋務，祇有力敦和好。我之兵力財力，以辦髮捻二逆已覺日不暇給，豈能更爲遠謀芥舟在濶，辦理妥善，既據濶人環請，不宜過拂輿情。望閣下即告芥舟，勉爲經理公牘，仍留尊處徑行爲妥。鄙人於洋務尚未諳究，朝廷不以此相責。蓋既知其愚陋，又亮其事繁也。余軍門所製火鎗或先購數桿一閱，其價值若干，便中再乞示及。

復多禮堂將軍

弟顯明非分，驟竊參政，才不稱位，實不副名。仰荷褒揄，祇增慚悚。廬郡附城逆壘，經雄師剴削殆盡，河水亦將放乾，甚以爲慰。仰攻一事，易傷精銳，尙祈再四斟酌。詳閱僞文，狗會情已窮迫，其圖窺鄂疆，分我兵力，亦屬意中之事。前此李希帥曾留湘勇三支分守襄陽、德安、麻城等處，鄂防並不空虛。成肅兩軍月初業抵距潁四十里之小游河等處，官帥又派周副將鳳山由孝感進駐三河尖，爲成肅後路。賊欲繞豫犯鄂，亦甚不便。然既有此信，自當函致鄂中，早爲籌備。王鎮招勇，資斧原不甚豐，因其在馬當有浙省應撤之勇，可以就近招集，故給銀較少。昨前左兩營已由馬當招齊來皖點驗矣。其右後兩營赴黃州一帶招募，如其缺少銀兩，王鎮或可向鄂省稟請接濟。弟當函商官帥請其照拂。兩營人數無多，王鎮必不赴武昌以上也。舍弟攻勦巢縣一帶，務求閣下隨時指示機宜，俾有把握。聞金陵派大股援賊來救江北，或云僞侍王李世賢親來，或云僞對王洪春元帶來，大約廬巢皆將喫緊，祈閣

下妥爲防範

復李黼堂方伯

初二日接前月二十五來書，具悉一切。所應復者，條列於左：  
(一) 敝營軍餉已承趕解五萬，良深感賴。九舍弟與李少荃兩軍皆已敷衍啓行。日來皖臺窘迫如故，左帥處頃到滬餉二萬，敝處卽爲截留。有公牘達尊處，請籌銀匯解左軍矣。嗣後敝處但以景鎮河口兩卡協濟左軍，每月可得三萬有奇。此外不謀另協。其江西遵旨協解之項，當由中丞與閣下籌款多寡悉候卓裁。解餉之鍾委員業已到營一見官聲素好，自宜設法保全。惟敝處現無差事，可委尙宜從容圖之。

(二) 建昌保案，既經辦定，未便更張。惟聞被控情節甚不確實，一度查明，仍望給獎。該府去年防守之功甚偉，吾輩當格外青眼，以彰公道。

(三) 九江紳士稟留芥舟，中丞曾以見商洋人交涉事件，無不視爲畏途。然輿望甚切，芥舟亦當曲從。昨已函請中丞徑札赴潯，繼思渠已由雪琴處保以道員留皖，恐其不樂從事於潯，想到省時，必與幼丹中丞嚮談一切，當有定議矣。  
(四) 委缺章程，自當分別輪酌。二宗酌委，未必果得傑俊之才，而輪委最足服大眾之心。鄭小山在河南方伯任內，聞以輪委較多，立獲令譽。武昌克復後，純用酌委，沈滯者退有

後言國藩曾以三輪四酌勸胡官保，未知果照行否？此次江省章程總須有輪委班，使中人以下皆可勉圖上進。其輪酌各分幾成，請閣下稟商中丞核奪！

(一)各處觸輪獎案，往往遷延日久，遂至失信！其有實據可憑者，自當彙報請獎。城工一案，國藩久抱歎忱，應請閣下速辦。團練捐輸，毫無實際，流弊滋多，概予停止，最為妥洽。再屢接左帥來信，續溪之賊由歙南渡河往圍遂安，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兩獲勝仗，遂安城外之賊已退，另股竄馬金者將山婺源白沙關等處，圖竄德興樂平。敝處檄調張凱章駐休全軍馳往婺源，扼住白沙關。凱章未接札以前已派其弟帶四千人扼堵馬金矣。又接建德縣來稟，石太之賊竄至祁門歷口，攔根嶺一帶，恐其窺伺景鎮。敝處正以無隊可撥為慮，旋據唐義訓帶兵由休離勸祁門，賊已由亦嶺退出矣。景鎮德興兩路暫可無事。

復毛寄雲中丞

前言再奉雙魚，猥以忝竊參政，遠蒙揄獎，慚悚無似！弟頻膺非分，屢經滯情辭讓，不圖聖恩優渥，有加無已。才略之短絀如此，時事之艱危如彼，相如閣下，當亦代為憂懼也。囑寄敝處疏稿，將交書局，竊念世變方滋，亂靡有定，楚軍之起時，盛時衰，金陵未破，邊爾編葺巨冊，如方略館耳之例，微嫌標揭之過高，亦覺作計之太早。今書局已開礙難停止，敝處惟塔羅李蕭胡諸公死事，曾

各有一疏，表其盡績，行當鈔寄尊處。此外無可蒐采，伏希鑒亮！九舍弟於前月十五到皖，廿四日令其進兵巢縣，以次攻勦和含，若能得手，可斷廬州之接應，助多軍之聲援。廬城附近賊壘，均已攻破，殲斃三千餘人，投誠遣散者近四千人，惟城垣堅大，羣賊死守，尚難速下。左軍攻克遂安，即進常山水南，勦辦頗為得手。績溪大股復圍遂城，其意欲牽掣左軍後路，即乘勢由婺源白沙關等處，闖入德興樂平。又有另股竄至祁門歷口，亦恐其圖犯景德。辛兩路均經堵住，江西邊境暫稱安謐。然左帥兵不滿萬，奏調甯壽泉一軍，又難迅速趕到，殊深憂灼耳！

復王霞軒太守

屢竊非分，驟躋參政，以累辭節制四省，未克如請，不便再竄。才力之短絀如此，時事之艱難如彼，相如閣下，當亦代為憂懼，不宜更加獎飾也。左軍攻克遂安，已進常山，璞石機勢頗順。另股賊由績溪來圍遂安，據生擒賊供，將山婺源白沙關等處，上犯德興樂平，石太之賊竄至祁門歷口，祁防固極喫緊，休歛亦為震動。幸東路經左部與凱軍堵住，西路歷口之賊聞大隊甫至而即退。景鎮得保無恙，江省邊防不至決裂，至以為慰！洋人傳教一案，一時雖快入心，難保不別生枝節。其真正洋人與漢奸影射附託之輩，必須一一剖晰，庶是非易辨，而畔端可弭，不至動生疑議也。

復彭儷生孝廉

頃得春初還雲，稱譽過盛，悚然增愧。閣下泰泰次青，具徵金

石不渝之誼。弟於次青結契甚深，初不減於閣下。前歲被參之後，始作小桃源，記徑自回籍，猶可曲諒。厥後脫卸未清，遽爾赴浙，則乖睽深矣。頃於二月二十二日，遵旨覆奏，仍參革職。至三月初六日，接奉惠書，反復追維，耿耿不安。自問平生不多負人，與次青許與之素，而乃由吾手三次參革，僕固寡恩，渠亦違義。今夙緣已盡，無顏再合。渠果發憤爲雄，誓灑此恥，或遂切實建立事功，則雖默傷乎私誼，猶將裨益於公家。若更浮沈，不圖自立，則非鄙人所敢知也。尊議借助洋船一節，上海自去冬以來，借洋兵協同防守，尙獲倖完。敝處東援之師，由滬上僱輪船來接，分作三批下駛。李少荃督帶頭批，初八開船，初十即已抵滬。事屬創行，良足稱快。惟蘇浙逆氛連成一片，批充擄虛，無從下手。吳中營務廢弛已久，兵勇五萬餘人，狃於驕惰積習，毫不能用，斷非一時所能整頓。敝軍跋涉遠行，亦不能遽求速效。廓清之期，未知何日。鮑春霆圍攻青陽，歷四月之久，始於本月十六日克復。多將軍攻破廬州附城賊壘，斬馘頗多。九舍弟進兵下游，頃已連克巢縣、含山、和州、三城，並銅陵、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處要隘。事機差順，附告以紓遠系。

復李黼堂方伯

初五日，接二十九日惠書，並各件聆悉。一切盡慮周詳，至以爲佩。代擬片稱二件，整潔穩妥。請停請豁名異實，同似不如據實上陳，更爲直截。若慮大部駁詰，則兩者均恐難免。一二次陳奏，殆難遽邀俞允。擬以嘉慶諭旨，借作緣起，徑請豁免，以省葛藤。並預

爲迭次籲請之計，會詳二套，及密單九事，分別批發。寄諭飭查之案，重在應獨各屬錢漕分數，自應開列清單，一併上陳。卽不開全單，亦宜將高安、鉛山等屬歷數七八縣，敘入疏中，乃不涉於空滑。敬求迅速開示，丁漕減征章程，左公以爲駱帥在湖南辦法勝於胡帥在湖北之法。其說飭各屬牧令與該處紳民定議，赴省立案。雖若參差不齊，實則遵行可久。弟返復思之，不能易其說。茲發去示稿札稿，祈卽稟商幼帥核改，刊刻奏案。攤款初次卽由敝處專銜上陳，以後或會撫銜，或仍專銜籲請。司中可不必管其年例。隨時兩宗攤款，詳府一宗攤款，應請查照前批，退分兩案詳定。以安牧令之心，而清丁漕之源。隨時年例，兩宗應照前詳，在於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項下，提出抵補。詳府一宗，應照此詳，在一二副朱全解道庫項下，提出抵補。計皆有贏無絀，十分充裕，斷不至貽誤州縣幣卡。殘多銀少，恰可濟此開錢荒之苦。頃接公牘，已批准矣。

復史士良觀察

前奉手書，以台旃卽擬來營，致未裁復。再承惠問，彌荷蓬存。漢上捐事，李方伯委去之張縣丞，已有回信否。聞胡觀察現不在鄂，其家雖殷實，而轉徙在外，遠不如在杭呼應之靈。此亦意中之事。左帥前有信來，欲以密紹台一席相處，弟尙未覆信。頃接其公牘，業經札委閣下渡海入甯。此題極難措手，若非常有勁兵，密波孤懸賊中，豈能堅守。應請閣下卽來敝處商所以前往之法。由皖赴滬，由滬赴甯，輪船往返極便，特勁兵難籌耳。舍弟等軍進駐甯。



化嘉距金陵城甚近，兵力太單，地勢太闊，祇能暫圖自固，不能大有展布。原請多將軍前往會勦，而多公以赴援陝西不克東下，事多波折，深爲憂灼。

### 復張仲遠觀察

滬上出款甚鉅，入款日少，其支絀情形，業所共聞，亮難深闕。閣下奉委提餉，已將兩月，自必悉其底蘊，僅有款可分，當不難於而定。若實係拮据，又豈鄙人空言所能爲力？江楚軍務，誼同一家，弟與少泉之事，無殊鄂省之事，卽無殊閣下之家事也。望與中丞方伯在滬通盤籌畫，如果所入不敷，所出甚多，弟當專疏奏明，請俟英法二成各結交畢後，再行按月交償代鄂征稅之銀。二十一日虹橋之戰，頗稱得力，不知近日軍情，奚似？黃軍門水師於十三日過九洲湖，計已到滬九舍弟一軍，並駐雨花臺，距金陵城甚近，兵力太單，地勢太闊，怪覺難於施展。本請多禮帥東下會勦，而多軍奉命援陝，不克踐約。陝西賊本無多，近皆回竄鄂豫境內，台端看尚在楚，當成五省會勦之夙志，不令多帥西行也。

### 復恭親王

六月初十日接奉鈞函，知前覆兩件，均蒙垂覽，猥荷獎借，逾愧悚。持旣前購輪船七隻，國藩曾言攻勦金陵，密波皆可敷用。目下密波已克，金陵賊船皆聚九洲湖下，我之長龍、舳板、較彼多至數十倍，所以不遑得手者，該處牆濬深固，水師祇能奪其船隻，不能破其營壘，必有陸路大隊，乃可環攻取勝。蕪太克復後，屢請

多將軍攻取九洲湖，由金陵之北路進，令舍弟由金陵之南路進。比舍弟至雨花臺，不意陝西告警，多將軍奉命援秦，別無勁兵可調。金陵地勢太寬，前此和帥圍師八萬，洪逆見慣不驚。舍弟兵力太單，殊難分布。前此疏稱變逆之猖獗，官兵之單薄，皆在陸而不在水，正此謂也。方今各省多故，處處須兵，然僭號亂天下者，洪逆也。僑忠王、侍王各擁眾數十萬，踞城數十處，皆乘洪逆之令以行者也。揜苗、劉、滇之紛紛不靖，皆聞洪逆之風而起者也。竊謂乘今年軍威方盛，上游肅清之時，亟宜以全力會勦金陵，先復江南財賦之區。前曾以擬調多軍會勦約略具奏，因陝事未定，不敢昌言。近聞入陝之賊回竄，豫鄂兩省秦事已鬆，似雷鎮正縮一軍入陝，已足了事。多公勁旅誠宜用之，金陵最要之地，頃已商商多官兩帥俟定議再行會奏。購置美國輪船一節，慮事深遠，艱殷欽佩，惟不知所購共有幾號？若爲數無多，亦不妨任其自然。緣此舉重在杜其濟賊，不在資其立功也。漢口焚燒勇船一節，該勇係敝部淮揚水師，並非無涉。前據營官蔡東祥稟報，業將滋事之彭發有咨請官節相就近訊辦。而洋人猶復曉曉不休，誠如鈞示，其曲較中國人爲多。伏讀照會各件，藏嚴明於和婉，最得事理之平。僅該提督意復來鄂生事，自當妥商官節相，預爲調護。至各處兵船，仿外國豎立旗號之例，概用黃色龍旗，使彼一望卽知，不敢妄動，誠可省無數事端。且於行軍並無窒礙。擬卽咨商各處，所有各營旗幟，照常豎立外，每船另添龍旗一面，其龍旗尺寸及繪畫式樣，俟與

各處商定，再行咨請貴衙門核奪。國藩才識愚陋，於洋務尤未諳究。月初議撥裁撤五口通商大臣一疏，非敢畏難推諉，誠以四省江面最長，中外交涉，口角詞訟，愈久愈多，必須專員辦理，庶無叢脞之虞。

復楊厚庵軍門

希帥願見之情，鬱結甚久！乃以舊恙復發，不克至舒，未得與台從會晤。想軍務應商之件，必已往返熟商矣。貴營保舉自閣下錦旋，均由敝處與雪琴會奏。頃五月十九、六案併保一摺，內江二營與吾各營均照雪琴核過之單繕寫。其杜堂昌岐開保之十六營，則是照王黃原單繕寫。其為雪琴核減之三百零六員，匆促未經刪改。雪琴既疑承辦之員有意舞弊，愚亦自咎不能畫一，不能踐言。即日自行檢舉，奏請更正。即此一端，足見敝處公務繁冗，易致疏忽。以後水師保案擬概請閣下與雪琴各自奏獎，庶眉目分清，而精神易於周到。蕪太及東梁金柱克復一案，尚未出保，將來須另案奏獎，即請閣下主辦。五月十九單內周萬傳已保記名總兵，劉祥勝已保參將加副將銜。該二員應否加保，及此外各營前案有不勻稱者，如何補保之處，均由台端酌定。奏不必再咨敝處。李鎮不願帶太湖水師，亦難相強。前因舢板不能徑入太湖，故飭江西、湖南、吳城、馬當四處分造小划各四十號，另立一軍。今聞舢板可拖過東壩，小划不宜於太湖，不立新軍亦無不可。惟既已照會李鎮，須囑其自行具稟，乃可批定停止。院倉之穀，尚可支持。

惟弊雖無多，分給金陵、蕪湖、寧國、石太各營，每月竟須米一萬九千石之多。雖春萬來不及，祇得改發齊米，購而不確，尊處所需糧米五千石，已飭善後局再添多糶，設法趕辦。分兩箇半月交發。自七月為始，由貴營添船來運。如水勇不肯食齊米，尚須商之湖北。另辦熟米。其德字營口糧暫照舊章，舍弟招降之盛字平字營春案招降之春字營，皆兩次請加口糧，均未批准。擬俟寧國克復後，德春盛平三處同加月餉。然祇能照院勇之例，每勇三兩六，不能驟如湘勇之數。自弟指撥金不敷，再由安慶糧臺按月籌發。本年恩慶閣下及希雪兩帥均可與敝處同辦。望將蒞嗣年貌履歷開來，俟下次摺差入都，緘託京友代辦。大轟抵金陵後，城賊援賊有無舉動？上海來稟吳曉帆方伯將帶華爾洋槍隊，以炸彈助攻金陵水西門。華爾已隸中國，非洋兵可比。其事似尚可行。李世忠之兵果可會勦一路否？不甚騷擾否？舍弟等營滾果堅固否？紅單船果不能通接濟否？諸祈細看示復。

復彭雪琴少司馬

去臘疏內本言進勦金陵之時，閣下與厚菴須一起下江，一留上江來示請厚菴照料前敵而台端以巡防上游日任與前疏正相照合。即可照辦。新添二營不識派何人為營官，部意每營祇須船二十號，長龍二號，舢板十八號足矣。又口糧積欠太多，金柱關整尚不旺，目下祇可添哨官二十員，其餘二十哨可從左營撥出十哨，前觀兩營各撥出五哨，分隸清江澄海兩新營。蓋左營船

嫌太多，前視二營營官稍劣也。待今冬明春餉足時，再添二十哨，是亦有當伏乞卓裁！大咨到日，再令東征局籌給銀兩。甯郡克復，廣德與甯邑建平之得手，均在意外。擬令春靈、山東、濶、溧、陽、溧水、句容、取遠勢盤旋而來，以會勦金陵之東北。惟地面太寬，設防甚難，既宜扼守甯郡，又宜分防廣德、東壩，又恐賊由甯邑橫竄石太、泗州，則旌德一路亦不可不防。俟將防兵撥定，再調鮑軍前進。五月十九日保單，鄙人實愧不能盡一，不能踐言，亦由敵處公務繁冗，易致疏忽。立意恐京內見疑，不欲敵處檢舉，此次即不更正，亦可以後水師保舉擬概由閣下與厚菴各自奏獎，庶眉目分清，精神亦易周到。日前厚菴以補保各員見商，已請其自行主辦矣。黃昌、彭開呈蕪太保案一單，國藩已批令歸少泉奏獎，並咨明少泉在卷。今前案既不檢舉，則蕪太續保之案，須將黃部優保者前後牽引，細心核定。敵處當咨明不出少泉，出奏，而由據處核奏也。

復李良臣軍門

雄師進備九洲，與敵處水師會合。其南渡一軍疊復要隘，擊退大股援賊，威稜遠耀，至爲馳企。承示餉需一節，尊處支絀情形，袁帥來函亦常道及。弟於袁帥素爲關切，久諗臨淮拮据，深愧愛莫能助。敵軍積欠亦多，至八九箇月不等。三月間奏請辦理廣東、廣西、金、協、濟、江、浙三省軍餉，幸蒙俞旨允行。派晏彤甫星使前往督辦，事屬創始，嶺南民俗不馴，未易經畫。如能辦有成效，除分濟蘇、浙兩省外，擬於濟、皖項下酌撥若干接濟尊處。前此本與袁帥

有成約也。貴部人數甚多，賢愚不一，務望時加約束，力戒擾民爲要。許道又而稟，貴處子藥米糧不甚充足，求量爲解濟等語。此二者較銀錢尤爲急需，敵處必竭力相助。尊處缺乏之時，請即用公牘來商。

復鄭厚庵軍門

廿一日接初八初十等日惠書，廿六日又接十三、十四、十八等日惠書，具悉一切。所應復者，條列於后：

(一) 尊體患瘧，自因往返勞勩，寒熱不時所致。日來服藥，何似深爲系念。近聞倪漸初瘧疾三方，極有神效。附錄一紙，用備採擇。

(二) 桂堂因病請假，自當准其回籍。至欲赴閩到任，貴營中少此統將，未免可惜。且去歲閣下錦旋，曾奏明江面防勦事宜，交王、李兩君必能得力。嗣後簡放福建實缺，今年克復浙江城隘，疊著戰功。王、李等久已爲朝廷所屬意之員，金陵軍務緊要，十倍閩省，遠請赴任，殊多未便。亦未必能邀俞允。況各處軍營實缺提鎮，并無請假回籍者。楚軍常有請假之事，已屬朝廷破格之恩。若既請回籍，又請赴任，則尤難措詞。俟桂堂來省國藩與之熟商後，再行奉報。

(三) 承撥寶堂爲太湖統領，并許分數營同赴溧、滄，感賴曷既。查溧、滄一帶，千港萬汶，陸師難進，水師最易施展。業經少、少、岑、岐親詣勘明，往返商定，無庸再行察行。惟造船募勇，

極速亦須四五箇月。國藩方深慮其遲，今閣下許分數營駛赴溇澗各湖，則上海之防可交質堂經理，而通泰靖如裏下河之防，即可交昌岐經理。兩處皆有專責，極好極好！惟尊處開營填補，亦不可緩。應在銅陵夾速開船廠，晝夜興造。一面遣尊處新營之船，一面遣質堂略小之船，俟到省面商後，再與閣下兩商一切。

(一)李部官不給餉，任其自生自長，流弊滋多。最難處置。敝處本月十二覆奏摺內，曾言故循其舊，不設機心，偶有請求，亦不拒絕。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銷其子習自雄，非我莫屬之驕氣。若欲收回國家利權，則須另籌鉅款，按月供支，足以養彼之衆，乃能行吾之法。將來專盼粵釐，散給此軍，如粵釐不能大有起色，則此事殊難措手。目下責帥未去，固不便於代庖。即以後交敝處節制，亦不能遽令就範。來書欲將江浦橋林各營調歸滁州，既足啓該軍之疑，且非一紙空文，所能辦到。現與水營相依最近交涉最多，亦惟有不設機心，暫與羈縻。其平日之騷擾鄙人亦曾於各次械復批牘，切直言之。此次扣留礮船，搶斃商民，曲直顯然。閣下既將哨官懲責，即可咨明李軍門，請其自行查辦。此番堅忍一次，嗣後渠若凶蠻如故，恐須用羅山四年在贛州辦李光榮川勇之法。此說姑存於閣下之心，不可令我水師各營遽知之也。蓋閣下用剛用柔，自有分

寸，各營官則恐過分矣。

(一)蘇常各賊渡江北竄之議，閣下策其未必敢行。然江蘇全省糜爛，僅餘裏下河，尚稱完善，久爲賊所注意。而該處之空虛較甚，都帥之力斷難兼顧，紅單船尤不可恃。此事既經奏定，仍請台旆親往一次，以閣下察看地勢，遠勝他人也。若尊恙難以遽痊，則須請雪琴親往一行，國藩現亦專函求雪琴矣。

(二)下游有米可買，最便！最便！擬撥尊處之米，當即飭局停辦。前發米價，俟局員報明，再行咨達冰案。

(一)去年恩詔，係十月初十頒行，忍齋石臣之得副將，皆在恩詔之先，其得總兵與質堂并在恩詔之後。質堂自不合例。忍齋石臣祇能照副將官階請廕，容將履歷寄京稟辦。

(一)希菴於初九日具摺陳情，附薦唐義稟接統臨淮一軍。廿六日奉到批諭賞假百日，即以義渠暫署皖撫，仍留質帥在營，俟希菴假旋，乃許交卸。希菴亦俟義渠到院，乃能起程。順以附聞。

復勞辛階制軍：

七月廿七日勦復一械，計達典籤，屢盼丁道到皖，近接其隨行稟牘，滬上領事不肯將礮礮交出，渠搭輪舟回粵，而稟台端，仍求設法辦到。五月所交惠函，同時寄來，指示周詳，具服偉論。聞外間先已傳誦，而敝處揅讀較遲。致前此於棠情形不能備悉，深

以爲歟！辦幣原非得已，辦於隔省，則尤非得已！東南用兵十年，全賴楮金一項支持。凡三江兩湖各屬，無論已被兵燹，未被兵燹，幾於無處不設卡，無物不抽釐。而民生亦能樂業，商賈仍復流通。是抽釐取民，在諸弊政中，猶爲彼善於此。吾湘於本省全整外，又添設釐局，專抽東征軍餉。江西於省贛兩局外，分出河口、景鎮、樂平等卡，抽歸左帥大營。是隔省辦釐，亦非自粵創始。恃意妄思，以公濟公，未敢噴實。皇上所稱各省協餉七百餘萬，侍誠若不盡知。然江浙四省奏明由粵協解之款，見諸寄諭者，每月實近二十萬金。若均在幣金內抵除，亦屬一了百了。在各省知甘非之正竭，免致瓢汲之紛來。在粵省設備，卽以普施，亦圖耳根之清淨。若論民間營血，微特隔省之財不宜揮霍，卽本省之財，豈敢浪費敵處。夙夜兢兢，亦頗力求撙節。如聞有分外糜費之處，尙乞台端隨時指示，俾知懲改。天下之財當與天下借之，安忍腹割鄰省？委諸泥沙，此間自閏中秋後，大波軒起，危險異常。僞忠王率全股攻撲金陵，官軍純用洋鎗洋礮，西瓜礮礮，更番迭進，至十六晝夜，并未收隊。甯國、蕪湖、金柱關，均有大股圍撲。士卒病故者多，外有強寇之逼，內有飢潰之虞。皖北袁李兩帥同時去位，均須鄙人兼顧。臨淮一軍久呼庚癸，尤覺難於撫馭。艱鉅紛乘，莫名憂灼。茲將八月廿九、閏月十二日兩次奏片抄呈台覽。閣下體國恤民，不忍粵東之瘡痍，若知東南數省危殆萬分，或亦仁人之所矜念。聞星使興辦各廠，仰承大力，漸有端緒。頭二批解款已抵江西，總臺遠分河潤，感賴曷既！

### 復揚厚庵軍門

接二十三日惠書，以咨減水師加餉一節，諄諄復商。仰見閣下愛士之仁，無微不至。國藩亦深知前敵苦況，此數月來，疾病死亡，艱難萬狀，每以不能拊循爲媿。惟明定餉章，亦嘗再三審慎，而後出此。敵處於閣下及希庵所辦之事，向不肯稍加駁斥。以兩君事事斟酌，不煩敵處再加推敲。貴部向領鄂臺之餉，鄙人尤不可必于預。特其中窒礙之處，有不能不反覆籌商者。銀價之賤，百物之貴，下游處處皆然。上海百物昂貴，則又增至一倍。閣下與嚴帥初議，係專加外江一軍，由敵處參核，則不能不兼加內湖一軍。上海食用奇貴，又不能不加淮揚一軍。隨後又有太湖一軍，亦應歸於一律。春霆陸軍無分親兵散勇，概係月支四兩。敵處所招皖北之淮勇、皖南之皖勇，概係月支三兩九錢。若水勇通加至四兩二錢，則寇准各隊勇亦不能不普律增加。餉源太絀，實苦勢難遍給。國藩通盤籌畫，但求事理之平，以爲久遠之計，非敢有吝於貴部也。尊處通行在先，敵處咨減在後，可見并非閣下反洋。其中道變局，皆係鄙人之咎。且照原額業加三錢，亦是稍慰其意。五月之秋，閣下在敵處席次，言水勇當加至四兩，厥後公牘已加至四兩二錢。實與敵處餉章多所窒礙，是以始擬置之不問。遲至三箇餘月之久，終不能不具咨奉商。尚冀俯鑒愚忱，仍照前咨辦理，至以爲禱。勇丁既定爲三兩九錢，其哨官薪水貴部與雪琴部下多寡參差，亦應改歸畫一。大約貴部各哨宜議增，雪部各哨宜議減，均須

趁此次一併議定，庶不終於參差。周萬傳等四營，已於十七日改令仍駐蕪湖，分防梅灘嘴等處，扼賊上竄，適與尊意不謀而合。十八、二十一、二十五等日，攻勦金柱太平，甚得周鎮之力。將來蕪湖肅清，周鎮能否赴寧國一助春霆，尚祈閣下酌度示遵。

復恭親王。

九月二十奉到密函，讀悉片稿二件，即於次日函商薛星使、李中丞，又專人函商都將軍，均囑其慎密籌議。以事涉洋務，應由通商大臣會奏。請薛星使主稿覆陳，頃接薛公覆信，已於九月廿九日附片密奏。其未盡事理，俟頗願福到滬後再行續陳，想邀鈞鑒。其都將軍覆函至今未來，報命少遲，伏希亮察。本月初八又奉鈞函，英國公使欲於安慶大通蕪湖三處准洋商前往裝運茶葉出口，詢及地方民情有無妨礙？稅課有無裨益？并問該三處是否早有洋商在此裝貨？查安慶蕪湖向來并無洋船停泊，大通與儀徵兩處則洋船停泊者多，儀徵係拖帶鹽船以上行，大通則為鹽所到岸之處，即為茶所出口之處。該公使所稱早有洋船在此裝貨，係屬實情。國藩於洋務素未諳究，然體察情形，參之衆論，大抵如衛戰治泰以耕戰二字為國，泰西諸洋以商戰二字為國，用兵之時得重斂衆商之費，無事之時則曲順衆商之情，衆商之所請，其國主無不應允，其公使代請於中國必允而後已。衆商請開三子口，不特便於洋已，并取其便於華商者，大通一口，徽池茶葉之聚處也，焦湖一口，寧國茶葉之聚處也，凡泊船之埠頭，華商之總

匯，洋商即就而取貨焉。安慶承平年間，貿易本自寥寥，又非茶葉出江必由之地，以鄙意度之，安慶一處雖許之，而洋船亦必不常來。大通蕪湖兩處雖不許，而洋船亦仍難禁止。蓋買者兩便之地，我華商亦曠而就之也。自洋船入江以來，華民亦假託洋商包稅漏釐，違抗官長地方，妨礙在所不免。然前此業有漢潯鎮江三口，今即再添數口，而妨礙處未必加多，即減去一口，而妨礙處亦未必驟少。至稅餉有無裨益，國藩於關稅之贏絀，生意之衰旺，向欠體驗，不敢臆斷。來示又詢地方官曾否徵稅，現未明定章程，地方官豈能過問？且無洋行經紀，無監督理事官，亦難稽查。該公使請發專照，及不准他項船隻前往，言皆近理，然洋人雖自稱堅守信義，亦往往不能力踐條約。其稱金陵賊擾，從權辦理，亦屬欺飾之詞。將來平靖之後，仍行禁止，殊無把握。應否示以寬大，予以通融，伏候鴻裁酌奪。赫稅司將來過皖，自當優禮款接，仰副美遠德意。其三口通融之處，仍由貴衙門主持，逆人未敢妄為允諾。

復倭中堂

敝處閏月以來，事機不順。九舍弟金陵一軍，經忠逆大股圍攻，四十六日，至十月初五倖獲解圍。皖南之賊，蔓延於寧國太平等屬，迨九月下旬，太平蕪湖一帶，粗就肅清，而寧郡之輩愈聚愈衆。鮑軍屢戰皆挫，賊遂渡過清弋江西岸，梗我河運。此間飛調數起，援軍往紮南陵要地，以通陸路接濟。賊又分股往圍旌德，經守將朱品隆擊退，旋即竄擾績溪。其旌德西鄉餘匪，乘間踰太平，以



竄黟縣。距黟六十里爲祁門。卽侍前年駐軍之所。實皖南之樞紐。江西之屏蔽。儼有疏虞。何堪設想。至北岸之事。袁李兩帥先後去位。本屬力難兼顧。賴鄂省擊退馬融和股匪。未入皖境。俯仰撫馭。苗沛霖之黨。尙無變局。意謂漸可小休。不料金陵羣逆分股北渡。於十月中旬。猛撲李軍門世忠九洑洲浦口各營。二十四、五等日。一面圍攻李部。一面衝過營壘。分股上犯。致含和巢縣相繼失守。江北自和州以至黃州。除廬郡略有守兵外。餘則千里空虛。猝不及防。如九年石達開之竄湖南。上年陳玉成之竄黃德。情形相似。現經截留李少荃新募之張樹聲五營守無爲州。吳長慶四營守廬江。廬州本有石清吉四營。又留唐中丞新募三營。協同守禦。而調李希菴部下各軍來廬援助。轄境太廣。賊數過多。奇險環生。驚心動魄。方一波之未平。倏萬弩之齊發。自顧菲材。膺茲艱鉅。夙夜懼懼。無地自容。昨又疏請簡派大臣來南會辦。未知曾否。愈允。如再有差失。卽當據實自劾。陳請開缺。不敢望置身事外。但求不握兵符。不兼數任。或以散秩效力軍中。仍當殫竭棉薄。矢報涓埃。一息尙存。詎敢稍懈。區區鄙忱。想老前輩能亮之也。來書謂際此艱虞。人才爲急。近日夾袋中不乏賢哲。務望開單見示。或推薦同來關外。共濟艱難。不勝至願。

致唐桂生鎮軍

祁門克復。賊據太平石埭。與徽州各嶺路路可通。殊難安枕。雲巖旌德一軍。本防賊由徽寧夾縫中竄入石太之路。石太既爲

賊踞。則已破我藩籬。而朱軍反隔在賊外。糧路四梗。亦終無能守之理。又恐賊由建德上犯景鎮。久思撤回朱軍。替守徽休兩城。閣下移駐祁門。騰出王軍爲游擊之師。兼顧景鎮一路。近准左帥咨稱。已派劉克菴督帶十營由景鎮一帶來援。添此大支活兵。則徽祁景藝均可就近援應。因思青陽屢次告警。如該縣失守。於密郡涇縣南陵後路均有妨礙。恰有旌德將撤之軍。可以移防。卽於二十四日飛調雲巖拔赴青陽。已照會貴處矣。不料公牘發後。又於二十六日接左帥信。劉克菴十營因祁門已復。未來景藝仍留浙境。并於二十六日接雲巖信。自願堅守旌德。不願輕棄該城。祇得批准令其仍駐旌邑。然閣下守徽休則患其兵單。雲巖守旌德則患其糧少。鄙人惦念貴軍朱軍。刻刻不忘。目下市無勁兵。可以派往相助。鈴峯在祁門。閣下有地主之誼。尙希加意聯絡。如休防太單。不審鈴峯能分一營助守否。此間現令李中夫招練五營。約須燈節前乃能趕到。安慶周厚齋招練五營。約須二月中旬乃能趕到。安慶二軍到後。卽派一軍前往徽祁相助。此兩箇月內。尙望閣下與雲巖鈴峯諸公勉力支持。至要至要。左帥已將嚴州克復。徽之東路可以無虞。且龍游湯溪。指日可克。僞王必回救浙江。不能再在甯國一帶滋擾。其擾甯境者。不過黃胡之黨。擾徽境者。不過占籍之黨。尙不十分凶悍。貴軍當能禦之耳。

復李松崖軍門

曉月廿七。勦復一城。新正續接惠書。備承綺注。茲有兩事。應

行婉商尊處餉鹽一項前因喬運司稟請暫停舊欠儘運儘提各營應撥之鹽分成攤派去歲八九月間兩次具咨奉達緣抽提餉鹽必須商情踴躍運銷暢旺始能源源接濟若舊欠新撥紛集取借商人畏縮不前鹽包將歸無著是顧全商販正所以力保餉源且鹽營撫營一律停止積欠非於貴軍獨有歧視當於咨明後行司遵辦該運司督率分司設法招徠諭以必不封鹽各販始肯陸續到壩自三月至十二月共提餉鹽三十二萬餘包貴軍攤派十三萬包均經緬運完竣似所辦不爲無效乃十二月初會處派到記名總兵楊玉珍特赴西壩將各棧之鹽全行封緘母許一包出棧時有小車推鹽二包云係貴營之鹽送往楊莊經楊玉珍勇丁殺死車夫傳首示衆如謂出自爲意則歷經咨定之案不應遂有反覆且閣下久處高位斷不至令屬下員弁行此蠻法如謂楊玉珍藉端滋事則持有大令及札文爲憑雖係該鎮之咎實壞閣下之名喬運司等無所適從據實通稟前來查准北票運定章每鹽千引繳出三成抵完正雜課銀其餘均係販本與官無涉今不論何項鹽斤概行封緘是蒙販血本絲毫無存此次喫虧之後相率裹足更無片引出場鹽務從此大壞餉鹽從此無出即貴軍何所取資凡鹽務無他謬巧有六字訣曰『來得鬆銷得旺』而已官運如此商運亦如此票商如此綱商亦如此甚至大梟私販莫不如此總須依此六字而後有利可圖此次楊玉珍將商人血本全行緘去從此衆商歇業更無片引到場則來路不鬆矣目下大通

到鹽甚多不由敝處主持稍議定價彼此搶跌賤售價愈賤而買者愈少是銷路不旺矣二者皆不得法雖多網鹽包亦有何利可圖楊玉珍取快於一時閣下必貽悔於後日弟忝兼鹽政利害所關未容緘默應請閣下迅飭楊玉珍將西壩所封之鹽發還各棧俾商販仍舊來歸利源不致枯竭大局幸甚又訪聞四壩卡委員黃馥桂等需索多端凡民船過卡無論煤米小菜皆加數倍估計加數倍完釐卡勇登舟強搶行李衣物毒打船戶水手衆怨沸騰視爲畏途凡商船一隻不敢再至營中採辦軍米及柴草花雜竹木小菜經過該卡有札付路票可憑亦復百端留難或勒令還釐或奪其衣物前後非止一次近日又有米船爲該卡阻留驗明札付仍令加倍完釐此等行徑閣下斷不盡知該員奉委抽釐敢於欺蒙作弊殊負委任之意可否將黃馥桂等撤革懲辦敝處另派委員代收四壩卡釐稅所入銀錢仍解貴營驗收會處亦留一員在卡會同照料其巡役概用敝處之人以期妥洽

復李黼堂方伯

承以釐務利弊反覆詳示謂商弊卡弊均屬無法可除而致慨得人之難思深慮遠皆甘苦閱歷之言竊謂商弊雖難盡除稍存寬大未始非惠及小民之道其行單數日微有隱匿蓋各省自來皆然非今日江省始有此弊也卡弊不除則爲害甚鉅理財之道豈患乎上不歸官下不歸民而歸於中飽之靈漏卮日洩餉源日虧來嘗歷歷指摘自係確有所見若慮防弊反以作弊遂謂無

可信之人，無可行之法，則是因噎而廢食，豈能變通而盡利？江西釐務立法不爲不密，祇因各卡之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大抵卡員摺報，患在條例太繁，不知愈簡愈妙。總局冊報，患在前後牽搭，不能月清月款。茲因王子堅請示冊報之式，輒以鄙意刊發摺單二式，又因萬永興應行查辦之件，遂將前此懷疑之端與應改之章，趁此時逐一清查。臚列十條，另牒奉達，尙希亮察！至用人一節，實爲萬事根本。爲德爲才，得一已難，兩者兼全，更不數覲。必欲概選賢員，分佈各卡，是豈咄嗟能辦？且先求一二誠實人員，姑解欺飾之習，徐圖整頓之方。頃接來牒，派員赴省接辦萬牧一席，試派二員前往，未知人地能否相宜。陳茂操守可信，而才欠開展，閣韓緒務較熟，因病尙未起程。到省時，諸祈隨時指點訓迪。往年胡嚴二公興辦鄂幣，甲於天下，鄂省賴以富強，至今尙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煩，錙銖必較」二語。鄙人於江西釐金，未能親自經理，徒受攘利之名，未得救貧之實。來示尙未滿志，敝處尤難甘心。粵東抽釐名望愈覺腥羶，鄙懷更所不甘。今歲擬稍竭愚慮，將江西釐務親自經理一番，先從吳城、饒州二卡下手。如有賢員，再行分布端袁臨。如有微效，再行兼顧他處。半年以後，甘苦得失，自有定衡。雪師子藥，向山江省協濟，去歲欠解甚多，誼應籌補。東征局開金陵之警，卽解火藥三十萬斤，再令另濟雪軍，礙難啓齒。安慶設局製造，漸有端倪。以後雪軍火藥當山江西月解一萬，安慶月解一萬，卽請尊處具牒詳定。洋確價值太昂，改購土確，

自屬正辦。此間未接尊緘之前，業已批令停買。豫省支絀異常，產確雖多，未便咨請協濟。敝處已派人分投赴湖南購買，如其來源果旺，再行知照章門，不敢徵求無已也。

### 復孫小山方伯

江省幕局向由徽垣綜理，牙幣頭緒繁多，簿書填委經畫，良不易易。來示欲另委大員駐局總臺，一併改委，自係爲慎重公事起見。養素亦言總臺必須另行派員，庶幾各有專責，條款分明，惟目下實無賢員可派，擬於李筱泉、蔡少彭二人中奏調一員。向江庶情形較熟，而心志易孚，俟商之幼帥，再行酌辦。然到江亦在數月以後，尙乞盡籌兼顧，勞怨並任，至以爲荷。徽州諸君方與花廳譚星等股爭戰不休，而黃胡李等股，撤過青陽，由池州東建，直趨上犯。弟由省中撥去喻吉三之千人，助守池州。李中夫之五營，馳守東流，均經到防。該逆繞出香口，漸入彭鄱境內。自去歲以來，無日不以賊犯江西爲慮。此次殆難倖免。曾飭湖口景鎮等處，堅守城壘，檄鮑春霆一軍，由寧國星馳回援。催席研香一軍，馳抵撫州，相機迎勦。未卜能否挽救，良深憂愧。

### 致黃莘農中丞

前月自金陵還省，十八日曾於途次泐復一函，計達典籤。維時皖南甫有轉機，終以石太歙績等股未經芟除，恐貽河鄉之累。迨月底歸抵省垣，而黃文金等糾合石太據匪，由池州東建，衝過直犯彭澤鄱陽，勢將闖入江西腹地。弟思湖口景鎮兩路均爲入

江門戶，飭萬泰、丁義方等堅守湖口，飭段起等堅守景鎮。疊催席研香一軍趕至撫州，迎頭攔擊。另調鮑春霆一軍，跟追赴援。乃春霆將抵青陽，聞忠逆率粵縣大股圍我石澗埠營盤，更番猛撲，與去歲環攻雨花臺情形相似。北岸事勢尤急，別無可調之師。因改令春霆就近由大通雇船北渡，先解石澗之圍。若能迅速得手，仍令回軍援江。日來甯江之賊，尚徘徊於石門、街洋塘一帶。幼帥調韓進春進紮石門，牛洪春進紮都昌，屈蟠進紮樂平。春水盛漲，江澗船艙是過賊內渡。其徽州一路，劉克菴等軍方與羣賊相持，爭戰不休。未知能否堵截。兩年來，每當事機稍順之際，輒有意外波折，劫運茫茫，天心難測。國藩調度未善，亦實無所辭咎。所尤難者，餉項資絀，爲自來所未有。二月入款，僅贖局四萬金。江西省局，竟至不名一錢。東征局餉船過湖，覆溺愆期不到，值茲徵調頻仍，踴躍萬狀，且今年添募新勇，不下三萬。合之舊額，已近九萬。出入太覺不敷，仰屋竊歎。無所爲計，惟有籲求大力，俟助度此艱危承管處解來第六批粵幣四萬，已至章門。第七批三萬八千，又已起程。原沾河潤，何敢更爲無厭之請。惟敝處窘迫之狀，以目今爲最。苦可。否於廣東藩庫借撥數萬金，趕解來皖，由粵幣項下陸續撥還。務祈與彤帥商定，概允速濟，叨荷雲情，感泐無量。

復楊厚庵軍門

頃接初三日手函，知定議春霆移紮孝陵衛，而合巖爲則全部過江，紮神策儀鳳門一帶，以保寧軍糧路。閣下察看地勢，最爲

精當！敝處相離較遠，幸得盡籌，就近酌度。鄙人斷不肯遙制更改。進近日各路軍情，閣下或不盡知者，茲分條陳布，奉商如左。

(一) 今日毛蔣來稟，壽州已於初四日被陷。臨淮店義渠中丞一軍，萬分可危。該處爲數省樞紐，皖北根本。一有疏失，則朝廷將責成國藩親赴該處，或於閣下及雪竄三公中派一人爲臨淮主帥，皆屬意中之事。此時不得不以救援臨淮爲第一要著。陸師無大支勁旅可調，惟水師往援，事半功而不止於倍。呂歧赴援，尚須時日，緩不濟急。是以咨請閣下，與雪帥各派舢板四十號，由九洲洲下駛進瓜洲口，經洪澤湖，入淮，趕赴臨淮，助援義帥。並請派丁彭喻王等好手前往。國藩亦深知內外江水師前月惡戰，勞苦太甚，極應稍爲休息。惟臨淮關繫重大，非得力水師，不能保全。而呂歧所部須俟賞堂到後，乃能由滬啓行。閣下暨雪帥所部可以即日駛行十餘日，即可到淮，相較懸殊，故特變通辦理。務祈會同雪帥，慰諭各鎮，迅速成行，以措危局。至以爲荷！

(二) 何紹彩四營，係義渠舊部，義渠曾經函調奏調。國藩曾經允許，頃檄令拔赴淮上，隨同防勦。西河清戈江兩處，皆緊要之地。何紹彩既去，洪容海不能再動。春霆屢次來信，欲令洪赴辦理。內應此說，本屬毫無把握。且洪去，夏辦廣德獻城之事，幾誤大局。因其人近荒唐，凡緊要關頭，不敢派

洪承辦。

(一) 章志俊五營分守東關巢縣。此時苗逆鳴張，不能不留以防堵，未便再行撤調。壽州距定遠巢縣不過二百餘里，自巢含至二浦，節節空虛，恐苗逆勾捻乘隙竄入。巢定一帶，祇宜增兵，不宜再減。

(二) 饒州陶澤渡洋塘之賊，均已遁去，並未大受懲創。回援金陵之說，似覺可信。洋塘之賊既退，則都湖各賊斷無持久之理。江西如果一律肅清，江味根與李席三軍可由石太掣旌一路打下，直搗廣海東壩庶甯國之藩籬已固，金陵之後路無虞。然後再謀合圍之舉，較為周而。若目下遽謀合圍，無論章洪不能調往，即使調到，勉強合圍，亦斷不能兼打大股援賊。長圍既合，援賊齊集，一處稍弱，全局決裂，不可不防。

(三) 忠酋究在何處？不能確知。今日接少荃信云：忠酋在蘇州城內，備帖告示，將多調援賊，攻撲浦東江陰常覽，以解蘇垣之圍。來函則云：諜報忠逆在金陵城中，布置守禦。鄙意洪以金陵爲老巢，李以蘇州爲老巢。此時各顧本巢，其說近理。然即使果在金陵城內，亦不能圍住，不使逸出。該逆狡詐百端，一到合圍之時，單騎片刻即可遠颺矣。

(四) 調揚州防軍助勦一層，直夫將軍近有乞病之奏，斷不能至金陵幫助。其部下如楊心純等，去年即調之以共患難。

今年亦可調之以共功名。馮萃亭有信請調此，將原信及敵處復信抄寄沅弟。處推調他處之兵，流弊甚多，亦於寄沅弟信中詳言之。權閣下與沅弟面商，必須添調，或兼調揚鎮兩防之兵，或調揚而不調鎮，俟示知由敵處咨調可也。

復倭中堂

接奉五月二十六手示，訓迪周至，感悚持已。兵餉支絀，當今之大患，卽以敵處而論，本部八萬餘人，積欠已多，至十五、六月不等。近又添江席兩軍萬人，舍弟亦增募萬餘，規取金陵。此外如李中丞所統蕭毛成蔣四軍，向風鄂餉，待兼轄一年，凡有缺乏，惟待是求。臨淮袁營、滁州李營，向係自行籌餉，袁帥去後，唐中丞、李軍門，均須敵處協濟。客兵來援者，除去歲截留湘軍，業經撥還外，尚有浙軍劉廉訪十二營，日觀察七營，留防徽州，不能不隨時津貼。從前徽寧兩防，每月額餉二十萬，皆由浙江供支。俾接辦後，庚辛兩年，奏撥江西漕折每月五萬，壬戌年改爲四萬。旋經沈中丞截留，而徽寧兩防無一毫可恃之餉矣。江西撥金分撥協濟左制軍、彭侍郎、劉廉訪、孫副將四處，而實解敵台者，遂亦無幾。諒關洋稅夏間奏明月提三萬，近以此項專解江席兩軍，前議遂不果行。綜計出入兩款，太相懸絕。夙夜戰慄，罔知所屆。侍深悉勸捐之弊，故丁憂再出以後，歷今六年，未嘗辦捐。抽釐亦非善政，而舍此更無可籌。才識短淺，耳目難周，弊端未剔，時時引以爲疚。如老前

叢聞有辦理失宜，用人不當之處，尚求切直指示！即當改絃更張，力圖補救。至詢及近讀何書？從軍以來，荒蕪日甚，終年碌碌，窮一日之力，每難了一日之事，偶得片刻少暇，或溫經書以資檢束。本年春夏溫詩經一過，現溫周禮，尚未卒業。募中諍友，亦乏其選。始因延訪之心不誠，故直諫之士不至。蒙詢查六人，黎庶昌，三月到營，派司稱查保甲，尚未試以吏事。汪澹初，在采訪忠義局，現派皖南牙釐局。汪士鐸，本約今春來營，因為胡文忠公校刊遺集，尙留練省。萬斛泉，考德宿望，不能遠出，侍去年械請嚴中丞加意優禮，聘主鄂垣講席。甘紹盤，去夏曾派赴舒城散賑，今歲派查江西釐金，因病尙未起程。方士超，聞尙在山東，未得一見，其族有方宗城者，現亦在忠義局，頗能訪求善類，薦達幽隱。趙觀察答僞王書，措詞固多失當，其殉節亦嫌太遲。與其死於蘇州，被擄經年之後，何如死於湖州，固城市破之時，緩急一歲之間，殊有泰山鴻毛之別。待深情之奏牘，雖列敵愾，並非敵處主稿，迨上海業經奏准，敵處亦不便申論矣。

復史士良觀察

蘇省減漕一案，初次疏稿，滲漏原多，比來斟酌減賦，分數蘇松太三屬，似應於三分減一之外，再減一成半，成使最重之則，不過半倍於常州，再倍於鎮江，庶於部議不甚相懸之義爲近。正在往返籌議，尙未上陳。至浮收應減，亦擬於初次附奏。緣發端之初，先舉大綱，未遽剖析條目。今尊指謂減浮收重於減賦，示以民析

官辦變通之法，并溯錄傳中丞摺片三件，原委詳明洞達，瞭如指掌。欽佩無似！惟減浮收一事，亦殊不易言。說帖中第二善，謂米價僅二千元，如本年五六月間，漚院及裏下河，每米一石，均六七千元不等。目下新穀登場，亦尙需錢三千數百元，并非大災奇貴之年。此處一差，則所謂蘇松太五串，常鎮四串，均難遽定爲永遠遵行之例。鄙意減額賦，則一經奏准之後，亦無異議。減浮收，則參差不齊，莫能畫一。不特此縣與彼縣不同，即一縣之中，此鄉與彼鄉亦或不同。必須因該縣該鄉之俗而爲之立制，不必詳晰具奏，亦不能籠統出示。但令每縣官督紳議，章程議定後，於藩署立一案，據有民析官辦者，亦有聽民自納本色者，有定價五千四百者，亦有多於五千之外，減於四千之內者。有將大小戶名全行禁革者，亦有雖禁大戶，實仍含糊遷就者。有盡收銀洋者，亦有兼收制錢者。蓋減額賦則爲百世不刊之典，減浮收則無十年不敝之法。不如就詳縣因俗立制，反可垂久。弟辦江西減輕浮收一案，十一年定爲三千一石，元年定爲一兩九錢，其錯處在定價太少，告示又太畫一，將來皆非可久之道。一征本色，即須更改。江蘇雖與江西情形不同，而其不宜畫一出，亦則同也。惟傳中丞原奏所云，欲減浮費，必先減幫費，欲減幫費，必先減通費。此則顛撲不破之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浮費減法，弟所擬每縣各立一案，不知果有當否？幫費減法，將來普律海運，不修漕船，全裁旗丁，自不至復有幫費名目。惟通費竟不易減，須合江蘇之衆官衆紳，以全力謀



之閣下既已函告少荃，更求密告珂鄉中外諸君子，示我機要，助我不逮，仰承指南，不勝感禱。敝處軍事自江右肅清後，黃胡古賴諸逆悉數下竄，圍我青陽，苦守三十七日，已無倖全之望。並恐其逼擾南涇，蕪蕪一帶，因從金陵調回鮑軍馳救皖南。上月廿七日，江席喻李等軍合戰大捷，幸解青陽之圍。即令該數軍進剿石埭太平旌德，將來由甯邑而進廣涇，鮑軍進剿甯郡附近之賊，由建平而進東壩，儻各路均能得手，則皖南可冀少安，即徽州一隅亦稍釋浙省兼顧之憂。

### 復孫大山方伯

接誦環章，欣審幼帥病體漸瘳，懼怖無似。前奏計已遞回，朝廷必有溫旨慰留，重以部下士民繫轅籲請，自宜仰承宸眷，俯順輿情，弟當重修尺一，敬致繫維之誠，尙賴雅意周旋，從中調護，至以爲禱。前得幼帥手函，九江洋稅解皖一節，其形迹可疑之處，均經揭明，已無痕迹。蔡芥舟自皖回滬，弟囑其督省一行，據湖口孫令而稱：「九江人人皆知，不知省城何以竟無所聞？」饒州一案前聞吳守劣蹟多端，皆李寅王廷鑑等爲之爪牙，又李王阻撓釐務，私收釐錢，故遂密札提訊。到皖之日，王託萬籠軒來說，乃知並非已革人員，飭首縣善爲看視，并未傳訊一次，僅將李寅等三人派員審問，阻撓均無實據，而吳守劣蹟則歷歷供出。本擬咨商參辦，因幼帥尚在假期之內，故暫置勿論。李丞誤稟未革爲已革，本應究懲，因王廷鑑煙癮甚重，平日好作狀紙，又逐戶收窩燈錢，爲

饒民所怨，係不知自愛之員。故僅將李丞撤去差事，王廷鑑當即釋回，李寅等則羈押備質。江釐爲敝處餉源，不得不認真整頓，而相距遙遠，弊難周知，敝處更動委員十五人，曾密開名單，請幼帥逐一察看。蓋深慮用人不當，貽誤匪輕。此後釐務及自皖派去卡員，凡有未妥之處，幼帥儘可切直見示。即閣下與雲吉亦當破除客氣，匡其不逮，幸甚幸甚。多籌釐餉以固軍心，鄙人之不得已也。因籌餉而擾累商民，大拂公論，亦鄙人所不敢出此也。青陽解圍後，本令江席朱李四軍進勦石太旌德，由甯邑而進廣德，鮑軍勦水陽新河莊一帶，由建平而進東壩，柰江席兩部病卒太多，稟求養息彌月，不得不暫爲停頓。頃味浪軍門來皖，面與商定，該軍克復石太後，請其移駐石門洋塘一帶，爲江省北邊坐鎮之師，並顧皖南邊界。揆度賊勢，無論蘇浙兩省何處得手，挺而走險，祇有江西是一條生路，故無論小股大股強賊弱軍，皆有必竄江西之勢。克庵業已返浙，培元又復多病，不得不留味根一軍札於江境，一有緩急，江韓認饒州一路，段王認景鎮一路，庶幾稍有把握。席君現與味根齟齬，尙難遵定駐防之所，請稟商幼帥，便中示及弟亦即函商也。雲吉已札令西來日內料理行裝，即可就道。

### 復吳竹如侍郎

接誦惠書，具聆讜論，陰消陽長，是傾否交泰之機。閣下與諸君子稷稷在朝，經綸密勿，挽回氣運，仍當自京師始。人才不振，各處皆然，捐例保舉兩途，有積重難無之勢。然明知其弊，而無從禁

止醫之醫者知病難矣，而制方更難。或有方而無藥，或病重而藥輕。故嘗謂錯枉無益，舉直而能使枉者變化則益矣。去邪無益，用賢而能使邪者懲改則益矣。國藩在外數載，吏治毫無起色，皆坐不能得良吏以風示衆僚之咎，用爲大愧。皖省用兵太久，蹂躪不堪，人人視爲畏途。通省實缺守令不過四五人，弟向江鄂等省商調數員來皖，亦乏滿意之選。兩科進士卽用，及本屆拔貢、朝考，并大挑教習等班，現在到省者不過二員。每一缺出時，有乏才之歎。而地方之苦，百物蕩然，公私亦立民固無以自活。官亦變難自存，又或到任未久，寇氛踵至，縱有賢員莫能措手。卽行軍所過，亦往往百里不見炊煙，竟日不逢行人。忝司兵柄，又爲民牧，環顧遺黎，但深內疚，而敵部人逾十萬，又兼轄蕪、荊、中、承全部，各軍積欠已多，至十五六箇月不等。又須月協臨淮二萬，李軍門一萬，自丁憂再出，歷今六年，從未辦捐。除撥金而外，別無籌餉之法。日執此垂盡之商民，而與之剝膚及髓。來示所云寬一分則受一分福者，夙昔亦嘗服膺斯言，事勢所迫，大負初心。古人謂「兵者不祥之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幸邇來軍事頗順，皖南連克七城，五隘，金陵合圍，蘇州克復，苗逆授首，壽州投誠，意者天心厭亂，東南蕩平，卽當奉身而退，避賢者路，不敢久竊高位，重蹈魯尤。相知有素，聊布一二。

復倭中堂

接立冬日手書，援引古誼，期望深遠，非所敢承。久香前報來

此詢悉起居多福，進德不倦，常至翰林院與羣士講明止學，誘掖人材，日新月異，欽慕何窮！此間近事頗順，皖南自青陽解圍後，投誠僞王二人，誅戮巨首數人，連克七城五隘，金陵遂得合圍。蘇州亦已克復。長淮南北，唐富及李世忠之師次第進剿，各紛紛叛苗從官，適值僧邱南下督軍大戰，蒙城解圍，苗逆授首，懷遠、泗州各城先後返正。意者天心厭亂，掃蕩有期，惟金陵洪逆守禦尚堅，忠侍輔堵各酋均未就殲，凶黨尚不下百萬，降衆亦未易安插。未知此後別有波折否？烏怯弦聲，蛇疑弓影，國藩飽更憂患，皇皇焉不勝其後慮也。來示又引廉、藺、李、郭相助，幼丹中丞引疾之舉，侍前并無所聞，得信後卽兩次專函挽留，適奉賞假四箇月之諭，沈帥未待假滿於十月初三接髮復位，似可化去嫌疑。至何守斌被劾，係元年三月之事，當時聞有來皖投效之說，厥後并未前來。其同案被劾之第一名爲道員徐文藻，曾來敝處投效，未經收錄，何守或因此裏足，亦未可知。今爲時將滿兩年，該員未必果來，亦必不收錄。請釋慮念。此事曾由御史入奏，欽奉十月十八日旨，諭訓飭，其實并無投效之人，豈有餒棄之事？侍亦不欲覆奏，恐妨言路也。

復吳竹如侍郎

承詢及滁州事件，自苗逆伏誅後，接李世忠兩次咨呈，一請所部兵勇作何調遣，或遣散歸農，一請呈繳職位。弟見其知幾引退，求保末路，苟可弭此兵端，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咨令將該營

遣散給以復函，示以至誠。復接其呈稱：已將五河兵勇撤遣回籍。其滁、全、天、六等城，亦即次第交出。弟猶不敢信之太過。旋又派王廷瑞、陳自明、唐玉田三將同來謁見。據稱該營散勇三月內必可辦結。川資概由自備，不必由敝處發給。該提督退歸何地靜候示遵。當與面約二事：一散勇務以三月底爲期，一令該提督四月初親來安慶一見，先赴松江履任，再請開缺回籍，并給復函，以申明之。旋又接其來信，改葬其母爲言，似有留戀舊縣之意。弟又與之約法三章，不准仍在舊縣逗留。儻一有梗違，即當奏明聲罪致討。如其一一遵行，日內必有確信，再行專疏奏結，請降明諭以釋羣疑。而安反側，又承詢及皖北釐卡林立一節。元年春間李帥初派人至六安設局抽釐，誠不免有太密之處。厥後郎軒來省，弟託其寄信六霍紳耆，繪一詳圖見示，裁去數卡較前似有條理。其官紳中飽一層，察訪實難周徧。蓋因無直可舉，故枉亦難於全錯。容再密查懲究，以挽澆風。金陵一軍正初攻克鍾山賊壘，遂合城圍。迄今已逾兩月，城賊并不懼，亦無糧盡確耗。城內又徧種麥禾，青黃彌望，足以療飢而我軍欠餉十六七箇月，比值米價昂貴，營中多有食粥度日者。時時以乏食爲虞，以譁潰爲慮，深懼不能竟此一贊之功。戶部疏中言湖北每月協我五萬，四川月協五萬，湖南月協二萬五千，江西月協三萬。云云。實則四川兩湖三省四年以來，並無協我絲毫之款。江西除釐金外亦別無月解之款。去年漕關解到一月洋稅萬五千金，因沈中丞盛怒已退還矣。不知戶部

何故疑我。得此巨款，弟嘗謂用事日久，恐人疑我兵柄過重，利權太廣。以良翁管理戶部，尙疑我廣攬利權，則他人之懷疑可知。用是竟日惴惴，如履春冰。比得肝風之疾，未知能否痊愈。杭湖克復之後，羣逆大舉上犯徽郡。徽軍迭次截擊，先勝後挫，該逆乘勢下竄，不特江西復遭蹂躪，并爲粵粵兩楚之患。尤用憂灼，知關廬汁，謹布一二。

復富治安將軍

頃奉惠書，并准大咨，雄師先後南渡，連擊援賊，踏平四學，丹陽不日可下。威稜遠耀，蓋績日隆。企佩無已。鮑軍門本擬會剿，陽比因東壩守兵太單，分撥數營前往。又因枞湖之賊，山皖南踵竄江西，據報人數衆多，已咨請李中丞派兵接防東壩。句容騰出，鮑軍上援江西。如丹陽已克，請麾下與鎮防撥兵駐守丹全兩城。如丹陽尙有負隅之賊，蘇軍未接東壩之防，已檄令鮑軍趁此時勢會剿丹邑。想春霆能遵辦也。裁汰疲軍一節，敝處相距較遠，不甚深悉。請閣下隨時甄別陸續裁減。其綠營兵缺，在揚募補者，查撤後將該缺咨回原省另補，不特在揚防可微節餉需，即在該省綠營亦大有裨益。至裁撤老弱殘疲，即以省出之款項，量增留者之月餉，蓋籌周妥，尤深傾佩。請即照所擬辦理。此間餉項亦已奇絀，積欠至十八九箇月不等。名爲金陵各勇月支四兩二錢，寔營月支四兩，實則自去年以來，從無一月支至二兩者。間或一月并未支得一兩。寔營轉戰南北，尤爲窮苦。貴部在丹陽等處與霆軍

互相往來，當可得其大略。聞滬軍所得較優，楚軍亦甚窘迫。特此  
徹處稍豐耳。弟昨札萬方伯在秦州設局勸捐，明知絕無補益，不  
過借此以維繫軍心，知關廩注附報一二。

復李松崖軍門

接廿七日手書，具悉全椒、大長兩城均已退出，其來安滁州  
六合等城，不過四月初二、初六之期一律撤退。征誠明決，佩服曷  
任。聞全椒所遣之勇極爲安靜，自係台端於飭散各勇時，預先告  
誡諄諄，聞導尤見盡籌周妥。雖陰雨過久，餉鹽未售，而於前此所  
訂撤退月日，并未愆期。弟在外多年，深知辦事之難，斷不以延誤  
見責。哲嗣來省，會晤數次，曾以去歲新收于李之黨不及貴處舊  
部之安靜，請閣下再加簡汰，并有一咨奉商，不知已接到否？又不  
知陳自明業已起程赴池否？如業經起行，則亦不必往返更換，強  
以所難也。昨初五日，尊處派唐鎮玉出來見，述及助餉三十萬串，  
并將耕牛籽種概給滁民，不取原價。此等高風隆誼，實爲近世所  
罕見。敝處餉項正值奇絀之候，得茲巨款，三軍感德，但必須奏明  
請獎，乃敢領收。所有閣下遣散各勇，俯給途費，城池釐卡一律交  
清，不願到任，徑請回籍。諸事弟當即日具奏，另咨奉達。其散給滁  
民牛種，捐助敵處巨餉二事，則俟公牘到日，另行續奏。至來省會  
晤之期，遲速聽閣下自酌，使弟去歲之言，一一不失信於中外，則  
盡善耳！

復沈幼丹中丞

頃奉惠書，猥以金陵克復，遠蒙漢節，感悚曷任！枝葉翦盡，克  
城本意中事，而賊糧未罄，乃以無數地洞苦攻得之，詳細情形，已  
於二十三日具奏錄稿咨達。冰案弟拜疏後，即日東行，二十五日  
抵江甯省城矣。提訊偽忠王李秀成，自寫親供，至三萬字之多。洪  
逆之子洪福瑱，忠酋供已挾之出城，而後分散。敝處追兵之將，粟  
稱圍殺淨盡，附近如溧水、句容、溧陽、丹陽、東壩、高淳、建平，各處兩  
旬以來均未據報有竄賊經過之事。初九日，接甯國守將稟稱，難  
民所說有逃賊數百已入廣德之事，並云偽幼主在內，不知果否？  
承詢賀摺成式，敝處並無舊案。此次亦尚未議及，惟皖省朱學使，  
鎮江 馮督辦，均以見詢，想系不可少之儀文，擬即辦四 六賀表一  
通款式仿三大節之例。八月間專差登京，不知兩湖 江蘇如何擬  
法耳？

覆馮紀儕中丞

頃聞疊奉五次惠書，具悉一切。猥以渥邀異數，歷舉前賢相  
況，自惟德薄能鮮，忝竊非分，值聖代中興，百靈效順之際，而不才  
會逢其適，一門之中，兩膺懋賞，又復天語褒崇，重於太華，感涕旁  
皇，何以克稱！來示以文 臣授鉞，南 士分茅，鮮有完人，自慚弱植，彌  
遜前修。張 孫既躋於前，徐 葉復顛於後，儀監不遠，敢忘祇懼。台旆  
巡視正陽，移 節 壽 春，奏 明 駐 正，不如駐 壽，已否接奉諭旨，鄙意亦  
以壽 州 古 雄 鎮，週 非 正 陽，可比使中當一附陳。蔣 之 純 六 安 七  
營，尊處奏令進紫 英 山，該道來稟，敝處業經批准，其留二 營 駐 六

係該道自顧口糧根本之地亦不能不允其所請金陵各營紛紛告假稟請全數裁撤弟即趁勢遣撤一半勢不能遽爾移營他去二十日有一奏片容容咨達冰案目下無兵可以撥赴皖北深爲懊歎承示皖北軍務山鄙人核辦斷不可如此具奏刻下鮑軍大捷江西將次肅清敵處兵力有餘將來必調勁旅會勦皖北豈敢置之度外弟擬於九月移駐金陵善後事宜未知何處下手本難兼顧而皖北相距又遠軍情變動更難遙制仍賴蓋籌碩畫舊主持幸勿過存謙抑且楚北督撫同在省城此間向係分駐亦大有區別也易鎮派防皖南且壽春本缺管印收文暫可不必揀員委署指日湖州克復即令易鎮馳赴壽春本任亦尊處一好幫手耳承詢賀表成式敵處並無舊案此次亦尙未議及惟朱學使馮督辦沈中丞均以見詢想係不可少之儀文擬即辦四六賀表一通款式仿三大節之例八月間專差賚京仍須查明兩湖是否進去若官帥尙未舉行弟亦不敢爲天下先矣

### 復丁果臣

承示箴言書院來歲開館擬請汪梅村兄主講鄙意書院常課必當以舉業爲主非精熟八股八韻之學則羣弟子不相親附若八股八韻既足服應試者之心而經史古文又足饜高才生之望此爲山長上選不可多得其次則以八股八韻爲重易以鼓舞上心蓋應試者多而高才者少天下皆然譬之養梓土鼓則古矣而不適於耳茹毛飲血古則古矣而不適於口誰復親之梅村

兄學問淹雅人品高潔鄙人素所企佩但棄置帖括爲時太久目疾亦難痊愈閱文費力若掌教鄉間書院恐曲高和寡從者寥寥終歲更無楚然之音來書謂係文忠遺言自不可違頃已函致梅村姑爲勸駕俟接其復書再行奉聞

### 復鮑春霖軍門

閣下前敵多年肅清數省每大遇股悍賊狂風駭浪悉賴貴軍捍禦化險爲夷固宜天語褒嘉實延於世而六月二十九日諭旨特將此次雖已加恩仍俟江皖肅清同膺上賞之處溫綸宣示尤爲非常之榮企祝揚已國藩謬踐戎行德薄能鮮全賴閣下與楊彭胡李諸公維持一切實因人以成事敢貪天以言功乃叨朝延逾量之恩更承僚友過情之舉寸衷深抱不安湖州廣德克復後餘賊數萬仍圍竄江貴軍宜留駐撫建備勦此股已於公牘批答并於十三日出奏謝恩摺亦已辦好十七日專差進京即當抄稿咨送尊處

### 復吳仲山漕帥

復設淮揚道員缺一疏大稿詳明周妥請即掣銜山尊處繕發數百年來修治河道耗盡帑藏費盡智力其間專固河隄以防潰決之工不過十之三四益修運道以送漕舟之工實占十之六七今若驟復河運則黃運兩河之歲修從此大增而釘造漕艘數千亦須另籌巨款故揚道之缺雖請復設而鄙意仍主海運之說惟才短識淺未能通盤籌畫閣下專主漕政習珠在握究竟湖廣

江安概改海運，有無十分窒礙之處？其海運之費較之重整河運之費孰多孰寡？便中尚求詳示，不勝企望。陳慶雲小挫兩次，此間亦有所聞。其全軍覆沒，則未得確耗。英山之賊，敗遁蘄羅，鄂邊喫重，已撤蔣道一軍援楚。前調金陵萬人進英山，續調蘄巢桐城防軍八千進霍山，先後到防。未識果否有裨？弟初一日自安慶東下，初七抵江甯省垣。相去日近，音問易通，良用快慰。祁中堂來信收到，俟摺弁北上，再行裁復。幼章方伯靈柩西歸，一切俱承照拂，具兒高風古誼，佩服無量！

卷二

開馬殺山中丞

初十日抵江甯，接奉諭旨，命閣下開府越中，留駐安慶籌辦一切。比卽恭錄咨行，慶忭無量。頃接初六日惠書，欣悉院垣安謐，如富英山肅清，并蒙籌備接院各軍米糧，至以爲慰。鄂邊賊氛甚重，業經批令蔣之純迅速援楚，兼顧皖境。鈞陞等營已抵中梅河一帶，該處難於辦米，頃已批令鈞軍回駐桐城，陸軍移駐六安，皆爲易於採米起見。并擬檄朱南桂駐宿松，朱洪章駐太湖，劉南雲駐安慶，宿太皆通水運，且係最要門戶。劉則在省便於養病，非有大股入皖，不輕調出。鄙見如此，現尚未檄行也。此五軍皆需餉甚急，請將皖倉之米，竭力供支。江外糧臺目下無銀可發，弟憂灼之至，嗣後擬將東征局之月餉鹽河華陽鎮大通應解金陵之釐金

江楚兩局應解金陵及鎮江之鹽釐，正陽卡北鹽之釐，此四款者，概解江外糧臺充餉，卽日分別咨行，刻下然眉之急，則求軍下於司庫設法騰挪接濟，以免決裂。閣下交卸藩篆後，糧臺釐局二事，仍屈長才妥爲經理，至以爲懇。英西林由西路漫水河移紮霍山境內，稟請入駐六壽平坦之地，統兵頗多，恐未必能回安慶，遽履新任。皖南肅清擬檄易鎮於十月到壽，春任朱令錫，非如回旌德之任，聽候卓裁！

復喬中丞

十三、十五等日疊布復函，計達台覽，連接四次手書，敬悉一切。蔣之純援鄂甫抵羅田，而成軍門大吉戰受子傷，富都純馬隊營壘失陷，石鎮清吉赴援陣亡，賊氛甚熾，秀相咨調劉朱等軍援鄂，以各該軍病者甚多，目下祇能自顧皖境，難遽赴援鄂中。咨復秀相，頃復抽調易鎮開俊所部北渡，將來亦駐濟山一帶，爲游擊之師。英霍兩縣有英郭何等軍分防，當可自固樊籬，何紹彩進駐英山，似有難色。該邑辦米極難，專供何軍，猶慮不給，斷不可再添他營。弟之令鈞軍駐桐，陸軍駐六，亦專爲易於辦米起見，并無他意。平日得營一飽，臨急庶肯出力。歷觀行軍不先算運米子藥者，類多敗挫。英西林現在統兵自難，遵回安慶接履，新任藩司一缺，或請穀山暫緩交卸，或令小宗升署，聽候卓裁。穀山業經開府，而督撫尙以札文施之，縱渠或情願，吾輩終覺不安。如小宋專署藩司，其臬司一缺，勒道尙未服闋，礙難派署。博葉王三員均不相宜，有



吳坤修號竹莊者軍務地方均算好手曾放南韶連道被劾後又經累保至記名臬使寄諭以西北需人問過兩次弟以此帶勇相安故未令去或令張署臬司吳署院南道或竟令吳署臬司均聽尊裁張擬於肅清院南案內保實授院南道目下則尚係湖南道員吳係布政司銜記名臬司尚非院官二人皆不甚合例然勒道亦不合例目下擇員自以二人爲相宜所酌之至慮鳳道缺前經兩復請於陳心泉馮魯川兩守中酌委一人已否札行心泉擬保道員不日出奏孫琴西來信已由淮回籍偏親年老無意出山自是君子之正道亦人子之至情留營一節應作罷論蔣道英司及出力各員保獎應俟軍情大定由尊處主稿會奏敵疏請簡考官已奉諭旨即著禮部改題爲奏迅速辦理具摺時倉卒未及會列台端與少泉之銜此弟之疏忽伏乞恕亮安徽抵徵一案頃已雙銜出奏抄咨冰案

### 復厲伯符方伯

國藩抵江寧後區畫一切碌碌鮮暇江南鄉試定於十一月舉行貢院比已竣工科場事宜次第辦理惟書辦殊少熟手咨借鄂省書辦乘船舟東下不知趕得及否乞閣下力贊成之皖北肅清即檄蔣之純援鄂旋聞石鎮蹉跌富營失陷賊氛愈熾續調介正等營赴鄂尚未起行接之純稟稱進兵蘄水會合成武臣攻克賊壘大獲勝仗爲之稍慰介正三營前經咨商分別遣散因鄂境喫重該營本係鄂軍勁旅是以批令西上援鄂不遽撤遣據稟擬

於九月廿八日起程旋接秀相咨據鄂台詳查截贓銀兩飭令折算札行稟復據蕭慶衍王清泉兩軍稟稱實無空曠敵處從寬批准非市恩也實見該二軍困苦太久目下立見決裂如此彌縫以全體面具有苦心一則使該二軍歡欣而去一則使鄂台今冬無案餉之苦其詳載弟此次與官相函中閣下可一索閱介正三營尚屬鄂中勁旅似可不必遽撤蕭軍欠餉既由敵處全付將來應由鄂台還敵處者尚求設法籌還至以爲懇

### 復彭雪琴宮保

前月十五日勅復一函計當遞到本月六日接手書兩件敬悉派防黃廣擊退賊衆沿江稍安至以爲慮廣濟德令黃梅史令畏葸無能而德令演戲捏功尤爲可惡尊處既已函知厲伯符當必稍加懲辦厚庵回湘募勇赴甘需餉頗鉅江西七萬已有成議湘鄂浙蘇及東征局四萬六處以鄙人計之鄂粵兩處未必應手湘浙蘇及東局四處當可得二十餘萬金敵處錢糧爲遣勇耗去除給途費外尙給此閱之期票與長沙之期票就鄂省協勦金陵之兩軍而言蕭慶衍一軍遣散山敵處全給三十七萬梁美材等一軍回鄂山敵處給酌六萬三千皆訂四箇月交楚而舍沅弟所部吉中各軍則較之蕭梁兩軍欠餉更巨矣劉朱等軍由宿太援勦蕪黃又不能不籌發行糧厚庵囑國藩籌助八萬竟不能立時付去稟奏調唐桂生蔣之純兩軍西征唐之行擬糧由此開發三箇月蔣之行糧此閱與湖北擬各發一月半此二款者敵台須

籌十餘萬，較之八萬之數，有其過之無不及矣。之純援鄂，襲擊羅田，進兵蕪水，攻克賊壘，解成武臣之圍。袁匪下竄，山潛霍山，皖境喫重。國藩添調涇防，易開俊一軍北渡，擬以劉朱三軍為前進之師，而以李士揚三軍為後繼之師。其梁美材、王清泉等介正三營，亦由金陵回鄂助勤，不知果能力遏寇氛否？厚庵以水師十營歸撤處調遣，義不容辭。其水師立營分汛，務請迅速派定，以憑具奏。九舍弟十月朔已起程還湘，途次當可接晤。吉暉弟之濕毒與肝鬱兩者，病俱不輕，殊深焦灼。

復吳仲仙漕帥

南漕概改海運，自是天時人事窮變推移之勢。承示江北各馬及皖北之山洪澤湖北達者，先辦河運，以免紆途運滬出洋，而河間亦不致全廢。具見卓裁斟酌妥善，弟雖主海運之說，而亦不敢竟廢河運。蓋以北運河水一經數百年勞臣經營而成，且川豈宜只停運之故，墮昔人莫大之功。惟修造漕艘，弟意不欲太驟，不致太大，不欲以例價責成旗丁自造。太驟則無此巨款，太大則難於浮送。或者千里深通一節膠淺，又增無數濬河之費。責成旗丁自造，往往一丁造船舉族飲費，能趁閣下任內革此虐政為幸！將顧全此三者，則江廣三省似不能不以海運為主，而河運僅堪為輔。芻蕘之見，仍求切實指示為荷。本科鄉試已咨請蘇撫監臨，少葦宮保來信，定於月半前到此辦理一切。宜存奮學使如已到淮，請催其刻日渡江。如尚未到，即將學政關防派員齎至江甯，由少

葦代辦錄科。鄂中賊氛甚熾，蔣道山英山援鄂，攻克蕪水賊壘，解成武臣之圍。鄂省東界已鬆，皖省西界喫重。比飭劉朱等軍赴鄂合勦，而調涇防易鎮一軍北渡，與鈞陞等營防守皖北，為劉朱後繼之師，未知能否有裨？

復彭宮保

疊接手書六件，敬悉種種。國藩亦有無數事件，急欲熟商。柳壽田曾充撤處戈什哈親兵營之立，柳壽田及各哨官皆係鄙人自放。鄙人現尚有兼轄水師之責，乃昨撤柳壽田之委，閣下竟不令其卸事一日，離營一日，亦不許其來金陵一行，僅借成發翔兼管之名，俾柳壽田任事如常。此等舉動，若他人以施之閣下，閣下能受之乎？閣下於十一年冬間及此次皆勸鄙人大義減價，言弟并無管察叛逆之迹，不知何以應誅。不知舍弟何處聞罪，閣下憾之若是，來示謂國藩將兵則紊亂，鄙人在軍十年日間疊贖不至於此，舍弟之賢否，吉中營之好交，鄙心亦自涇渭分明，亦自能訪察。外間之議論，痛詆吉中營者，以閣下為最。此外官紳商民水陸各軍有貶吉中者，亦有褒吉中者。若如閣下之所詆，則安慶金陵之紳民必痛憾吉中營人骨髓矣。柳壽田明知閣下與舍弟積不相能，而故重責，割耳，謂非有意挑蜂，其誰信之？吉中之勇既有所挾，以渡人而反不說出營名，露出號補，直待打單回畢始行說出。吉中二字又誰信之？國藩擬於十一月初交卸督篆，挂帆西上，仍駐安慶，就近調度。比之少葦熟商，已檄調劉鈞傳等帶淮勇北渡。

隨勤，并飭劉南雲等軍徑赴黃州，追勦鄂賊。德字營願赴鄂省，歸李與吾處，所欠之餉，暫給三四千金作路費。其餘在整卡領取，領至十月底止，即可照此飭行。做處賈乏異常，即求尊處先墊三四千兩，代發該營路費，稍遲亦由數分撥卡解還歸款。熊令炳南之子被劫斃命一案，尚有正兇未經緝獲，許鼎臣等擊辦此案，極爲妥速，可嘉！必須優保，專泐布復。

### 營中丞

淮南協餉，前因鹽務疲敝，月解三千，本不敷用。目下釐事稍有起色，尊處需餉甚迫，應飭運司寬爲籌撥，業照大咨轉行運司矣。統計院北兵額六千有奇，尊意以勇改兵，先行全補。該勇等籍隸本省，亦無不願，事屬可行。惟院北勇丁，淮勇之隸少，泉中承部下者，現尙出征，未遑議撤。此外各軍院，均求其鎗礮嫻熟，隊伍整齊者，殊不多觀，恐補足亦未必有益。至院省額定兵數八千六百七十三名，徵調誠屬不敷。然承平日久，綠營兵丁實難整頓，弟官京曹時，曾上疏請裁額兵五萬，近行開閱歷多年，益覺綠營習氣過深，難於挽回。將來東南大定，勇丁全撤，弟仍主裁兵之說，不主增兵之說。蓋平日養兵之餉，雖少於勇，一經征調出境，則調兵一千，較之募勇一千，其費更多，而數至千人，必雜湊十餘營之將弁，以成軍臨陣，殊不得力。弟所以病之而不輕用也。遵赴院鄂勦賊一疏，奉到諭旨，命國帑無庸前往，仍駐江甯督辦一切，已咨達冰案。

### 復官中堂

頃奉環章，敬悉一切！此次秦豫髮捻合股東趨，以援救老巢爲名，實則窺伺漢黃德等處，分投野掠，爲鄂皖兩省之患。仰託元老壯猷，勦撫兼施，寇氛淨盡，餘捻敗竄，不久亦當殄滅。威稜遠耀，佩慰曷任。弟前奉會勦之命，奏明移駐安慶六安，得旨鄂事已鬆，無庸前往，仍駐金陵籌辦一切。比已恭錄咨達，並飭劉南雲等軍，迅赴黃州，劉銘傳等軍往紮三河尖，弟擬親赴黃州一行，面囑諸將妥商一切。目前科場未竣，李中丞抱病未能遽定行期。鄂中既已無賊，王清泉等營自應遣撤，以節餉需。厚庵募勇赴甘，需餉頗鉅，函囑國藩籌助八萬，做處銀錢概爲遺勇耗去，除給途費外，尙給此開之期票，及長沙之期票，實不能應厚庵之求。惟唐義訓一軍赴甘，做處須給行糧三萬，則義不容辭耳。蕭軍遺資三十七萬有奇，王軍遺資六萬三千有奇，皆訂四箇月交楚。除長沙期票外，金陵期票須十九萬餘兩之多，敬求閣下酌量速解若干。弟亦深知鄂中匱乏異常，但求稍分做處之重擔，則爲惠多矣。劉朱等三軍奉旨歸尊處調遣，弟已諄囑該軍等恭聽指麾，惟三人皆係平，行彼此不相統屬，又劉連捷之病，近於內傷，一軍不能獨當一路。以後尊處如有調遣，總須合爲一路，不宜分散，調則同調，進則同進，其小小分支，則聽三人自行斟酌可也。

### 復富將軍

大疏請撤揚防兵勇，與此間會奏之摺，意見相同。遣撤之資，

爲數甚鉅。凡各處有可設法之處，均須挪移，先儘欠餉，從容歸補。挪款，曾奏借用漕折，如奉部議准，則得此巨宗，此外可不需零挪矣。旗兵房舖田地，自應分別查明。曾意另設一局，立限呈報清理，事屬可行，但須由後局總其成。蓋各省善後局之案卷，將來皆移存藩司衙門，卽展兵之田房，亦須藩司衙門存有案卷，乃可經久也。其會銜告示札飭，俟閣下移駐省城，再行會辦。沙田柴洲進款甚巨，曾經戶部具奏，諭旨飭弟等查辦。弟前駐上游，故由少荃中丞派員辦理，至今尙未覆奏。此時舉辦，俟遵照部議而行，無須專奏。曾慮如實查有新洲沙田之數，有善爲籌辦之人，請令其具一詳細說帖，傳觀參酌，以憑覆奏。少荃中丞現在關中抱病頗重，俟其出關，當與之纒商此事，再行奉聞。

復朱久杏學使

適聞郵報，欣悉二世兄十一月初八日引見，旨改席常，家慶國恩，林賀無掛，優貢解卷，改題爲奏，想亦可行。向係撫署會題，此次改奏，不知尊處主稿乎？抑撫署主稿乎？祈函致喬中丞一函，此間科場已於十五日揭曉，闈墨博大昌明，美不勝收，而榜前賞識如王恩等卷，果列前茅。第六名賀廷壽，不知卽水西門送別時所示者否？安隨拔貢八人，而得僑者五，銜鑿之精，尤推正法眼藏也。少荃初一日出關，初六坐輪船回蘇，穀山亦於是日起程赴浙。珂鄉人士，無不借江南貢院之說，穀山擬到浙後籌款興造貢院，當不致苛派累人。蔣彝泉改官提督，尤聞尙無所聞，想是謠傳。安履

城外搶案，已批飭嚴擊務獲。小宋兼任兩司，誠爲勞勩，頃聞李道晉省，已接臬篆矣。穀山言豹岑於燈節後進京供職，想係確信。楊永芳已加札派委孝鳳素守禮，經未必肯無故奪情，此間亦有人浮於事之患也。春秋傳服氏逸注，見本經正義與仙經疏。中史記正義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亦多引之。李君杏邨集本定已大備，此間書局劉伯山之父孟瞻先生亦治左氏傳逸注者，伯山或可任校勘也。

致李小湖大理

京華盍載，曾觀光儀，近歲展轉兵間，無緣瞻對。伏審乘輅闕，橋彩節吳門，爲國儲財，矩司空之家法，明刑弼教，踐大理之世官。方資禮樂之風，以靖干戈之氣，而迺文成，罄募錄就歸田，迴宦海之征帆，主師山之講席，仙雲彌好，卿月自高，逸聽之餘，領介局已國藩，夙乘疏庸，謬膺艱巨，際中興之景運，值元惡之貫盈，倖收建業之城，稍雪敷天之憤，思欲蕩滌瑕穢，潤色山川，爰開甲子之科，冀采東南之美，牛斗之英，光依舊龍雲之際，會方新，既占二八之升，於斯爲盛，更思九兩之繫，以道得民，登彼鍾山，問誰鼓篋，周彥倫之隱處何在？雷次宗之精室焉存？瞻焉顧之，可勝喟歎，將投戈而論道，擬置藉而習儀，載葺講堂，重開學舍，議擇大宗師而從事，乃集都人士而共謀，僉以爲閣下天人通貫，望實並隆，正直剛未之德，三文行宗信之教，四早已施於有政，可以爲師，不揣愚蒙，敢爲禮請，聆羣倫之陳說，識衆志之歸依，試述一二，略陳清聽，或謂

地以人傳，文與年進。昔使星之辰止，猶祇雪之方張。金陵適陷於  
賈中，下節莫游於白。下鐘阜之煙雲，穿色蔣山之香火，無緣今則  
虎踞龍蟠，江山如故。鸞飛鼉振，旂鼓一新。培此邦之英華，補當年  
之闕憾。咨詢碑碣，憑弔滄桑。扶杖而吟，皆或詩料。攜朋而出，亦有  
勝游。躊躇抱之前塵，定卜伏生壽永。沿隨園之舊例，何憾崔慎兒  
遲茲一說也。或謂古學凌夷，今文勢衍。江南之顧惠秦錢孫洪張  
段，江北之商賈王任劉阮焦汪，并皆吳會儒宗。熙朝著碩，似流風  
之漸沫，懼墜緒之將淪。閣下則嚼古得髓，接人用樞。枕周蔣孔，包  
蘄越劉，催應之卷五千支公之籤三百未足喻其宏通。自合資之  
提唱，集中經解策問諸目，小游學海，即是津梁。茲一說也。或又謂  
士鼓不能壘九成，椎輪不能禁五路，徇俗之藝，羔雁藉以先資。大  
漸之文，蠅蟬豈能速化，或非丹而是素，遂愛古而薄今。技縱屠龍，  
骨誰市駿。閣下則以鄉誦之學，澗雲之才，灑洛之傳，而嘉之格，合  
之於一手，沛之於寸心。洗滌庸音，追軌前哲。談藝必衷於古，教人  
必盡其才。下至試帖小詩律賦末節，亦復力排俳巧，崇尚清真。餘  
技足了乎！十人端儀合光於四國，茲一又說也。或謂儒生貴在識  
時，經術原以致用。儻使千言落紙，詞盡筌蹄，遂致一策莫籌，儒爲  
詭病。閣下則親編彙典，總答蕃書。察大日之昭垂，紀海沙之漸被。  
中更潢池之傲，屢陳軌里之條。人人治安，遠晞夫董賈經義治事，  
定繼夫蘇湖。此開百度維新，五咨并用。廣設中衢之酌，樂聞鄉校  
之言。咨政乃魏之客鄉，議兵即齊之祭酒。通名鄭里，應仲遠之譽。

望彌隆，折節陸生，周孝侯之風裁益峻。茲亦一說也。綜是羣言，敢  
祈一諾，輒令僂從。祇迓高軒，毋金玉爾音。願廣繫維之雅，如松柏  
之茂，共培梁棟之材。區區寸忱，伏惟垂察。

復丁松亭侍郎

猷歲發春，伏審榮問日新。龐祺川至，鳴朝陽之丹鳳。迓溫詔  
於紫鸞，引企吉暉。慶祝無量，弟久從征，役毫無裨補。仰託朝廷福  
威，獲藏金陵之事，免於謗責，爲幸已多。迺蒙聖主逾格之褒，并叨  
知好過情之舉，撫躬循分，但有祇懼。自金陵克後，移駐此間，奉命  
赴楚督勦，旋以鄂境無賊，免其西行。豫省捻蹤，尙可西軼，兩東  
窺梁宋，不獨珂鄉之憂，亦鄂皖之公患。閩中賊勢，延援師前，挫  
江西楚粵，皆接閩疆，猶多後慮。國藩才識本極薄劣，精力近更衰  
頹，久處兵間，疲瘁不堪事事。回憶西江奉使，並轡南行，昕夕晤言，  
可勝今昔之感。張令紹英未來，敵處無由悉其行止。許主事長怡  
於敵處，亦有世誼，前經委辦江西糧臺文案，每月薪水四十金，亦  
不甚薄。乃于預本籍地方事件，妄動文移，乘身在江西，行文原籍  
徽州府，則用照會行文，歛縣則用札飭，皆毫不干己之事。弟惡其  
謬妄，撤去糧臺差事，渠頗怨望，揚言到京，必請御史參奏。不知在  
尊處如何措辭，乃遷怒於其鄉人程相生，誣枉多款。弟在外十年，  
從無一字議及京中，長知惟許長怡年少猖狂，顛倒黑白，弟若非  
念許玉翁家式微，太甚，必當據實參奏。因便密布一二伏希鑒照。

復何小宋方伯

皖屬後種之麥多傷，先種之麥無損。二月中旬以來，春晴和暖，下游之麥，茂美異常。據農民云：「可得十分收成。」皖境之麥，計亦可豐收矣。五河之米業，經批令再買三千石解皖，並札賀委員，審着在於五河鹽釐項下撥用，合前爲六千石。此外又有贛州之穀，饒州之米，無爲之穀米，及存倉之穀米，四者合計，共得米一萬八千有奇。加以五河六千之項，各處續解之項，計皖倉近三萬石，可略度荒月矣。湖北穀價每石一兩五錢，並無多穀可買，已飭停辦。四川省現時米價每石七八兩，以皖斛計算，米一石在二兩七錢以內，穀一石在一兩四錢以內，尙不甚貴。弟又在湖南買穀二萬石，在江西買穀二萬石，縱不能全到，稍到數千，亦可分濟安慶金陵兩處。此間遣撤八營業於十五日全數起行。前擬令一營過皖時，再提一萬數千補之，此時可不補矣。劉方伯、二朱軍門及易鎮、王鍾、陳鍾各軍之餉均絀，頃特由此解銀三萬至尊處，以資接濟。義字等四營五十五日之餉，前有一牘令於漕折正項款下支銀二萬發給。頃接喬中丞咨該四營業撤三營，僅發欠餉二成。此項即可不必再解壽州。或弟與中丞各用一萬，應再商酌。棚規名目，與州縣之耗羨提鎮之隨丁名糧相似，礙難革除。其府縣考費，上年原詳在於漕折一錢七分捐款內，每府發銀二百州縣四百，作爲歲試之費。科試一次，減四分之一等語。此次閣下與恕皆心泉兩兄擬於考費四百金內撥出百金，再於別款酌提數千湊成一萬四五千，作爲途學贖之數。州縣少此百金，恐不足敷辦考。

似須酌提解司之款，別立名目，使可以公牘支領批解，庶學使足以自贍，不至向州縣索取舊額。即希早日定議，併五行雜費等款，悉照前次函贖所指，一一妥議，稟商中丞，並函復散處爲荷。豫捻之趨北路者，前此竄至徐州之豐碭邊界，已調張廉訪樹聲所部赴徐防勦。比聞該捻北竄汶上東平一帶，徐防稍鬆，未知能免回竄否？

須陳心泉觀察

葉雲巖參將來寧接手書，並敬數書院課藝二十部收到。而正月杪，尊函亦於三月二十三始到。驛站遲延，比已飭司查究。書院二月課期已過，相距路遠，俟七八月再由敝處出題一課可也。新舉人李魁第、王鍾，曾試川資各三十兩，當飭金陵善後局覓便寄至尊處，轉給該家屬具領。弟在安慶多年，愧未與書院士子講求修身力學之事，並未至院招進諸生，誨晤一二次。而來示謬以相許，大序亦歸美鄙人，讀之祇增慚悚。刻藝略觀十數首，大抵說理欲精，審題欲細，猶存先正風格。前明及國朝諸老工制藝者，皆以說理審題爲重，故作文與作人之道不分爲二事。自後風會屢變，此調久已不彈，而閣下與璞庵兄獨篤守而不渝，又得兩農兄崇尙雅正，殷殷化導，遂令此編獨標清真，典型未墜，滿溢日久。皖中當有學道之儒，喟然興起，跂望何窮！弟頃赴下游視巡瓜洲一帶江防，並勘鹽務改棧情形，比已旋省。沿途二麥茂美，據云可望十分收成。皖境之麥，計亦可卜豐收，尤爲股盼。豫捻已入齊境，折

而南趨徐邳，裏下河俱形喫重。先經札調鎮防之樹字六營前赴清江，六安之銘盛等軍移防徐州，淮揚水師亦經扼駐淮浦，當可遏禦寇氛。閩中之賊經各路援軍，東南北三面會勦。該逆將由西路竄入粵邊，貴省防務當可日鬆。粵境毗連江楚，猶多後慮耳。

### 復孫小山護撫

頃接惠緘，因弟赴鎮江揚州一行，裁覆稍稽。敬諭新捧恩綸，榮攝撫篆，節樓重到，清陰翳昨歲之棠，章水肯澄，瑞氣濯深春之柳，引瞻聊喬，企頌靡涯。此開近狀，諸明平善，惟豫捻前分擾，許睢北薄曹單，回竄濟甯蒙陰等處，旋山沂州回竄江南之海州，凡贛榆涿陽及清江浦裏下河處處戒嚴，又另股山滕縣回竄徐州邳宿等屬，亦須防不勝防。吳漕帥將赴兩廣新任，而彭雪帥又堅辭漕督之命。北路堵勦事宜，尚無把握。閩中漳郡久未克復，聞新添悍黨甚多。若江西堵扼整嚴，恐終不免爲楚粵之患。而江西兵多餉絀，亦有難於久支之勢。寇軍沙井之譁，聞之心悸。要鎮一軍，近日規律何如，尚不十分騷擾否？弟所派支應委員李宗潮，尚係循湖中，原派之舊，現在兩目俱盲。其副員劉藻，使蝕不法，現提金陵查訊。敬求尊處另派委員支應該軍，但令米糧鹽菜差足，度日應不至似沙井之猖獗。弟雖奏明將寇軍歸江西節制調遣，然苟大譁生事，則弟心亦深爲抱疚。特此奉懇。

### 致孫小山護撫

前因寇軍沙井之譁，聞之心悸，函致台端，詢要鎮一軍近日

紀律何如，並請尊處另派委員支應該軍，令其米糧鹽菜足敷度日。此函計達崇馨派員妥辦。旋聞宋國永等所統寇軍行至湖北金口，索餉滋事，棄舟登岸。宋鎮等及各營官彈壓不服，均已回武昌省城。各哨勇大隊齊趨紙坊山，賊威一掃。據官帥咨稱：尚未滋事，據鄭觀察南言擄掠而不燒殺，不知究竟何如。聞該潰勇等聲言欲走江西，約要軍勇丁同叛。其言雖不足信，亦不可不防。頃接要鎮稟稱：日入閩境，將滿一月，銀米俱罄，食粥餐薯，賣馬充饑。忍饑待餉情形，極爲迫切。若不速籌接濟，恐其與湖北八千人同叛。應請閣下速發一月滿餉七萬三千餘金，並食米六千餘石。即日起解俾免譁潰生事。感切禱切。寇軍昔在鄂省四年，欠餉無多。自十年六月調至徽處，至去夏已滿四年，積欠本已不少。而該營官哨官每於發餉之時，借割邊米價爲名，又復多方剝削，早慮其有潰散之禍。而新疆萬里之外，人人聞之膽寒，不獨寇營憚於遠征。故弟三月十五密片，非劾鮑帥也，力阻該軍不宜出關也。茲將原片抄呈台覽。現飛咨鮑軍門由粵東下速赴江鄂，弭此巨患。尤望閣下先行安慰要鎮一軍，不令與鄂潰之八千人相合，乃可徐爲收拾。弟去冬奏明應分半撥留於江西供支鮑周二軍，不知近日半撥可得若干，以濟要周二軍可滿七八成之數否。並祈示及正封函，接二十六日手書，要軍十五日已過白埠，十六日全抵會昌，十八日開往贛郡，沿途騷擾，聲言至省索餉。此等洶洶之勢，聞之實深發憤。既經尊處於解往六萬之外，咨明要鎮允許

續添餉銀，饑鷹得飽，或不致復有他變。未知刻下情形何似。敝處所調水陸諸軍，均落後著。萬泰既已出省，省城防守事宜，不知武職大員係派何人主持？若非倉卒剽掠省城，則上抗一軍，終可設法安撫。全口叛卒亦斷不能成大氣候。苟劉朱三軍彭鮑兩帥次第趕到大局，總無可礙。承示江西諸紳公請鄙人馳往南昌共圖補救，實屬係敝處統帶多年之軍，本屬義不容辭。無如僧邸之變，朝廷及北三省震驚異常，弟不能不迅赴山東，稍扶危局。乞將鄙意婉告諸賢紳，共為鑒亮。承示各單，江省釐局米局司庫共解過軍餉數十餘萬，各屬辦解軍米尚不在內。沙井上杭滋事後，結解近二十萬，亦不在內。可謂優待該軍，不遺餘力。前恐斐部煽亂，思銷患於未萌，故詢及給餉之數。今事已如此，祇宜籌後之補，其不必問前之弊端。恐煩言徒亂人意耳。弟於金口潛勇告示中，每人賞銀十兩，計八千人，共須八萬兩。茲咨明由湖南協解江西，歸於尊處給發。如能解散叛卒，固為大妙。否則此八萬金聽閣下撥用，稍佐江西之眉急。

復孫小山中丞

十四、十七等日，勅布復函，續接十三、十四兩次惠書，知前次各送告示二稿，已蒙尊處先將曉諭金口叛卒者發局刊印，委員張帖。其曉諭斐部者暫緩刊發。惟金陵業將兩示同刊交吳竹莊帶赴瑞州，頃接竹莊來信，所派告示之黃副將，十二日已過吳城，所攜告示早經兩路張貼。而敵處亦於公牘內封兩張與斐鎮

矣。斐軍甫經撫定，不知見此示後，又有他變否？留五月初一二日，敝處作告示之時，但慮金口叛卒之由瑞臨而逼犯省城，不知其由袁萍而竄湘也。但慮斐部之仍由瑞石建昌而回省，不知其改由贛州行走也。但慮斐部之索餉求撤而生變，故告以休息兩月，緩其必欲速撤之禍。告以概由敝處發給，緩其專咎江西之禍。不知其到贛後安帖無譁，尚可撫之而策其後效也。今幸金口叛卒全數出境，斐部雖力求遣撤，尚不至挾制譁。弟昨批斐鎮求撤之稟，祇准撤五營，此外十餘營皆不准撤。抄咨冰案，未知果有當否。聞賊窺伺江西，誠為可慮。然贛江以西，北有劉朱朱萬餘人，南有蘇軍郭楊等部，而斐鎮席祥各軍皆在南路，聲勢聯絡，當可共禦寇氛。彭宮保因金口叛卒全出江境，不欲再赴湖口，觀莊中丞不久當可到江，亦無須雪帥會商耳。弟二十五日登舟，二十八日啓旋北行。雖相距日遠，江境軍事凡有可以為力之處，必不漠置。

復吳少村中丞

十七日勅布復函，將改赴臨淮，及區畫一切情形奏報。廿二日自清江起行，廿三日呂參將賈到惠書，知張宋二鎮由毫東進援雒河，已紮十九里溝釣魚台等處。已令其滾營前進，而慮其難顧餉道。敝處接張宋二君文，亦自以餉道為慮。竊意捻氛正熾，民圻之向背無常。張宋由渦河上游而來，居雒河之西，必須顧住毫州，以為餉道。張得勝易開俊由渦河下游而來，居雒河之東，亦須顧住蒙城，以為餉道。二處皆可以水運，較易為力。周盛波一軍已



到宿州亦令其滾營前進，其餉道全仗陸運，尤易梗絕。劉銘傳一軍十八日自濟甯拔營，月初可到濰溪口一帶，正由雒河之北路進兵，其餉道如何運送，尙未深考。敵處步隊已盡於此，此外更無他隊可以繞扼永城。馬隊全未開練，所有卽部馬隊國將軍單內并未分一騎撥歸弟處，尙須募勇買馬，訓練成軍，殊非旦夕所能集事。就目前而論，若以各路重兵至雒河，與之大戰痛剿，誠亦善策。但雒營不能堅守待援，又恐援兵將齊，賊卽颺去耳。賴文光乃髮逆餘黨，百戰悍寇，殊有智計。任柱亦最稱善戰，羣賊合股，又值卽帥新逝，氣勢百倍之際，豈可輕視？將奮迅以圖功，恐鹵莽而滅裂，鄙人久踐戎行，飽更事變，如操敵舟而行大海颶風之中，慎重則有之，致遠則未也。

### 復宋久香學使

頃誦惠書敬諭按試許胎，輿居康勝！二世兄奉旨留館，羅世兄亦得庶常，閣下與椒生大農，師生皆爲當代名卿，皆有誥劄，接武蓬瀛，亦佳話也。侍初八日行抵清江，木擬步隊到齊，卽赴徐都。疊聞留防皖南各軍索餉滋鬧，力籌撥銀鎮撫，又聞髮捻麇集皖北，雒河蒙塵，一片賊氛十分危急，飛檄劉銘傳由濟甯，周盛波由徐州先後南援，并調黃軍門翼升親率水師，駛赴臨淮，國藩亦於廿三日自清江啓行，由洪湖進駐臨淮，俟皖事稍紓，再赴徐州。言戰言守，須數月後規畫大定，乃有把握。前此航海北援者，係貴門下潘道鼎新一軍，比因直隸兵力儘數分布，奏調該軍回駐濟甯。

矣。馬隊將領，頗難得人，少荃之弟幼泉，似堪勝訓練之任。其帶隊衝鋒者，尙須另選驍將，容徐謀之。陳鎮國瑞雖無異志，然毀者十七譽者十三，言人人殊。廣堂方伯書來稱其可用，因奏明歸於河南調遣。少村中丞又奏釋回張學醇，以監護之，或可一收其用。張牧應翔謹已存記，凡閣下獎許之人，類多佳士。計苗村頃已攜之同來，惟倪豹岑以祖母篤老，未克從來，待思所以位置而不可得，欲薦主敬數書院一席，不知尊見以爲可否？院中尙多先達，而魯翁重聽，槐翁語塞，似於講席不甚相宜。帖存服闋，當可出山。此外輩行稍近者，俱不深知，如豹岑足孚鄉望，卽當與閣下合兩推薦。

### 復莫子德

弟以菲材，忝握兵符，數年以來，使國威靈，薄有驅除。德薄能鮮，屢膺上賞，毅勇符號，尤深慚悚。方且顧名思義，揣揣不安，而閣下不加規勉，反以不能作四六箋，賀爲憾，果相識乎？抑斯之也。端午節前，奉赴山東勦賊之命，部署一切，廿八日後，始能成行。奏定以徐州爲老營，專力於捻，匪出沒最熟之十二府州，其非實敗不到之地，則令各省嚴爲防堵，遏其奔軼。遠遠盤旋，俾征鎮各有汛地，庶兵事漸有歸宿。鎮揚兩閣四庫書，既遭一炬，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又倉猝無從究問，祇好徐徐圖之。九通聚珍板諸書，儘可不必購買。凡貴人巨室，專求大部宏編，度閣華屋，與金玉玩器，雜陳飾爲觀美，而書賈精裝巨冊，亦專擬之一二貴人，取索上等之價，閣下之視鄙人，遂盡於是邪？臨別語及購書，曾言但求零編小

種及國朝說經諸書之單行本。非果深惡大部，蓋自策勞人暮齒，不能多讀，又恥夫貴家巨室，陳設諸書者之陋也。善徵在六合，亦有鬱鬱不能久居之意。前聞弟奉命討賊，慨然欲從，未之允許。文旌何時返棹金陵，如秋閒辱臨彭城，戎馬交馳之地，得聆名論，亦足少滌塵襟。

復閻丹初中丞

初七日接誦初二日手書，具見老謀深識，擘畫精詳。拙疏論勦辦捻匪，自謂迂遠而闕於事情，乃蒙獎飾逾恆，竦愧尤深。弟於前月廿五日，由金陵解纜北行。初八日抵清江浦，因帶來之親兵六營，甯國六營沿途有誣餉情事，尚未到齊。而徽州諸軍圍營尤駭聽聞，故爾遲遲其行。弟初奏以徐州爲老營，專力於四省十二府州之地。大局雖已粗定，段落尙未分明。現擬籌備勁旅四支，分紮四省扼要之地。山東以濟甯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安徽以徐州臨淮爲老營，外籌游兵一支，亦紮徐州。一省有事三省往救，自顧汎地爲先，有餘力乃可救人。兵事各專責成，戰守庶有把握。淮勇諸將中劉銘傳、潘鼎新，俱可獨當一面。張樹聲、周盛波二軍相合，可當一面。湘勇則劉松山，易開俊，二軍相合，可當一面。李幼峯、昭慶新練馬隊，合之邸部馬步各軍，可爲游擊之師。與賊上下追逐，弟私意區畫如此。軍情瞬息千變，不知將來能成此規模否。劉銘傳一軍本應留於濟甯，因皖事十分喫緊，不得已調之回援。擬奏調潘鼎新駐紮濟甯，弟目下不能赴東，擬奏派李

中甫、榕至濟會同潘道接領國將軍交代事件，求閣下主持一切。俾潘李二君有所稟承。惟糧運爲用兵第一要義，鄙見唐口臨淮兩軍以淮河、潁河爲運道，濟甯徐州兩軍以運河爲運道，俱以清江浦爲後路。現札淮揚吳道辦理轉運事件，業經咨達冰案。來示所論運河自黃流改道東北，日就淤淺，轉運輻重，動虞淺阻。應請閣下亟籌疏濬之法，刻日興工。此事一成，不但目前行軍便於運餉，將來規復漕運，亦必易於措手。務懇迅賜施行。黃河水性湍悍，易於下駛，難於上泝，置設礮船，斷不能如長沙水師之操縱。自若不如但求堅實，分布向可津渡之處，不求上行，不求下行，但求處湍流而不壞，震大礮而不裂。雖不如長龍舳板之靈活，而已足禦南岸之民船，又可爲濟陸師之渡船。不審尊處已開廠釘造否。張逆一股竄回蒙亳，任賴諸逆亦由曹單狂奔淮北，廣聚渦河、雎河一帶。捻匪專恃剽悍，而賴逆則百戰百捷，詭譎多端，尤不可以力取。英、西、林初紮雎河集，嗣以寇氛圍逼，退回西洋集，力求各軍援解雎河之圍。弟因皖事危急，擬於日內至臨淮一行。俟皖事稍鬆，即當進駐徐州，以符原議。棠境一律肅清，閣下選將練兵，力圖自強，想桑土綢繆，刻閒燕勞方劇也。

復閻丹初中丞

二十六日泐布覆函。廿八日接廿四日惠書，敬承一切。藉悉旌麾已抵竟都，起居多福，企慰無似。弟於廿九日行抵臨淮，兩雎河集危急如故，賊馬四出滋擾。北至宿州城外及濉溪口等集，西

至穎上縣之江口集，豪寇數百里間，一片賊氛，非馬隊不能制。勝國將軍撥交尊處之吉林、黑龍江，十獸特察哈爾，各起馬隊一千三百餘員名，頃奉廿五日諭旨，飭弟與閣下體察全數調皖。茲特囑咨商調，請檄令迅速來徐。其託倫布等統帶之吉林、黑龍江、馬隊四百九十六員名，弟亦於廿三日咨調，廿八日奏明，均經咨

達冰案，其兩起馬隊之口分，懇求尊處籌發，即在協餉數內扣除。弟因諸軍調餉，各台局搜括無遺，而少泉所部淮勇各軍，近來餉項亦絀。去年一年僅發七箇月，今年亦將如此。諸軍皆向我求益，弟意於東豫三省協款內酌撥少許，轉協蘇軍，而慮其不可深恃。承示各軍協餉清摺來省，亦極短絀，許以每月撥足三萬，即此已見舟誼，謹誼公私並隆，不敢再有奢望。請即先儘發托烏兩起馬隊，其次則邸部各軍，恐尚有交代。敵處亦以東餉濟之，有餘則以給蘇軍之駐濟審者，請閣下就近告知李潘二君爲荷。至邸部所遺步勇四千，除尊處挑選二營外，餘者悉擬遣撤，亦求閣下委爲督綸一軍，則於碭山境內遣撤，深知其擾民而不能戰也。昔豫協敵處之餉，擬令李幼峯新練馬隊，以輔邸部之不足，但不知可得確數若干。弟更事日久，稔知部撥協餉十案九空，故言之多懼耳。臨淮距周家口八百餘里，穎河運道稍長，宜於阜陽、穎上一帶酌分一軍，荷蒙指示，睨我實多。將來必謀置軍糧，以聯聲勢。運河自南漕停運後，十餘年未經挑修，從新修濬，自難籌此巨款。且旋濬旋淤，從前東河歲費數百萬經營而不足，目今亦斷無此

物力。且趁河湖水旺，尚可浮送之時，多爲運輸。九月即宜停運。閣下募兵講武，力圖強自，與胡文忠當日撫鄂先後同揆，惟實心在事之統領營官，各處乏人，不獨費部爲然。天下非無兵之患，而無餉之患，尤無將才之患。胡公昔亦數數言之矣。

### 復吳少村中丞

弟於閏五月廿九日行抵臨淮，據各營路稟報，捻匪屢次撲攻雒河集，我軍堅守苦戰。二十六日，英西、林、飭、令、部、將、黃、秉、忠等，暨張、鎮、得、勝、猛、攻、高、爐、集，連踏二營，鏖戰一夜，遂將高爐、賊、圩、與、對、河、之、張、圩、同、時、克、復。自西、陽、集、至、雒、河、集，聲息漸可相通。劉銘傳月前已抵徐州，弟令其由濉、溪、口，先由石、弓、山、龍、山，進解雒河之圍。蓋各軍皆由東南進攻，令劉、繞、山、北、進、兵，與費、部、鈞、魚、臺等營相連絡。閣下又檄陳、鎮、國、瑞、取、道、歸、德，進援蒙、亭，是西北之力更厚。但劉、陳、仇、隙、極、深、陳、英，亦有不解之怨。弟前檄陳、軍、無、人、皖、境，蓋深、慮、內、証、非、常、之、變。業經附片具奏，并咨達、冰、案，尙求閣下飛飭陳、鎮，不宜來皖。至要、至、要，承示費、部、馬、步、驟、增、萬、餘，需、餉、浩、繁，欲將陳、州、庫、儲、之、款、酌、量、提、用。弟所統皖、南、諸、軍，紛紛鬧餉，動輒毆官閉城。各台局搜括一空，尙不足以靖亂，更無銀撥濟、北、征、之、師。而此間新添馬、步、五、千、餘、人，嗷嗷待哺。李、少、泉、宮、保、所、部、淮、勇、各、軍，近來餉項亦擬去年僅發七箇月，今年亦將如此。諸軍皆向弟求益，無以應之。喬中丞亦以兵增餉絀爲慮，鄙意陳、州、一、款，應遵照諭旨所指，即作四股均分。尊處敵處及李、喬、二、公、各、提

五萬，李所分者就近撥解，劉周張三軍萬七千人，弟所分者就近支發臨淮萬人，及新自山東撥來之五千餘人，兼為遣撤詹營之用，弟處急在眉睫，恐尊處亦難久候，部議擬即一面呈奏，一面咨行各處派員提解。

復蘇廣堂方伯

閏五月十七日肅布復函。初八日接閏五月三十日惠書，敬承一切前函規畫大局，籌備勁旅四支，分紮四省要區，惟臨淮距周家口八百里，相隔太遙，閏丹初中承曾以為言，來示亦謂證以前事，尚虞蹙脫，應即另添一軍，頃與喬中承商將英方伯向駐雒河之八千人移駐潁州，不使陳東壽西過於空虛，以符尊指。其劉軍門銘字一軍，在敝處為最多且精，擬令駐紮周家口與豫軍互相犄角，軍情瞬息千變，未審能如區區籌畫否？劉軍月初由灘溪口進兵，將龍山石弓山各處賊巢攻破，周盛波一軍於初二三等日會同英軍沿渦並進，連破十餘賊壘，遂解雒河之圍。同時張耀宋慶等亦將義門集攻克，軍威為之一振，賊勢卻未少衰。鄙意四路安置重兵，以遏其衝，又搜查潁鳳歸陳四屬匪圩，以清其源。即日當備清查圩寨告示，咨行各處，不知稍有裨益否？陳國瑞一時驍將，與者十三，毀者十七，言人人殊。侍因渠與劉軍門曾在長溝私鬪，又與英西林方伯舊有仇讐，不欲令其來皖，致生他變，故奏明歸豫省中丞調遣。然此人氣矜太甚，又其部下諸將不樂為用，終難獨當一面，頗有與該鎮一長批業咨吳中丞處，使中請一查

閱。來示慮及客軍駐豫，遠稟敵處節制，一切進止豫中不能參預，此自斷非所宜。鄙人亦慮及此，前曾密奏，請將陳鎮歸吳中丞節制調遣，各處協陳之餉概交河南糧台轉發。頃又於長批中一一說及，將來仍擬再奏一次，請旨革去幫辦字樣，餉由豫發，利權所在即威權亦歸之矣。惟目前八千之眾，宜大裁減，祇留三千，不宜因賊已入豫，姑令全留，以資追勦。則嗣後擾民愈甚，約束愈難。請稟商吳中丞堅持行之。國藩頻年馳驅，精力日就衰頹，三省幅員遼闊，萬難兼顧，有名無實，時虞隕越。月前四次奏辭節制之命，未蒙俞允，容當恭疏再陳，得請乃已。承示宜將各省防勦汛地逐段派定，責成各省大吏相機勦擊，侍於第一摺內即言皖之慮鳳潁泗齊之兗沂曹濟，蘇之徐海，豫之歸陳，十二府州當山督辦人員任之。其餘各屬四省督撫任之，即是畫分汛地之說。實則歷年捻蹤皆在十二府州之境，四省之分段甚輕，鄙人之汛地，則萬難踐言也。

復王筱泉廉訪

承示豫省糧賦漕稅以及格捐各項，每年應得五六百萬金，而歲入乃不及三分之一。謂損下即損上，良為名論。收燈勸捐，一時權宜之計，辦理得人，實有裨於軍務，無甚損於民生。近來籌餉之路愈廣，養兵之資愈絀，非籌餉之不得其術，乃委員之不得其人。此天下之通病，非僅河南一省而已。清查昔年之虧空，增加現任之廉俸，已為弊政。至無可捐扣，則又令另行籌銀賸補官

項。以致上下苟且，虐取百姓，此則各省所無。往時張凱章廉訪並未到開歸道任，豫省行文至敵處，令其解銀赴豫，以補前任虧空。閱之深爲駭歎。友人嚴仙舫先生曾任河南州縣十餘載，嘗謂豫省虧空有日甚之勢，無彌補之期。作論豫省虧空書數千言，至詳且切。大致與閣下所論相符。弟在江西將攤捐虧空奏請一概豁免，河南似可做照辦理。否則大小官吏視河南爲畏途，勢必率一二自愛者而并趨貪污。江河日下，誠未知世變之所終極矣。豫勇日食銀一錢，馬日食草料銀五分，口糧太少，日用不敷，勢必百弊叢生。似宜酌量增加，俾令衣食有資，而後可責以不擾民圩。兵不擾民，而後可責民圩以不抗官長，完納丁賦。其論似迂，其效頗速。兵勇雖賤，亦人子也，彼負血肉之軀，正與吾輩同耳。飢寒之不免，而欲其爭先死敵，秋毫無犯，此必不可得之數。今敵處撥劉軍門大軍駐紮周家口，河南即可省出萬人之餉，或勻加於他軍。由少而增多，雖一錢人亦知感。蕩蕩之論，聊備採擇。圩寨間有賂賊求免之事，大抵迫於無可如何。目今欲辦堅壁清野之法，必須官民一氣，分別良莠，乃爲有益。風行草偃，惟上所令。去其害馬者，而衆民之不願爲匪者固尚多也。雉河一軍，已於初三日解圍，弟暫駐臨臨，擬俟涼風到樹，仍駐徐州，以符原議。

復尹杏農

兩接惠書，援古證今，陳義甚高。細釋尊指，大約謂臨淮非扼要之區，分兵駐紮四省，不如駐於近賊之一路。尤於兵貴神速之

義再三致意。勤勤啓迪，所以惠我者良厚。惟其中有與愚見稍異者，略陳固陋，以資參究。來書引亞夫委梁故事，吳楚反時，條侯知梁孝王足以抗賊，故聊委之，以挫賊之銳。使委之而梁破，則賊踞名城，兇穢驟長，盜糧頓富。天下事將不可知，尚何破寇之有？雉河雖屬蕞爾之區，而既有英部八千堅守其中，斷無不救之理。若謂餉道不可不通，而賊圍不必遽解，是猶醫瘟疫者謂但求喫飯之照常，卻不欲壯熱之遽退，且須酌留此次之壯熱，借以攻治多年之舊病，有是理乎？國藩久處兵閒，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卽於古人論兵法，亦千百中面無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敵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儒者紀兵事，以遺爲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爲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壘灘，圍藩頗疑其并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尚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壘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而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尙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蹟相合者蓋寡矣。因來示諄諄啓告，聊述近所抱愧，與素所蓄疑者，以相質證。幸無惜反覆商論。臣我不逮，改駐臨淮，不過就近調度，屏蔽淮南，慮滁各屬初無他意。閣下深以爲疑，則亦失之太拘。擒匪萬馬奔突，飄忽異常。雉河圍解之後，分爲兩路西竄。敵處擬以步隊分紮四處，規模粗定，馬隊則尙未經

費就緒，無一騎可借追勦之用。良以爲歎！

復喬中丞

大咨疏稿，倘張鎮紮鹿邑，英克康紮沈邱，朱黃紮太和，蓋需周妥。聞英張病皆未痊，英方伯已報起程，不知張鎮可成行否。劉省三過亳州，稟請同鳥部護馬隊前進，業已照准，並發給馬隊口分。交鳥部來弁領去。西林一軍本應照前次面議，仍令駐潁。惟既入豫境，則賊未遠退之前，斷難調回。克之馬隊自應隨英入豫。康之步隊聞騷擾甚於各軍，百姓苦之，各軍亦不願與共事。或撤或減，似須申明紀律，大加整頓。即令入豫，亦於吾輩聲名有損。此次水災甚廣，各軍行積潦中，蕪蕪難購，又多癩痢之疾。故弟並未催令進剿，亦月餘未發奏報。前奏請將陳州一款四股勻分，旋奉諭旨歸陳。似各有二十萬，淮南提用十五萬。頃豫省咨稱歸德並無存款，祇有陳州庫儲之二十萬。比已函咨吳中丞，請照前議仍作四分。或弟與少荃尊處各於五萬內暫減一萬，借與豫省秋冬閒歸還亦可。不知吳帥允許否。微休關餉各營，不能不大加懲辦。鍊渠措置不善，應行撤委。以吳竹莊接署。竹莊原帶營頭，本在蕪湖，又久習兵事，於此缺相當。弟交卸督篆，凡地方事件，應由督撫主政。此件因關餉而起，從權由敝處主稿，昨已咨達冰案。本日附片具奏矣。雒河解圍出力員弁請獎一摺，六月十八日諭旨：『都司劉廷幹著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給果勇巴圖魯名號。』等因。前次做咨遺漏，已將經書嚴飭另行補咨。懽守光業一案，已札該

守明白。稟復千石之米，該守亦經親解。來臨九舍弟久在兵間，吏治尙未閱歷，所幸貴省風氣醇樸，易於學治，或可稍藏鳩拙。聞五月曾大病一次，不知能否應詔北上。時事多艱，而賤兄弟同膺重任，不敢自喜，但覺可懼耳！

復喬中丞

大疏勦擒宜攔擊不宜尾追，已奉諭旨會籌辦理。徧詢諸將，謂邱帥近年無好步隊攔擊，則動致敗挫，不得不取尾追之勢。不知確否。康軍調歸河南，張黃移紮固始，英部駐潁，調度極妥。若再遠出，則轉運艱難。尊處本極餉絀，何能籌此運費。諭旨如再督催，似可據實詳陳。國藩廿四日拜發之疏，亦已均邀俞允。劉省三仍駐周家口，可不赴洛陽。以西周海舫即可駐紮亳州，爲省三後繼之師，以其距歸陳潁均不甚遠也。陳國瑞覆稟，情詞雖極謙謹，而毫無悔過之意，不能不參。已奉明諭撤去幫辦。魏去黃馬褂，責令戴罪立功。敝疏業已抄咨冰案。豫中曾否糾劾該鎮，此閒毫無所聞。陳州餉項，少村中丞提去十萬，其餘十萬弟與閣下及少荃均分，亦已咨達左右。李令萃華既勝查圩之任，請即飭令來徐一見，詢訪各處蒙亳各二人，宿州一人，全嫌太少，尙須添派賢員數人，亦非三月限期所能了事。頃又咨調張雲吉專辦查圩。此外有缺人員中，尙有賢明可辦此事者否。敬求詳示。徽防金唐回營後，金處撤換營官數員，唐處拿辦滋事首犯勇丁二人，正法。金亦正法一人。各該軍尙無他變，告假回籍之勇千餘名，空額不補。鄙人

必欲索擊十八人解徐嚴訊，不知辦得到否？李世忠招擒之說，未  
接續報。敵處批令將醇邸富將軍兩抄來，現尚未據呈送。承示  
追勦擒匪，須馬隊練成，以驍將統之，乃可得力，誠確切不磨之論。  
國藩初議以徐州爲老營，訓練馬隊爲游擊之師，須半年後乃可  
言戰。近在臨淮，就擱兩月工夫，馬隊全未料理，而受命業已四箇  
月，恐再兩月後，尙無游擊之師，可以追逐。邸部馬隊中亦乏驍將，  
馬匹病斃極多，餘亦瘦瘠，全未上廐，難遽臨陣。前言又不克踐，良  
用焦灼。

復劉松巖中丞

前次惠書，擘畫軍事，至爲詳晰，既我良多！尊意賊之竄路，入  
洛則犯山陸，不入洛則入宛與信陽，或犯襄鄖漢中，而入楚之勢  
居多。謂宜困之於豫，西山中不宜驅之於豫，東平原我軍馬步宜  
全駐許州。近奉三次寄諭，亦飭國藩移駐許州。國藩細觀賊情，已  
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不  
但賊不受困，亦不受驅。時而山中，時而平原，東馳西驚，終歲奔波，  
仍無大損於賊。故欲堅持初議，於擒匪必經之途，四處駐紮重兵，  
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四處駐兵之外，又須練成大支之師，與  
賊上下追逐，略倣邸帥昔年之法。惟游兵須得二千剽悍之馬隊，  
五千輕迅之步隊，乃可縱橫如意。目下淮徐及濟周寧家口四處  
駐兵之局已定，而游擊之師尙未辦成。實深焦灼。流賊初無定向，  
兵強則避，有隙則趨。此次避劉省三而趨山東，卽出衆人意計之

外，弟屢次覆奏，皆言先保東路。頃九月初一日覆奏一疏，密陳一  
片抄呈台覽。尙冀反覆討論，臣不逮，幸甚！

復喬中丞

擒匪竄蕭，初一夜尙與我軍相持，有回擾雒河之勢。初二折  
至豐縣，初三琴軒在豐縣陳家莊接仗，以步卒二千爲賊馬步二  
萬人所包裏，幸而獲勝，爲近來第一惡戰。初四，賊竄魚臺，琴軒兄  
弟一迎一追，又獲大勝。丹初同年所派東治營，在魚臺者，亦經出  
擊獲勝。該逆狂奔單縣等處，初七日回竄歸德一帶，不知山東尙  
有餘匪否？若賊果入蒙亳，弟必派張色等軍與臨淮劉軍亳州周  
軍及尊處英張等軍協力會剿。若徑奔開陳，則西亦當派大支游  
擊之師赴豫會剿。十九日敵疏過承盛舉，此疏留中，今已旬日未  
奉續諭，豈立言未當，抑已成之局不宜妄爲異同邪？吉備吹求等  
語，卽係代丁雨生預爲慮及，若果畧撫任，劉松巖必將拜冠先去，  
而物望民譽，丁亦較遜於劉，是以稍持正論，以備策擇。至封疆大  
員不敢密保歸陝，實謂不宜干預，則國藩素持此議，其奏亦非僅  
一次。尊意欲去皖而卽豫，實係去易而就難。然弟亦奏稱，閩外不  
干內政，亦未便遽爾上陳，自涉矛盾。且閩下明而善讓，在皖兩年，  
弟受福實多。若閣下移爲同聲之應，他人來皖，或有掣肘之  
端，則亦得失參半，仍不如聽其自然之爲善也。豫中匿賊，實在情  
形，由諸將全不得力，弟意欲將河南軍政吏治積習日察，剴切具  
奏，欲與改弦更張，尙不能知其詳，尙祈示及一二。雒河解圍一案，

周海齡所部應予保獎，前次會疏內已聲明，此次清單查無海齡等在內，敝處亦尚未接據海齡開保之稟，如可稍緩一月，俟周鎮稟到，由弟移單寄尊處，稟奏即會挈弟銜，否則先由尊處出奏，毋庸會銜，敝處當將周軍另行具奏也。附保團練出力人員一片甚妥！

復喬中丞

賊鼠歸德，初九日，周海齡敗之於寧陵，十二日，劉省三又敗之於扶溝，皆係攔頭迎擊，一變向來尾追之局，差為少慰！東西兩股，向來不叶，比聞任賴屢敗，求與張逆合股，據扶溝縣稟，則十二日之役，兩役已合併為一，無論或合或分，豫境總為喫重。十七日，派烏部馬隊赴省三處，十八日，檄色部馬隊樹營步隊由豐縣拔赴周家口，替出劉烏馬步全軍，作為游擊之師，赴豫會剿，不復拘十二府州之地，凡薪糧無缺之處，均可竭力與賊縱橫追逐，業經咨達冰案，少荃入洛之議，接奉十五日寄諭，業已中止，并飭調鮑春霆勦賊河南，茲錄寄台覽。皖南防軍除在徽誅二十餘人外，又密咨湖南正法一員，解徐審訊者六員，擬即平情奏結。海齡兄弟保單，業呈尊處，即請掣列敝銜具奏，敝處欲添保二人，茲附名條，祈查照增入。弟在江督任內，所補武員缺極少，五年之內，大小未補至四十人，自卸督篆，未補一人。海齡請補四缺，礙難照准，原單奉覽。惟總兵實缺，開有密片請補者，貴部如程黃徐諸將，孰為最優，便中見示，或可相機推轂。

復陳筱浦廣文

鄂綱認引過多，批令截止，甚好！驗貨、減折、製籤三者，均有流弊，尊擬節留欲令已認之販銷出一票，除完本釐外，並令預納後運之釐，約有五利，誠為苦心籌畫善處之法，惟敝人辦事最喜光明洞達，婦孺皆知，不喜文不對題，藥不對病。刊本載定先鹽後釐，今若改令預納釐金若干，則當由李宮保刊一小告示，每商發給一紙，說明所以釐先之故，不當由督銷局出此號令，勒令預納之釐，此所謂文不對題也。至節略中稱「釐可漸加酌加正說」二語，尤為難行，釐固不可稍加，加稅亦必減釐，成本所關，分毫皆須斟酌，刊章所載，均係票鹽之法，凡票商今年請引者，明年再來亦不拒，不來亦不究，今令銷出一票，即須預納後運之釐，不准多請，不准少運，是票商而責以綱商之道，亦所謂文不對題也。鄙意飭招商督銷兩局，物色真正殷商，維持而護惜之，使其輾轉運，暗寓綱法於票鹽之中，則可勒令票鹽販盡充綱商，則不可。目今所難者，額引少而請者多，恐不得引者向隅而歎，乃欲令得引者預納後釐，接辦後引，以後揚州全不准請引，則恐楚西銷局接辦之人，不能認滿新引之額，若揚州仍准請引乎，則恐請引之多如故，即向隅之歎亦如故，此所謂藥不對病也。鄙意以引給商而令商本虧折者，鹽政之咎，額引已滿不能偏給眾商者，非鹽政之咎，驗貨勸讓或不可行，而減折製籤，究屬可行。如配籤十支，以兩支寫無引，以八支寫三成，四成，五成，以至十成不等，掣得十成籤者，請



百引，卽准百引，掣得三成四成籤者，請百引，祇准三十、四十引，掣無引籤者，各挾資本歸去，請敢怨之。又如配籤十支，不寫三成四成，九十成，但寫無引者二籤，五成、六成、七成、八成，各二籤，請敢怨之。推之百籤，千籤皆然。紙要司局並無私弊，商販自無怨言。病在引少商多，卽於引少處用藥，不必別立名目。從預納釐金著手，反使人生疑惑也。區區愚見，望再籌思見示，爲感。頃覆雨生緣仲兩信，一並抄覽。檢匪窟光固一帶，皖軍馳戍三河尖，敵處已令劉省三軍門酌度游擊。開年再令幼泉一軍拔赴河南，鄙人亦擬由濟甯曹憲察看地勢，並囑河防，再由歸陳進駐周口，調度一切。惟湖團一案尚未辦有端緒，如須資遣團民東歸，則移師之期又稍稽緩矣。

### 復丁雨生都轉

承示淮商利弊，灑灑數千言，至爲詳悉。所云「局外之論，公止而不合事情，局中之言，親切而或多私意，善揣摩者，不顧物力之盈虛，議變法者，不計善後之繁重。」此數語尤中肯綮。國藩前書欲閣下審聽慎擇，而不輕一發者，正是此意。岸無真商，商無真本，大亂之後，此乃必然之勢，不足爲怪。當同治二年初議改章之時，但慮並無一商前來認引，今雖無正真巨商，而散商熙熙而來，已爲初願所不及。驗貨無籤，勸讓三者，誠皆有流弊，然鄙意不加額引以杜搶跌，嚴緝私販以防擁滯二者并行，則認引者雖多，向隅之商，而得引者究無虧本之慮，是鹽務可期常旺，不至頓壞。且

驗貨勸讓縱不可行，掣籤則未嘗不可行。掣籤以定先後，固屬可行；卽掣籤以定有無多寡，亦未嘗不可行。假如配籤十支，中有兩支無引者，其八支則自三成、四成，以至十成不等。抽得三成者，認百引，准行三十引，抽得十成者，認百引，卽准行百引。抽得無引者，彼亦無可怨尤。現聞湘綱認引改歸岸局，李宮保處近又有綱須暫閉，商不續招之議。似認引太多一節，尙不至無法可施。來源不旺，場政不清，約有三病。經閣下飭分司赴場剔弊，來春復親往察看，量予勸懲，並講求損益輪轉之道。場政既清，來源自旺，是三病亦非無藥可治。改道六濠，經國藩親自閱看，再三審定，尙屬害少利多。閣下所慮一在洋人之侵我利權，鄙意中外交涉，總以條約爲憑。約中無洋人運鹽之條，彼本無從覬覦。若彼不守約而侵佔我之執約而拒之，則六濠可侵，口岸亦可侵，儀徵亦可侵也。竊謂七濠口之洋商總宜堅持定力，令其移至鎮江，均歸南岸與北岸鹽務碼頭界限既清，乃無夾雜。比之漢口之鹽船，洋船終歲同泊北岸者已有間矣。一慮在船隻擁擠，鄙意運船與場船之相擠者，過掣積壓之故。若如現時每日過掣至二三千之多，隨掣隨放，可免擁擠。國藩初定新河口過掣之時，意謂七濠口非洋船應駐之地，宜令騰出自六濠口及七濠口以下凡十餘里，均可爲鹽艘停泊之所。大江雖數千里，而可泊以船之地極少，故舟人皆泊於西岸支河小港之內。其江中可泊船者，舵師必尋料上而泊之。凡岸之聳出江心者，高崿則曰磯，低平則曰洲。凡磯之下必有深水，古

人曰淤，俗語曰河溜，凡洲之下必有淺灘，古人曰皋，俗語曰料。如散花料，盤塘料，金剛料，鯉魚料之類，皆江中可以泊船。六濠七濠口以下，亦所謂料也。六濠以上則尚有風波之險。若依鄙人初議，江船盡泊六濠以下，不許收入瓜口以內，何至與撥船擁擠？儀徵所以不便者，一則口外之江不可泊船，必須收入小河，二則河太淤塞，挑濬四十餘里，不比新河之近而易修。至忠銅船糧船之擁擠，則來去各有時日，其難在三汊河以上瓜口與儀徵所共也。一處岸隄，機之潰敗，則排以木椿，廂以料掃，築以石隄，隨時可以補救。一慮損夫水手之滋事，則無論何處擊鑿，皆不能免。數者似均無足深慮，毋庸議復。儀徵故道，極濶向來辦事不執己見，亦不輕徇人言，必確見利害所在，而後舍己從之。閣下精思銳入，每多獨得之與，則求之太深，處處視同荆棘，亦未免舍康莊而由鼠穴，賦芻豢而思螺蛤，聊布淺見，以相質證。幸無惜往復再商，折衷一足。

復許綠仲觀察

金陵捐款，除通如泰州海門泰興等屬，今歲可符原派之數。此外州縣，展至來春捐足，亦無不可。河運海運之費，孰多孰少？本擬咨商各轅，擬俟復咨到日酌議具奏。頃接閣中丞咨知，已會同張子青河帥具奏，暫停河運，全解折色。想部議亦不能不准。七濠口洋商遷移鎮江，已在蘆灣挑濬舊河，以便停泊。其搬移之費，擬免給捐一年，約計萬金，為數無幾，儘可允許。新河口停泊鹽船六

濠口以上尚不免風波之險，惟七濠口以下一帶，極好泊船。若彼洋人佔住，則鹽船須在六濠口以上至瓜口等處，既患江深不能下錨，又與小河內之撥船相混，全失鄙人之初意。務望閣下稟商李高傑，速令洋船渡泊南岸，則事事妥善矣。曾意欲在西塢開一閘壩，又在江岸起一木馬頭，事屬可行。惟目下新河南岸之屬塘，江中隔之提鹽棧下築之基，東西藏船之塢，工程均十分草減。若再於西邊開閘出江，則一片混淆全無遮斷，必須將河工、隄工、塢工、棧基工，大加修造，不惜重貲，乃可議及開閘放江。其本馬頭一事，即日可以修造，但須工堅料實，動作數十年之計為妙。中外交涉事件，總宜堅守條約。條約所無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權。頃復兩生，都轉一函，抄寄台覽。此間近狀平善，賊蹤現實光固一帶，已令劉省三軍門相機游擊，開年再令劄泉一軍，拔赴河南。鄙人亦擬進駐周家口，就近調度。俟湖團一案辦理就緒，即便啓行也。

復劉宮保

長江水師章程內，曾擬添設礮台一條，思深慮遠，鄙人亦嘗籌及。再四水師不宜登岸，斷不能兼顧陸路礮台。若洋人以小船入江，我軍舢板即足禦之。若以輪船來，雖有礮台，彼亦不畏。廣東所築百餘礮台，終皆無用，仍以不築為是。千把各與書識一條，事屬可行。副參游出缺，全歸長江提督邊補一條，恐不可行。吾與賢弟二人身後，長江水師終必大壞。目下吸食洋煙者業已不少，將

來哨官中必係湖北三江人多，未必勝於閩粵之人。三分歸部，似難再減。京口湖口等營擬將原兵裁出，考缺會閱一條，俟再酌定。茲將少荃籤出各條鈔咨冰案。此件本月廿四五定即出奏，足紓尊廬貴族譜序，義不容辭。上年爲厚庵譜序，係孫琴西擬稿，刪潤用之。此次方存之來，做處當囑其代擬一稿，鄙人再爲之刪潤，書就奉寄。此間近狀平善，捻匪悉數竄擾河南，開歲即令幼泉一軍赴豫會剿。國藩亦擬於正月間由濟寧覓曹察看地勢河防，再由歸陳以達周口，駐紮老營。惟東民之在湖團者與沛民爭鬪不休，後患無窮。奏奉諭旨，會籌妥辦。節經派員查看，如該團民原籍尚可安插，則須俟資遣事宜辦竣後，方能啓程。移師之期，或又稍緩，亦未可定。聞貴恙小愈，夜夢不寧，總宜節尚思慮，養歡喜神，毋自太苦。至以爲囑止，二月間斷不可枉駕來營。俟周家口紮營已定，再行函商會面之法。

### 卷三

#### 復劉省三軍門

接到手書，及密件精細詳慎，持論平允，至爲佩服。賴牛等股較之張總愚尤爲凶悍，近因成大吉所部勇丁叛變，勾引賴牛入鄂，已至黃陂孝感一帶。黃岡團風麻城一片賊氛，賴逆本係粵匪，餘黨狡譎異常，其衆頗能持矛與人鏖戰。成部在湘軍資格頗深，隊伍亦整。雖叛變之後，大半逃散，然必有嫻於戰守者，甘心從逆。

潮入捻匪之中，聯爲一氣。聞任牛裹脅日衆，擄馬日多，加之以賴黨成部三者湊合，實爲勁敵，不可輕視。閣下欲先勦張總愚一股，張逆現由新野竄至樊城，去周家口七八百里，往返實屬不易。而東路過於空虛，豫之東南皖之西北均屬可慮。鄙意光固一路亟應臨以重兵，仍請貴軍馳赴光固。該逆若不得逞於鄂，由漢黃回竄豫境，可從光固進兵關頭迎擊。若該淮斜竄皖之英六宿太亦可跟蹤追勦。若果各賊併萃鄂境，廷旨飭令淮軍援鄂，由固始赴楚，亦尙近便。屆時續有公牘奉達，古稱『常勝之家，難與料敵』。貴軍亦屢勝之餘，務望成節將領隨處小心，以迪臨事而懼之義。至囑至囑，隨時函報爲盼。

#### 復劉子恕太守

使至，接展惠書，承寄豫省全圖及河南江北漢東海西之圖。黃河南岸險工之圖，相需正殷，祝我良多。另摺六事，多閱歷有得之言，支策亦足達其所見。佩服實深，河防可慮一條，似不必預爲過計。黃河之決，關係億萬生靈，蓋有天意，不盡關乎人事。此賊本無深謀，就令出此強牽引河灌大梁，而魏破智伯引汾灌晉陽而趙不破，成敗亦尙有數存焉。若在在如此過慮，則畏首畏尾，天下殆無可辦之事矣。地險當設一條閣下前言由息縣至漢水之濱，經營此三百里之地，查該處東西四百餘里，憑淮以守，阻山以守，皆須有勁旅，乃足遏之。果有此項勁旅，則可以迎勦，可以跟追，何必守此極寬極散之險。後段言自朱仙鎮下至周家口，憑河戍守。

信賊全歸頰水以西。查劉省三前來徐州，即力陳扼守沙河之說，使賊不得東竄，與尊指略同。並稱袁小午亦主此說。鄙意開河蓄

水，費財甚鉅，難以成功。梁武帝築石堰，即是前車之鑒。敝處園

安慶時，曾築堰堵縱陽河不久，亦即潰決。運河開壩，每埦動費數

萬金，高須節節置閘，時時啓閉，乃能行船。若置閘太稀，則下游業

已漫溢，而上游尚自枯渴。豈有周家口僅築一堰，即可蓄水使滿，

至朱仙鎮之理。周口以上河雖淺窄，然汝穎賈魯等河皆係經流，

較之捲陽運河其工程之難，不啻十倍。鄙意此事用力多而裨益

少，恐略陳拙見，俟過歸德時，再約閣下同至周家口詳細察勘，斟

酌定議。第三條言民寨可用，關係極大。豫中巨患在於兵民相仇，其初在兵之擾民，作踐太久，其後在民之怨兵，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而後有善機。有善機而後民寨可用。民寨與官兵通為一氣，而後可以辦賊。敝處行軍向以禁止騷擾為主，惟所部太多，相距太遠，亦不免有擾民之事。聞此次入豫諸軍，劉軍最好，周軍次之，張鍾樹字一軍已為民所疾視。色副都統馬隊則騷擾頗甚，不知閣下所聞亦相同否。即日李幼泉全軍萬人又將赴豫，國藩當備發告示，聯絡民寨，敬求閣下代為出示，言敝部如有擾民，准民寨赴鄙人前控告，輕則賠錢，重則正法。總須將一信字做出，庶幾挽回民心。第四條外圍可築，第六條地圖宜求。接到宋與閣下相見，再行分別出示。下札第五條，務從宜宥，殊不易辦。昔年曾聞切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鄉團搶奪銀錢衣物，致各賊

不敢逃出，亦由無食無衣之民太多，混身賊中，聊為偷生，旦夕之計。故從古流賊難滅，非他故也。家無生業，而時民時賊者多也。

復陳小浦廣文

湘局一批中云：『如有事故，不願續運，准由局另招商補運。』是去來仍聽商便，不失票法之範圍。而與鄙人寓綱法於票鹽之中，物色真正殷商，維持護惜之意，亦相脗合。惟凡辦大事，可守者法也，可通者情也。鹽務亦然。物色殷商，暗中保護，儼若以綱商相待，百家中不過數家，以情相聯，絕不形諸筆墨，則其道固活而可久。若凡售一號之引，均令續認一號之引，是普律以綱商相待，必多不能應者。以法相繩，業已見諸公牘，則其道窒礙而難通。昨接湘局詳稱：『今年夏綱挨掣領運，明年夏綱再遵此批，令已認之販循環給運，不復再招新商。』等語，不知准駁如何。鹽棧山官經理，積弊一空，而臺章彈劾何商，牽涉及此，令人灰心。本來堅白不患磷緇，可勿介懷。惟外間頗商言利日微，成本增加，究竟自去歲五月後，成本果稍增否，便祈示及。敝處近狀平善，劉省三一軍年內已報起程，進兵援鄂，李幼泉一軍燈節後亦扶赴周口。鄙人先至濟寧一行，再從曹竟歸陳，進駐周家口，調度一切。

復程敬之太守

倉棧工竣東西塢河年內已否一律告成，鄙意此等工程不可吝惜資費，稍涉草減，沿江須築大隄一道，俾江水永不得溢入新河之內。隄身宜高宜寬，釘以巨木之樁，廂以料築之埽，仿照黃

河要工做法。東西兩塢，宜深宜廣，竟與小湖相似。即以塢中取出之土，爲隄上壓掃之土。隄之西頭略出，東頭略縮。桃水使趨南，則下游更好泊船。新河太淺，尤須大加修濬。雨生擬於舊河影，另開一段，想亦極有關係。雨生思銳而力果，閣下諸事與之熟商，必可精力彌滿，相與有成。中路月銷四、五十票，緣江船不入內河，無從夾私，自係改道之效。冬令暑短，每日尚能過鹽二十餘引，塢河成後，春水方生，過鹽想必更多。存記下綱，較之隨意增額，則尚無大害。惟賣票一層，商本暗增，應行嚴禁。北鹽南運，照南鹽料，則扣繳錢糧關稅，內河濬捐各款，自是正辦。盈餘之銀，祇有此數，明者一望而知，止謗不辯，何恤浮言？步步踏實做去而已。此間近狀平善，鄂中叛卒悍捻聯爲一氣，上下游同時喫緊。已派劉軍由光固馳援黃州，李軍由徐郡拔赴周口，冀收夾擊之效。鄙人先至濟甯，再從曹克歸陳進駐周口，知念附告。

### 復劉省三軍門

國藩初九日自徐啓行，十三日滕縣。途次接到來牘，知廿七日剿賊獲勝，廿八日克復黃陂縣城。鄂中來信亦稱逆踞黃陂，楚軍雖迭有擒斬，究未大挫兇鋒。貴軍初至，立拔堅城，遐邇聞知，歡聲雷動。各等語。嘉慰曷已。該逆由黃陂敗竄新洲，即分股由上巴河中關驛等處東走，均向六霍貴軍擬取道麻城追勦，並就近函商王鎮開軍，由二郎河進保舒桐，所籌悉爲妥協。惟擒賊供稱該逆欲竄山東，閣下密商欲俟賊過運河，即將開河長溝韓莊一帶

堵往，不令回竄，驅賊海隅，兩月可平。此則未免意廣才疏之弊。閣下所謂徧閱形勢者，自因慮該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大海，西有運河，意欲逼賊聚此局促之區而殲之耳。而不知此一區者，中間綿亘二千里，地面極寬，安得許多勁旅，處處布置，節節堵截？山東則濟泰武兗沂濟登萊青九府州，江蘇則徐海淮揚通五府州，皆在此中，並係膏腴之區。從前費盡氣力，保全完善，實不容易。若此次任聽賊渡運河，不急遏截，使完善之地，竟遭蹂躪，不特朝廷必加督責，山東江蘇之官民必多怨詈，卽我軍餉源所出，先有涸竭之虞。該逆益得肆意擄掠，盜糧充足，剿滅更難。不若仍以皖豫荒瘠之處，委之於賊，力扼長溝等要隘，使該逆不則渡運，以保海濱十四府州。若慮師老力疲，現令劉壽喞張田峻二軍爲一支，鮑春霆遵旨移師楚豫之交爲一支，九舍弟調撫湖北，挑選舊部，帶赴鄂中爲一支，劉仲良與周氏昆仲爲一支，合之幼泉與貴軍共爲六支游擊之師，其駐防之兵，除淮徐濟甯周口四鎮外，擬再加襄陽三河尖兩鎮六鎮，則多屯糧藥，六游則專講追逐。若一戰之後，卽能追逐二三百里，則六游分追，梭織不斷，此賊終有窮時。若一戰之後，並不能追逐數十里，則雖在海濱，此賊永無滅時。顯閣下力求追逐之妙，無求神速之效。切囑切囑，張總愚一股，由西達正汝，折竄舞陽，幼泉一軍初六由太康拔至距西華縣八十里，派松字忠樸十營進紮西華，自帶親兵桂字七營馬隊四營進駐周口。國藩明日自滕縣前進，山鄒竟以達濟甯，十八九約可抵濟矣。

復李幼泉副郎

十七日曲阜途次，接十一日手書，知台旆由周口回陳，月望前後拔營西去，擬駐襄鄆，在尊意以開許兩屬無兵，恐賊由西而北，乘虛竄入許州，四達之衝，不便游擊。襄鄆之間，則既便於兗，則南汝一路，又可就沙河轉運，故爲此議。惟張逆本欲東竄，現雖折回舞陽，其欲東之志，殆未遽忘。貴軍若至汝寧襄鄆，均嫌西行太遠，恐賊驚越而東，反成尾追之勢矣。不知仍在西華周家口等處，乃得要擊之勢。任賴各股自黃陂敗後，已竄至光固境內，或皖或齊，趨嚮雖尚未定，而皖瘠齊肥，似東竄之計居多。尊函謂任賴有劉軍綴之，張逆有豫軍綴之，鄙意劉軍尾追必緩，去賊尙遠，豫軍力不能扼賊，閣下既慮賊折而北趨，是東路斷不可太空也。劉仲良一軍少荃，已令其駐於宿遷，以顧東路，暫不移駐許州。國藩即函致仲良，請其輕騎赴周家口會晤，面商一切，該軍則留於宿遷不動。劉壽卿等亦仍留於湖團徐州等處，皆係注重東路之意。但使賊不能犯齊蘇兩省之境，則不能成流寇之症，乃可漸有歸宿。周口北岸關廟近市，不如西北寨，內省三舊營爲佳。鄙意即住於覃溪公所，護軍則於劉克仁處派撥，不必酌留貴部矣。

復李眉生觀察

此聞水套已無賊蹤。任牛於廿一日南竄，張賴繼之。蓋輜重先行，而以悍戰斷後也。廿三日，劉軍追及於龍塘，大獲勝仗。廿五日，周軍追及於城武，一小勝。廿七日，在荷澤之侯家集，苦戰竟

日，幸而以少勝多。聞前股已過碭山，後股亦將盡出東境。已飭劉壽卿朱星樞等軍即日回徐。徐郡既已修圩挖濠，其站牆守壕等事，藉張李三鎮自有把握，閣下儘可從容鎮靜，料簡各務不必過於焦急。催取山東車輛另贖批簽，松桂餉銀，暫留徐臺，即囑幼泉派弁領取，毋庸解至濟寧。閣下商撥之款，可暨山徐臺借用五千兩，仍具公牘，候批存案，徹處所設徐臺，與徐軍需局務截然兩事，不可混而爲一。尊處餉絀，宜一一稟商李劉兩院，悉心籌畫，徹處偶一借撥，斷難視爲常款。去歲振軒稟請在淮北鹽務撥銀，國藩咨商李宮保，不記曾撥過幾次，可一詳查，再懇少帥也。

復劉省三軍門

貴軍自黃陂追賊入東，轉戰數千里，士卒疲乏，猶復極力跟追，暫不休息，可敬！可敬！初二日，有一調度咨行各處。劉仲良與楊少銘合作游兵，游壽卿與張田峻合作游兵，皆可達響。惟仲良須留兵守徐郡，少銘須留兵守宿遷，及八開留者太多，則征者太少。若貴軍五六等月不回周口，就近在徐州歇息，並顧宿遷八開，則劉周等部全作游兵，其力更厚。是否可行，祈裁復。張牛竄向碭山，欲往青口，取辦竹矛，頃聞盤於豐單之間，其意似欲回竄鄆。貴軍已至單縣之黃岡，想日內必有戰事。任逆久有竄雒河之說，頃聞初一日至雙溝，初三日撲近八開，亦似志在清口也。防守賈魯河之策，尊意以爲難辦。一則周口至朱仙鎮三百里，朱仙鎮至黃河尚有百里，工程浩大，一則東守運河，西守沙河，及賈魯河，兵分

力單，所議誠爲切實。鄙意工程一層，開賈魯河本出商民之意，上年估價四萬金，鹽商願捐二萬，藩庫各此二萬，故未辦成。聞僅六十里，難開，餘皆易辦。朱仙鎮至黃河太遠，改由中牟至黃河僅三十里，濠工尚不甚難。兵力一層，西守賈魯，沙河，東守運河，佔兵誠屬太多。若賊已全竄西南，則移守運之兵，合守賈魯、沙河，亦正與去冬尊策相合。僕所酌改者，在周家口以上，沙河無止境，賈魯則以黃河爲止境。至於遏賊於沙河以西，與遏賊於沙河以東，擇善而從，僕斷不執成見也。此策創自閣下，尚祈再三審度見示。口馬實難購辦，喇嘛廟張家口兩處青草發時，亦僅可購一二千匹，已不敷用。此一二千匹，沿途又不能全無倒斃之患，此事殊無善法。而召募馬勇，遴選騎將，種種爲難，來函均已洞悉。多將軍馬隊最強，聞其在秦辦回，因我馬不敵賊馬，全數改用步兵。英雄舉事，變化無方，閣下智略過人，望思所以變化之法。一軍得訣，則各軍皆可效矣。

### 復劉省三軍門

頃接台函，敬悉追賊來東，已至單縣。頃接各路稟報：十一日該逆竄至城武縣之九女寨，十二日圍曹縣城，十三日竄冉壩集，十五日尙在曹定交界一帶。幼荃於十四日擬拔至城武，度必有手函與閣下會商一切。貴軍與老湘營已至何處？日內有戰事否？幼荃兩軍皆未與各逆久戰，似不足以制捻賊。若未出山東境，應請貴軍暫緩休息。如東境果已肅清，則或周口或徐郡聽閣下擇

地息兵可也。曹單兩處，均發千金買糧，貴軍曾經取用否？餉銀又有續至者否？遏賊於沙河賈魯河西南，卽以尊議爲定，不復更改。平原追賊，步不如騎，閣下以爲萬不可少，自是確論。惟口馬不能時至，騎將亦復難求，不得已，仍募徐州一帶之勇，連人帶馬姑爲練習，以觀其是否有濟。海輪海柯已招兩營，幼泉仲良又將續招。如別有便宜之法，亦祈熟籌詳示。龍岡集捷報，早已批答。初七日奏摺，並諭旨，亦經咨達矣。

### 復劉仲良學士

任賴李允等逆，已由睢寧竄至泗州，擾及靈璧。目下清江防務稍鬆，惟無大支游擊之師。泗靈睢銅等處之麥，盡被該逆搶割，又將逼飢民以從賊，不得已，調開營援剿泗靈，俟奇營到浦，閣下亦可會同動軍游擊泗靈一帶。宿遷有奇字七營填紮，徐州有張蕭七營防守，貴部與勳營僅留數營扼守八關，此外可拔行者，計尙在十六營以外，足稱大支游兵。貴部不趁此時新發於礪，大加閱歷，何日乃有接戰之時？敵處當作函與少泉宮保力陳之，請閣下亦力爭之。慷慨自任，擔承一路。古來英傑非有一種剛強之氣，萬不能成大事也。購辦口馬，敵處卽爲分別奏咨，惟一時不能辦到，祇好先募徐州一帶之勇，連人帶馬，姑爲練習，以觀其是否有濟。楊鎮欲添馬隊，請囑其暫緩具稟。蓋口馬既苦難購，募自帶私馬之勇，又恐其全不可靠。須俟幼泉與曾處試募，辦有頭緒，他人乃可照樣續辦。敵處仍當商之少泉，問餉事有著否，如其無著，則

當改步爲馬耳。張牛二程等逆一股，十一日由單縣竄城武，十二日圍曹縣城。十三日竄再圍集，十五日復撲曹城。幼泉與劉壽卿會擊，立解城圍。十六日又在曹邑西南會剿獲勝。該逆敗走，復爲鎭軍所敗。十七日竄單縣西鄉，十八日賊騎直逼單城隄外。省三等軍計已跟蹤追擊，賊計詭悍，似未能忘情於曹鄆，覬犯運河。國藩此次察看河防，有布置數條，業經咨達冰案。十四、十五日由東平至泰安，十六日登岱，十九日回至濟寧，自襄辦命下日起一切大調度，切隨時咨明尊處。此後凡諭旨奏稿均當抄咨一分。開挖賈魯河尚未能動工，省三議過賊於沙河賈魯河之西南，應如所議辦理。

## 復李子和中丞

國藩辦捻經年，愧乏成效。此次自徐來濟，本擬閱視黃運河防，卽由曹宋赴豫，乃甫抵濟寧而捻衆東趨，張逆一股先至梁山一帶，任賴牛桂諸逆踵竄曹鄆之交，合併窺運。先經潘李兩軍與張股接戰四次，互有勝負。後經劉周等軍追至經甫接仗，羣捻卽分起南竄。任賴先行遠颺，由碭斜趨宿邳爲運河防軍所扼，轉由銅睢竄至泗靈，已咨劉學士並飭王楊兩鎮分道游擊。其張牛等股三月之季，經劉周兩軍破之於鉅野城武，出東境後復由歸德折回曹單，連撲曹縣城圩，又爲劉李及老湘劉軍所取。現尚徘徊於曹單之間，若不得逞於東，仍恐西走犯豫。中平原曠野，無險可扼，我軍步多騎少，該逆萬馬風馳，剽疾異常。外間獻策欲蹙

賊於沙河之西南，鄙意先開賈魯河，下接沙河，上挖長濠，以爲界限。冀阻流寇。曾兩商張子青河帥，頃接渠覆書，工鉅地遠，勢未可行。此外尚有何處可設地險，參以人力，略資扼堵，求閣下廣諮熟籌，詳示爲感。承以豫省兵疲將惰，餉納民窮，殷殷垂詢挽救之道。具見懷抱謙沖，憂深慮遠，國藩智識短淺，何敢越俎代謀。然仰蒙下問，懇拳不敢不略陳一二。竊謂豫中巨患，在於官民相仇，必須先求吏治，以收拾民心。罷捐扣廉俸，賠補官虧之弊政，使自愛之吏，有以養其廉，不致苟且趨污，以虐取於百姓。官民乃可聯爲一氣。其次則在於兵民相仇。兵之擾民，作踐太久，民之怨兵，遂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吾輩從中導迎善氣，兵民乃可聯爲一氣。聞豫勇日食銀一錢，馬日食草料銀五分，口糧太少，將領之公費，夫價爲數亦復無幾，日用不敷，此騷擾之所由生，卽疲弱之所由致。似須酌量增加俸衣食有資，而後可責以不擾民。圩兵不擾民，而後可責民圩之不抗官長，完納丁賦。閩丹帥在山東州縣之養廉坐支，皆得領取實銀，而於正賦則催征甚嚴，每年收至二百餘萬。河南若禁兵勇之騷擾，使民無所藉口，豁州縣之攤捐，使官不圖中飽，認真催科，正賦當不減於山東。餉項日裕，則尊處之兵可強，兵民相安，則敝處行軍亦不至閉門絕市，處處棘手。鸞燕之論，不知當否，聊達盛意。

## 復李眉生觀察

擒匪楊洋老湘營廿六日，曾否見仗？仲良廿八日自宿遷拔



營由睢寧雙溝一帶進兵，當可與張逆相遇。任賴股匪聞已擾及永城，周海齡廿四日接仗獲勝，不知蕭縣尚有餘孽否？幼泉未擬由單縣拔赴歸德，以備任賴一股因省三不能來濟，接琴軒之防。已令幼泉移軍濟寧，替出琴軍作爲游兵。即令省軍駐徐，替出張李等營，會合台湘營游擊一路。俾久勞之軍少得休息，思戰之將亦得自效。兩有裨益。尊函謂攔頭迎擊，須令防軍出戰，兼可禁賊打糧，此論是也。惟軍事調度，必閱歷而後知其艱難。如徐濟臨淮周口四鎮，平日無事之時，孰肯以一萬八千之衆屯宿該處？故僅留三、四千人駐防四鎮，而以近萬大支之兵游擊他處。此自去夏經營直至今正始辦成此局者也。乃省三往返六千餘里，幼泉往返三千餘里，雖間有勝仗，而未能大挫賊鋒。而四鎮兵單，亦未能迎頭痛勦。固由事之不如人意，亦以地廣賊衆，難於奏功耳。今令省三休息兩月，騰出劉張劉楊兩支游兵，令幼泉休息兩月，騰出琴軒一支游兵。此外又有盛營、開營、雲營三支游兵，皆可與賊縱橫角逐，而利鈍亦尚無把握。若如來書所言，則是平旦計紙上一策，必可件件辦到，恐古來無此容易之軍事。至於兵力不厚，偶出小隊打賊，不過弱其邊馬，追其牌尾，古人謂之浪戰。近日謂之出零隊打油仗。河南等處用兵，專尚此種，鄙人每禁止之。若各統領志在滅賊，則出隊之或多或少，或晝或夜，原無定態。若主帥專責人以勤於出隊，則流弊孔多，不如聽之之爲愈也。徐台存銀不多，已札濟寧解去五萬，明日成行。幕客勤於節後坐船回徐，駐軍雲

龍山過夏，較爲清曠，尚未定計。

復劉仲良稟使

張逆繞睢城，竄至埇子鎮、洋河集一帶，邊馬至小楊莊、劉鎮之隊，尚未到宿。貴軍拔營微嫌其速，在埇鎮僅獲尾賊數名。該逆果竄攻成子河否？漕帥所派防兵，恐不可恃。閣下宜通籌全局，先守運河，再圖游擊。據劉省三及徐防諸軍報稱：張逆業已竄至泗州，探報之言自不足據。如果賊至泗州，開營扼截於前，貴營緊蹙於後，或可收夾擊之效。貴軍士氣方新，銳意追勦，固屬可敬。但諸將并未與捻交戰，初次接仗，務須穩慎爲要。捻黨長處在馬隊，四面包圍，倖敗復進，步隊冒猛，須預防之。任賴股匪竄過永城，聞商邱、虞城、曹縣邊境皆有賊蹤，總不能忘情於東。蘇兩運河我輩眼光亦宜時顧。定運河、海船一軍，不知追抵何處？曾與之通信否？

復李幼泉副郎

接初二日惠書，知日內拔隊探剿歸徐之賊，不遽來濟。換防游擊一月，再擇屯紮之地。或豫或蘇，酌就薪糧。在尊意以豫蘇入地較熟，不比山東州縣之掣肘。鄙意貴軍辛苦已久，車馱太少，目下麥秋農忙，鄉民之車視如至寶，強雇一輛，難於登天。強拉則怨聲載道，閣下正值心緒鬱鬱之時，又因辦車添出許多煩惱，諸將亦滿目荆棘，必難圖功。琴軒急欲出爲游擊之師，未便再緩至一月之久。望閣下仍照前檄，速日拔營來濟，如慮山東掣肘，請酌留

四千人防守濟甯長溝，而自帶五千人駐紮韓莊，住於銅山地面。下游直守台莊，止防齊蘇之運河三百餘里。雖在休息之際，尚有功於全局，免致鄙人時時懸念運河，即令兒少荃亦可放心。駐守蘇境，兼顧齊境，州縣亦不敢侮慢。仲良拔營至埠子鎮，一帶有信心。來言銳意追剿，固屬可敬，但該軍初次與捻相角，殊覺可慮。閣下若能至韓莊，騰出楊少銘與仲良同進，則鄙人尤放心矣。閣下於夏間休息之時，竭力購辦大車、駝、驢等物，辦齊後，不須州縣逐站換車，秋間再出為游擊之兵，則不復慳氣也。特再詳細奉商，務望照辦。台從先帶數營來濟，餘可徐來。昌期省三，振軒均在此間，若五日以內抵此，尚可會晤。

復周綱雲侍御

江南人文淵藪，夙多樸學之士。亂離以後，流風遂沫。自曾經鍾山兩開講堂，始有絃歌之聲。今又復啓惜陰精舍，專試經古賢者振興而教育之，自可月異而歲不同。唐時試士，分別大中小經，任人占習一經，或二三經。即史記前後漢三國志說文等書，或專科試之，或兼試之。是以唐時得士最盛。鄙意惜陰諸生，亦可令其占習專經，又於經外擇史、漢、三國通鑑說文、文選等書，令以治經之法治之。每人專習一書，似於前世試士及於我朝房官分經之例，均相符合。而於借陰立法之本意，亦不相違。聞閣下與小湖兄課士，固極精勤，自課尤不少懈。鄙人志業荒淺，而所處之位，所值之時，與有提倡之責。特進芻蕘，以備採擇。方今盜賊縱橫，竭天下

謀臣武夫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勝負，而迄未有定。及其既定，則又盡成強弩之末，而拊吾背者，方且持短長以尋干戈，有不堪設想之處。此則求三年之艾，又不僅在八比八韻之中。樹十年之木，要不出於九經廿三史之外耳。國藩剿捻經年，略無成效。羣兇股分而勢合，併力竄擾淮徐，百計求渡運河以東。我軍亦注重齊蘇力遏東渡。總因馬隊太少，賊騎過多，愈擊愈悍，日集日眾。窮民圩破，從之如歸。久成流寇之症，為患方長。鄙人精力日頹，恐不足此一段。中夜以思，焦灼何極！

復閣丹初中丞

隄牆不用土，輒北岸濱河民圩，或輒或木，其堞台堞口，則概用輒。并派查牆隄行礮如旁，不任草率，精密切實，全以為備。聞黃林莊以下隄牆，不如貴治遠甚。弟宿遷桃源查閱一次，張逆尚在碭山，銳意思渡運東，猶誓者不忘。視破者不忘步，黃林莊以下，前水勢頗深，防務尚有把握。霜降以後，殊為可慮。弟意戰既不足，不得不竭力堵守，保得運東一段，亦得寸則寸之道也。任賴李允一股，由宿靈南竄，初八已至懷遠，勢將渡濶，似不至再回曹縣。任張本不和耳，幼泉已來濟接防，琴軒十五日拔行。當可規避。聞東直分防范縣豆腐店一議，尚未出奏。蔭渠兩次函詢，并鈔咨摺稿見示。傳軍門現駐張秋，俟稟有贖來，再行具奏。敝宗宗田事及京控案，望速飭查明見示。大考等第單收到，題目鈔呈一覽。

復劉開生太守

四月廿八接到惠書，伏審台務多暇，精治經史，日有課程。以淹雅之通才，復加以學力，常州本君子之邦，閣下又碩儒之後。十二年前，即聞英年令望，博覽羣書，久已欽遲德音，期之國器，遇以兵戈轉徙，生事日艱，造欲捐棄一切，飯心三乘，國藩竊恐其因境遇而墮素志，外愧鄉閭之先達，內慚鄉長之家聲，而在已亦終無自立之道。是以實言奉勸，來示翻然易慮，十駕并驅，充其所詣，詎有滯量，每日經史三卷，似嫌太多，人事不無牽掣，恆德不貴，始深。古文一道，國藩好之而不能爲之，然謂西漢與韓公獨得雄直之氣，則與平生微尚相合，願從此致力不倦而已。四月初，國藩會閱黃運兩河事畢，北入泰安，發岱一游，旋即回濟，諸叨平善，惟捻氛日熾，愈擊愈悍，蹤蹟飄忽，驟常往來於齊蘇皖豫之交，縱橫奔突，我軍騎少步多，迄未能制賊死命，殊深憂灼，目下中外之患，洋務最鉅，其次則中原之捻，其次則甘肅之回，而捻匪蹂躪腹地，尤爲切近之災，剽悍亦遠過於回匪，鄙人衰憊，殆不能了此一段，桐城吳學甫舍人頃來此，開留在幕中讀書，暫不以公事相付，令弟中孫節開由河南回營，知念附告。

### 復劉省三軍門

任賴一股已由懷遠渡過渦河，擾及下蔡。英西林報：十七日平阿山之賊，業已竄動，有由三河尖竄光固之說。海船十七日由白龍廟渡渦，追剿牛逆，獲一勝仗，殲殺步賊頗多，馬賊逸去，有將仍與張逆合股之說。又聞張逆在睢州寧陵之間，琴軒壽聯出賤。

十九日俱抵虞城，探蹤追剿。合此數說，似任柱意在光固，張逆尚不能遽至六安，而喬中丞十六日信，則言宿州已見賊蹤，恐是張逆股匪。曾函言張逆圖竄六安，殆非無因。尊意貴軍暫不休息，急援六安，私則情殷桑梓，公則力顧大局，不自暇逸，可敬之至。惟徐州接防之兵，約須五營，目下實無可調，各軍均已遵檄遠去，萬難調回。僅有勦軍八營，日內尚在徐州附近，敵處已去兩檄，四批令其與仲良合軍游擊，亦不便再行更改。所幸鮑春霆一軍，國藩於四請廿五日，檄令由麻城進兵光固，稟於五月初七日接到，計此時已將抵麻城，茲復飛檄霆軍，探明賊蹤，先保六安，後顧光固。霆軍由麻城抵六，較之銘軍由徐州赴六，道路較近，而聲威則兩軍相等，當可紓閣下桑梓之憂。貴部辛勞太久，業經許以休息兩月，今六安之信未確，又令冒暑遠征，俾僕失信於貴部之勇夫，亦不相宜。統俟兩月之後，再行相機進止。

### 復邵子進

英年讀書，溫經爲上，讀史次之，時文又次之。六經義精詞約，非潛心玩味，本難領其旨趣。然熟讀詩經，自足使入之情韻日深，熟讀左傳，自足使入之筆力日健，熟讀禮記，曲禮內則，少儀諸篇，自足使入之威儀動作，皆有範圍。熟讀樂記，學記，祭義，自足使入之心思識趣，實有把握。時文爲應試之階，高低俱不合用。近時如仁在堂稿，最爲適中。李次尚小題，正鵠，卽由是選出，但將此二編誦習，大小試無不相宜。仁在堂所選試帖，律賦，亦佳，其持論亦極。

深細！即此揣摩已足，緣舉業貴精不貴多也。若成名以後，又當進而求之。史漢百家，古文古詩，自未可存自畫之見。楷書最有關係，唐時專設一科，鄙人雖在軍中，嘗教人習字。大則徑寸，小則蠅頭，每日以二百字為程，久之自有進境。閣下既獲明師，又與慕徐松生互相切磋，必能相與有成。尊公慕誌業已讓就，並曾摺書寄金陵一次，因須添一二字，又經索回稍暇，再為端書發刻。

復李子和中丞

閣下甫蒞中州，席不暇暖，即出視師。東事初定，轉而西征，未免過勞。擬請旋節汴垣，居中調度，并可整頓吏治，以慰輿情。許州之行，似可中止。以賊勢言之，目下羣兇西趨，應乘勢蹙之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賊難避，或滅彼之長，藏我之短。弟前議防守沙河，賈魯河，久無定論，因思築室道謀，三年不成，不如趁此兵力尚厚，早為決策。頃已檄劉軍門暨潘軍張軍防守沙河，俟任賴渡沙河，周軍亦會同防河南汝光黃六安，游兵則有鮑軍及劉楊劉張王等，與之縱橫角逐，尚敷勦辦。請飭貴部仿照東省防守運河之法，專駐朱仙鎮至黃河南岸，一概作為守兵。挖濬設防，不必遠剿，均經另贖咨商。是否有當，伏希卓裁。以豫兵而僅防此七八十里，難免外間浮議。弟當切實具奏，言出自鄙人之意。豫兵所分之汎地，段雖短，防守極難，但求將來可遏流寇，不必目下多一追兵。官紳有識者，亦必諒弟與閣下之心。河南紳民疾視官長，隔閡已久，弟軍所過之處，圩寨閉關絕市，於兵事實有關係。前據紳士王

檢心等稟請昭雪冤獄，開單前來。批令俟鄙人入豫與閣下商辦，以慰其意。近高樹彬等又有一稟，弟亦批令到豫商酌平反。因思待弟入豫而後查辦，則惠歸鄙人，不如弟未入豫而先查辦，則惠歸閣下。茲將原稟鈔呈台覽。俟月初另具公牘，即祈飭司次第申理。遂案平反，冀以迎善氣而挽民心，是所企禱。蒯士鄉觀察奉檄馳往商城，辦理鮑軍糧台，具見不分畛域，感荷靡涯。惟該軍零碎事件極多，既在襄陽設立糧台，仍由湖北派員支應為妥。蒯道暫令經理該軍車輛，俟弟入境熟商飭遵。

復趙惠甫司馬

吳門忠義局自當躋諸祭酒之列，何僅參預筆墨之席，豈不欲以委員自居，抑別有窒礙邪？所纂傳記多出何人之手，彼中山長馮林一固屬通儒宿望，即俞蔭甫之經術文章，亦當世所罕覩。是否常與酬接，方今雅道陵遲，人物渺然，二三志學君子落落相望。莊生所謂「聞足音而堪喜」者也。藩今春自徐州赴豫，行抵濟甯，適置羣寇東趨，未與西邁。小住此間，派兵防剿。至四月初，賊悉南竄，東防稍鬆，遂閱黃運兩河，便道登岱，恩恩旋濟。維時賊蹤猶往來於曹徐汴泗毫宋之間，我軍雖屢戰獲勝，究未大挫。凶鋒至五月底，賊由皖豫先後西竄，前股已渡沙河，後股亦將踵渡。鄙意乘勢蹙之於西南山多之處，藉沙河賈魯河之險，分段防守。過賊使不得東，未知能否辦成。鄙人於十五日親赴排宿查看沿運隄牆，即由洪澤進駐周口，就近調度。九舍弟到鄂後，招集舊部

萬二千人如賊窺鄂邊，尙覺不敷防禦。賤兄弟奈竊時榮，常虞顛蹶，乃蒙張往事，夸示山澤中人，康成箋詩稱引時諺，有所謂道我則墮者，其信然邪？

### 復吳仲宣漕帥

國藩此次自濟登舟，沿途風逆水大，二十五日始抵宿遷登岸。小住數日，仍坐原船前進。俟到楊莊，再換湖船，由洪澤臨淮以達周口。陸路積淤數尺，不由桃源登陸矣。天氣酷熱，本不敢遠勞，而提轡一概淹塌，亦無可會查之處。統俟楊莊相會，一營鄙忱，惟弟豐駐極樂庵，本爲避暑起見，不過消停三日，曾囑色令稟明會處。乃本日接閣中丞咨，任賴股匪仍由扶溝柘柘折回山東，將至曹縣，弟似應似駐徐州，而赴徐陸路被淹，祇得在宿遷多住三四日，探聽任賴確信，再定進止。淮河淤塞，冬春阻淺，夏秋汎溢，曾意於上年所挑黃河加深數尺，并濬引河，導湖出壩，俾高甘隄防不至十分喫重，隨艘出湖不須起旱盤剝，而淮瀆可以漸復故道，實屬一舉數善，鹽捐事宜想已函商少泉辦理矣。

### 復閣月初中丞

弟自十五日別後，水大風逆，舟行濡滯。二十五日，歸抵宿遷，沿途查看隄腳，自韓莊自台莊兩岸頗高，惜土皆砂質，未能堅實。自黃林莊以下，隄身或露一、二尺，或露數寸，或全被淹沒，隄岸悉成洪湖。茫茫巨浸，水退後必須一律重修。前在濟甯與閣下約定，中依節節，令幼泉一軍赴周口以上，接辦沙河之防，騰出琴軒所

部於九月初旬回濟，業已函告琴幼兩君。濟甯長溝之防，琴軍到後，自可接替。惟韓莊八閘，敵處與少泉兄弟再三籌商，幼部八營帶赴豫中，此外無兵可派接防。擬請閣下添招數營，令王正起帶八營，接守韓莊八閘，該將似可勝此重任。弟知東省餉項，祇有此數，今添募新營，應共費銀若干，應動何款，或減何處之協餉，或徵減京餉，均請閣下酌度詳細見復。山國藩先行具奏，曾處隨後奏明，以歸畫一。自黃林莊以下，淮地太長，尙須添派淮勇，以照吳漕帥之防，乃爲周密。弟在宿遷，本擬即日南下，今日接到大咨，知任賴回竄山東，已至曹縣，姑在此停駐二三日，俟得確信，再定進止。

### 覆劉仲良復辦

六月兩次復函，已否遞到？頃接十五日惠書，貴軍俱在蒙城阻水，至爲系念。初四有一牘，言扼守沙河之事，何以十五尙未見到琴軒初五來信，言任賴竄至新砦，距周口四十餘里。琴軍與劉張湘軍自沙河南岸北渡迎勦。該逆亦因水大不得渡沙河，而南竄至扶溝柘柘一帶。十八夜攻破柘州之馬頭寨。二十日山東曹縣已見賊蹤，與敵處防守沙河之計，又相左矣。國藩十五日自濟啓程，沿途水大風逆，舟行濡滯。二十五日歸抵宿遷，本擬即日南下，二十七日接山東來咨，任賴折回東境，故在宿遷多住三四日，以候任賴確信。初一日，接河南咨，請派兵援救睢州，始檄銘鼎盛三軍專辦沙河東北之賊，而閣下與湘霆王楊仍辦沙河西南之賊，另贖奉達。兵事方熾，重以水災饑民數萬，窮而無歸，勦辦撫卹

兩俱棘手，焦灼何極！

德李幼泉副郎

葉論自經挫敗，盡數西趨。銘鼎樹三軍及添派之盛軍，現已分辦防河。仲良少銘兩軍亦經省三邀約，幫同修防。曾處想皆有聞矣。現在任賴股匪據汝陽，七月三十日報在葉縣舞陽等處。張牛游弋鄧州，宋鎮被該逆圍困。劉張等湘軍於十三日馳赴應援，尚未續聞戰狀。來函汴城左右，該逆熟徑豫軍全力扼守，庶免疏失，誠為要論。今宋軍既被圍，鄧州馬軍又跟追任賴，不知豫中調度以何軍守宋仙鎮以北，汴垣以北，似尚未遵分汛之約，恐下游堅堵，而豫防仍不免鬆懈。南為北羅，殊可焦慮。尊諭又謂河西諸軍可駐計休息，所見亦是。但汴中不肯分汛防河，即駐計仍屬無益。且劉楊在周口，劉張赴登州，此間別無一支可以往許。鄙人到周口時，仍當商豫帥調回各軍，力保汛地，庶防河之策不成。書餅耳。東省添募之議，丹帥請徹處再減一萬八千之數，鄙人未之允許，而請稟相干。起三營協防八關，尚未接其回信。如賊復東竄，則連防仍十分喫緊，請閣下力任其難。或將台莊二營移防韓莊大泛口，又不足，則調劉士奇之營分防八關。頃歐陽利見添兵二千，宿遷決可無慮。如沙魯河防辦成，不久必調貴部同赴西路，則兵事漸有歸宿耳。

覆李子冊中丞

宋鎮被圍，弟於初四日在亳州接劉張兩鎮七月十三日之

稟言，即率湘軍馳援宋軍之急。弟雖批令速往，而以爲時過久，爲慮。初六日晤李子嗜詢及乃知宋鎮業已力戰出險，并獲大勝，可敬！可慰！張牛東竄，欲與任穎合股，敵處於初八日在陳州接省三信，比即檄調省三琴軒兩軍赴中牟尉氏截勦，扼其東竄之路。發檄已歷六日，尚未接到劉潘回信，不知已見仗否？馬軍門尚未回至汴城之北，省會密邇賊氛，銘鼎兩軍果是資屏蔽否？一過汴東，則平原曠野，我之步兵不敵賊之騎兵，且黃河下游分支太多，處處虞其偷渡。沙賈兩河之防拙而且難，弟所以出此拙計者，實以東北可慮之處太多，不能不遏賊於西南，亦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之意也。任賴一股開尚在許州之石固鋪，仲良及楊鎮二軍十二日至許州，日內當可見仗，能將此二股驅之西竄，則辦法漸可歸於一條鞭。雖汝洛等處亦不患無兵可分矣。朱仙鎮以上河防，浮砂伏水，人力難施，弟亦先有所聞，原疏曾略及之。即朱仙鎮以下，浮沙亦多，日下積水斷不可恃，水涸則沙壅如故。然既欲力保東北，無論如何爲難，總當竭力興辦，統俟此次擊退兩股之後，再行詳議。來書大指，前函已略爲具陳，茲不一一由周口至汴城文書行走，閣下能設法使之二日即到否？

復吳竹莊方伯

軍行皖境，聞道閣下政聲者頗多，喬中丞在懷遠相見，亦稱閣下於公事處處合拍。賀雲舫則謂左右體貼僚屬，無微不至，屬員人人感激，聞之深慰。鄙懷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

出，以是招誘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眾，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如屬吏中有賢能可倚，傑然出羣者，使中尚祈示知一二。茲有同知賀雲舫，自咸豐四年相從，卽覺其篤實可恃，揀發到皖，已逾十餘年，資格較老，徹處委辦五河鹽務，條理亦甚縝密。前商中丞請補以同知缺，何以至今未補？或遇有直隸州缺出，似可借補，務祈留意，無令賢員久淹滯也。此間軍事前因羣賊西趨，力辦沙河、賈魯河之防，今下游工程已就，惟朱仙鎮以上七十里飛砂伏水，人力難施。豫軍承辦尚未就緒。現據函報，張牛一股回竄禹州，任賴一股徘徊許州、長葛等處。兩股均有將合併東竄，再窺山東之勢。已檄銘鼎兩軍由中牟討氏進勦鮑軍，由汝寧進剿兼顧河洛，而以劉張劉楊等四軍輔之。俟此次驅賊西行之後，再當扼河視賊所向，相機堵禦，以符初議。鄙人自卅日蒙城改舟後，至亳登陸，初九日始抵周口。臨淮一病至今未能平復，衰病侵尋，難勝鉅任，昨已具奏請假一月，知注附及。

### 致李子和中丞

頃接省三十五日來信，知保鎮等修汴城以北濠上銘鼎兩軍各助修少許，十一、十二日次第完工，深以爲慰。現在任賴張牛兩股均在許州、禹州等處，并聞邊馬有擾至鄆陵扶溝。羣賊竄併一路，無非尋問伺隙，爲回竄山東之計。賊之長技，全在騎兵，利於平原，而不利于山險。故遊謀終不能忘情於東，若非十分窮蹙，

必不肯輕入陝洛山多鄂皖田多之處。目下賈魯河防，自張市扶溝以下水勢較深，尚屬深闊可恃。惟張市以上直至黃河南岸，處處可慮，急須爲屏蔽東路之計。弟擬一月之內，淮湘豫各軍均令先重防務。昨已批令劉揚劉張四軍扼駐葛洧許鄭一帶，皆不必窮追，另錄咨達冰案。宋鎮一軍轉戰過久，亦宜稍予休息。本擬請曾處調該軍至朱仙鎮以北，因聞祝三與劉壽卿情誼和協，彼此不願分離，其部卒亦互相關愛，自當留此勁旅爲游擊之用，不宜遽調回守濠。但賊若西竄，似亦不必遠追，擬令與劉張等軍同駐葛洧許鄭一帶。其朱仙鎮以北僅有保余二軍，防兵太單，閣下業已添調馬軍，不知應再添蔣軍否？伏候卓裁。俟羣賊西去已遠，河防完固，則不特鮑及劉楊劉張等軍可以游擊西路，卽省三祝三均可馳剿西路。此後疲乏者守河，養銳者游擊，更番休息，士氣常新，剿辦較有把握。頃接宋鎮初五日專弁函報，會合湘軍獲勝一稟，亦批令俟河防辦成，再定行止，另贖咨達左右。聞黃河秋汛不盛，豫省礙船不知已辦若干，均祈示及。

### 復李子和中丞

羣捻於十六夜由蘆花崗毀牆東竄，聞報焦憤無已。得來書知賊已抵東境，并據難民聲稱該逆意欲北竄，已由曾處飛咨直東兩省，并嚴檄師船梭巡河防，當可無虞。查該逆春間爲運防所扼，未得竄擾登萊，竟沂等處，已有誓圖再來之象。此次以全力攻撲運河，當無疑義。劉潘劉楊張等五軍均已先後馳赴東路，并本

在運防之幼泉一軍，合爲六軍，不知足資堵剿否？此間相去太遠，諸軍無人調度，賤體抱病未愈，猝難東移。兼恐大營甫東，賊勢復西，仍苦艱長不及，已疏請少泉暫駐徐州，就近調度。軍務稍鬆，仍回兩江任所。其西路汝洛南陽鄂軍，如可越境會剿，亦可令舍弟移駐南陽，相助爲理。此係因弟病不能移營，爲此權宜之計。而於齊豫亦有益無損。疏稿鈔呈尊覽。敝處前議於沙河設防，外間物議多謂賊真宜於連剿，不宜爲防河之謀。賊勢急欲西竄，不至有東竄之患。并聞都中人士持論亦多如此。閣下爲衆說所動，稍涉遲疑，興丁略緩，人數較單，識者自能諒之。又宋軍馳勦得力，不肯撤調回防，此係出於救民水火之意。業經陳奏在前，尊疏引咎自責，當可邀恩免議。敝處自去秋起派員七起出口買馬，至今無匹馬回營，不特全無良馬，卽爲馬亦嫌太少。專恃數支步隊，斷不能制騎賊。萬不得已，乃出此防河之下策。現雖辦無成效，猶可留爲後圖。賊若復西，當與閣下協力同心，再辦成此策。防河掘濠等事，聊效愚公移山之計，冀收孟明修政之功。區區之見，先以奉商。

復方存之大令

所示各條，祝我良多。駐札之處，周口陳州俱曾入奏，本可移駐陳州。袁小午新居高朗，願讓與鄙人小住。惟既來周口，并未見有危險之象。又定諡防河，不得不就近調度。搜求人才，採納衆議，鄙人亦願留心。惟於廣爲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偽，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陽，卑得鱸意而賢者反

掉頭去矣。閣下若聞果有真賢而敝處疏之，有嘉謨而敝處忽之，不妨直言惠示。至條陳不必駁斥，卽當敬如尊指。蕪齋擬批，亦省卻工夫矣。皖東豫三省災黎滿目，設法賑救，斯爲至要。現在下河缺口，及東省隄工，均經各督撫奏明，以工代賑。敝處手無理財之權，亦不過與人通函而已。諸將之進退機宜，敝處向不遙制。現在淮勇各將，已奏請李宮保暫駐徐州，就近調度。圩寨之保獎奏卹，亦皆有請必應，可紓遠注。左右須添襄助之人，亦嘗留心物色。大約空言泛論者，求之較易，擬奏擬信擬批者，求之較難。卽善書者，亦不易得。徐當切實訪求。鄙人前在臨淮，小病數日，本月初九日到周口，尙未平復。請假一月，在營調理。此間河防下游，早經完工。惟朱仙鎮以上豫汎七十里，十二三日經銘鼎兩軍助修告竣。惟豫中各軍興工較遲，人數太單，竟於十六日被賊攻破，全竄山東。殊堪焦憤！札添書識薪水，想竹莊必能妥辦。

復閣中丞

運河分汎，因久未奉到復函，仍將長溝以南，專責成幼泉，令以全力扼守。并恐韓台莊以下，兵力太薄。又於駐札宿遷之奇字七營中，調三營防台莊大江口等處。業於八月初八日札飭幼泉遵辦。十六日，乃補咨尊處，不知何日接到。羣捻十六夜東竄，十八夜飛咨冰案，亦不知何日接到。想均在賊入東以後矣。頃據函報，賊尙盤旋曹單鄆鉅之交，我軍亦併集曹單。琴軒廿五可至嘉祥，當可巡河而北，專顧運防。幼泉聞十九日至濟甯，計亦與琴軒熟



商一切，全仿春開規模矣。昨接寄諭，知尊處現派王正起、王成謙等攔擊，自係以剿爲防之意。唯兩軍切嫌單薄，而伯尊新集之卒訓練未久，殊爲可慮。閣下精細穩慎，必不輕於一擲。想因運河隄牆十分可恃，故敢舍防而言剿乎？沙河之防未成以前，運防不可一日稍弛。琴劄兩軍，弟必留一軍守長溝濟寧一帶，尊處兵力實覺有餘，則請進守長溝，或南守韓莊台莊，切不可遽作裁兵節餉之議。恐惜小費而誤大事，至懇至要。清摺閱悉，弟於尊處並無不信之言，惟今年蘇省水災餉項大絀，想閣下亦有所聞，故不願更有減少。尙希鑒亮，寄來致中夫一函，卽當附便轉達。逕於湖北奏請回籍省親，由蜀北上，此函未審得達與否？

復季子和中丞

初九日接據稟報，張任賴各酋竄集鉅荷之交，八月廿四、五暨二十八日，東軍三次遮剿，疊有斬獲勝仗。廿九、三十等日，該逆力撲運河之袁口開河等處，東軍竭力堵剿，未能搶渡。銘鼎兩軍於本月初一在梁山連南大獲勝仗，賊復狂奔西竄。該二軍并力緊追，初二至初五等日，在鄆城、荷澤、曹縣、東明迭獲勝仗。該逆在曹境三次整聚來犯，迄不得逞，殺傷逃散甚多，遺棄牲畜器械無算。初七日，潘軍已至蘭儀，初八日，銘軍至睢州，將赴杞縣陳留辦糧，不知能辦許多否？弟現檄鮑軍由南陽至南召魯山遮截賊入汝洛之路，冀驅之入鄂，以收兜擊之效。檄劉松山湘軍赴扶溝以北迎剿。如業已渡沙賈兩河而西，則不必猛追，索性放之入鄂。一

面分派各軍往楚，與鄂師會剿，一面留兵再辦河防事宜。運河修防堅實，既有成績可循，則沙賈兩河下一番苦功，亦必漸有把握。前此會商之際，閣下擬以三千人防汴北，四千人防汴南，弟處再派數營助防朱仙鎮以上，大約足敷堵禦。惟汴北汴南須各有一統將主持，尊意擬派何人，尙祈先爲示知。

復閣中丞

羣賊東竄，意在搶渡運河，尊處防禦嚴密，而常武振字等軍又復渡至西岸，遮剿獲勝。雖將士用命，克奏膚功，然非閣下指揮素定，盡畫周詳，何以能此？乃來書紙尾，手附數言，讓善於援剿諸軍，尤見偉度謙沖，敬佩無量。本月初一日，銘鼎兩軍在梁山大獲勝仗，復并力窮追，自初四至初八迭獲四捷，十二日先後至尉氏、朱仙鎮等處。該逆已竄過賈魯河而西，現在敝處一面派兵追剿，一面派兵留防河，調幼泉一軍會辦防務。銘鼎兩軍此次追賊，計時不及二旬，往返已一千七八百里，勞勩過甚，量予休息，亦令駐守河防。另有二檄咨達冰案，惟幼泉西來，長溝石佛等處之防，淮軍無力兼顧，應請尊處酌調一軍接防此段，至懇至懇。其韓莊八關以下等處，仍用淮軍駐守，派用何營？少泉兄當可就近妥商。更有無厭之請，省三琴軒皆言東軍能戰能守，紀律嚴肅，徵商調數營來豫助防沙賈等河，琴軒并云曾經稟商尊處，弟以每月既承惠協巨餉五萬，并長溝石佛之兵皆經調來，已愧無功食祿，若再調貴部來豫相助，未免盡歡竭忠。然閣下於深回之外，仍寓恢宏

之度，若審度東省守運確有把握，酌分餘力，遠來相助，或亦在所不吝。用敢奉商，若稍覺力量竭蹶，則不必矣。

復李幼泉副郎

竊念自梁山敗竄後，初二至初八，銘鼎兩軍在曹州曹縣東明杞縣等處，迭獲勝仗，殺傷逃散甚多，遺棄牲畜器械無算。該二軍盡力緊蹙，十二日先後至尉氏朱仙鎮等處，賊已河過賈魯河而西。此間即時興修河防，昨有一檄請閣下即統全軍來豫會辦防務。其運河之防，請丹帥及令兒派兵分守。頃又檄令仲良、少銘、詩卿與鮑軍會剿，銘鼎盛樹四軍與貴部會防，計尊處已先後接到兩檄矣。十六日省三琴軒此次同來周口會晤，方幸賊悉西去沙賈濠，請認真修築，將來必有把握。不料十八以後，連接各處函稱：『十五、六日竄在許州與劉楊及海柯先後接仗，十七日回竄北路鄆陵，十八九日竄過汴省以東，陳留蘭儀業已見賊。』等語。又云東竄者，係軍賴一股，者張總愚一股，仍在禹州鄭縣將圖西竄。不知東竄者，果係全股乎？抑僅任賴乎？尚未得有確耗。現在寇軍已至襄城，或可剿辦禹鄭一股，閣下接前兩檄後，想已拔隊貴部，裁減營頭，前囑商之令兒，頃已減營分隸他軍與否？若僅帶三千人來，即在鄙人左右護衛，若再帶多營，自不能不出外防剿。至於患機等營，若實不得力，不妨竟行遣撤，騰出此項糧糶，令張敬堂添招數營，自有河鄉淮勇，而湘勇之責任稍鬆。若能另出大支淮北勇，則河鄉之淮勇責任稍鬆。賢昆仲或有息肩之日，祈與令

兄細細商之。

復劉子恕太守

揔蹤過宋，閣下以去位讀禮之身，登陴助守，敬佩無量！八月節後，該逆一過朱仙鎮河防，極力東竄。二十八、九、三十等日，猛撲運岸之袁家口開河口等處，幸東軍防守甚嚴，不得搶渡，而敵處已先於開賊東竄時，即飛檄劉潘兩軍亟馳攔剿。銘軍繼進，九月初一日，該二軍在梁山獲勝，初二至初五，在郟城荷澤曹橋東明迭獲勝仗，一路窮追，該逆又過賈魯河以南。方謂此次西竄，必不返顧，索性放之入鄂，一面派兵追剿，一數留兵再辦河防軍務。從此或有把握。不料賊至許州等處，分爲兩股，張逆則由禹州西竄汝洛，任賴則由鄆陵東竄曹考。現派劉潘張軍東追，派鮑劉楊等西剿，未審能得手否？路滾一事，獻此策者頗多。然此事若地方各州縣官立意欲行，則無不可。若督撫大吏出一示，下一札，則斷難興辦。何也？州縣與民相近，轄地亦少，心思耳目皆易屆到，督撫大吏則不過董率州縣，州縣不能人人皆賢，其不賢者，或懶惰而自不便於民爲辭，其害猶淺，或派丁役四出名爲督率興工，實需案擾民，其害更深。凡出財出力之事，民間願者十之二三，不願者十之六七。故非果得賢令，不敢下通飭之文。從來保甲社倉，及一切勸課農桑，非諸政自大吏諭行，罕見著有成效者。即如豫中王荆公行保甲於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不效。任令行路濠於一邑而效，下其法於各屬而不效。其明證也。鄙人入豫，剿捻并無地

方督撫之權，故熟聞此策，而不肯輕試。惟鑿而亮之，趙君所作釋文於小學家從聲得義之說，已能貫徹。惟文辭稍失之繁碎，講漢學者多坐此病，能出以簡當爲妙。

覆李子和中丞

頃得二十二日來書，知西路賊蹤接及河洛，尊處檄宋軍山鞏，偃馳赴洛陽，爲蔽遮關陝之計，具見善謀周至，佩甚。此間以鮑軍及劉楊淮軍，劉鎮湘軍，共勦西路。春遠到魯山時，已落賊後。仲良少銘、壽卿等軍，則相距更遠。此三軍入洛以後，入地生疏，不特難以繞出賊前，并恐無米麵可購，節節沮滯，弟於西路向未預備糧食，亦無熟人可託，焦灼萬分。莫展一籌，不知宋軍西去，能似在南陽時，爲湘軍代籌糧否？來書河防未可廢置，暫令馬德昭承修，將來逆股南下，仍責成宋軍防守。極得緩急之宜。敝處現在分檄諸軍，東西馳驅，中牟以下，亦尙未能興工。將來東竄之賊，若仍歸併西路，當竭力修築，以先顧河隄爲第一義也。

覆李子和中丞

東路之賊，又已西竄，據定陶報：二十三日尙在鉅野荷澤境內，而二十八日太康已見賊馬。不知何以飄忽若此？幸杞唯有宋軍駐防，而劉仲良東還，亦必由睢杞經過，不知該二軍曾否見仗？入秦股匪盤踞二華，閣下恐黃河凍合，該逆乘虛偷渡，豫檄四營馳防陝州，深合機宜。弟亦調老湘營由汝洛赴陝，尊處因西股起見，敝處因東股起見，微有不同。而其恐賊由三門茅津渡河竄晉

則不謀而合也。惟因西路辦糧極難，據各處信函，好寨不肯開門，米糧昂貴，雖豌豆雜糧亦買至二三十文一斤。兵勇既多，怨言將領視爲畏途。此次壽卿前赴洛陝，恐係長局，須明年三月黃河冰解，乃能調開。務請閣下飭屬殷勤接待，代辦多糧，至懇！至荷！弟又聞客兵過境，圩寨不肯開門，雖州縣亦無可如何。而賊匪過境，圩寨反留糧濟之，竟免焚攻。弟意每欲力行堅壁清野之法，使民圩不復留糧供賊，而肯開門迎兵。年餘以來，全未辦有頭緒。前派委員計棠入豫，聯絡圩寨，使數軍到時不致閉門見拒，亦無成效。據委員稟，不奉本省督撫之會札，不與州縣會商，斷不濟事。有張敬堂編修錫麟者，前在臨淮聯絡鳳宿懷遠三縣圩寨，著有成效。頃來周口聞各軍辦米艱難若此，處處皆成荆棘，渠願親至各圩，肫肫開導，不過數月，務使民圩留米以接官兵，不留以輸賊糧。但須得弟與閣下會銜文書，指明二三縣試辦。云云。閣下如以爲然，則擬於賊匪屢過之縣，令其試辦。若民圩全不能購糧，在在靠蘇皖運米來豫，則不特弟辦理無效，即少泉接辦亦斷不能大有起色。尊意欲將老湘一軍撥留豫境，弟雖去位，該軍必留豫境剿賊。若另案奏咨，指明某軍撥豫，卻又不可。弟辦捻年餘，餉需悉由少泉籌解。湘軍每月七萬有奇，淮軍每月三十餘萬。少帥解湘餉全無闕乏，淮餉僅九關不特毫無缺域，而且待湘較優，弟交卸時，祇能將各軍全數交出，斷無分撥之理。惟少帥接辦之局，尙難遽定。莫或任江督，或任蘇撫，必有寶缺一席，乃能籌此每月四十萬

之餽。藁若一離蘇境，則餉項無著。淮湘軍心立見渙散，於大局關係甚重。弟不能不據實陳明，少帥亦必詳細具奏。弟自問行軍太呆，不能平此流寇，精力太衰，不能當此大任。入覲之時，一面謝屢歲高厚之恩，一面請辦揔不善之罪，仍籲懇於少帥之外，另簡大臣來豫接辦。弟亦斷不置身事外，仍始終留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通鄂蘇之血脈，不審悉邀俞允否？

復李幼泉副郎

羣愴北於初二日竄過沙河，初四日由正陽向息縣，其由羅山圍擾鄂疆已無疑義。昨飭劉詩卿拔赴汝州迎擊，以防陝洛。本日又飭仲良海船海柁等軍先後赴鄂會擊。銘軍亦來俟省三到此亦當赴鄂。閣下與王董則由六安自東而西，鄂軍之在上游者自西而東，冀遏賊於濱江州縣，或可得手。據擒賊供：『此次該逆經我軍追勦，困憊已極，餓者極多，逃散亦眾。』想係實情。又據稱：『所以快陳國瑞者，以其夜間極善劫營，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隊。』所以快陳國瑞者，以其夜間極善劫營，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隊。湘淮各軍鎗礮遠勝於陳，但不肯戀戰，收隊太快！云云。請閣下再與諸公商之，刻下東省無事，巡防稍鬆，貴部駐濟者，想已調至徐州，務望迅赴六安，屏蔽安廬，至要。至要。察哈爾病卒，即在徐就近撤送，由令兄備咨。張逆久踞秦關，已檄鮑春霆由紫荊關進軍。援秦不知勇丁肯去，不生他變否？

復李子和中丞

任賴股匪初一日竄過沙河，初四日已至息縣。其或由羅山

或由光固入鄂，已無疑義。已檄祝三海、船兩軍先後赴鄂，跟追海柯仲良兩軍亦當會擊。銘軍全部已來，惟省三赴徐未到。俟到此亦當赴鄂。李幼泉一軍則令其由六安前往與鄂軍之在上游者東西聲之，冀遏賊於濱江州縣田多之處，或可得手。張逆老踞秦關，昨令寔軍人強援剿，不知兵勇肯去否？不生他變否？詩卿前赴洛陝辦糧一事，蒙尊處檄行道府妥為籌備，至感至感。張敬堂編修新練三營，亦令赴汝洛與詩卿相助。緣湘軍專食稻米，麥麵已非所願，雜糧則更不宜，恐其難久相安，故令張去，可作長駐之局。聯絡圩寨一事，候敬堂到洛陝後，再會尊銜行之，二三縣可也。前接初二日咨，永城撤任二十八日，撤處有一咨，重責銅山，而輕責永城，並親批一二行，請略加申飭，慎無過嚴。不知該縣撤任係因撤咨否？如因撤咨而發，請即速飭回任，為弟昨接奉廷旨有回任江督之命，病勢甚重，不能見客多語，既不堪作星使，又豈能勝地方之任，徒以避難就易，貽笑君子，擬仍上章固辭，始終不求離營，稍效涓埃而已。

復李幼泉副郎

羣賊現由信陽回羅山等處，初十日盛軍大獲勝仗，似已收竄。光山尚無確信。貴部西行，鄙意欲令取道六安，屏蔽安廬，蓋此賊避兵而行，鄂中防兵頗密，該逆前畏鄂省，既防之軍，後畏此間跟追之軍，兩面夾擊，勢且由六安走於濱江州縣。安廬兩郡必將喫緊，故欲令閣下預先堵之。今來書仍申防河之議，欲率所部認

真與辦，力爲其難。准令兒來咨，亦主此策。惟我軍上自中牟，至下槐店，五百餘里，已嫌太長，而中牟以上至京水鎮，百五十里，豫軍實不可恃。槐店以下至正陽關，三百餘里，院軍亦未必可恃。故未辦成以前，遭京師之譏彈，其樞氣尙小。既辦成以後，被賊衝破，鄰軍汎地，而我軍前功盡棄，仍與鄰軍同受譏謗，其樞氣實大。令兒雖雷厲風行，而威令斷不能行於鄰軍。省三來此，僕勸其不必防河，休息兩旬，速出游擊。貴部久防徐濟，其於隄牆之制，扼守之法，固屬駕輕就熟。然與其受累於他人，不如另圖自強之法。聞貴部於十一日自徐州起行，若至歸德、永城一帶，請令大隊南趨毫、潁，以達光固。閣下或輕騎來周口一會，或不來此，卽行統兵南去，均聽尊便。派喬世香入秦辦糧，俟糧有端倪，卽當催令入關。諭旨改派仲良少銘，苟有糧食，楊劉可往，鮑亦可往也。僕兩奉回任之旨，衰年多病，既不能作星使，又豈能作江督？卽日常具疏恭辭，仍請飭令兒少帥兼署督印。定於十九日，送關赴防。徐僕另刻木質關防，暫行留營照料軍務。

### 復李眉生觀察

濟河一事，以工代賑，人心鼓舞，甚爲欣慰。遠勞拳注，代畫自處二策，皆有獨見。此間爲我計者，大抵星使、江督，不此則彼。星使一席，無論朝廷欲奪與否，內度病軀，亦不能久膺重任。前疏所言，絕非虛語。本似可奉身而退，然不遽求離營者，握兵大久，於大局頗有關繫。驟然謝去，恐軍心動搖。將帥解體，則遷湘陸軍，江淮水

師及各處台局均恐耳目一變，心志稍弛。且揆愚未平，方寸究竟抱歉，不爲留照營科，亦殊非大臣瞻瞻之義。回任一節，江督公事數倍軍營，接見屬僚，更爲繁劇。方以衰病懇辭兵符，豈有一回任而百病消除之理？既不安於吾心，亦難解於多口。其詳具此次疏稿中，想已入覽。至閣下所言督辦糧臺之說，援據成例，似屬可從。但回疆之役，前敵將帥皆在和闐、葉爾羌等處，黃相在肅州，辦後路糧臺，去前敵蓋近萬里。今少泉宮保以新帥駐徐州，鄙人乃駐周口，豈有糧臺反居前敵，將帥反居後路者？且不作江督任籌餉之責，則有謂糧臺者僅轉運耳。久居前路，尤乖事理。物情驕聽，斯大不可也。至申請入京陛見一節，前旨敕令入京，卽擬於歲杪成行。後命暫緩進京，卽不必更求展覲進退大節，以可自主。若出入進止，卻不宜自主也。故尊議二事，皆難遵行。惟所謂移步換形，急脈緩受之法，昨拙稿卽用此意，切陳不肯回任之本心，寬之以兩三月之期，俾朝廷得以從容籌議，或不至遽干宸怒。聊表老臣盡瘁之忱。若少帥接辦日有起色，亦自可舍瑟而作善刀而藏。但冀西去一股，波瀾不大，庶謝事者魂夢少恬耳。

### 復尹香農觀察

國藩以衰病相尋，憚見賓客，難閱公牘。自同治二年以來，蓋已四次具奏，不欲以病軀久點高位，初非因辦捻無功而後託辭於病，以自解免。又恐驟然去位，或乖古人盡瘁之義，故不遽求離營，以塞清議，而表歉衷。亦非欲於他人接辦之後，攫臂代庖，昧於

舟不兩舵，馬不兩馭之說也。來書謂維擊軍心之言，與平日懼爲權臣之意，自相矛盾，亦誠有所難解。鄙意所惡乎權臣得人心者，謂魏晉以後都督中外諸軍，覬覦非常，及唐末五代方鎮，爲衆心所屬者，動移神器，故可懼也。宋世鑿於陳橋之變，於將帥得軍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武恭、狄武襄，均爲正人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如韓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岳之兵柄。自是以來，未聞有宿將大獲軍心，傾動一國者。亦未聞有因此負疚，而引嫌者。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薦提鎮，以千百計。朝廷毫無猜疑，而僕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履，腰適而忘帶。國藩前所謂懼爲權臣者，不過恐居行事，稍有陵駕鄰省之處。後所謂留營照料，維擊軍心者，亦不過默運潛移，使靈湘兩軍與少泉水乳交融，而後安絕。非挾軍心以自重，此夢寐所差。城自信，亦知必爲閣下所深亮也。然江督一席實繁且重，鄙人說話逾二十句，舌端蹇滯，難於接見僚屬。既不能爲星使，豈復能爲江督。頃奉二十三日寄諭，仍當具疏固辭。來書引溫公之言，相勸竊意未世如韓富文諸公，皆嘗力求致仕。溫公爲翰林學士，亦嘗力求罷去。不才何敢遠方古賢，特自度精神不能了一日之公牘，此則飲水飲湯，冷煖自知，不得因未合於古而強以所不能也。

致陳舫仙廉訪

張逆入秦，遽軍以運餉維艱，未能越境追剿，亦因屢接探報

皆稱賊蹤即日回竄。自二十二日以後，五日未接回竄之信，想賊已深入秦境，即可二十七日檄令該軍由紫荊關進至商州一帶，相機勦辦。任賴一股由山東折回，已至太康，仍恐西鼠汝洛，圖犯秦晉。頃又檄劉詩卿率老湘營，拔赴汝州，賊來則攔頭迎擊，賊過則跟蹤緊追。如追至陝州，即請閣下與之商商，在於三門、荊津等處夾設河守，以期共保晉中門。秦已殘破，晉尙完善，賊志在晉而不在秦也。惟靈軍入秦，湘軍入陝，均以糧缺爲慮。茲兩商趙中丞請其代籌，並閣下代爲購辦。入秦者則由舟師轉運，至陝者則由陸路轉輸，其米價腳費或由晉省應協月餉項下扣抵，或由徽處籌還，務祈設法接濟，以利師行。是爲至禱。詩卿爲吾邑提鎮之傑出者，現在敵部、湘淮各軍，渠亦甚出色。陝州拮据之區，必非湘軍所樂。然欲保大局，欲衛畿輔，不得不先顧晉省。欲顧晉省，不得不酌派勁旅，幫助閣下。務請閣下殷勤接待，俾湘軍至陝，有賓至如歸之樂。雖有一河之隔，不啻一家之事。如閣下以爲防河實有把握，南岸不須多兵，劉詩卿仍可調回。如須久留，則敵處不遑他調也。國藩精力日衰，用心輒汗，說話稍多，舌端蹇滯，調理兩月，迄未痊愈。昨有陳請開缺一疏，奉批調理一月，進京陛見。一俟靈湘兩軍諸事就緒，病軀稍健，臘尾春初，即行入都展覲。一面謝屢年高厚之恩，一面請辦拾不善之罪。仍再三籲懇，另簡使臣，請開各缺，稍輕艱鉅之任。鄙人猶留軍營照料一切，繫湘淮之軍心，通蘇鄂之血脈，不敢作置身局外之想。

疊接稟書，即審憲防邊備，蓋續日降，惟日病尙未大痊，至爲馳念！酌提丁漕，大疏極爲明切，當邀兪允部議，或有差池，亦可據實稟奏。黃景安一案，弟詳加訪察，均無爲黃景安稱冤之人。向使果有奇冤，則遠近必皆詫異。張編修敬堂，桂令履貞，先後來營，弟逐一細詢問，亦無駭歎之言。喬鶴翁過此，弟囑敝幕篋子密一詢。渠云：如李世忠、古隆賢等，雖收降已久，而殺之不爲已甚。黃景安亦類乎是。云云。弟意此案若經翻異，則從前所殺百餘案，紛紛翻控，殊難收拾，似可無庸置議。另具公牘咨達冰案，以彈壓已殺者之家屬，而將張牧撤委，使閣下得以撫慰各降者，以安反側，而定民志。至張牧於投誠諸摠，曾有寬宥之稟鈔呈台覽，其撤係因黃案不過借寬嚴失中爲名耳。即請尊處遴選妥員，見示會委接辦。想閣下但求後日之公事順手，前此稍違尊指，自可冰釋矣。羣摠自初一竄過沙河，已至信陽，初十日盛營在羅山獲一勝仗，樹軍亦已跟迫，並令銘軍少休，即赴光固與鄂軍會勦。又催幼泉一軍，抄赴六安，屏蔽安廬，未審能不落賊後否？

復鮑帥軍門

頃據各路探報，該逆久踞華陰，秦兵失利，現由赤水西去，圖犯西安，距省僅五十里。閣下務宜迅速啓行，由商州探明捷路，直趨省垣，安慰省城之人心。侯抵秦後，遮其西面，無令入蜀，或驅之東還陝洛，與湘軍會合夾擊，或驅之南竄鄖陽，與鄂軍會合夾擊。

較易收拾。閣下自行奏事，及不劉回匪兩層，僕已於十七日專摺奏明，另咨冰案。閣下雖可奏事，但須十分謹慎，不可亂說一句。若任意妄說，言不當理，或觸聖怒，不准再奏，則反失台端之體面，又負鄙人之期望矣。國藩道光末年在京上疏，頗有鋒鋷。自出京後，在軍十四年所奏之摺，無一語不樸實，無一字不謹慎。即如此次，因軍務不順，請開欽差江督各缺，並非得意之時，而所奏兩摺兩片，亦仍字字謹慎。茲特鈔寄一閱，從古居大位立大功之人，以謹慎敗者少，以傲慢敗者多。閣下千萬記之。鄙人老病日增，本難再辦軍務，所以屢奏請開各缺，而仍乞以身留營者，徒以搃匪未平，此心難安。又以閣下一軍相從日久，僕遠離營，恐貴軍爲人掣肘，被人指摘。雖少荃宮保暨舍弟皆與閣下至好，而鄙人猶不甚放心。數月之後，閣下與少帥共事水乳交融，則可放心矣。貴軍聲威素著，所慮者尙有三事：一則軍中無明白公事之文員，於米糧轉運等事公牘，不甚詳明，又不能預先料理；二則今在鄂豫境內，紀律嚴明，恐入秦後百物稍貴，又復騷擾；三則貴軍向不分兵，秦中山多之處，較之祈門更窄，不特三千匹馬無處安放，即萬餘步隊，亦鮮紮營之地。必須善看地勢，善於分兵，乃不致擁擠喫虧。此三者閣下宜時時留心，無論行至何處，均須多派幾起人看路。至囑！至囑！

復應敏齋觀察

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信字。非必顯

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爲失信也。卽纖悉之事，嘖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心中待他祇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裝十分。既已通好講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喫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財有不<sub>可</sub>點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尙以有孚之威，歸諸反身。況立成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未萌。閣下閱歷極深，以爲有當一二否？國藩於前月初九日由徐移營北上，十九日始達濟甯。本擬卽赴周家口，因張總愚一股由豫省之尉氏洧川，突入東境，竄擾荷曹鄆鎮之間。此間派鼎軍進剿，初四日獲一勝仗。李幼泉一軍由豫來齊，兵力漸厚。鄙人卽暫駐濟甯，就近調度。任賴牛等逆蹂躪鄂境，然劉省三所擊敗，業已由豫竄皖，擾及潁郡三河尖一帶，圖歸蒙亳老巢，其勢殆亦欲東耳。

## 復英西林中丞

接到惠書，並承賜大稿，頗爲詳明，較前疏更勝一籌，當無不仰邀恩准之理。惟前疏部駁之處，動援鶴帥，未經請提爲辭。則此次覆奏，應將鶴帥仕宦中外數歷三十餘年，交情較廣，書問常通，故山東山西等處協餉，聞有解到者，卽於某省某省設立捐局，亦係交情請託，朋友仗助，故能集腋成裘。臣則寒微崛起，於各省素乏知交，協款捐款，兩者斷無可恃云云。詳細奏明。又言皖省兵勇每月僅支一兩八錢，不敷食用，比各省爲最苦最少。是以兵勇難

期用命，頗有騷擾之名。喬某本欲酌加餉項，大爲整頓。奈地方殘破，無款可以奏撥。近年完區略多，丁漕稍有入款，不得不仰懇天恩，仿山東河南之例，留充本省防剿之餉。除兩淮淮關協餉外，其餘江海關河南等處概行停解云云。劉切具奏，計必仰邀俞允高明以爲然否？至海關之二萬兩，雖奉部議准撥，而淮湘各軍人數太多，實亦入不敷出。仍屬書餅充饑，不如自請停解，免受部中空自人情。弟已堅辭回任，不使飭催海關，亦不使會銜具奏。惟酌留丁漕一事，閣下實與鄙人商定而後行，弟雖不可會銜出奏，儘可另片單奏。茲擬一片稿送閱。俟接覆函後，敝處先奏，尊處再行頂奏可也。四萬之數，減作三萬則可。太減則不可。宿州接辦圩務，尊處縱不吝遴賢員，仍祈函開一二員見稟。任賴竄入鄂疆，鄂軍迭獲勝仗，逆蹤敗往京山。恐山陸襄入豫，敝處已飭淮軍二劉同出信陽一帶，攔剿冀與鄂軍夾擊。本日又接春遠來函，言已自行奏請於初六日拔營回鄂助剿。若能合滅一股，又可騰出無數兵力，同赴西征。未審果如所策否？

## 致劉A卿總戎

頃接喬中丞函，催鮑軍援秦，並稱改由潼關進兵，則可逼賊入鄂，以收夾擊之效。若山紫荆關入，則驅賊愈去愈西，大局更無了期。所論自屬可信。惟鮑軍因任賴已至安陸，春遠自行奏明先勦東股，業已拔赴樊城，斷難折轉。且從紫荆關入，亦與喬中丞所論不合。若待霆軍由鄂折回，再由洛陝以達潼關，則爲時太久，無



以慰秦人之望。閣下前此屢請游擊，具見忠義奮發。而劉霞仙中本之望貴部，亦甚於望鮑軍。此時若得閣下與張李同入潼關，則路近而勢易。鮑軍雖不西行，鄙人尚不失信於秦。惟有一事須密商者：閣下嘉禮未畢，僕曾令敬堂函致尊處，許以至洛成親。聞新夫人已至安慶，囑派員至安慶迎親，不審尊處已照辦否？派員往安慶否？有回信否？約計迎親之期，何時到洛？如年內可到，則俟禮成之後，從容起行援秦。如或並未派員往迎，或到洛之期遙遙難定，則請迅速由潼關入秦，徑赴西安，與劉喬兩帥面商機宜。先扼賊西竄之路，剿之逼入鄂境，則貴軍之速足補春霆之遲，僕亦可以免秦人之饑罵矣。所以不用公牘，而用函商，因洛中成婚之議，出自鄙意，不可失信於閣下及敬堂也。閣下若自度能去，則請一向拔營，一而稟報敝處，再補行公牘。度不能去，亦即速行見示，以便商覆。荷中丞至入秦後，兵食敝處已先為鮑軍派薛設有糧臺。貴軍即照鮑軍之例，先發一箇月米糧，不扣兵勇之月餉。以後每月糧價，半由敝處添發，半扣兵勇月餉，以郵遠征將士。統俟補發公牘時，詳告一切。

### 復李雨亭方伯

頃接惠書，承以敝人回任事宜，代勞盡慮。所謂兩江事煩，非養痾之地，二語深契。敝懷頃又具疏恭辭，必求俞允而後已。誠不欲以病軀勉承其乏，馴至於公私交困也。至散員留營，友朋多謂甚不相宜。鄙意在軍十年，習與性成，解釋兵符，責輕身輕，似無不

安之處，貴恙未痊，不妨在任調攝。此間兩生眉生均有退志，若諸賢聯翩引去，則李帥後路全換生手，尤慮掣肘。尚祈勉濟時艱，強留襄事為慰。雖彼族之逼處，亦司空之見慣，吾輩誠辦得不要錢，不怕死，不戀官，三者則對鬼神而不餒，亦行犢狗而有餘。隨處可以自強，無需畏影而走也。此間軍事，任賴橫撥鄂軍，鄂軍獲勝四次，小挫兩次。逆蹤現在安陸，逼近襄陽。春霆自行奏請回援，定於初六日拔赴新野，圖與鄂軍夾擊。若能合滅東股，一意西征，未始非策。省三仲良、海、舫、海、柯四軍，次第入鄂，大軍雲集，未知能大加懲創否？另摺所載，寄存銀兩，尚可支發兩季，隨時續議可也。

### 復陳勛仙巖訪

壽卿已至洛陽，初六日信來，聞賊回竄渭南，渠擬即赴陝州。初十又有一稟，言賊已在臨潼渡過渭北，不知渠已赴陝州否？敝處前派雷世香為寇軍於秦豫之交探辦米糧，頃接趙中丞咨，已發一萬分投採買轉運。又碾倉穀五千石計，已可供一月之食。迺因任賴一股竄楚，鄂軍四次獲勝，兩次挫衄。逼近襄陽，春霆自行奏明移軍赴楚，先勦東股，敝處亦檄劉省三軍門、劉仲良廉訪兩軍，由信陽入楚，周張二鎮山麻城入楚，冀與鄂軍夾擊。如果能將東股痛剿，亦是一法。但春霆多此波折，致敝人失信於秦，殊深愛媿。十一日有一函致壽卿，擬改派老湘敬字等軍援秦，不知可迅速成行否？閣下與霞仙中丞及壽卿星城，皆同桑梓，敬堂亦與霞翁至好，如此軍赴秦，當可水乳交融。僕所以未徧行公牘者，別有

緣故。如其可行，閣下迅催辦成可也。劉張若果入秦，須另派兵防陝州否？亦乞速示。賤恙調理未痊，雖屢奉溫旨，令回兩江，自度病軀難多見客，實不堪復膺重任。初三日疏請開缺，懇求另簡江督，俾少荃宮保得以一意專任，鄙人仍乞以散員留營，幫同照料。不知果邀俞允否？

復劉韞齋中丞

二月接奉寄諭，敬悉恭承簡命，開府湘中。昔年持節敝鄉，羣士慕仰。今日櫟戟重臨，適慰湘人來思之願。正欲肅箋馳賀，頃接沂州惠書，即審節麾將抵清江，不日道出金陵，藉可暢聆教言，至以爲快。承示各事，兆藩司爲李少泉中丞所引重，而左帥於籌餉摺內，附筆參之，著語甚重。兆得信後，計必求離黔營，而回本任，似宜酌保統兵大員，援剿黔疆，援黔之師，近而防湘，遠而圖滇，一舉而兼三善，自應以全力赴之。惟統帥實乏稱意之選，不獨湘黔爲然，李次青廉訪，徽州重翅之後，常思奮勉立功，以收桑榆之效。現在黔疆諸軍，自以李軍爲最優，伏懇閣下履任後，於此軍特加青眼。源源濟餉，無令缺乏，必能有裨西事，贊助鴻猷。哥老會匪，後泉辦理似甚得法。湘人得保大官回籍，雖多窮困不得志之員，而敢爲戍首，力能倡亂者，尚無所聞。伏乞熟商舊尹，消患無形。接見紳耆，自不能無限制，然擇人而施，優者多晤數次，劣者拒其一面，不必預立禁約，更覺渾融無跡。芻蕘之言，聊備采擇。國藩抵金陵，諸務紛集，全未就緒。捻逆東股，自遠軍大捷後，連竄豫皖，復入於鄂。

二月十八日，彭香南方伯迎勦於黃州六神口地方，全軍失利，統領以下陣亡將士數逾三千。該逆凶殘日長，無術制之，實深焦憤。春霆以小嫌求退，雖奉廷旨諄留，復經少荃與鄙人先後函催，然遠在南陽，恐急切未能趕到也。

卷四

覆丁雨生方伯

僕於初六日抵省，數日之內，應接紛繁，實非孱軀所能耐。所幸雨亭作梅諸君，均與李宮保心心相印，其於北征餉項，必能切實維持，不藉鄙人籌及。纖緇入款，大宗仍在蘇垣。除釐金宜認真釐剔外，尚求閣下於丁漕二項，早爲籌畫，以備提濟北餉之用。祇要剿捻緊餉，不誤要需，年歲中捻不生他變，則鄙人雖以病軀將事，不至陷於大戾，卽爲至幸。初一日，派赴鄂省之弁，頃已回至金陵，舍沅弟憂悔之餘，精神尚好，公事不至廢弛。六神口之敗，殉難陣亡將士數逾三千，逆賊愈張，實深焦憤。羣僚尚在黃陂白岡一帶，春霆以小嫌引退，雖奉廷旨諄留，少帥尚催，然遠在南陽，恐急切未能趕到。漢黃與諸軍同心會剿也。舍弟之意，專望劉韞帥急履湖南之任，俾筱泉退赴楚督之任，庶幾救其過失，扶其陷危。頃劉韞帥已至瓜洲，卽日當來金陵，與鄙人晤商一切。國藩擬派輪船送之赴鄂，而小兒亦隨之回籍。敬求閣下寄函至滬，於天平、鐵皮、海牛等船中酌派一二號，星速由滬駛至金陵，派令赴鄂一行。

全以爲荷

復張子青漕督

承示堤工無款，酌提賑款興修，自應卽飭所司如數籌發，以符會指。受亭有張福口引河要工，雲浦一人又不能兼顧二百餘里。已列台銜會檄雲浦興修百二十里，敬之興修八十餘里，以期迅速。其新壩工程，不知需費若干，另檄雲浦勘估，遲日再當會檄興修。至以李都轉借補徐道之缺，此君資深績懋，吳仲帥曾屢稱之，聞臨去頗有嫌隙。又聞仲帥奏請以道員留江借補業奉部駁撤消。徐道一席，李少帥臨別時，屬意於陳心泉觀察。該道辦星使糧臺兼營務處，上屆擬補斯缺，鄙人係以星使作主，此次似應俟少帥信到再行商奪。

致鮑存憲軍門

月初接奉寄諭，始知閣下有引疾求退之請。正欲作函詢候起居，適接尊函，并咨送二月十七日疏稿。又接李少帥來函，并抄與會處往復數書，方悉閣下以上元日之捷，與舍弟遵旨覆奏情形不符，不無芥蒂。舍弟疏中所稱銘軍，係與任股接仗，憲軍係與賴賊交鋒，蓋誤聽擒賊之供詞。賊中任強而賴弱，人人共知。擒賊之供，蓋心中實畏憲軍，而口中故作不畏憲軍之辭，以爲憲軍所攻破，係破賴股之弱者，非破任股之強者。作此誇張之辭，以欺騙舍弟，舍弟既不知任賴之強弱迥殊，又不知擒賊之大言欺騙。遂據此語以入奏，致閣下正月十五之奇功，五日窮追之苦戰，幾致

埋沒一半，宜閣下憤憤不平，浩然思歸也。惟舍弟此次奏片之錯，由於誤聽擒賊欺騙之言，而平日於閣下實深愛而敬佩之。數年來，舍弟寄徹處家信數十封，無一封不稱閣下之好也。自去秋至今春寄諭多責備閣下之詞，閣下告病開缺，知者以爲與舍弟新有嫌隙，不知者或疑爲於朝廷微有怨望。雖寄諭亦疑其要挾人，生在世所爭者名耳。古來賢將軍以流傳萬世，不過得一忠字之美名耳。閣下苦戰十餘年，久著忠勞之美名，豈可因與舍弟小有嫌隙，而令外人疑爲要挾乎？僕自去歲以來，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者五次，從無不平之意形諸言色。即因病陳請開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進京，但求留營效力耳。頃又接頃下三月初二之摺，兩次皆請開缺回籍，與僕之請留營者情事不同，恐外間之疑議更多。僕欲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傷病果劇，欲不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名望大減。若僅爲舍弟奏片錯誤，則僕當代爲負荆謝過。若別有鬱抑之處，則請閣下勉強忍耐。古來忠臣未有多受磨折者，幸無堅執爲荷。

復喬鶴僊中丞

陝中回捻并據，據壽聊來稟，已有合股之說。但賊中兩股相合，與官兵之兩枝相合，其事略同。而其彼此猜疑，心力難齊，則更甚於官兵。故賊之強弱不盡關乎分合。自去秋以來，張任合而湘淮各軍未嘗不偶勝，張任分而秦鄂兩省未嘗不大敗。惟二寇初合，我示弱而緩圍之，則彼之情好，轉有可乘之隙。我恃強而急

追之，則彼之交愈固，將懷必死之心。請囑壽卿與諸軍待捻回，合來找我而後與戰，我不必先找捻回也。已縷具前函，不能多濟，亦斷不肯膜視。大約於月協甘餉三萬項下，酌分一萬濟秦，分撥二三月，再看陝甘督撫軍事分合何如？續行定議。弟於初六回至金陵，諸事紛繁，毫末就緒，俟覆奏後，咨達冰案。晉藩一席已授仲良，未到任以前，令胡運勸署理，當能籌濟庫鄂兩軍於尊處不無裨益也。

復李幼泉副郎

統軍之說，兩年以來，幾經躊躇思議。閣下年富力強，器局闊遠，鄙人本欲倚以辦賊。又以兩令兄同領封圻，而淮勇諸軍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諸季中無一人身臨前敵，與同艱苦，恐無以服諸將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專欲閣下勉爲其難。少泉亦有令閣下磨練軍事，造成大器之望。又恐閣下不嫻戰守之事，又恐有抑太夫人之意，故前此屢屢卻，久無定計。直至去年九月寄信至敝處，始言欲求替人，自不能不令諸弟統軍，蓋自以王董二鎮歸閣下統割，而令二兄之計始決，而鄙人之計亦愈決矣。今來示欲卸營務統軍兩差，以閒身隨兄照料一切，此不特鄙人不便強勸，即令二兄亦有難於相強者。蓋統將之道，必須身先士卒，兩軍交鋒，危在呼吸。若非閣下有破釜沈舟，伏波裹革之志，他人強之從事，已不免於怨。況令兄上顧慈闈，下憐弱弟，豈敢稍涉牽強乎？又軍事最貴氣旺，必須有好勝之心，有凌人之氣，酷羨英雄

不朽之名，兼慕號令風雷之象，而後興高衆附，有進無退。閣下襟懷活潑，於官階功名二者不甚歡慕，其長處在此，其於帶兵不相宜處亦正在此。閣下既不願統軍，僕當函商少帥另擇統軍之員。接少帥初八來緘，力求併軍之法，欲以樹軍歸併於省三，以勳盛歸併於仲良，以開奇歸併於閣下，而以梨軒獨當一路。鄙人與梅之意，則欲召郭子美來，仍與勳軍爲一路，開奇仍爲一路，樹軍歸併銘軍爲一路，仲良會合梨軒爲一路。郭子美果來，宜裁散營令其另募新營。如此則閣下可卸統軍之責。蓋閣下閱歷戰事太少，開奇將領勉強歸屬，勇丁未必信服。若仲良兼統勳盛，則斷不相安也。閣下縱不爲統將，務須擇勞苦之事而任之。助阿兄禦此大難，斷不可懷事外安逸之福，不可存問舍求田之謀。吾兩家門第太盛，人忌鬼瞰，處處皆是危機，時時皆伏禍胎。除卻『耐勞盡忠』四字，別無報國之道，亦別無保家之法。至囑至囑千萬千萬來函詢及保舉事件，僕北征年餘，惟銘湘二軍開單奏獎，鼎軍則批准彙保，而尚未出奏。盛軍則並未批准，而以其戰事稍多，曾經兩商少帥，請其酌量略保。此外如劉楊張松桂開奇等軍，似均在不應保之列。請與令兄一商，應如何而後士心鼓舞，使真出力者不與濫竿者同視，則善矣。

復歐陽星泉大令

作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爲要。勤可以補救愚拙，不知者將漸知，不能者將漸能。廉則臨財不苟，信則出話不欺。凡上

司用人稱其結實可靠者，大約不出此二句。慎者，心則敬畏而言則退讓也。有是四端，小則謹身寡過，大則有守有爲，願切記之。愚初六抵省，應接紛繁，案牘叢集，殊非屏軀所易料理。彭軍敗亡，鄂事益形棘手，爲之焦灼。二小兒身體本弱，近因做照鄉試之例，連考三場，用心太過，感疾初不甚重，醫者誤投補劑，以致舌紅生刺，喉痛不能進飲，病勢危險非常。幸偏身發疹，遇湘潭劉醫認爲出痘，改用痘科醫治，已經三四日，紅潤起漿，而喉痛亦減，能下湯粥。計痘事已有六七分可靠，老懷爲之稍慰。

### 復彭宮保

貴恙乘春易發，本年木火司令，入夏以後，尤宜加意調攝，不使肺金受尅，自能勿藥有喜。李牧春棠業經接見，當隨時造就，以副雅懷。雷玉春遺缺，敝處已准李質堂之咨，以田名魁署理。熊殿元一員，候留爲異時之用。至貴部各員，來示欲於長江水師外撥補江南陸路各營，查近來水師諸員，尙有長江新設各缺，可以位置。而陸營員缺有限，人數尤浮，已不無向隅之感。若再由水師借補，尤覺偏枯，礙難照辦。水師星散各處，久未操練，鄙意欲將外江淮揚各營，調至下關操演，輪流閱看。其內江各營，請閣下調至裕溪口閱看。惟各營均有分汛防盜，駐守巡查等事，必須另有開營前往接換，而後可調該營來操。目下開營實少，祇好令外江淮揚各營於閱操後，再行補缺。內江各營於補缺後，再行閱操。如尊意以爲可行，則請貴部騰出閒船五六十號，以備派往各處更換調

操之營，乞速示復。二小兒曾點牛痘一次，頃復因感發天花，危險異常。幸荷神靈保護，始得化險爲夷，此二日已次第結痂，知念附告！

### 復李宮保

春霖病重如此，自難再理軍務。鄙人即日委員攜帶遼參，前往看視，並請其乘坐輪船，前來金陵，安心調理。渠若允來，須吾二人會前銜具奏，即請由尊處主稿，與春霖相距較近，聲息易通也。至該軍接統之員，來示謂婁優於宋，與鄙見不謀而同。宋長慶人，雖善良，毫無斷制，婁峻山則才能了事，臨陣調度，聞亦有條不紊。敝處已具公牘私函，先行咨調，請其赴天津，乘坐輪船速來金陵，面商一切。即日當專摺奏調，疏中即言由尊處抄示宋國永等公稟，商調婁鎮，彼此意見相同云云。但婁鎮未到之先，或鮑公暫不離營，或尊處暫檄宋鎮代理，均請卓裁定奪。茲將本日敝處寄春霖印渠二信抄呈台覽，舍沅弟右手筋痛，不能作字，聞近日至德安與左帥面商軍務，未知不甚隔閡否。銘軍整理已齊，省三由信入鄂，大旆即駐信爲援，聲息益親。但恐此局定後，賊又北竄齊豫耳。雲浦督辦蘇州釐局，子奉仍管太湖支應，兩生作梅均與鄙人說及，頃作梅前往蘇垣一行，俟其回寧，即如尊指分別檄行。

### 復李北岡

尊庭雖經析變，而家政仍歸閣下主持，俾令姪輩得一意讀書，以期上達孝友門風，其光大更靡有涯，至爲敬感。承詢請購一

事查例載，凡得兩世職者，或兩子分襲，或一子兼襲，均屬可行。令姪光久資性穎悟，若詩文工夫已穩，自應進京會試，以擴識見，而答皇恩。秋冬北上，可令先來金陵，敝處派弁送之入都。羅忠節公二子，惜早年未得認真讀書，目下尚不能同去會試，殊以爲歎。勇毅公衣服單夾棉者，或可用樟腦收存，皮者則潮濕易壞，自宜趕緊變賣。否則壞者愈多，對之愈覺愴神耳。國藩辦捻無效，衰病日侵，屢疏請退，未蒙俞允。業於三月初六遵旨回任金陵，應接紛繁，案牘叢集，殊非屏軀所易料理。舍沅弟在鄂治軍，亦復毫無起色。二月十八日之敗，舍表弟彭杏南陣亡，弁勇殉難者多至三千餘人，幾與三河之役相類。時事方難，焦憤曷已！聽鼓鼙而思將帥，每追懷忠武勇毅伯仲，未嘗不感歎流連也。

覆李眉生廉訪

敬營遣撤事宜，此間有批賀丞稟，頃已行知尊處。上年十月張敬堂將開差赴洛時，面告僕云：『臨淮餉項未到，殊爲踴躍。幸營中公夫一款存項，尚有五六千金，可作購買車驟之用。』在徐時曾以此語奉告閣下，昨批賀丞稟，卻未將此語批出。蓋款目太鉅，恐追究終難合符，且恐僕聽時不審也。閣下與賀丞凌貢生追問葉榮，但求大致不錯，於月領正餉，嚴行詰責。其公夫存款，不必追到十分，閣下相機以爲張弛可耳。敬堂禦賊殉難，據喬鶴帥、劉壽卿、疊次函稟，俱稱被賊賊手，矛傷刀傷某處，指載分明，並無部下推刃之說。張洪吉如果實有其事，在秦諸軍豈遂毫無聞見？詩

卿平日與敬堂至交，是日與之同戰，豈其漫不加察？若有他故，豈肯默無一語，其爲李良田回家捏造誣陷，決無疑義。實爲罪不容誅。敬堂完節，業已奏明，若此說一騰，則身名俱墮，恐不能瞑目於地下。查該軍統領陣亡諸將，本有不顧主將，救護不力之罪。侯李良田來此銷差，即請尊處將張洪吉密擊解贖，將該二人分別治罪，更不必連引他詞，較爲直截。另寄謝恩摺稿，已交晉卿繕寫，由敝處包封，四月中旬，專差代遞。敝處謝京察議敘恩，亦於此次拜發。摺差歸時，計已五月底矣。屆時恭錄批旨，行知尊處。

復蔣蕙卿觀察

僞託米商以查釐卡，辦理最爲得訣。委員積欠懈惰，一任該司役通同舞弊，虧短實課，填塞漏卮，官民交病，自應認真整理。惟閣下蒞事伊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袁簡齋云：『多其察，少其發。』僕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

復趙玉班廉訪

弟於三月初六抵省，應接紛繁，案牘叢集，幾於日不暇給。繼以二小兒感出天花，其初藥劑誤投，危險萬狀。嗣經痘科醫治，始獲安痊。日來次第脫痂，附告一慰。鄂中自銘軍挫後，又有二月十八日彭軍六神口之敗，幾不能春。寇雖屢著奇功，因少荃宮保暨舍沅弟先後奏報，與其自奏戰狀小有不符，再疏引疾。初疑其

芥蒂未融，正在貽書勸慰，頃接春霖來函，言其病勢甚危，欲以軍平暫交舍弟統屬，爲之焦灼，敵處即日委員攜帶藥物，前往看視，且請其乘坐輪船來金陵養疾，而另調裴雲慶南來接統該軍，未審卽能定局否？

### 復吳竹莊廉訪

純卿銳意整頓，卡實因一路訪察，各該委員皆未能認真起見，至於閣下用心之苦，渠亦慨乎言之，非與尊處有所同異也。『不可操之太急』一語，自是沈幾妙用，頃者鄙人亦囑以『多其察少其發，酷其罰』三言，守此而行，釐務當有起色。張方伯深沈厚重，得閣下和衷共濟，使鄙人無西顧之憂，至以爲慰。楊牧月前來此謁見，赴任，易令已另札委軍械所矣。省垣造謠揭貼，當中外交涉之際，此風尤當禁止，但平時亦當傳集紳耆，委曲開導，庶不至激成事端。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當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名城，幾於無處無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爲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閣下以爲何如？

### 復張子青漕督

前接初二日一函，暨圖說、節略、兩紙，具見薰鑄廣運，燭照無遺。因敵處前有覆函在途，少稽裁答，旋接初六日惠書，茲又奉到十三日一函，敬悉種切。接大咨後，卽於十三日撥行歐陽總兵親

帶水陸弁兵，速往剿辦。健飛回浦時云：『未接敵處文檄』，計其時本尙未到，惟弟前批渠稟，囑其相機忽自往勦，自不必定奉專檄，乃可啓行。今閣下因運防喫緊，又留健飛回防，僅撥水陸兩營，會合王得勝兜勦，殊恐未必得力。該匪若果出沒外洋，卽健飛亦無如之何也。輪船雖有五號，而三號皆係貨船，並無礮位，其兩號有礮者，天平輪船已送漕北上天津，鐵皮輪船已赴安慶，且太小不能出大洋。至狼山、福山二鎮，雖有外洋水師之名，廢弛已久，無一能出洋之船。惟崇明有各紳商捐輸之艇船，昨檄令借與狼福二鎮一用，宋鎮並未應允。且聞其船亦但能在崇明內洋巡捕，不能遠出外洋，竟達海州。故屢接大咨，令撥師船出洋，敵處並未檄行者，非有所吝，實無可出洋之船也。此等情形，不知狼福二鎮已據實呈明尊處否？海盜占稱難捕，一則以出洋戰艦難得，一則以大海波濤中，戰將尤爲難求。弟於此事不甚認真者，蓋恐急之則彼必出洋，萬無制之之方。緩之則彼或回巢，稍易躡緝。今已毀其巢穴，更難設策矣。新綱甫開，鹽捐斷難集數，又不使停工待款，楊莊以下需款，據海分司報業已先行籌款解矣。至清淮餉需支絀，自應酌量通融，惟數不能多，請卽以咨贖來商，當於江北釐金項下酌撥，以濟急需。

### 復丁雨生方伯

頃接惠書，遠荷垂詢，周摯感綬曷任。前月本擬令二小兒附輪船回家，俾大小兒來金陵隨侍。因二兒感出天花，在署調治。年

已二十，花極稠密，誤服諸藥，危險異常。幸而遇老痘科，化險爲夷，現已滿月脫痂，可慰錦注。惟體氣素弱，驟難復元，應俟調理一兩月，方能放心就道。承示十條新政之美，志識之遠，心術之厚，均堪佩慰。茲就鄙意，略加商酌，諸惟卓鑒！

(一) 裁革半餘，並裁填衙之常規，節壽之門包，舉各省數百年之積習，一掃而空。名爲州縣之供億，實則閭閻之脂膏。惠所及者遠矣！又不詳奏立案，以炫已長而形人短，彌見德量之宏，精進不已。蔣中丞奏裁節兩陋規，已嫌奏疏過於誇炫。聞每月提藩庫運庫二千五百金，並不奏咨，尤不足貴矣。惟尊署月入僅四百餘兩，斷不敷用，自應依照兩亭之例，另籌津貼之款，俟酌定數目，再行飭知。刑錢書啓，諸幕俱不可少，騰出精神以圖虛靜而謀大事。

(二) 被撥較深之州縣，仍准議免，議緩其元氣漸復之區，不准減徵，此亦察吏最要關鍵。州縣陋習，以不催正供爲市恩之地，卽以多徵少解爲中飽之謀。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風，故專以催科課州縣之賢否。且謂陽城二語爲不肖州縣之護身符，又謂後世正賦，比三代之什一輕減倍蓰。催徵則導民親上急公之忱，不催徵則長民犯上作亂之機。等語。國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論爲然，但須力禁浮收地丁，每兩一正一耗，收錢二千，實不爲少。請閣下查有溢收分文者，立予撤任。既革浮收之弊，則催徵乃州縣之本分，民間

之大義，不可放鬆！

(一) 考試各官，近年惟江西最爲認真，參革甚多。國藩頗不以爲然。自唐宋以來，考士屬之禮部，考官屬之吏部。文獻通考中亦分立兩門。前明及國初選官，皆考一判。今雖不考判，亦尙進月官卷，是考官乃六部之權，非外省所得爲政也。鄙人在皖，每日接見三員，但令書履歷數行，觀其字蹟而已。閣下本有綜核之名，屬員畏者較多，愛者較少，於考字尤不相宜。以後接見僚屬，請專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師生懋勳氣象，使屬員樂於親近，則閣下無孤立無與之歎，而德量益宏矣。

(二) 前敵餉項第三關，添平餘八萬，業已解足。第四關，添北課十萬，皖省漕項一萬，計尙微有溢數。第五關，添等處籌出四萬，所少無幾。來示蘇省盈餘儀儀解北征，但求歲事中檢決，可不誤餉需。至接印日期，照例無須奏謝。

(三) 整頓釐卡，『不望興利，但期除弊。』二語最爲扼要。州縣以民爲民，而卡員卽以商爲民。卡員不知恤商，猶州縣不知愛民。州縣無不作惡之差役，卡員無不作弊之司事。閣下耳目之長，心思之密，冠絕時賢。嗣後整飭釐務，請以『勤教卡員，嚴查司事。』二語爲主。至商民照章完釐，便令者少，可寬者宜，稍崇寬大。僕頃奏撥二成洋稅，亦爲釐務難再加搜括起見。雖未經說出，而立意與尊處之『不



望與利，但期除弊」相符。

以上各條，均就尊見微加參酌。此外，如禁佐雜之擅受，懲司書之需索，皆極有關係。閣下志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衆醉獨醒之際，仍之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耐字貞之，則人皆感其樂育，而於己之養德養身，兩有裨益。

致彭宮保。

近日不審等體所苦若何？至爲馳系！久晴望澤，連朝步禱，今日始沛甘霖。早稻雖已過時，晚稻猶及下種爲之一慰。已什哈劉國成，自襄陽回署，接春霆覆信，已於十三日登舟，將赴漢口。養病據劉弁察其病狀，十分沈重。各傷皆發，頭頂一傷最重，時流黃水，久不能言，面色如炭，僅食米湯少許，非得神佑，恐難痊愈。焦慮曷已。金陵會館係僕與閣下創立，鄉人頗以爲德。其昭忠祠與會館多相交涉，董事亦經管兩處，其勢宜合而不宣分。查金陵克復之後，全賴水師肅清江面，上游三千里，皆由苦戰得來。最後攻克九江，州勳績尤偉，死時良多。而金陵昭忠祠僅及楚師陸軍未列水師祀典，實爲有缺。鄙人擬於後二進，改爲一大進，作此祠之正廳。祀水陸之統領營官，而勇丁不與焉。其下兩進，甲子冬已編立陸軍哨勇之神牌，茲擬仍如其舊。惟正廳則水陸並重，庶幾心安理得。吾湘人之官江南者，目前已覺無多，陸軍尤爲乏人。恐三五年後，昭忠祠即無人照管。惟長江水師額缺較多，更歷二三十年，湘

人之在江南水營者，計尙不少。是昭忠祠必爲水陸所共有，論功績乃爲平允，論經管乃可長久。特此奉商請閣下，玉成此事。以後雞鳴山下一祠，作爲楚軍水陸昭忠祠，與會館同歸值年者經管。國藩當會列台銜，再行奏請，俟奉旨後，仿湖口昭忠祠之例，國藩與閣下各作一碑記之。餘俟會晤時詳議一切。

復楊石泉方伯。

承示用人理財各語，俱得要領。「違道干譽」四字，近日仕宦中幾別開一種捷徑。亦遂上孚朝堂，下獲民譽，如操左券。聞閣下闇然日章，道慕赫赫之名，但求切理鑿心，卽此已見篤實君子之道，非流俗所易測量。減兵增餉，本係亂後要務。惟綠營積習太深，萬難挽回。若將領中不與選擇傑出非常之才，卽使增餉數倍，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不知尊處果有愜心之將領否？其原奏及現在辦法，可否抄示一二，以資參證。企望無已。弟乞退未能遵旨回任，簿書酬接，殊非孱軀所易料理。連月不雨，二麥受傷，早稻失望，近雖得沛甘霖，尙不知晚禾果否有秋。瘡痍滿目，無術拯救，實深憂愧。鄂中自正月霆軍大捷，二月十八彭方伯黃州一戰，幾與三河覆敗相似。厥後久無戰事。本月初四五，周鎮盛波於信陽州獲勝一二次。十一二日楊劉李三軍在黃陂等處接仗，互有勝負。春霆軍門因病重，堅請離營，敝處會同李少泉宮保奏調婁峻山南來接統，奉旨允行。峻山現署直隸提督，交卸前來，尙需時日。甌陝之賊屢爲劉壽卿軍門痛勦，據稱捻回兩逆勢難再振。近歲兵事

惟此差強人意耳！

復丁雨生方伯

考官將遍有賞無罰與江西昔年之動輒甄別休致者迥不相同。如此則陶成之意多操切之意少。有才者樂於見長無文者亦不至望而生畏。雖常考亦自無妨。此間擬停期滿甄別之考因其事太無根據非欲博寬大之名也。聽訟催征嚴立程限逐一稽核自有實效。日雪軒雖長於催科然好用輕銳少年拜認師生亦壞蘇省風氣。閣下當法周湯諸老何必取法乎下。清糧擊荒誠為要務。然下手實不易。能就二百餘則中定為簡明章程祇留三則五則使愚民一望即知庶幾易於遵守。擊荒委員分肥膠混亦應撤參一二以儆其餘。此等處未可稍事姑息。將來另定勸獎章程仍須先遴賢員徐議良法。僕在安慶議清丈田畝造魚鱗冊以未得賢員卒未辦成至今抱愧。石芾南既於尊憲應手可即令赴蘇就官醫局渠亦欣然願應嘉命。沙船興廢言之慨然。頃接郭中丞來函亦以加價一層勢不可止。免扣一節力有未能。為言查折扣項下統計不逾三萬金而使商有怨言非所以示體卹。鄰見則以加價之一錢五分全行免扣其原價之四錢亦免扣三分而以扣出之一分仍留為海運局之公用不必提歸司庫。頃接總理衙門信似以全數免扣為是。請即照此議詳可也。昔劉晏不減漕船經費以為使下有餘利則官物慎重而事可永行。厥後減費太多而漕船遂廢。今沙船之行於異日者誠不知其何如。然在我輩留

其有餘則在後人不至遽廢是亦前事之堪師也。承餽生荔枝一罇色香雖減而真味未變敬以志謝。二小兒體氣漸完擬令緩歸以副雅囑。

復李筱泉制軍

接二十日途次惠書旋得鄂信知於二十六日接篆。三湘方泐去思全楚又歌來暮。勛福日增至為企頌。幼泉專襲營務子美代為統領一轉移間公私稱便。惟聞郭公治事氣足而才不長頗欠條理難將多人仍恐不克獨當一面殊為慮念。春霆病重回鄂聞近日毫無轉機。該軍氣習頗深春霆或回蜀中則將該軍全數遣散趁此時尚無欠餉或無他變。五忠祠位次升塔忠武於江忠烈之上誠為得體。惟以死事之年月為位次之先後此語傳播眾口久已彰彰在人耳目。忽由閣下與僕二人史定似不相宜。若謂實宜先而主宜遜則人謂文宜伸而武宜絀理亦相等。不如仍舊貫為妥。南雲芳浦積勞之後一病至此已照來咨將芳浦之軍檄令停招。但鄂皖之交總須添一支勁旅以定黃州安慶之人心。統將難求實深焦慮。東股竄新野後聞已至許州中牟恐意不忘運東亢旱已久運河枯涸處處可以徒涉。幼良助盛四軍皆須歇息僅省三琴軒兩軍力尚不足制之奈何。

復郭遠堂中丞

沙船水腳加價俟冬閒附片奏明。卓見極是。所請免扣一節頃據丁雨生稟覆亦與尊指大略相同。惟沙船積困已久京中當

軸慮其倒歇，有誤海運。總理衙門屢議購貴輪船夾板濟運。國藩以官買無此巨款。力陳買船濟運之非策，仍以保護沙船爲正辦。將周廷琦等公稟函寄總署。又因阿公使前來，不欲暗中沮止洋船裝運。豆石請出示曉諭，並開解沙船勿爭豆石之利。總署亦諄諄言之。國藩覆函因言：祇有調濟沙船增費免扣，或可不爭豆石之利。此外別無開解之法。頃接總署續函言：沙船九折，京中無案可稽，自應免其折扣。國藩覆函言：舊扣四分，除留一分作海運局費外，餘三分免扣。已囑丁藩司照此詳復。茲將與總署來往信稿節鈔呈閱。丁壽恆等一案，張牧胡令二員批俟司詳到日，由敝處酌核。敬會台銜覆奏。張胡皆有劣蹟，所參似尙得實。丁封君邇來並未干預公事，又長子宮浙不祿，次子官瀆告養，心緒拂亂，自應保全，以敬宿學。而彰公道。卓裁以爲何如？此聞自二十四得雨以後，初三小雨，初九十七又雨，均未大沛甘霖。茲於二十日始得透雨，足以栽插秧稻，稍慰雲霓之望。不知淮揚徐海均得甘雨否？能使運河寬深，捻逆不得東渡，則幸矣。

復劉韞齋中丞

兆方伯一軍，批以席硯香接統，並以葉介唐佐之，最爲妥協。湘軍守在四鄰，已閱十午。有得力之軍援黔，而吾南自固。惟須步步爲營，後路未清，不宜深入。自處不溺之地，而後能援人之溺。想諸將皆已厭聞斯義。比聞雨暘時若，新政之初，此惟最切之圖，有非可強求者。賊聞直隸山陝旱象頗廣，南則鄂皖甯蘇數千里同

時被旱，二麥歉收，早稻失望。此間設壇求雨，步禱兼旬。蘇松淮揚安廬徽甯，均得透雨。祇要此後兩晴應候，歲事尙無大礙。鄂中則向例播種宜早，今已無及矣。任賴股匪自鄂竄出，不過旬餘，竟於十二日從汶上竄過運河，以東千里膺濠，三年辛苦，一旦前功盡棄。可歎！可憂！雖水涸山於天心，而懈怠亦關人事。如何？如何？聞敝邑哥老會滋事，幸蓋籌調派神速，五六日間，卽以掃除歲事，不勝感荷。竊意哥老會人數極多，辦理不善，則人人有自危之心。此戢彼發，必至治絲而棼。此輩非盡甘心爲匪之人，太約初入會時，有兩種議論，最易誘人。一曰：在營會聚之時，打仗則互相救援，有事則免受入欺。一曰：出營離散之後，貧困而遇同會，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會，可免搶劫。因此同心入會，惡人固多，好人亦極不少。其中願充老冒，雄長而斂財者，數百人中不過二三人。其願謀反叛逆者，數千人中不過一二人。若因拏辦此一二人，而株連及數萬人，則事將不可收拾，而心亦有所不忍。鄙意當徧張告示，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所謂罪者，大罪一條，謀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條：一曰殺人傷人，二曰聚眾搶劫，三曰造謠軍器是也。治之之法，大罪叛逆，則興兵誅剿，究其黨與，坐其妻孥。中罪三條，則但就案問案，重者正法，輕者枷杖。其未入會而犯此三條者，亦不輕縱。其已入會而犯此三條者，亦不加重。不究黨與，不坐妻孥，當堂訊供之時，但問本案之是否認供，不問平日之曾否入會。至中罪三條之外，或犯小罪，更不問其是會非會矣。如此辦法，則會中

之千萬好人安心而可保無事。會中之數千惡人勢孤而不能惑衆。剛藩擬將此層出一告示，徧諭敵縣及附近各縣，老夫子如以鄙論爲然，亦請徧出告示，並通飭湘中州縣遵照於哥老會犯案者分別辦理，庶足息浮言，而定人心。謹此奉商。

復李宮保

前接十一日賜函，稍稽裁復。頃接十九日陳州惠書，猥以晉位端揆，遠勞稱賀。德薄位高，久已不稱其服，迺於諸事棘手之際，忝竊至此。窮官巍秩，適足以播惡而速謗耳。捻逆竄渡運河千里，濠牆三年辛苦，前功盡棄。除河開外，高尙有丈餘，何致不能爲一日之守？以待濬劉之至。大疏據事直書，不加論斷，尙屬和厚。劾荅扼駐徐宿，不知月內能否趕到琴省。議反守運河，鄙人亦嘗主其說。然自去歲沙賈無成，深知他營兵勇不如自轄兵勇之可靠。淮軍勁旅不能不赴東府，追勦其可騰出守河者數已無多。東省兵力既不能守運東，又豈能守運西？守而不固，賊饑更張，似不如慎之於始。然除倒守運河外，鄙人亦別無良策，仍請閣下一言決計，免致道謀無成。鮑軍之事，春霆專委員來甯懇請回籍，僕已允爲代奏。察其病勢已鬆，當無意外之虞。惟堅請以該軍暫屬舍弟總統，並爲諸分統代辨前稟之誤，似不甚滿於妻，亦不欲屬於宋者。該軍既無可統之人，即多方敷衍，終不中用，自以遣散爲是。而一時全遣，則口糧斷不能一氣湊齊。茲與峻山等熟商定爲先撤馬隊十二營，春五營，及親兵一營，其餘十四營均不遣撤，勉從春

霆所請，權交舍弟總統。將來或撤或留，再行察看辦理。一面至上海籌銀五萬兩解鄂，請鄂省籌銀四五萬兩以爲遣資。俟接鄂中復書，再發公牘，撤襄陽六千人之時，即令峻山在黃州招五千人，當無他慮。俟滙餉過甯，國藩即會列台銜，一面檄撤另招，一面出示曉諭。各勇馬隊全撤，所繳馬匹應解何處，請閣下與鄂中兩院飛商也。此間二十日以來，連得透雨，歲事當可無虞。鄂中種植過時，恐得雨亦已無濟。然補種雜糧，究遠勝於枯旱到底者。宋鎮甸南之案，雨生亦有密函言之。敝處覆雨生密信，抄送尊覽。雨生因母病復發，邀請石甯南赴蘇，業已起行。且言蘇州有官醫局，月可送四十金。甯南之意似戀於蘇，而憚於北征。且令五弟之夫人，尙須甯南來甯再診，勢不能遽行赴營。報銷局童道，吳竹翁深滋其人，渠宜山東方伯時，有人代童作一諭帖，貼於藩署照壁，言買缺營私等事，意欲勸公屏斥，因信稀不便陳說云云。作梅亦言童向糧台徐委員索銀五百金不應，則多方挑斥云云。僕因此二者，恰值部文調取引見之際，遂令雨亭微示之意，令其請詣進京。將來閣下或用或否，均易著手，無甚痕蹟也。

復郭遠堂中丞

二十日泐復一函，旋接十五日惠書，料理劉松翁身後事宜，具仰至情悱惻，籌畫深遠。袁小午京卿函請國藩爲劉公臚陳政績，奏請卹典。老前輩與之共事一城，見聞較切，或僚屬有熟悉松翁遺事者，纂述一二見寄，以作藍本，幸甚。頃摺弁南旋，李眉生廉

訪謝恩一摺，批旨令其入覲。徐道一席，少泉宮保曾以陳心泉相商，子青漕帥以李采臣相商，均因太不合例，懼于部詰。察看候補道員中，惟高雲浦梯似可帶隊打仗，將來足備一路防勦之選。目下與後路台局前敵諸將，亦能處處聯絡。商之少帥，深以爲然。批即奏著斯缺，如尊意以爲可，即當會列台銜，檄委高道速赴署任。又揚道一席，久未奏補，查陳道慶長在蘇資格最深，辦事明練。如尊意以爲可，亦當會列台銜，奏著斯缺。特此奉商，請候覆示。

#### 復李宮保

幼仲赴浙，葉省跟追，自是目前一定之理，必然之勢。豫院各軍進札開河以上，或可勉遵調度。院軍進札灘上一帶，未知其恪恭遵令否？即能遵行而紀律未必嚴明，與蘇軍未必聯絡，祈更卓奪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軍律不可騷擾，二曰奏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譬若舟行遇大風暴，祇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昨令兄筱泉書來，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氣類」之語，「即從大帥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實無絲毫罅隙。渠前批廷軍之稟，頗似有意簸弄。尊處軍事若不得手，左公必從而齟齬之。僕前信言勦軍事力戒諱飾，廿七日之信，力戒騷擾。正恐閣下立腳不穩，被人摘發也。至於大處調度，危急之際，尤以全軍保土氣爲上。孤軍無助，糧械不繼，奔走疲憊，皆散亂必敗之道。請閣下常函省察，二君數者加意體察，庶免非常之禍。誠能不騷

擾，不諱飾，不散亂，三者問心無愧，則成敗一聽諸天，齟齬一聽諸人而已。此閒自二十日以後，大雨時行，湖河水勢漸深，私船藉以展布，亦一幸也。霆軍習氣太深，全無條理，因借春霆聲威，十分將就。春霆既不能統，本應全行遣撤。其所以姑留十四營，暫交舍弟總統者，一以狗春霆再三之請，一以餉項支絀，不能多撤也。閣下愛其譚唐二將，儘可調唐仁廉至尊處，另募成軍。聞其臨陣全無調度，隊伍不整，恐祇能帶馬隊一二營，不宜多帶。聞譚勝遠自以流年不利，堅請回籍，似不必強其從事。俟年將順利，再行調出。此兩層擬於遣撤會檄之中，詳細說出，日內已備牘發行矣。

#### 復劉峴莊中丞

前接四月十一日惠書，稍稍裁覆，爲歉！比審動履康娛，盡勤益懋，孫棟臣於巡緝認真，又能開警即發，是公事頗知認真。即如尊指，暫免參辦。前聞其夜郎自大志驕意滿，恐其不服尊處鈐束，又以其爲鄙人與雪琴舊部，恐閣下或有瞻顧，諸事不甚順手，故欲劾去，以肅管規。今閣下既節取其長，弟亦不咎既往。請閣下時加訓飭，戒其盈滿懈弛，不令干預請託，如故愆復萌，即請密函見示。弟昨令派礮船至吉安巡查鹽卡，亦以試其所部之得力與否。軍興日久，勇餉多屬虛糜，吾輩不能不細心考核也。

#### 復丁雨生方伯

宋鎮事仍請尊處細查見示。此事雖小，而紀綱是非皆有關係。提顏令等三員，本案詳參，與另案甄別，似俱不宜輕縱。顏令上

次考廉，文理最優，能否以教職處之？乞酌！金令一員，前於陳道詳內已批撤矣，似應詳參革職，以儆貪墨。海塘領銀，藩署書吏扣至一千四百兩之多，尤不能不嚴辦，不必有所瞻徇。前敵餉項，除月餘外，九臘兩月，尚可多籌鉅款，感荷之至。現方議倒守運河，於正項外，不無另款，而徐臺需餉尤急，不能不仰資於學處也。

復李筱泉制軍

霆軍遺留事宜告示，及遣撤之檄已發後，又念譚唐楊曾四分統，獨譚唐於示檄中提出重加錄用，以慰其心，而楊曾未經提出，未免向隅。若檄中能令楊於撤勇後速來金陵，差遣曾於撤勇後送鮑回籍，再來金陵差遣，則四人皆有著落，較爲周到。事後悔之已無及矣！不知此二人雖不滿意，尚不生變否？閣下能設法斡旋否？霆軍馬隊實不得力，若非撤後重招，斷不能與淮軍步隊聯爲一氣。此鄙人之苦心也。豫東之師，助守運河，皖軍中至宿遷止，自宿遷以東至清江，二百餘里，歸張漕帥設守，其兵未必可靠。自清江至阜甯，二百餘里，少泉調王可陞歐陽利見等設守，其兵力太單，別無一旅可以添撥，殊爲焦慮。此次逼賊於運河之東，奉有明旨，各軍亦尙踴躍從事，或是好機會，但須在九月內見效，乃妙。一交十月，則運河水涸，黃河或冰，又覺利少而害多耳。

復李少泉宮保

倒守運河之議，省葵發之於下，朝廷主之於上。蔭稚和西諸帥，亦似深慮其說，意見不甚紛岐，意軍事將有轉機也。王峯臣歐

陽健飛兩軍，業如尊指，分別檄調。惟阜甯以東，射陽河寬水深，尙易爲力。阜甯以西，直至清江，恐王軍不敷分布。清江以北，直至宿遷，恐張部亦未必可恃。此兩處均不易防，想公亦慮及矣。如能在膠萊河之東北，誠爲絕好機會。若竄出膠萊河之外，則運河地段太長，實無把握。宿遷以南，張部既嫌單薄，僕又別無可調之兵，敬求閣下於此再爲著意。至懇。至要。初十日將春霆回籍一節，曾列台銜具奏。惟撤去譚唐曾楊四分統，譚唐別謀位置，曾楊未免向隅，殊欠妥善。頃有寄令兄筱帥信抄呈尊覽。雨生之太夫人近日稍見痊愈，或無意外之變。蘇省釐局，作極意在永君，僕亦深以爲然。蓋求人先求其心之誠，而才隨之以長。蒯蕪農才亦不長，而其心可靠。月計有餘，子永亦猶是也。

復李少泉宮保

此次驅賊海隅，氣機尙屬湊泊。自以防守膠萊爲上計，若逸出膠萊以西，則防守運河之兵數固加增，而與賊馳逐之兵尤嫌單薄，殊無把握。觀於鄂皖齊豫之衆情踴躍，閣下之整暇纒密，後路之餉項粗裕，合此數者，軍務必有大順之象。不審天意人事，竟復如何？六塘河水可用師船，或係偶爾盛漲，未必可至一二月之久。宿遷以下，皖軍多守數十里，漕帥所部當足接續分布。雨生之太夫人，近日已大痊愈，殊甚欣慰。雲仙前有信來，言一月假滿，仍當呈請開缺。敝處答以一函，不復勸之出山矣。

復劉韞齋中丞

人手筆自是有用之才。敬求示及其奏請諭旨通飭各省限月繳銷暗號似可不必。今會匪雖多要以兩湖四川三省爲最。三省又以湖南爲最。就湖南而論以長郡爲最。衡永次之。餘府則不必深究。就長郡而論以鄉澧長善陰寧爲最。益瀏次之。餘縣則不必深究。天下雖廣喫重者不過數處。治之之法告許之脅從。概從寬宥。以絕株累。詭叛之風。訪獲之頭目。必賞重典。以杜煽誘猖獗之漸。治脅從則用散處之示。有黨必散。治頭目則用尊處之示。有犯必懲。外寬內嚴。威并濟。不過數月。必有大效。閣下以爲然否？

### 復張子青漕帥

自賊竄運東。李少帥謀蹙之於海隅。近守膠萊河。遠守運河。不令流寇四竄。誠爲善策。惟膠萊河僅三百里。局勢更緊。能遏之。不令逸出乃妙。若萬一逸出。則運河地段太長。防守殊不易。現在自沈家口氣仰化集業經淮院軍分汛設防。自仰化集下至桃源亦經少帥檄派浙軍分防矣。惟自桃源至清江百廿里。至淮安又五十里。至阜甯又百六十里。此三百三十里尙未派定陸兵分防。係閣下與弟分內應任之責。聞阜甯以東。所謂射陽湖者。冬閒水亦淺涸。是桃源以下直至海濱。陸兵應防者。至五百里之遠。安得許多兵力。即使射陽湖冬閒不涸。而自桃至阜三百三十里。僅得貴部數千人。及王鎮之五營。歐陽鎮之四營。計兵數不數甚。弟頃致少泉宮保信。深以桃源以下兵單爲慮。反覆言之。茲讀

舊黃河之北設防。不於黃南設防。不特較內河之闡壩集鎮。防不勝防者。稍覺其易。卽程途亦當稍近矣。惟鹽河亦以中運河爲上游來源。冬閒汶源極微。鹽河未尙能行船。如果可行小船。則帶水亦足限馬足。應卽遵照尊議。憑鹽河以設守。其每營發錢二千。弟當另籌款項。以資應用。至桃源以下。由雙金閘以達響水口。計程不下三百里。以每營分防七里計之。須用二萬餘人。除貴部及歐王兩鎮之兵外。約尙短少萬人。仍當與少帥熟商。若一處稍疏。卽全局皆壞。又不如竟不防運之爲愈也。至調到客軍。呂岐勢難兼轄。仍須由閣下董統主持。呼應乃能靈通。號令亦歸畫一。幸無過於搗謙。

### 復李筱泉制軍

盡躬感冒暑濕。秋涼定慶安痊。曾楊二將先後令赴金陵。曹志忠亦令赴少泉。有此轉旋周到。各統將當無缺望。不知日來果能安靜。遣散否。春霆已起程否。廬念曷已頃接少泉來函。膠萊防守。東軍地段所空十餘里。趕緊修築。六月底。粗已合龍。逆蹤於廿四五竄回卽畢。七月初一。撲我河沿。當經東軍堵住。初三四尙能穩守。若再衝突數次。不爲動搖。則防局便有把握。再派勁旅過河。爲聚殲海隅之計。不知果做到否。春霆軍撤定之後。除蘇餉二萬五千。已供斐軍外。其江西之餉。擬以五萬供宋長慶一軍。其餘二萬。仍請協解金陵。爲少泉添練馬隊之用。卽日當作兩端商覘。莊未

知能否允准？其鄂餉二萬，亦擬請協少泉軍中添練馬隊，不知鄂軍何時少紓，請與舍弟商之。次青被圍之後，幸而全軍無恙，劉韞帥來信頗有微詞。若硯香接辦黔事，當令次青善刀而藏，不致再有蹉跌，亦公私兩全之道也。

復劉峴莊中丞

示司詳丁漕改收銀兩及逾限加價一摺，詳中著語太呆。改收銀兩一節，祇須引部議安徽之案。『銀價大有長落，必須與時變通』二語，即係江西可以例推鐵據之。但言收銀收錢，隨時酌定，似不必將一兩伍錢、一兩玖錢說出其逾限加價一節，減作一錢二錢，全貼州縣，提不公用，似尚妥叶。此兩層者，外間如能辦理妥叶，即不必覆奏，似亦可行。如必須覆奏，則有一層亦宜附奏者，請與閣下商之。查部定漕折每石一兩三錢，係在咸豐三年米價極賤，銀價極貴之時，較之今日情形迥殊。而江西每石完錢三千，係在咸豐六年四面賊氛，六七月提前預徵之時。厥後十一年冬，議減漕價，李黼堂兩稟請照六年三串之例，弟覆兩允准。近來六年征收，雖屬相安，將來若改徵本色，則以錢買米，不敷之數甚鉅。目下江蘇之漕，每石征錢四千三百，安徽之漕，仿照湖北參差之法，極多者徵至六千五百，極少者亦征三千四百文。江西較之鄰省獨少，目下部價僅一兩三錢，能令小民少完一分有一分之益，賤完一年有一年之益。將來部中責解本色，屆時必須增加不能不預爲奏明。閣下若照司詳入奏，請於收銀及逾限二層外，

添此一層，并請將奏稿寄至敝處商定後，再行會奏。弟恐後人議論，但知沽民市德，不爲後任留改征本色地步也。至司中示稿，欲傍丁漕議捐三錢六錢，此與加賤無異，斷不可行。閣下逐層批駁，具見仁心卓識，造福不淺。即奏亦必干部駁，爲起運地步，必須始於改解本色之年六錢，亦意中事。此際則但可預說，不可預捐。雲軍戴宋拒婁樂寬縱而畏嚴明，誠如尊論。亦深惡軍中主帥大柄下移，有唐末自擇留後之風，定議分別遣留，現留者步隊十四營，以春霆囑歸舍弟調度，仍交宋鎮統帶。所遣者馬隊十二營，并步隊六營，已令婁鎮赴鄂招集九營，未知漸能安靜遣散否。惟撤者雖多，而新招者之人數餉數則有增無減。步隊撤去三千四百人，而婁部則增至五千人。敝處舊協霆軍銀二萬五千兩，今則盡解婁部，月添五千金矣。馬隊撤去三千人，擬令譚唐等仍招滿三千人，特以改隸淮軍歸劉銘傳馬德順等統轄，不能不撤散另招耳。尊處月協霆軍銀七萬兩，應請如常籌給，以五萬兩解湖北給宋軍十四營之用，以二萬兩支江西督銷局轉解金陵爲譚唐等新招馬隊之用。其湖北向協霆軍月餉二萬，亦當移作譚唐馬隊之用。昨接大咨，以司詳霆軍裁撤，江西協餉應減，弟爲此無厭之求，不便以公牘覆商，特此專函奉懇。務求俯允所請，不勝感禱。弟素不善籌餉，淮軍及在秦之湘軍每月需銀五十萬，今年上海釐稅及湘鄂鹽釐大減，計年內尙少銀七十萬，全無著落。除京餉廿萬，有欲可指外，近又新添直隸賑濟銀廿萬，安徽協餉每月二萬。



及淮河興修費十萬，亦無著落。萬不得已，仍求助於尊處。俟接到覆信再行附片奏明。

### 復李少荃宮保

准廿六日大咨，具悉濰河潰防，究係在何汛地？咨中不甚分明。讀二十八日寄諭，似又歸咎於琴軒者。想尊處奏牘必將專汛疏防之員指明矣。聞大施廿八九日濟南起程，督同仲良及開奇諸軍探蹤追勦，不審可一收截擊之效否？自鄙人與閣下兩辦河防去歲，則豫軍疏於汴南，今歲則齊軍一疏於戴廟，再疏於江西，以致前功盡棄。膠萊三百餘里，尙難堵禦，沿運千有餘里，更覺毫無把握。不特豫軍齊軍浙軍皖軍矣，輟之軍客兵未可深恃，即歐陽王鎮等主兵，亦殊難深信。且一交九月，六塘河水涸，則自桃源至阜甯尙欠陸兵二萬，而自清江至淮安五十里，舟楫如織，開壩如櫛，民居如鱗，實屬萬難設防。一交十月，則桃源以上處處淺涸，防兵太單，不得不早思變計。請閣下內斷於心，婉商省三另圖長策，至要至要。

### 復劉峴莊中丞

頃接惠書，猥以秋節相慶，卽審監臨鎮院，文福俱隆。昔遺湘浦之珠，深淵偶同乎蛟客；今采崑山之玉，台座便等於龍門。引睇古暉，良殷企頌。敝處缺餉情形，已於前函縷述。防河之兵，不能少鬆；游擊之師，非練大支馬兵，不能與之縱橫馳逐。弟現商之李少帥，以膠萊河防僅四百里，尙被衝出，運河千有餘里，更無把握，不

如停止防河之議，騰出兵力以作追勦之師。裁撤劣弱之營，騰出餉項，以免羅掘之苦。渠復信以爲運河濠牆業經修畢，已成騎虎之勢，不願停罷。河防更不難遽停，則現兵自難遽撤。且一議撤兵，又須另籌欠餉，不料敝處於克復三年之後，乃復觀此艱窘之狀。閣下以巨款七萬，協濟霆軍，弟本不應更爲無厭之求。且來函述及江西窘狀，真摯如繪，弟尤不敢再爲發棠之請。惟時勢所迫，環顧他省無可商者，閣下前復信時，尙未見弟七月廿七日之摺。厥後咨達冰案，如鑿及苦衷，或可借箸一籌。敬求於湖北霆軍之步隊，照常惠濟五萬金，其馬隊之二萬金，或全數解濟，或酌減五千。總求大力協助。此間支絀情形，一兩月內，將昭著於衆人耳目。尊處必有所聞矣。直隸臬匪人數雖少，關係甚大，久未接印，來信深爲慮。屢承呈訴之事，讀咨到大，奏光明磊落，洞晰無疑。朝廷必可釋然。弟將來不過附片覆奏，以資印證而已。惟甄別之際，未將給咨送部一層隨案聲明，致令抵隙生波。宦途嶽嶽，亦殊可畏。江常土匪，此間尙無所聞。惟廣德一帶兩湖客民紛紛前往開荒，將來又係難了之案。如何如何。

### 復李中夫方伯

聞霆軍十四營，霆峻八營，均以好利之故，弊端百出。頃有嚴批二牘，認真查辦。鈔呈尊覽。閣下於霆軍風氣知之最深，能備述瑣事，使我聞所未聞。否眉生請假兩月，養病蘇垣。渠言假滿後，尙當續稟請開實缺。擬屆時據稟代奏，并奏明李某雖有豐病，而年

力正強，實係有用之才，再行給假三月，暫免開缺。如靜養五月，病竟不愈，再作計較。僕於眉生以大義相取，不以私暱相待，故於渠初授臬司時，不肯奏留，暫緩入覲。但恐人以袒庇議我，又恐人輕視眉生也。渠初意未免介介，後則豁然解悟，情願充硬漢，而爲衆人所共亮，不願受私庇，而爲衆人所指摘。可謂善達人意，胸襟磊落者矣。

復周若農庶子

鄙人德薄位尊，久已不稱其服。適於衰朽之年，更竊崇高之秩，撫躬內省，五夜抱慚，尊處亦嘗有所聞，每增歎喟。鄂省餽贖之章，久已不復推勘，豈全燒梁國之辭，豈獨救會參之杼，至於喬木不遷，輜車不發，或者五角六張，命實爲之。若借外論以爲漸，徒形斧鑿之痕，斷無刀圭之效。揚雄解嘲，固不如李康運命之篤論也。

復丁雨生方伯

餉銀儲存十四萬兩，此閒年內已可敷衍，且俟新年再行提用。漕價明示三千四百兩，令州縣自減二百，惟三千二百爲數太少，前與閣下而商，除米價外，至少須收一千二百文，以爲州縣運費等款之用。目下米價每石須二千五六百文，計臘底年外必再增漲。則今年漕價宜定每石收三千八百文，乃爲適中之道。并定嗣後米賤之年，以收三千八九百爲率，米貴之年，亦收至四千二百爲止。庶小民之輸將不甚昂貴，而州縣之辦公不至竭蹶。若今

年減至三千二百文，明年米貴欲求增至三千六七百文，必不可得。民間完納錢糧，減收之令易於下水，增收之令難於登天。減一千而民不甚感，增一百而民皆生怨。今減至三千二百，戊辰已已以後，必辦不動。且恐本屆之漕，有至新年方買米者，州縣立即受累。閣下之示若尚未出，請即更改。若業已出三千四百之示，不可令州縣再減二百。至囑至囑，僕在江西祇收三千，以解部之銀，每石僅解一兩三錢。若改而解米，則三千之數，必須大加亦當增至四千以外。閣下但知牧令賢者少，不肖者多，而不知小民亦良者少，莠者多。此事望稟商中丞，再三斟酌。此時稍留地步，他日免釀大案，卓裁以爲何如。尊摺所論各國夷情，燭照數計，洞若觀火。即當作函，將原摺寄總理衙門，以備采擇。傳教若僅如尋常故事，原可聽其自生自滅。若設立教頭，以統屬中國入教之人，將來奸民會匪叢雜於中，其禍不可勝言。誠如尊慮十二條，俱爲自強要策，就中創建輪船三間，紳師將來必責成敝處辦理。僕於輪船一事，屢次函催，贖催究不知何時始有成舟。斤撥輪船造法，望閣下即商之沈馮馬諸君，迅速趕辦。既有廠匠，又有經費，何憚而不動手爲之。吾輩卽以此事爲最初之功課，可乎？

復劉峴莊中丞

袁州副將一缺，敝處於初六日會列台銜奏補朱鎮雲章。敝處隨從者衆，而副參游中或半年數月不出一缺，偶有缺出，諸將望澤者環觀，嗚嗚待命。念其久著勞績，勉允所請，是以不及先行

兩商閣下，務乞鑒亮！玉山幸已消患無形，而鄱陽都昌武寧奉新重案迭出，江兩兵勇無多，閣下不令調營赴東，勦捻卓見極是。婁鎮、嶠、八營及新撥副五營，將山、潁、州、徐、州、馳赴山東會勦。江西月餉五萬，求飭局徑解金陵轉解，是所感禱。霆軍積習太深，統領營官扣勇糧以肥私橐，做處前有查辦二檄抄咨冰案。然鄙人不肯遽撤此軍者，一則恐其全散生變，一則該軍臨陣隊伍整齊，逢山過山，遇水覓水，實爲羣賊所憚，有非楚勇、湘勇、淮勇所能及者。故欲存此一家法門，以備緩急之用。曾處二年以來，於該軍耗去巨款，鄙人苦衷，不能不縷晰奉告。

### 復李宮保

長蘆已成可守，自不宜遽更其局。惟霜降以後，各處水涸，衝出實在意中。閣下默參消息，內斷於心，何事應思變計？即當立與變計，非外人所能商度也。各省不肯分汛，即請繳欵，而認統將朝廷未必能從。與鄙人去年之請以散員效力軍中大指略同，則其難邀俞允亦必同矣。不如姑疑斯議，盡我之我當爲，以待氣機之潛轉。省三氣尙充足，覽之令人神旺。惟「至秋後賊野無所掠，不打自散」等語，實不可信。凡聰明過人者，往往於此等處看大意了。琴軒遽欲告歸，私情公誼，兩非所安。知閣下必有以勸勉而振興之。惟伯尊既被嚴劾，琴軒必爲東省官場所怨。此後相處諸多不便，而濰西之失議，潘而不議二王尊疏，自不能不爲剖晰。剖晰則無兩全之理矣。後路軍餉，頃雨生來此晤談三日，據稱「今

冬尙可支持，明春斷難爲繼。」今冬支持之法：一擬於常鎮最苦州縣不辦錢漕而辦畝捐，一擬查辦沙田隱漏之稅畝捐事，奏留充餉。極難立言，計窮能案，待渠開節略來，祇得冒昧一奏。沙田事，渠擬委員惟倪寶璜可出死力。閣下既不復與聞，即當函告雨生聽其委用可也。江西向協霆軍所贖二萬金，頃頃帥意欲裁此一款，僕已復書爭之，並酌減五千，未審終能允諾否？

### 復郭遠堂中丞

頃接惠書，渥承垂注，並示大稿各件。一則保全良吏，不爲蜚語所傷，一則追錄勞臣，足爲任事者勸，持論甚爲公允，字句亦極穩愜。劉河保案，既經核減，自無冒濫，亦無過優之處，當不至干部駭。謹將摺稿奉繳，均請尊處擊銜具奏。此外尙有松江楊守一案，前奉寄諭，亦應覆奏。是否稍緩再覆，並乞上稿辦理。鹽梟橫行，馬穀山中，亦已極言其害。浙省現有礮船巡緝，蘇省更派水師密擊，但能弋獲一二渠魁，則餘黨不禁自散。應請閣下就近與寶堂籌商迅辦。前咨調質堂來金陵，會看武鄉試。渠頃有贖推辭，國藩以耽擱半箇月，似尙無礙。定例十月初五開考，請囑令九月杪前來。月半即可歸去。先將會緝之營哨派定，當可期妥善也。蘇省並未成災，而紳民捏報請勘，預爲抗欠地步，民氣澆漓，誠如尊慮。應令雨生派員密勘，尤虛者予以薄懲，庶免紛紛效尤之習。此間文蘭將次揭曉，武闈正在興辦，喫緊之際，而李雨亭左腹股間忽生腫毒，於醫書所謂橫痃者相近。其勢甚重。江藩一席暫檄杜小舫代

辦俾得趕緊調理，不審能否速痊。捻匪游釋徐海前敵軍餉甚急。計今年尙短九十萬兩，江蘇向稱財賦之邦，斷不能求助於外省。前兩生在此商及，擬於宜荆丹陽壇溧五屬開辦款捐，似昔年安慶辦理抵征之法。於百姓向完丁漕之舊價有減無加，於州縣向辦丁漕之浮費一概裁去，即留此項，奏充勸捻緊餉，似亦無損於民，有益於公。特此奉商，如尊意以爲可行，即由敝處主稿，會列尊銜具奏。蓋亦萬不得已而出於此，想蒙亮及立候覆示。

復張子青漕帥

前接十二日環章，稍稽裁復。頃接二十三日惠書，並抄寄大稿。旋奉二十二日寄諭，具悉添營游擊，藉護運東，蠶畫周詳，至爲敬佩。惟敝處支絀情形，二十九日籌撥直隸安徽協餉一疏，謹會台銜奏明，業具公牘咨達冰案。此後協餉二萬，若分作數月起解，必當竭力騰挪，稍濟尊處之急。若每月解則此間力實不逮，竊以運河千有餘里，每歲冬春枯涸，夏秋泛漲，辦捻之法，守運終非長策。守兵占擱太多，追勦之兵太少，縱能守住河防，亦不能痛勦而大創之。況地段太長，萬無常能守住之理。故弟諄勸少泉宮保，停罷守運之議，另思變計，並以餉源已竭，勸令裁減淮勇，渠復信以騎虎之勢，難遽更改。然冬春之間，餉需日絀，勢不能不變計也。尊處事同一律，守運既將更改，餉項又無著落，似添募之議，儘可緩辦。若就現有之兵，籌常足之餉，則弟忝屬同舟，義不容辭。昨准劉峴帥來咨，江西二萬金，已經起解。又接劉韞帥咨，亦解二萬至浦。

目前儘後支持。此可如值缺乏，敝處必當按時籌濟。來書指明甘餉等項，查金陵釐局月協甘餉三萬兩，因左帥前借洋商鉅款內，有江海關代借十八萬兩，奏明由此項協餉按月撥還。計自七月起，至十二月止，僅能抵清借款，是目前別無解甘之銀。且甘省屢奏議增二萬，鄙人甫於五月奏定減作三萬。此時亦不能再減。至海關稅銀，國藩於夏間緣准軍餉需，及製造輪船經費，不敷甚鉅，業已奏留二成，礙難再行續請。凡此苦衷，萬祈鑒諒，承示撥礙位百尊，另用公牘奉復。鄙意不以守運爲長策，故不欲多撥也。

致李筱泉制軍

深秋積雨，感冒風寒，不能見客出門者，殆將半月。十月初日，始獲出內室，孱躬亦愈，不復禁鞞避風。定於初五日考試武闈，或能勉強將事。頃接少荃來書，羣捻悉趨兗州境內，意欲仍於戴廟上下偷渡運河。少荃已移駐濟甯就近扼堵。鼎軍於九月初四打一惡仗，雖小有損折，而所殺悍賊實多，足快人意。現擬厚集游軍，以琴軒合省三當一路，以少銘益子美當一路，調度極有條理。軍務當有轉機。惟子美難統多營，幾於眾口一辭，頗深慮系耳。江門協軍五萬兩，已據峴帥函報，委解起程。其馬隊之二萬兩，鄙人前請酌減五千，渠復書仍以全數相助，厚誼可感。然鄙意擬祇受一萬，不欲盡數竭忠以全交也。邵子進世兄，頃自浙來金陵，將往漢中，太守劉古山署中就婚。僕已函告舍弟，量爲資助，並請閣下妥爲照拂。商之小宋申夫，諸公伙助聘錢，俾成嘉禮。沿河不無戒

心應由尊處派一礮船護送其自襄陽以上直至興安漢中千有餘里鄂省之力約可送至何處入秦境後閣下有可轉託之人否申夫熟於漢中一帶或可指引一二所難者在襄陽至興安等處不知長龍可直達興安否務懇設法護送至感至感位西篤行樸學身後慘酷異常僅賴此子成立嗣其家聲閣下昆仲與位西舊好用敢切實奉託。

### 復郭遠堂中丞

征漕折價酌提充餉及截漕二事均勢所不能行應如尊指無庸置議卽田捐一項能辦者不過五縣而宜荆又自行稟請開征畝少則捐亦無多前已函囑雨生仍以不辦爲是旋接其請示公牘博詢衆議籌思累日本有截漕濟餉之實而反借卹民免征爲名殊覺底面不符而克復已久仍辦畝捐亦覺名義未正聞閣下前言具奏難於措詞頃已批駁錄咨冰案鄭張二令未接台函之先業於十八日出奏僅予降調以示薄懲該二員心地尙好係雨生前此見告之詞參劾以懲其前案留官以保其後路似於尊指尙屬相近松江楊守公事尙肯留心自堪造就惟聞於到任節壽等禮認省計較應再察看從緩覆奏花田被災自不能不量予體卹今歲稍收尙足大致已屬豐稔揔匪北竄浙窵意在由曹濟之問伺隙渡運過之北路既少圍勦之師放之西行又無窮追之力制寇乏術如何如何

### 復丁雨生方伯

畝捐一事李少帥亦有函來鄙人博詢衆議筱嵐子密諸君均慮具奏難於措辭作梅又有免漕征丁之說所獲尤少籌思累日卒無良策本有截漕濟餉之實而反借卹民免征爲名殊覺底面不符而克復已久仍辦畝捐亦覺名義未正故批牘未經照准閣下於前敵餉需費盡苦心百計經營而僕於此事不欲有成者實恐無以取信於上下今歲荷承大力前敵餉項八關九關均已有著聞漕關六成項下尙可勻撥十萬則歲頭關亦有著矣沙田分隸江境不盡屬蘇自以敵處札委爲妥惟此事本末利弊僕全未諳究前此李少帥辦過兩年僅收四萬餘串其不實不盡處僕亦不得其崖略而倪守以嚴查之員閣下欲滿被用之自必面與約法三章僕實不便遽爾檄委應請尊處先行移委試辦俟稍有成效徹處再爲加委並請將沙田查辦之法與前此辦理未善之處作一說帖詳細見告幸甚沿海花田被風應卽酌減以示體卹稻田雖不十分結實大致尙屬豐稔其分數由閣下斟酌定擬必可上不虧課下不病民冬春釐捐不旺各處皆然賴閣下一力整頓弊端十去其九尙可以常月之有餘補贖尾之不足蘇省銀價日長於丁漕定價征解不敷誠爲可慮然行營之餉以半錢搭解無論轉運爲艱且軍中習氣無錢則生怨吝錢多又不願領斷不可強尊意欲於清江設局兌匯十成搭二成錢或可試辦再多則不行矣聞漢口錢價格貴可否用輪船裝一二萬串前往換用伏候裁奪號商郭長祚請以楊故道欠款十四萬自收四萬而以

十萬充餉。其中恐有別情。應道斷完三萬。是彼所欲收之數。尙短萬金。安能更取十萬。鄙人向不肯取此等財物。楊道已死。又何忍威脅其家。而強取其金。自當謝絕。郭商以崇大體。新欠京練軍餉。除尊處及江寧已有解款。江海關業有稟到外。其餘各處。應即檄催。然趕十月輪船之期。恐已無及。由陸路搭解可也。國藩自前月十七感冒風寒。至月朔方出房門。頃於初五日開辦武關。勉竭孱躬。率同校閱。殊以爲苦。二小兒試畢回家。大小兒擬於本月來江。恐須冬月始到。知念附告。

復張子青漕帥

前接九月十七、二十二日兩次惠書。以抱疾旬餘。旋又趕閱武試。稍稽裁復。頃又接十月初五日一函。即審貴恙新痊。尙希珍衛。爲慰。愚匪竄擾浙甌。運道阻梗。尊意慮明春不能起運。欲將江北折漕由江南辦米。附海運大幫運通。查海運沙船由滬抵津之水腳。本有定價。由江北抵滬之水腳。尙未試辦。加以採買雜費。計必非二兩四錢所能敷用。若由漕折之內扣除若干。部中必不允從。若於漕米之外。由外開籌款。另行報銷。則弟於同治二年論江廣漕米案內。曾經陳奏一次。部中不以報銷運費爲然。大加駁斥。弟商之此間司道。皆以爲運費不敷。又恐沙船太少。未敢舉行。弟以江北之米。今年價賤異常。若在裏下河買米運滬。運津。計不數之數。甚少。不趁今年試辦海運。則以後永無試辦之期。恰承台爾商問及此。弟即札詢丁司。應道。問沙船之數。究能添運江北之米。

否。現尙未接其復稟。俟稟復到日。再行函商定局。如江北可行海運。則他年米價稍貴。運費所欠甚鉅。仍須由閣下與弟切實奏明。請准另籌報銷。此費乃有所出。卓裁以爲何如。逆蹤被擊。回竄事在意中。協餉一層。既蒙鑒及。艱窘不更責以二萬。而量減至六千。徹處敢不竭力代籌。惟此開悉案。徹賦盡以供淮軍前敵之需。實已無孔不搜。尊處六千之數。祇可偶爾籌解。或斷或續。不能月月特爲常額。伏希鑒亮。南關新壩自應及時修築。籌款惟鄙意運河南北兩隄。今歲草草修葺。而可危之處尙多。似較壩工更爲要緊。經費艱難。萬難兼籌兩宗。葉道即日當來金陵。俟晤商後。再行函請尊裁。

復劉韞齋中丞

前承寄示題名圍學。頃接惠書。敬悉一切。本屆秋圍苦熱。江浙及湖北皆然。兒姪輩逐隊名場。藉以少嘗苦況。工夫尙早。深慮貼笑方家。上點青盼。翻加獎借。彌增慚慙。此開圍學出後。論者以爲遠遜甲子一科。至有匿名帖粘貼轅外。歷指某篇不通。某篇荒謬。用是追思宗工哲匠。稱頌不置。黔軍更新。撤舊兵事。或有轉機。閱邸抄。得知彈劾統將。不少寬假。賞罰一振。旌旗變色。泄沓之風。必立改矣。子迎觀察才識俱優。閣下與之講求。加以陶鑄。不特辦理會匪。斟酌妥善。即軍謀亦宜有所贊助。哥匪一案。國藩前覆妥縣劉虞九明府一函。專主外寬立論。未並著內嚴之說。蓋亦矯枉而先過乎正。後乃求得其中耳。就敝縣言之。所謂外寬者。凡控告

會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扳會匪者，皆不捕擊。苟無他罪，固圍無專收入會之囚，苟無他犯，差役無專拘入會之票。所謂內嚴者，確訪要緊頭目，立擊解省，不在湘鄉審訊，而聽省城審斷，則或誅或釋，必皆允當。可否由閣下將此兩層告之虞九，剛柔互用，俾知國藩前兩力主寬，大乃係救通縣一時操切之弊，尙非適中之道也。意城入山已深，茲復爲大賢而出，定能相得益彰。兇匪竄及竟濟，意在山巖廟上下搶渡運河。李少帥移駐濟寧，該逆竄近濟南，近復折回江南之海州。但令黃河能守，大局尙無所妨。至大加懲創，則目下尙無把握。國藩自前月中感冒風寒，不出房門者半月。初五日，開辦武關，勉竭孱躬，料理一切，頃聞已揭曉矣。

復劉韞齋中丞

湘軍援黔，不惟師久無功，卽本省藩籬亦幾不保。諸將咎無可辭！會疏指斥分明，於李筱帥遣將初意，曲爲斡旋，足見良工心苦。次青僅從薄詞，尤感憐才盛意。此疏早於邸鈔中，得讀一過，遠近稱爲愜意。惟黔事頗難著手，不知觀香能廣施方略，全易故轍否？愜匪十月由青濟南趨，銘軍一捷於安邱，再捷於贛榆，任逆爲投誠賊，日臨陣鎗斃，凶骸頓衰，諸軍爲之增氣。十一月屢獲勝仗，廿八日，請光大捷，殲賊近萬，收降解散尤多。該逆不復能軍，餘匪三、四千人，狂奔南竄。十二月初八，賴逆率千餘人，衝過六塘河，其後隊未能衝出者二千餘人，卽在李幼泉處全數投誠。賴逆衝出後，由清江高竄，至揚州，被水陸官軍殲斃數百人，生擒賴逆，解

散及剃髮逃逸者亦數百人。由天長等處西竄者，不過一、二百人，當不能復振矣。東股幸而肅清，惟西股已渡黃竄入山西，震驚畿輔，又成不了之局。殊深焦慮，知注附陳。

復高雲浦觀察

各屬積年舊案多至千餘，其在咸豐年間之案，並無重大罪名，或原被二告查無蹤影者，儘可詳銷，以斷葛藤，而清塵牘。徐海各屬辦案限期，屢經奏請展緩，閣下有過人之精力，若能趁此時銳意親提，多結數百案，實造無窮之福。凡天之立君，國之設官，皆以爲民也。吾輩居官者與百姓交涉，祇有詞訟與錢糧兩端。錢糧不能無浮收，但不可過於浮勒；詞訟不能必聽斷之公允，曲直之悉當，但不可過於拖累。便算是極好之官。僕嘗謂統兵而不知愛民，卽百戰百勝，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愛民，卽有位有名，也是罪孽。閣下愛民而能耐勞，僕所稔知。眉生又稱閣下洞悉細民情僞，如然犀照怪物，無遁情。值此軍務初平，正好用全副精神，聽斷辭訟。將徐海數十年膏肓之疾，痛與鍼治一番，俾如冤民得理，沈痾得蘇，訟棍如瘴鬼遠避，豈不大快！僕本不欲多批道府提訊，如閣下慨然自任，則當常批尊處提辦也。加提漕價一案，淮揚議減時，未經知照尊處，亦係鄙人之疏。今幸軍事大定，漕轅亦無須提款矣。淮軍屢次奇捷，平此巨股，實爲敷天之慶。而賴汝光、李允先後就擒，尤覺可喜。

復郭遠堂中丞

金陵小集，藉慰積悰！旋奉惠書，猥蒙齒謝！俗務蝟集，裁復稍稽，歉仄曷任。辰惟鴻鈞布化，烏檠延祥，春滿吳江，萬戶留去思之詠，呈移楚澤，雙旌興來暮之謳，引睇喬暉，至爲企頌。德門有冢婦之訃，雖賢孝可悼，而柱石之躬，當不至過爾愴懷。委杜道已於十三日赴代理之任，計開印之日，必可抵蘇接篆。閣下亦可於是日交卸。是否由滬上輪船赴鄂，抑由民船西上，遠違道範，憊念何窮？眉生稟請開缺，業於十七日會列尊銜奏留三月安心調理。屆時或莽或否，進退均綽有餘裕。雨生既無庸來京，字樣自應奏請入觀，不知摺件已拜發否？書銜之讓，搗挹太甚，使人踟躕不安！從如相隔愈遠，尤望盡除客氣，全用翰林院衙門舊儀。至懇！至荷！

復丁雨生方伯

畝捐踴躍，良由開辦得法，經理得人。聞漕務亦極踴躍，深以爲慰！海塘蝕漏過甚，自當及早興修。十六縣派徵歸款之說，未必可靠。或即撥畝捐之六萬兩貼補，則派徵之數較少。卓裁以爲何如？蘇省撥捐太重，刪除煩碎，稍甦民困，實爲仁人之言。惟征師未能全撤，撤者先須遣費，爲數尙鉅，不能遽爾大減。其酌量裁併者，須合蘇滬寧三局商定，以免偏枯。承示以十字自勵，具見刻意厲行，位愈高而心愈下，竊意容和恕三義，卽與渾字相表裏定。靜恆三義，卽與耐字相表裏。更加四者，則體用俱備。以閣下宏才銳思，而如此精進，何不可躋之誼？不可成之功？至佩！至慰！省三建議防河計誅任柱，三年追勦，厥大捷。論勞論功，論謀論勇，近世諸將

罕出其右。此次勞浮於賞，遠近皆知。惟封爵爲國家非常之典，似非疆臣所敢參預。現有廷旨催該軍赴援河北，或者俟張逆殲滅，更有後命邪！

復唐義渠方伯

頃接惠書，因時記注，兼示畿疆近狀，感泐曷任！卽審宣猷營務，蓋續日隆，至爲廬念！捻匪東股肅清，誠爲數天之慶。西股渡黃入晉，劉壽卿疊次獲勝，逆蹟未敢久停，竄至衛輝以東。李左二帥及官相晉豫之師，四面會剿，想閣下亦必在太行東麓，馳驅犄角，勁旅雲集，不難迅奏膚功。劉帥帶勇南旋，雖得漸復頭銜，猶疑罰浮於答。聞直隸官紳士民多惜其去，忠厚之報，固宜其謾思不釋也。

卷五

復英西林中丞

接初六日惠書，伏審孝思肫篤，於軍務稍息，卽行請旨扶掖北還。朝廷眷念盡忠，不忍重違所請，俾得及時回京，忠孝兼盡，深爲敬仰！竹莊奉旨暫署，想亦必出省駐紮。頌壽等處，必能循守肅規，類若畫一。承示皖營餉需不足，欲將長淮鹽釐全提歸皖，弟忝在兼轄，必須通盤籌畫。查此項鹽釐向係專供劉壽卿入奏之餉，若一改提，則此軍立成飢潰，礙難照辦。查皖南幣局兼收茶釐，向來收數頗旺。茲議自七年正月，凡南局所收各款，尊處占半，以供



院軍。敵軍占半，以供淮軍。李少帥現統各軍，赴援畿輔，又有應撤各軍，遣費爲數甚鉅。計三省入款，刻下實難騰挪。少帥擬借洋商之款，秋冬籌還，擬照所議辦理。南局分半之款，每月約可得二萬，於貴部不無小補。弟即日當徵飭遵照。

### 復李宮保

盡勞未艾，遽賦駢征，乃忠未見信，而謗已交騰。溫嶠方興入援之師，曾參邊投慈母之杼，功名之際，古今所難。閣下於雷霆雨露惶遽未定之際，處之怡然德量宏遠，賢者固不可及也。畿輔荒旱之後，薪桂米珠，軍餉自宜寬爲籌畫，尊意欲以滙解二十萬金，不作正餉內算。此項雖分派滙關釐局三處湊解，而釐局正月開冷，未知果能湊足否？縱能湊足，兩局一關，各有按月應解之額，勢難於額外令其供此羨餘。奏留二成洋稅項下之五萬，不作正餉扣算，或作通融辦理。容與兩生議定，再行奉聞。竹莊暨署院撫，其臬篆一席，西林擬以劉疏梅署理，所遺道篆擬於陳煥、胡玉垣兩員中揀署。僕已覆函請其主政，想渠處接到復信，即分檄飭遵矣。

### 復劉韞齋中丞

謀貽之師，攻克荆集，湘軍援黔數載，至是始大有轉機。不獨湘省藩籬永固，即黔民亦將漸出水火。惟次青一病半年，荆集賊事求卸，肩本擬懇請閣下將平江軍酌量歸併，俾得還家奉母，稍令名展讀大疏，已飭次青駐紮思南，留辦河西善後。又似已成之局，難遽更改。渠如有乞退之文，請閣下酌核而善全之。申夫

蒞湘以後，譽望日隆，誠所謂附驥尾而益彰。賢哲在上，桑梓蒙福。劉印渠制軍頃過金陵，小住三日，聞其帶勇回籍，係官相密片所請。有富副都統陞者，去年轉戰直隸，在穆將軍麾下。頃來此間，極稱印帥爲穆所陵侮，人所難堪，而直隸之文武軍民無人不服其忠，而憐其枉屈。渠過湘陰，恐將入臨資口，以達寶慶，不願管省以避應酬。其帶勇安插一節，似應由曾處附片一奏，敝處派楊順興護送。可否即據楊稟入奏，伏候卓裁！

### 致劉省三軍門

屢接少帥來函，藉悉玉躬久勞，暫返鄉園，稍資調理，益增馳系北軍一役，首尾三年，運河之守，自君建之，任逆之殲，自君謀之，追剿數省，惟君最勞，而且速。大捷數次，惟君最勁，而且精。甚至波折疊生，惟君始終不挫，屏軍濫竽，惟君侃直不阿，卒能掃除劇寇。成此奇勳，雖勞浮於賞，中樞或不深察，而全功出於閣下一人，則遠近皆知。雖豪俠肝膽，舉世或不盡聞，而英謀偉略，則婦孺皆知。尋常名位，萬不足款動閣下之心，而彼蒼玉成，豪傑了此一快事，則閣下未嘗不可自慰自慶也。刻下靜攝月餘，尊體應已康復。張逆盤旋保定河間一帶，已逾一月，彼蒼玉成，豪傑安知不留此難題，歷試羣將帥所不能，而後愈顯閣下之能乎？請即投袂而起，虎步河朔，使世之懷疑議者，不敢復以賞薄引退之說，妄測君子不亦遠乎！不亦遠乎！僕昔書劉文房詩章，曾有師事黃公之句，請姑出了卻滅項一局，然後從赤松遊，未爲晚耳。

復劉峴莊中丞

今年沙船甚少，浙江及江北之漕，恐竟無船可裝。尊疏擬於將來起解本色，酌量增收湖北，亦將增收，不獨江西爲然。制錢能解十五萬串，尙不甚少。然江蘇解三十萬串，湖北解二十萬串，江西如能再增，更不致被戶部指摘。西捻游弋畿南，賊騎逾萬，瞬息百里，從不戀戰。官軍廣集畿甸，將近十萬米糧，柴薪草料三者均難久支，殊深焦慮。敝處派員護送西上，已有專函奉告。李忠武不附張江二公，而與塔爾江王蕭李諸公合建一祠，同堂異室，其說甚妥。李忠壯是何名字？何年殉節？弟偶忘之。如能籌出經費，即可興建。張江二公保城之功甚大，七公之祠規制較遜可也。糧捐不無流弊，紳士之議，或謂戶捐不若糧捐之公溥，不知戶捐取之富戶，糧捐則并取之貧民，實與加賦無異。敝處於蘇皖按畝派捐之案，皆經批駁，附告以備參考。

復陳舫仙廉訪

晉防以備多而單，以苦戰而敗，迥非上年東省運河之失可比。朝廷前以汛地太長，特予寬政，不料事定之後，復遭嚴劾。宦海風波，彌增感喟。現在河防既奉飭下，左鄭二帥另委委員，又經尊處稟求交卸，必能鑿及苦衷，早派替人。當不俟敝處寄書，始行委員接辦。張擒鼠入近畿，各路防勦之兵數十萬，未能大加懲創，仍被衝過漣沱河以南，現尙游弋相魏之間。接壽卿稟件，馳逐數月，似已精疲力竭，而無糧可購，尤覺束手無策。能在四月中將此

股殲誅，誠爲大幸！否則官兵太多，糧草柴薪，無處取辦，恐有內潰之變。憂灼何已！此間春雨太多，麥稼業已失望，不知稻穀可資補救否？九舍弟連生二孫，心境寬泰，身體康復，足慰遠念。

復何小宋護撫

鄂中雨暘時若，二麥有秋，至以爲慰。兵餉積欠鉅萬，除卻裁營別無疏通之法。斐軍紛起議遣，先將副五營於本月底截餉，次將靈峻各營於端午前後以補餉之遲速，定截餉之日期。業於二十日另具公牘，咨達冰案。鄂中可靠之營太少，鄂軍當緩議裁水師積弊已深，於江面劫盜橫行，毫無覺察。敝處早有所聞，頃得李申夫方伯稟牘，言之尤爲沈痛。應請閣下與遠帥力求整頓，擇其尤泄沓者，立即裁遣。俟部議長江補缺一案核定後，鄙人當令各營哨歸各派之汛地，再行咨商整理之法。張捻渡運，竄至東呂，北犯天津，旋由津門折回竄山東之武定青滄等處。梟匪復起，逆蹤方張，實堪焦慮。潘令先行到省，礙難委署。不若給咨赴都一行，方成仕宦正軌。前承派伏波輪船護送敝眷，頃聞舍弟澄侯亦將來金陵一敘。如其果來過鄂時，望再派輪船一送，不勝感荷。

復蔣蕪卿觀察

大通王牧，敝處所閱者，僅賣票行鹽一事。因言者係屬端士，故不能不一查詢。而又因王牧久著廉幹之名，是以不用公牘而用私函。今來示縷敘數事，耳目既密而且確，剖斷亦明而且恕，尙復何疑？惟其募友頗多，如王呂甯蔡孫輩，似當由尊處密函告之。

王牧，噫其擇尤謝黜一二人，不可畏其造謠報復，曲爲瞻徇，庶足以肅局政，而保聲名。茲港分卡，吳中英，卽由尊處撤委員接辦。江中差船，考船倚勢包攬，有非卡員所能詰問。各卡司事，或緣以爲弊，殊屬不成事體。閣下飭令各卡，於商船尾照捐數不符者，一經查出，除由本卡照數完釐外，仍令將上下卡短數一律補完。并將薪差，藉考完不足數之船，查取職名，附案備核。用意周密，立法嚴整，庶該船知所儆懼，而包漏之風，亦可少息。閣下去歲夏秋間，既不爲浮議所搖撼，此後卽偶爾嚴峻，當無它虞。裁減釐稅一案，鄙意重在裁卡，不在減則，業於公牘詳細批答，尙祈悉心斟酌，歸於至當。

### 復李宮保

黃運兩防我軍分段防守，雖不能如上年幼良之同心，而地段較短，局勢較緊，比之上年似更有把握。所率健飛諸軍，不知近日已由張秋北上，直抵德州否？伏汎盛漲，黃水當無不漲至臨清之理。某昔年六七月間，經過德州，至東平一帶，見滄州減河以南，如德州、臨清、東昌等，均有滾水壩在。古昔爲九河故道，在今爲運河。所滾出之水，直流入海，亦有寬至數丈，深至丈餘者，儘足限隔戎馬。不知今日滄州減河以南，黃河以北，尙有此數道滾壩之河，限隔賊騎否？若此數道水勢果深，則張捻自投絕地，斷無不滅之理。卽此數道涸深，而圈內究不甚廣也。都公臨事而懼，當不至大有異同。惟所撥陳宋諸軍，未必果服其控馭，而得其死力。省三於

十六日起行，在清江小住三日，計劃下已過。聞渠於閣下不滿處，在「權衡」二字。昔年希庵不滿於胡文忠，亦在此二字。僕嘗告人曰：「文忠非全無權衡者，而待迪希兄弟，則一片至誠，實無絲毫權術。」惜無人以此言轉告省三也。此間前苦雨多，低田被淹，國藩與雨生兩處求晴，頃自廿二至今晴霽已十八日，歲事或可無虞。

### 復劉峴莊中丞

接初五日惠書，并抄寄大稿司詳，具悉一切。其中河運無船，海運無船兩節，弟就所見聞者，再增數語，是否可用，尙希裁定。江西將來再增折價，斷不如撫建增至二千之多。卽照鄂院章程，亦須擇其尤輕者，鄙意三千之外，增不得過一千元。如再增多，恐激成巨案。其起運不敷之數，祇可於釐金洋稅等項下，另行籌款核實報銷。雖戶部再三駁詰，而西人之官京師者，亦必亮而助之。司詳援案改收銀兩，將實數隨時聲明具奏，正與江蘇辦法相合。鄙意應將大漲大落一併言之，亦經加簽候裁，逾限加罰，若不嚴加申明，均應如詳稿議行，卽請聖銜會奏。

### 復黃恕皆侍郎

捻股披猖數月，幾於不可收拾。自運河減河之防辦成，圍圍甚緊。近聞連獲大捷，不日卽可蕪事殊深慶幸。此間春霖淫溢，二麥歉收，入夏仍苦雨多，各城虔禱，近來始獲晴霽。儘從此庶徵時若，歲事稍豐，庶前敵之餉需無缺，而子黎之元氣亦蘇。未卜果如

所禱否？住蘇三日，應接極繁，公私叢雜。貴門生錢君僅得接晤一次，渠所謀者尙未定局，匆匆別去。回署以來，未再得渠音耗，殊以爲歎。令姪子鈞，聞月來此，現在署中幫寫摺件，其事極簡，不時可以晤談。將來相機籌一長策，以慰廬念！

復沈幼丹星使

辱商及船政經久之策，海上統馭之材，具徵遠慮虛衷，規模宏大。養船十六隻，歲費百二十萬，誠非一省所能獨任，惟購求堅木，來自外洋，動逾歲月，加以雜料辦集之繁，眾匠興作之苦，以十六船計之，似非三四年間所能畢事，此數年中，如果外患迭生，自以多船爲妙。若其海島平靖，一波不興，或亦可以少造數號，相機增減。此間購買機器在閩之前，開局造船在閩之後。擬試辦二三號，卽以本省之資，養之爲本省捕盜護運之用，初無耀兵瀛海之意。約旨卑思，自愧規畫之隘，閩廠善謀深遠，用費甚鉅，除蘇省自行製造外，其餘各省，或可分撥閩船，共籌養船之資。總統重在得人，雪琴病勢日深，業於六月十八日奏請開缺，甘肅還山以後，尙無書牘往還。聞有寄諭詢其病狀，亦未知湖南如何覆奏。尊處擬奏請派作總統未卜，果能出任艱鉅否？此間春霖淫溢，二麥歉收，夏間苦澇，近始轉爲晴霽，秋成似有可望，附告一慰！

復朱修伯樞密

在京月餘，總貽名論，兼承料理各瑣事，感綬無極！直隸例行文牘多於江南，而重大之件較少，刑案積壓已久，亟須設法清理。

前誤清訟事宜，本不欲上瀆天聽，因奏留臬司宜詳陳備細，遂以進呈，得毋以瑣瀆取譏否？昨所舉劾數員，徐察物議，尙不謂謬。惟天氣亢旱，二麥災歉，若旬日內再無雨澤，則民不堪命，百爲並廢。練兵一事，本擬到任兩月卽行規畫，現因旱象已成，恐須辦理荒政，不得不暫置緩圖。六軍之弊在挑練兵丁，加有練餉二兩四錢，其同在本營者如甲丙得挑而餉多，乙丁不得挑而餉少，一予一奪，相去懸殊，而差操則並無勞逸難易之分，各兵皆莫得其解。其不同在本營者，如良鄉涿州之兵，挑入練軍，調至保定，其練餉貳兩四錢，在保定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良涿本營支領。各省兵丁常態皆以小質營生，或手藝營生，今以良涿之兵丁充保定之練軍，其本身仍在良涿，小質手藝如故也。另僱保定之人，冒名入於練軍，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給予臨時冒點之人。一遇有事，調征他省，冒點者又不肯往，則又轉僱乞丐窮民代之。遠征兵止一名，人已三變，尙安望其得用？鄙意此後挑選某營兵丁一名，卽裁去本營額餉一名，練軍多一兵，緣營卽少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歸一處訓練，庶可杜平日之僱替，而奉調遠征時，仍不能禁其臨時之僱替也。左右思維，竟無妙策。至於將才，尤爲難得。往年察看老湘營，尙有一二將才，二月間，檄問壽卿何員最優，調之入直，適遇綏德之變，未據稟覆。變通楚勇之議，自金陵克復，國藩卽屢疏言湘軍浸成暮氣，不可復用，故他營全撤，獨留壽卿一軍。去年平捻之後，又批答壽卿來牘，屢令暫勿西征。

帶回長沙，遣散舊勇，另行招募。如城南塘，設定渾水，再設新水。之說，庶幾壁壘一新。該軍未奉此文，遽行西渡，今果致有此失。尙幸應時立定，未挫軍威。此軍在秦，究係得力之師，勢難驟議撤換。若新募秦隴之人，未諳營制，未臨戰陣，雖有名將統之，亦難遽期得力。秦中自收降輩，福祿匪克，復董志原老巢，軍事大有起色。似可毋庸改絃更張也。聖學日益精進，不勝大幸。大婚典禮，停罷浮費，力崇節儉，洵救時之要務。良相一疏，論及內府耗費之多，亦屬切要之言。其管部一節，竟未施行。鄙人不過以此爲分所應言，其見信與否，原亦不復過問耳。醇邸慎所許可，乃獨垂青於鄙人，感慚無已。敝處函牘稀少，未便於醇邸忽改常度。公事交涉，則必竭力關注，如有所急於其私，斬者而後足成天下之大公。前接方略館來文，因檔案多有糜爛，查收敝處奏稿，核對前疑。庚申以前奏摺，罕有存者。接此文知並未遺失。敝處稿本轉有偶失者。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奉旨詢袁帥爲人何如，兼詢勝帥。五月初二日覆奏，當時因係慎密原稿，並未錄存，後遂遺失不見。閣下暇時能檢抄見寄否？又自咸豐四年三月以前，拙疏多因戰敗失去。去年十一月，有創辦水師分條覆奏一件，疏多憤激語，本不足觀。奉文宗硃諭褒嘉，有『爾之忠誠，可格天日，非獨朕知之』之語。聞命感激，至於泣下，亦欲存其原奏，用誌恩遇。此事年較久遠，不識尙可查錄否？瑣瑣奉商，尙祈祕之。

復黃昌岐軍門

接到來函，并准大咨，藉悉台從。以是月十三日出巡上游江面，不識何時可抵岳州。波濤遠涉，勤勞可知。鄙人北來，他無歉念。獨水師一事，惓惓不忘。誠念養兵古無善法，八旗精兵，國家用以定鼎，當時勁悍無敵。近來積習，乃壞不可支。視此，則長江水師後來流弊，又安知其終極。然非認真防範，則又不待他年而始壞。即目前之弊，已自不可勝言。是吾輩創辦此軍，適足貽天下之口實。今接閣下咨抄，刊登各章，綱領簡明，條理縝密，營規一條，竟將臨別所定提鎮半月住船，副參遊二十日住船，都守以下日日住船之約，切實聲明。與營哨號統共守，其員弁不許穿蟒兵丁不許靴帽，亦能痛除陋習。其餘丁甯告誡，均屬恪守定章，當嚴厲於委蛇之中。棹歌二十七章，樸實愷切，亦絕似僕前所作愛民得勝諸歌。閣下既申明約束，切實講求如此，鄙人不復以南顧爲憂。曷勝佩慰。營規既定不移，由此漸講舟楫之利，訓練之勤。長江一軍，其將屹然爲天下勁旅乎！僕與閣下及諸君子相處十餘年，諄諄以『勤廉』二字相勸。僕雖衰老，亦尙守此二字，兢兢不懈。閣下亦素能體此二字，奉奉勿失。向來微嫌閣下用度太奢，駭下太寬。今與僕相隔過遠，望於此二者留心檢點。吾輩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即損。惟當小心謹畏，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直隸近苦亢旱，麥收歉薄，旬日無雨，秋禾又將失望。此間吏治極壞，鄙人履任以來，頗思掃除更張，與民休息。適值歉歲，百不一施。豈郊甸遺黎，劫運固未已邪？抑置吏不職，殃及無辜之氓邪？敝谷自

三月十三日，由金陵啓行，至濟寧舍舟登陸，行及東平。二小兒去年所得次子，竟已殤去。近日風炎日烈，每日行止半跣，計月杪乃能到此耳。知注附及近作直隸清訟事宜，寄去一本，聊備省覽。

復崇地山侍郎

前此騶從枉過保陽，覽聆塵譚，芬若蘭蕙。執別以來，晦周月珩，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接奉惠函，明承綺注，並讀酌留津防兵勇一疏，敷陳助暢，實事求是，良以爲佩。比論蓋望日隆，龐祺川至，南琛西賚，集萬國之梯航，鳳語龍章，拜九重之綸綍，引詹喬采，企頌無涯。國藩於初一日，由省起程，前赴固安閱視永定河工。因賤體偶有不適，未待合龍，先行回省。已於初八日抵署，大工亦於初七日合龍。適值乘乾之際，係合旱龍，新隄未與水鬪，猶之新兵未與賊鬪，究不知其可恃與否？是以昨僅附片一報其合龍。正摺及工員開復處分，擬俟經過大汛，再行具奏。永定河若專修隄，雖極高且堅，隄高而河與俱高，終無裨益。鄙意宜從挑挖河身，用工若能挖深至一丈八尺，寬至十五六丈，每年挖二十里，不過十年，全河可挖一周，周而復始，再挖二遍，三遍。年年於二、三、四月挖之，計昔年每歲十萬金，頗足敷用。閣下於治水，秉承家學，又曾任永定觀察，講求有素，是否可行，尙求便中縷晰惠示。天時亢旱，二麥已無可挽救。若再旬日不雨，秋稼不能入土。兵燹之餘，民困未蘇，繼以荒歉，舉凡清訟練軍，百爲俱廢，焦灼何極！梟匪乘閒竊發，亦係意中之事。弟與尊處派兵隨時互相知照，庶易撲滅耳。

復陳右銘太守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臺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蠲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點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閒，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祇速謗耳。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俾昔備官朝列，亦賞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於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微，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衝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會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

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砭砭，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難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饒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 復吳竹如侍郎

金陵重聚，遂已二年。依依之懷，老而彌篤！量移畿輔，忽復遠歸，卅載石交，暮年執別。瀕行承出餞，江上臨歧，悵惘不可爲懷。別後巾車入覲，塵事倥偬，履任以來，諸務草創，又聞臺從適還霍山，未及通書，深用悚仄。昨接涂朗軒、洪琴西兩君來函，知近日已由霍山東還金陵。諸公搜轄相留，不聽遽返山左。又聞稚璜中丞甚思築宮擁篲，矜式國人。琴西書言閣下精神清健如常，惟左手右足，以在霍山時行動過勞，舉止維艱。幸尙自知痛癢，連服辛溫之劑，已有轉機。近日已漸次復常否？至爲馳系！良相老成宿望，近年勢頗孤立，國藩欲稍解水火之痕，商諸樞府諸公爲之謀一部務。當時似已許諾，出都以後，佳音邈然。微聞係爲忌者所尼。在良翁固不以是爲輕重，然貞介之操，無往而不齟齬，亦足以阻人爲善之機耳。直隸荒殘之餘，百廢待舉，國藩精力衰退，劇任本非所堪。

適值久旱成災，麥收歉薄，意興爲之索然！近日始得透雨，秋禾尙可播種。但願廣各屬仍未一律霑足，而蝗蝻亦未驅除淨盡，猶不無後慮！練兵一事，上意深相責望。籌思三月，未即舉行，一則營兵積習太深，一則直隸入款太少，終覺無甚把握，不得不長慮卻顧。貧乏之省，有所興舉，恆苦不能善其後，正坐此耳。唐鏡丈之世兄過此，攜確慎公暮年所編輯朱子學案，見示。據稱確慎公病革時，猶修訂不倦，囑送敝處一閱。其大綱有九曰：爲學總案、日格致案、日誠正案、日修齊案、日治平案、日時事案、日傳述案、日論議案、日興觀羣怨案。其子目數十，今鈔一本奉寄左右。其每日之中鈔朱子文若干首，將大全集全數鈔畢，惟語錄與或問未鈔。其間有不滿人意者，既已分門別目，爲紫陽另開生面，卽不能無所取舍於其間。乃如論議案中，盡鈔稟碑行狀祭文等篇，興觀羣怨案中，盡鈔詩詞，篇第皆仍其舊，則於爲學之津途，并非另有闡發高深之處。不過尋常鈔寫全書之例，恐未足以鑿篤古好道者之心。未敢遽行刊刻，特以商之左右。吾兄服膺朱子，沈潛寢饋三四十年，不知於朱文之精粹者，亦嘗分門別類，摘鈔成帙否？并乞垂示，無任瞻企！

### 復傅梅村軍門

緣營廢弛已極，兵丁常態口分不足自給，每兼以小賈手藝營生。名充行伍，實乃市傭。此各有所同，而直隸自挑練六軍以來，別有加餉。底營兵丁無加餉者，愈益自棄，加以司庫支絀，數年以

來，欠發兵餉甚鉅。各營將士得以藉口，規制墮壞，不可救藥。鄙人到任以後，久仰閣下老於戎行，辦事認真。所有古北口練軍千人，請細加察看，究竟精強可恃否？昔年劉印帥所定練軍章程操演陣法於尊意尚覺相安否？其二十五人為隊之制，鄙意不以為然。不如仍守十人一隊之舊章，庶兵丁人人習慣，易易從。此外尚有應行更改者否？至未挑入練之兵，聞器械多不齊全，衣服亦頗藍縷。老弱應汰者，未能隨時簡汰，請閣下詳細查點一一見示。如器械殘缺，必須酌籌公費陸續添補。衣服亦宜稍整，以壯觀瞻。能從貴標首先整頓，而後責成各鎮，一律整理，俾從前廢弛積習，稍可挽回萬一。如有不順手之虛，尚希隨時函示，不勝企望！

復丁稚璜中丞

接讀手書，於團練一事，剖析利弊，至為明晰。籌籌周至，敬佩良深！奸民藉奉文團練為斂錢之舉，武斷鄉曲，挾制官長，尋至相為敵仇，釀成禍亂。其餘抗糧械鬪等事，所在騷然，弟亦每用為誠。此須欲於直東分界之區，就現有之團酌加修理，以清盜源者，并非出自鄙意。曾守鏡湖與徹幕賀君相善，渠謂直東之處，向為盜賊出沒之地，彼拿此竄，兩省州縣互相推諉。雖嚴飭各屬購覓眼線而越境搜捕，究難得力。加以直界旱災，二麥多未播種，來歲青黃不接，難保此輩不乘機煽變，致啟亂萌。故欲酌辦團練，為弭盜之一法。由君轉達敵處，求得一札以從事，鄙人未之允許。求得一書，通意於左右，亦未允許。又請至濟南一行，以桑梓而素荷青

盼，又借詰嗣同往，鄙人未之禁阻。亦未將辦團一事，囑其致辭於鈴下也。今讀來示，謂官吏不能皆賢，約束不能盡善。初而斂錢繼而無窮之弊，勢將難遏，誠不可不豫為之防。應即可作罷論。尊意謂保甲之法，實為弭盜良策，弟意辦團與保甲名雖不同，實則一事。近人雖為區別，謂操練技藝出隊防勸者，即名團練；不操技藝專清內奸者，即名保甲。不知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時，本曰民兵，本尚操練與近世所謂辦團者初無二致。縣令苟得其人，辦理果得實效，足以懲治小竊富戶，如不得人，不特毫無裨益，弊端亦殊不少。弟常謂保甲當攝官而使之，不可用通飭之札。札行全省也，來當為之事。州縣不能皆善，善者又多不能了事。直隸地方瘠苦，人才尤為難得。坐是吏治頹弛，全無起色，殊為歎。八月間尊疏奏裁戰守兵馬各二千餘，業經照准。請將原疏及部文抄咨見示，敝處前奏練軍事宜，欲稍參勇營之意，以練綠營之兵。部議頗加駁斥。嗣後覆奏辦法，暫於保定、正定、古北口三處，各挑練千人，先行試辦。俟數月之後，推行無弊，再行酌定章程。部議照准。茲將前後奏件，咨達冰案。祿營積習太深，欲求練成可戰之兵，全無把握。如何如何！

復錢調甫觀察

本月廿日，接十七日手書，具悉。臺從以十八日酌帶大雄軍百人察看隄埝各工，便道巡視順廣各屬，細勘災歉情形。往返千



數百里，嚴冬苦寒，勤勩可念！日來大施當抵何處？馳系無已！來示  
平糶之法，須先查清戶口，就各村保舉公正殷實董事，或出米減  
糶，或捐資買米，先期給票，每晨驗票給糶，須各鄉廣爲設局，在局  
之人，須得鄉曲謹愿之輩，閣下在南，屢經辦過，言之極爲周詳。北  
人向少，蓋藏民間不知賑糶之法。一經官吏，難免弊端，曾意擬就  
城廂附近，試行一二處，如果得法，再行推廣。鄙意此法頗多窒礙，  
儘可不必要舉行。蓋領票糶穀者，尙係有錢買穀之戶，此等戶口，但  
令米商通行糧車，闊至尙不至於餓殍。官爲平糶，不能過折成本，  
則所減亦屬有限，不如買自商人之爲便，而極貧下戶，手無一錢，  
焉能沾平糶之利？粥廠之法，本爲救荒下策。國藩曾在安慶辦過，  
所全活者不過數十里之人，而擁擠喧亂，強者爭奪，弱者傷亡，實  
屬利少害多。閣下擬就災重之區，以按口給錢，興工代賑二法，相  
輔而行，自係正辦。而藉覆查保甲爲名，重編煙戶門牌，分別老幼，  
病廢婦女等項，尤爲至要關鍵。興修河工，本屬一舉兩得，惟慮距  
工較近者，情未急而已來，距工過遠者，情雖急而不能遍及。三府  
十餘屬中，未必處處有河可挑。若本不必修濬之處，而強爲興工，  
則目下無益於荒政，日後無益於河務，徒爲多方遷就。且辦工全  
賴監修得人，逐段皆有委員經營，期於深濬堅築。若借以賑飢，則  
疲癯者曲加保全，尤須有賢員斟酌處置，安得許多幹員？鄙意工  
賑之說，舉行一二處則可，多則斷斷不可。仍以按口給錢，招商儲  
米爲正義。總須於年內將戶口查清，二月初開辦，則何縣宜賑？

何縣可緩，則請於封印前見示。開東長收成均穩，長垣豆米尙有  
餘積，閣下已飭該縣辦勸民積糧之法。豫省豐收，糧食車輛自西  
南來者，日不下一二百輛，商賈暢行，使入春以後，尙可源源接濟，  
便爲大幸。冬令久無雨雪，保定於廿六得雪二寸，大名已見雪否？  
殊殷盼禱。另示開列四員：張保泰，甚有聲循，敝處亦有所聞。經閣  
下察看，果係賢員，甚慰。吳朝彥，春閒接見數次，知其誠篤，必可勉  
爲循吏。惟聞缺分過苦，殊形棘手。閣下不時手書慰勉，極得獎誘，  
屬僚之法。內邱、東明二員，人地不宜，亦曾聞其崖略，容卽商之方  
伯，斟酌辦理。

致寶佩衛大農

前在都中，懇聆至教，重續古懽。廿年闕悼，爲之頓覺。尙憾匆  
匆執別，未罄夙懷。蒞任以後，塵冗羈牽，未獲時通書問，良以爲歉。  
比維密勿宣勤，興居集祜，鼓頌無極。弟承乏畿甸，忽近周期，習能  
淺薄，毫無治狀。重以歲事未順，麥收秋收，均甚歉薄。秋雨太少，二  
麥至今種不入土，屬當庫款支絀，未敢援六年之例，請借賑荒。誠  
恐來春青黃不接之際，嗷鴻遍野，無術撫綏，轉致涸溢，滋他變。昨十  
一月廿六日，始得雪二寸，而大順、廣等屬，未得均霑雪澤。該三府  
亢旱既久，民困尤深。陳仲鸞同年，曾有疏陳荒瘠之狀。細詢往來  
官民，大致略同。此皆疆吏不職，殃及蒼黎。明春青黃不接之際，若  
非酌籌撫卹，必難安全。練軍一事，現雖於保定、正定、古北口三處  
各挑練千人，先行試辦。而營兵怠惰已慣，令其點名演操，終日不

出營門，以爲拘苦，時思逃歸。不知將來能終就範圍否？永定河工今年費錢不少，而歲久失修，隄身處處卑薄，河槽處處淺窄，不必十分盛漲，已覺時處泛溢。漚沱又積決旁趣，積水於下游文安雄縣等屬。今秋雨縣互爭，幾釀械鬪巨案。不挽歸故道，水害不除，欲挽歸故道，則工程浩大，難籌巨款。春間階辭，疏陳三事，迄今一無成效。媿根何極！前在樞廷，閣下談次，偶索敝處所刻四史，旋經兩商穀山制軍，頃後漢書始刊校告成。由江南運到，謹奉上一部。餘四部，卽請尊處代呈恭邸，博翁、經翁、蘭翁，四處其史記三國志，俟刻成後，續行奉寄。瑣事費神，至爲歉悚！

復朱修伯樞卿

隴事自劉壽暉逼圍金積堡回逆，已可計日成禽，突於去臘分股竄陷定遠，襲破安定，阻絕老湘營糧道。前敵孤懸，可憂。猶冀壽暉之力，可以分兵束迴，驅除後路之賊。不意上元猛攻，猝中子傷，遺隄長城。非惟西事之不幸，實亦大局之隱憂。聞寧夏一帶，極力搜羅，不過可辦半月之糧。此該軍正月之稟云然。今又已彌月，想糧源將絕，軍心難固，深爲焦慮。聞陝勇三十三營，調赴甘省者，二十二營。南北兩路之賊，無兵勦辦，縱有米糧，亦不能運赴西路。但求保全該軍，或因糧絕而早退一步，猶勝於飢潰耳。李相南征黔苗，亦以運糧爲第一難事。淮軍舊部僅銘字一軍最多，且整敝處留以拱衛京畿之用。則李相入黔，勁卒太少，頃與渠往返函商，擬令劉盛藻帶長秋步隊十七營，從征黔南，而令丁壽昌帶分留

駐保之馬步八營，再於張秋撥留馬隊三營，保衛畿輔。正將檄調啓行間，而西事岌岌，論者謂不特銘軍不宜南行，卽李相且當西征。并有愆慮，敵處入告者，以爲併力先圖陝甘，俟回氛戡定，再議滇黔。鄙意左帥調度，并無乖失，斷無輕於易置之理。若兩帥并辦一路，亦恐易生齟齬。弟職在疆吏，夫敢輕干大政。昔年兩次丁艱，皆奏稱軍事平定，仍當回籍補行終制，斯言竟未能踐。又勦捻無功，因病離營，乃復根然回任。此皆寸心抱疚，窮年耿耿者，其不肯妄談軍事，以此其不願久居顯秩，亦以此。惟目下令銘軍暨緩赴鄂，再聽關隴消息，不知京中亦有議及李相暫緩赴黔者否？銘軍將來南去，擬令保定、正定、兩處添練馬隊，深慮應募之卒，或有馬賊營棍，徒致部中物議沸騰，而軍事仍無實濟。預以爲慮。南三府去歲旱災尤重，庫款支絀，不能普賑。請撥制錢十萬串，抽賑七縣極貧下戶，稍資全活。新正月初六日，已委派委員，并請陳荔秋率同前往辦理。款目既少，惠難遍施。頃接來信，於十萬串之外，尙須添銀二萬，已在江南協款撥用，不復再請部餉。此後若再無雨澤，則處處皆須賑救，又不知當如何籌措矣。修漚沱河一疏，不知部中如何定議。該河泛濫，北趨下流，無可宣洩。文雄兩縣形同釜底，爭欲以鄰爲壑，幾以械鬪致變。加以鹽運梗阻，商人改由陸運，歲費不貲。故欲定議興修，以塞文雄百姓之望，兼謀蘆商舟運之利。然以該河遷徙無常，議者紛紛，言其不可致力，事勢全無把握，不欲毅然獨斷。故疏內詳陳衆說，請交部議，亦須天年順成，乃可興辦。

耳。蓮池山長已請于仲山同年，此君品行甚高，爲此間士子所佩服。雖非滿意之選，而鄉望素孚，當免譏議。鄙人老態日增，眼蒙特甚，實覺不能稱職。內人病亦未愈。金陵梁碑尙有存者，茲寄呈一分校官碑，未曾揭得，無以應命。

### 致李中堂

二月十一日手肅一函，商留銘軍暫候西事消息，計已達覽。今台端果奉西征之命，尤符衆望，中外騰驩。惟局勢既變，卽一切調度，均須改絃。前聞郭子美、周薪如等軍，改馬爲步，今又須改步爲馬矣。徹處擬卽調張秋銘軍由彰懷入關，爲閣下之先鋒。惟慮該軍入秦，購糧運餉諸事，均宜妥籌，勢亦不宜孤軍早進。應俟尊處指麾粗定，再行檄令拔營。昨見閣下致振軒一函，擬張秋保定之營全調入峽。前議留十一營者，原因此間不可無兵，而於征黔亦無大損，故有此議。今既移軍西指，則馬隊自不宜全留。卽步隊有不願留者，亦不欲強留，以拂將士之心，而孤前敵之勢。已與振軒、作梅、樂山諸君往復籌商。張秋、王將保勝之馬隊三營，須令其西征，俾可馬步相輔，仍撥保定、銘中兩營交劉子徵率以入關。此間僅留馬步各三營，兵力實嫌單薄。仍須添募淮勇馬步二、三營，歸樂山統帶，庶可稍資彈壓。閣下在陝直隸，自無西路之憂，所以必須分留數營者，誠以此間馬賊梟匪時有嘯聚，又遇去年奇旱，近雖得有微雨，而麥秋已屬無望。日懼土匪乘閒煽誘飢民，致生變亂。鄙人迫憂殊甚。近日右目已至無光，僅有左目堪用。衰老如

此，何能久點斯位？惟冀地方無事，暫可偷安。去年實恃銘軍駐此，逆折亂萌，今遽撤此重衛，上下人心茫然失措。所擬步隊僅留三營，在該軍毫無所損，惟馬隊分留三營，征兵稍嫌單弱。陳鳳樓又係省三良將，難於割愛。然此間地勢曠衍，非有馬隊斷難制伏馬賊。新招馬勇不能得力，不得不留此三營馬隊，以備不虞。如必須調此三營，則請稍展數月，待樂山新招淮勇到直，訓練有緒，卽可令陳鳳樓於八九月續行入關。計閣下至秦，稍加部署，亦須新涼七月乃可深入。此間續調之兵，如吳筱軒、陳鳳樓等稍遲一步，當未晚也。省三謀勇絕倫，爲諸將所樂從。若能另開生面，不復續調此三營馬隊，則更妙矣。此間自二月下旬，各屬多報雨雪。惜去年種麥太少，已種者藉可滋長，高粱棉花之類，俱可播種。鄙懷爲之稍寬，而吏治全無實際，練軍治河等事，亦無起色。竟日負疚，耿耿不能稍釋。

### 復吳彤雲觀察

接都中惠函，并寄到大集六冊。大集天才雄放，卓犖不羈，而細筋入骨，無一浮語，所謂眞放本精微也。寄示儀衛軒集序於方植之學問行誼，平議極允，筆力亦足達其所見。佩服無量。沿海輿地，能翻譯西人圖說，勒成一家之言，頒布直省，自爲鉅觀。總署蓋深佩台端著作之才，故以此事相屬。考輯勘校，必求精審，則成書自需時日，能事固不受追促也。今歲督解京米，大府必欲相煩。四五月之交，卽當啓行赴津，仍歲南北往返，動逾萬里。賢者劬勞，全

爲懸系！西事自正月十五日，劉壽卿以攻堅殞命，回氛日熾，蔓延秦境。壽卿忠勇奮發，誠近世名將。大功垂成，長城遺失，寶城扼腕。廷旨近命李相改征黔之師，入關赴援。其舊部淮勇多已遣撤，起用宿將，召募新勇，重以籌備餉需，布置後路。簡料就緒，約在夏初方可統師西進。秦隨得兩帥犄角，此賊或可速了。惟敵處去歲秦調銘軍拱衛畿輔。此次西征，該軍勢須從往。此間仍當召練數營，乃是稍資彈壓耳。國藩近日日益昏眊，右目竟已無光，僅止左目。堪用衰年無意學殖，往嘗諷詠古人詩文，近已束之高閣。而日行文牘亦復不能省覽。久點斯位，深以隕越爲懼，知念附及。

復恭親王。

本月二十七日接二十六日隸字第二十九號惠示，并附鈔各件，一一均悉。敵處先於二十五日接到崇地山宮保三十日來函，及咨到摺稿。二十六日即奉派往天津會辦之旨。此案由迷拐犯供牽涉教堂起畔，遂致毆斃領事，激成巨案。推求激變之由，自當就主使迷拐，教士挖眼二節，研求虛實。目下王三業已弋獲，須訊明王三是否爲教堂所豢養，武蘭珍是否實係王三所主使，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務令水落石出。二者查明底裏，則燒毀教堂時搜出幼孩，崇帥函稱十人，專弁至京言三四十人，搜出眼珠盈壇之說，皆係一串之事。如其盡屬子虛，則洋人之理較直。如果訊皆屬實，則洋人之理先曲。至其究鞠王三之法，則又以尊議『不曲爲開脫，不有意周內』二語爲定，即令

審得確情，實係曲在洋人，而公牘亦須渾含出之。外國既斃多命，不肯更認理虧，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不失柔遠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憑謠言以煽亂，尤須從重懲辦。羅淑亞謂此案重情四端，而以拉毀本國旗號爲第一，傷斃職官次之，人命過多及焚毀教堂又次之。聞外國以毀旗爲悖和絕理，其意似欲開啓兵端。我中國宣示大信，平情結案，祇能酌議賠款，以還教堂器物，拏凶手，以備抵償各命。彼雖興波作瀾，亦惟忍默處之，不能遽議其他也。國藩右目無光，久無轉機。眩暈之病，迄今亦未平復。又因多服清潤之劑，脾胃受傷，飲食減少。月餘以來，在署登階降階，需人扶掖，以醫者謂恐一跌而半身不遂也。此等重要事件，斷不敢因病遷延，略加調理，練習行步。數日之內，即當力疾赴津，與地山商辦一切。先派遣員博多宏、武陳重二人前往，會同天津道府澈底查訊。此時領事謝教士既已斃斃，法國尙無在津主政之人。趁此閒暇，先查畔端，當易就緒。至羅公使如何舉動，此等重案，該使素所未經，其言稟命國主，或亦意中之事。七年揚州臺灣之案，該該夷均派兵船八年貴州四川之案，羅使亦帶兵船入江。此次由香港上海調集兵船來津，尤屬意中之事。有此二者，結案必遲，需時必久。然二者事端宏大，應由貴衙門與之辨論。若僅法國不平，而他國無關痛癢，當不至遽爾決裂。國藩於中外交涉事件，素所未諳，一切輕重緩急之宜，仍求隨時指示機要，俾有遵循。是爲至禱。

復恭親王。

本月初五日接奉初四日隸字三十一號惠書，適以控德就道，未及奉復。初七日任邱道中又接初六日隸字三十二號來函，敬承一一洋人性情躁急，津事既經旬日，尙止空文往復，恐其不耐遷延。先致照會，許爲速辦，以安其心，最爲代謀之要策。照會語意雖極切實，而抵償議卹等事，仍用虛筆，尤爲斟酌盡善。羅使旬日以來，但言請命本國，并無一語商量辦法。今初五日照覆之文，措語甚爲和婉，足徵加意懷柔之效。竊謂兵興，猶河決也，弭兵端猶塞河也。尊處辦法，步步搶先，過兵之源，警猶築大隄二隄，進占廂掃力挽狂瀾也。外間緝拏凶手，彈壓亂民，警猶開挖引河，使大溜有所歸也。今過兵略有頭緒，而緝凶尙難著手。當時事起倉卒，初非有倡亂之民，預先糾集。正凶本無主名，教堂挖眼剖心之謠，民間萬口一聲，方謂動於公憤，未肯遽爾屈服。現雖安堵無事，若驟行查拏凶手，更恐再生事端。訪查名姓，已難確鑿，指令交出，尤難遵循。日來反復籌思，緝凶殊無善策。至局外議論，或謂專從挖眼剖心等事切實根究，即可抵制而攝服之，仍可無事。是猶不築大隄，不挑引河，而謂河可自復故道，豈其然哉。然迷拐挖眼一屑，乃天津士民及各處公論所力爭者，亦不可不切究。現聞王三所供已認迷藥爲神父所授，神父即已死，教士謝福音保定所獲拐犯，未有確供。河間所獲拐犯，供認拐人挖眼，係送天津教堂配藥。此外天津間尙有安三一案，亦可爲此案之實證。但皆係犯供

一面之辭，且在廿三鬧事之後，即使所言果實，洋人未必肯認。到津以後，能否澈底查清，殊無把握。俟與地山宮保妥商辦理。俄國傷斃三人，先以議卹了事，辦法最妥。昨接地山來函，孔領事已將所傷三人姓名查明照會，惟尙未即定局。俄國議定，則英美教堂當可漸次就緒。德繙譯所稱幼孩一節，已由地山轉飭府縣某到彼，再行查明詳復。

復恭親王。

十一日接到隸字四十八號鈞函，並寄示刪節奏稿，以便發鈔，一一聆悉。十三日續奉四十九、五十等號來示，知敝處初十日復上一書，尙未達覽。初九日會奏羅使回京一摺，十一日賜示時，亦尙未到。良由近日沿途積水，驛遞阻滯之故。是後，威使以初十日回京，地山宮保亦以十二日啓行入都。赫德來津，尙未相見，不識能否調處。昨聞電綫來信，法國君王已有復示，大指謂中國修好多年，此次苟能辦得公道，仍須保全和局，不必動兵。云云。未審是否確實。法人與布國構衅，此間傳言已久。若果法布開兵，或者遠交近攻，不欲與中國爲難。又聞法主老而厭事，其意主和。不主戰，似亦事之所有。中國辦理此案，正要盡其在我。電綫新聞紙所傳，亦皆不足深信。頃奉寄諭，交到少荃揆帥奏片，所稱外國定議，必須證據口供，當堂質對。今敝處二次照會，該使並未答復。是府縣主使一節，彼固未能指出證據，本已無可質對。諒旨仍令將府縣解津，係爲羈留羅使之地。今該使業已回京，局勢又變。京中辦

法，仍不外詰問證據。彼若始終無據，則但取該員等親供。不必中外會訊，以全體統尊意慮及交部以後，彼族貿然前往從旁聽供，仍擬暫緩起解，俟尊處與該使等爭議稍定，再行交部。張守現聞就醫他處，劉令聞仍在密雲，目下俱未在省，起解本亦未能迅速。儘該使以解部稍遲藉口，仍望大力斡旋。該府縣本無大過，張守官聲尤好，因欲曲全大局，忍心交部治罪，鄙人負疚極深。若因既不在津，又不解京，陰差陽錯，使羅曾等愈疑愈忿，或激成不可解之怒，則國家將大失紀綱，而國藩抱疚無窮，統求尊處委曲調停，或將各實情告知，俾無更遷怒於該員等，則禍可紓矣。至該員等二十三日以前告示，但拏拐犯，並未牽涉教堂，已由毛公鈔呈，茲再錄一分寄上。前奉明諭，昭雪挖眼取心之誣，遵當恭錄示諭，以釋各國之疑。

復寶佩衛尚書

接讀十九日惠示，具紉愛注懇拳，至爲感泐！即維尊候綏愉，盡塵彌篤，跋踵無涯。津案現辦情形，公函業經備述。現經兩月之久，辦理尚未就緒，致令閣下及總署諸老多費唇舌。弟奉命來津，專辦此案，遲延之咎，實無可辭。查拏正凶，徹處初次覆奏，便以爲最要關鍵。府縣迭奉諭旨，飭解津郡，本爲力持正論，設法保全，豈可遲延不辦？謂津民義憤不可查拏，府縣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局外無識之浮議。稍達事理，無不深悉其謬。弟雖智慮短淺，斷不至爲浮言所搖。拏犯之難，訊供之難，皆經屢函上達，議者不察，或謂

弟意存推諉，輕聽人言，瞻顧清議，不肯切實速辦。非閣下深知此中委曲，鮮有鑒諒鄙心者。竊謂中國與外國交接，可偶結一國之小怨，而斷不可激各國之衆怒。挖眼剖心等語，外國疑中國藐視，太甚，引爲大恥。此足激衆怒者也。枉殺多命，外國疑天津可殺二十他口，即可殺四十。今日可殺二十，異日即可殺二百。洋人在中華，幾無容身之地，引爲大慮。此足激衆怒者也。目下中國海上船礮全無預備，陸兵則綠營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衆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此等情勢，弟籌之至熟，故奏牘信函屢持此論。若謂無端變易，妄信局外之言，不從委曲求和處切實辦事，以此邀功，功固難必。以此避謗，謗已難辭。不且進退無據，惟府縣於初撤任時，本無治罪之說，聽其回省。厥後該員等出省，他往，則弟所不及料。以致久不到案，疑鄙人有故縱之象。而天津民情囂張如故，將打殺洋人，畫圖刻板，刷印斗方扇面，以鳴得意。其已獲者，人人狡供；其未獲者，家家匿藏。而弟不能速擒而立梟之，亦疑鄙人有故縱之迹。雖貴冑亦不免疑弟任意遲延。實則弟之欲拏真犯，以全和局，未嘗須臾忘也。此時業已專弁飛提，當不致過稽時日。要犯雖無確供，斷不能因難自阻。再拏數人，約成二十一名之數，足與相抵。狡供堅不承認，則鄙意早經慮及者。將來或當從權辦理，不盡憑供定案。此後有卓見所到，爲愚慮未通之處，尚望隨時賜示，俾免失機債事。貽同譖差，是爲切禱。

復恭親王。

初三至初八迭接鈞函，具悉盡懷懃懃，指示周祥，至荷！至荷！前飭保定正定府確查燒醫院、開教堂等事。昨據保定府稟查無起意燒堂之事，仍嚴禁謠言，免致橫生枝節，另牘咨呈冰案。正定尚未據查覆。少荃揆帥初五日獲鹿來函謂：「詢知該處教士實係自去無人滋擾。其所稱敲門踐踏等語，亦恐係教士捏造。」仍俟該府稟復，再行咨達。威使照會內稱：煙台所聞京師及津郡之謠，絕無影響。其來文之意，不過代催津案，現欲趕於限內辦結。發審局日事撈掠，研求確供，利輿隨帶之司員國藩奏派之道員均令入局審訊，未肯片刻放鬆。德繙譯單開之犯金章鼇一犯，已於初十日辰刻解到。當經審訊，堅不吐供。而熬審稍久，遽爾昏暈氣絕，良久乃蘇。俟少與休息，再行研究。其兄弟金三、金四均經遠出貿易，未據緝獲。現獲其胞弟金二、金八供伊兄金章鼇於四月出門，與該犯自供五月十七離津之期已不符合。所稱知情之張大平尚未查得。仍飭隨時訪察。其楊老道、金德三兩名，均經緝獲。張宅打更人王三先於七月廿三日被獲到案。該三犯屢經刑求，均無確供。仍令局員細心研鞫，無任狡展。前函所稱逃入京城之犯錫二，年約三十餘歲，近聞已逃往南樂、清豐一帶，夥入鹽梟劉三心一名，近聞自京逃往保定。周起隆一名，聞尚在京藏於陳鎮國瑞寓所，不識是否確鑿。日內丁道等均遣人於旁近州縣四處密訪要犯，而獲者殊少。蓋次第遠颺矣。府縣親供國藩等再四駁詰。

務令確鑿可憑。昨接遞到確供，似無甚虛飾者。初九日，令德熙成林所帶司員會同博陳丁三道會審。十一日，國藩等仍親加鞫問。其五月廿三日，該府縣隨從家丁、轎夫及地方等均經訊取供單一併咨送貴署，及軍機處、刑部查照。至王三、安三、等犯釋放已久，自可無過追究。前奉諭旨查詢王三，是否即係王二，據陳博二道訊取該犯草供，又取草犯鄰右數人供詞，均謂王三本即王二。唯蔣玉成之供有王二小名王三之語。要犯既經釋放，此等亦不足深辨也。該道等所訊王三鄰右供單，另咨鈔呈鈞鑒。廣平教堂據羅使照會，又牽該處紳士武汝清，即經轉飭查訪。惟洋文所稱武汝清謀害教衆，惡念復萌等語，是該使輕聽教士無據之詞，遽向尊處曉諭。中國之法，但以有無實蹟爲據，不宜以惡念謀害等詞，遽作股誑之律。此時各處地方官，無不盡力保護洋人，該使儘可放心，慎勿輕信教士浮言，自生疑慮也。

復恭親王。

十五日肅復一函去後，迭接十三四日來示，敬承一一。張守劉令抵津後，仍寓府縣署內，係發交署任府縣緝管。馬守肅令但有看守之責，並非承審之員。德繙譯謂署任府縣，亦係承審此案，此亦猜疑之過。惟洋人既有此言，自應另爲處置。現已將張守改交府經署內，劉令改交典史署內，分飭看管，乃合定例。前僅交府縣，而未責成何員看管，本有不合，致外人藉爲口實。至威使謂承審各員，有以酒食款留張守劉令之事。查張守劉令到津，即遞親

供由國藩等親加駁詰，並未派有承審之員。猶恐供詞未確，始令陳劉兩部，博陳兩道，及成林隨帶之丁中書會同丁道訊問一次。陳劉丁自京來，博陳自省來，皆係客居，無酒食款客之事。丁道則平日簡於應酬，接篆以後，拏犯審供，倉卒無暇，亦未聞有觴客之舉。威使所聞當係謠言，似可勸令不必輕信。此間審辦此案，反復推驗，斷不致有意開脫。該員等供摺，將來必應照會洋人。其登復洋文所指各節，亦必令各國共見。即國藩等所駁各條，乞尊處詳加勘閱。其詞意無妨礙者，似亦可摘錄，照會法使。法提督札文「十數日後，再無切實辦法，定將津郡作爲焦土」一節，虛實原難懸揣，抑不識所稱切實辦法，果係何指？若指府縣擬抵中國，萬難辦到，若指查辦凶手，中國義無可辭，究竟應正法若干人，而後可稱切實，能指定數目否？中國如數辦到之後，和局便可定否？此外除賠堂議卹，無他要求否？和熙所言專意求速，不若求實者，係日擊審案之難，不得不據實上聞。來函所言求實之中，須盡求速之意者，國藩等亦均懷此念。無如節節棘手，愈辦愈窘。八月初四，敝處前函所述應正法者有七八人，可辦罪者二十餘人。近又閱十二日竟未多添一人，而可辦罪者轉見其少，實覺無顏以對朝廷。本月二十三日以前，如能多得數人，使尊處有辭以對洋人，不致激成岬端，實爲大幸。如難續得要犯，則屆期限滿，當先將此應正法者，奏結一批。餘犯仍俟續拏，續訊稍遲，再奏結第二批。如外國志在和好，或亦可再俟十餘日，兩批人犯併爲一次處決。不知

洋人允許否？俄國案犯前訊明項五一名，後雖翻供，仍飭照該犯傷供擬抵。餘二犯實證究未確鑿，該使屢催速辦，然全無供證，而濫加極刑，不特津民怨恨，即外國亦不欲以無辜者充數。仍俟趕緊續緝爲安。

## 復恭親王。

昨肅一函，封遞後，又接十五日鈞示，聆悉一一。辦理洋案，信息必宜常通，方可彼此印證。尊處日有賜示，受教實多。敝處賤記稍疏，七月下旬辦理稍有起色，八月以來，又復節節棘手，並無善狀可告。用是緘牘益稀。荷蒙指示，歉悚無已。羅使近日聲息寂然，而英俄二使日有危言。計廿三日以後，必有一番波折。國藩擬分兩批奏結：第一批凶犯過少，彼必多方饒舌。然威羅二使及德繙譯赫稅司，前此在津均恐不得正犯，濫以無辜充數。若犯供未確，彼亦必引爲口實，無裨於事。來示詢及既認之供，何以不確？任其忽認忽翻，查各犯到堂並無供認不諱之人。其忽認忽翻者，所認之事，卒無重罪，不過旁敲側擊，略露端倪。旋復狡展，非已有確供，任其翻案也。其不肯認者，有時亦難深求。即如金占鼐一犯，似是正凶，無難一訊即伏。乃拷問良久，渠言五月廿三實住京都觀音寺，聯升店有店帳及循環簿可查。即不能不停刑審慎。近因限期將滿，要犯太少，又嚴限地方官，續行訪拏。漏網之犯，多已遠颺，更非倉卒所能緝捕。敝處辦理日久，無以仰副塵系，惶悚何極。擬即日奏請嚴議尊處前函謂辦凶一層，若將中國人之不遵國法和



盤託出，恐令若輩齒冷！自屬卓見。惟案無旁證對質之人，各犯不肯自認死罪，亦人之常情。即泰西各國亦未必無此梗化之百姓。若津人能派人在津訪察，此開辦法則知中國於凶犯一層絕無寬縱，並非無故遲延，有心推託。果能見諒，或不致另生枝節。至垂詢兵連禍結，咎將誰歸？竊料彼族所言，目下即將津郡作爲焦土等語，或係旁敲之筆。若正面文章則前在津所言，羅公使德繙譯等當一怒出京回國回滬，開仗似須明年，未必一朝猝發。彼若專重在凶犯，指定必須抵償若干名，再竭一兩月之力，亦必可如數交卷。不待構兵之際，而終能如願相償，則明年兵船雖集，尙可中止。彼若決意稱兵，則雖立交凶犯多名，而或嫌其少，或嫌其假，或另挑他事，欲開衅端，何患無辭？是兵連與否，仍視洋人之本計，不僥在擊犯之多少也。國藩自六月廿一日，至七月中旬病勢本重，近丁中丞及天津丁道病亦不輕。成廷尉病尙未痊，司空又已回京。惟望李協揆速到，再當竭力會辦，以速補遲。總求此心可以服洋人，乃可以對朝廷耳。

復恭親王。

國藩辦事遲緩，使多方絮聒尊處，舌敝唇進，深負委任，踉蹌難安！來書不加督責，反辱慰勞，惶悚何極！府縣業已在津取具親供，奉旨敦促解部，本無可再事廷緩，惟尙有總總慮，恐中外用意，偶有未符，轉致陰差陽錯，不敢不備陳於左右。府縣下獄一事，當時乍接羅使請以三員抵償之照會，祇求和局之成，倉卒定議。

辦理過柔，事後思之，深用自慊！以爲萃六州之鐵，不能鑄此一錯。六月二十八日，摺片及上尊處各書，亦曾略明愧悔之忱。迨奉改解津郡之旨，設法斡旋，渾然無迹。國藩且服且慚，私幸大力挽回，竟得解我神明之疚！自是議抵之說，中外一心拒絕。此時該員等即到部中，原無他慮。惟洋人堅韌異常，諸會慶聚都下，深懼府縣入京，尊處力持正論，彼或仍執抵償之議，妄肆要求，百折不回。則魚肉在邏，刀俎在旁，勢逼處此，殆有不堪設想者。該革府革令前聞改解津郡之命，正如金雞放赦，仰誦聖明，重視天日。近聞仍解刑部之命，不覺魂飛魄散，怯對獄吏，顧影自弔，以爲雖蒙總署力爲救全，而洋人仍持疆臣之原奏，欲得而甘心也。國藩竊意前與赫德詳論，赫德曾言擊犯切實，府縣事自易了。儻威羅二使並無此意，該稅司必不違爲此言。近日中國切實擊犯，洋人當亦聞知。縱不能漸將府縣放鬆，豈其索之尤緊，而比奉尊處賜示，亦未言及洋人逼索府縣到部一層，究竟會否催逼，敬乞惠示。與洋人交凡事皆有步驟，必應多留餘地。國藩前此過聽交部以後，輕重尙可自由之說，未曾自留地步。非尊處以解津一議委曲彌縫，則步步逼緊，無可轉身。國藩既已一誤於前，深願尊處慎重於後。與其臨時窘步，不如先事展寬。該府縣可否免其解部，即據親供定案之處，伏候鴻裁。國藩平日辦事拙滯，舉措失機，實所不免。至如專挾私見，顧惜一己之毀譽，不問大局之成敗，則素所不爲。況府縣交部一節，事前既由敝處誤奏，事後又欲見好取名，國藩雖愚，決

不爲此！所以長慮卻顧者，實恐洋人詭譎多端，催逼送部，後患不測。故思求急脈緩受之法，尊意如以爲可行，即乞示知，以便遵循。國藩具奏乞恩，如卓見決以爲不可，日內即當迅速起解，決不敢稍有羈留。昨經附片具奏，尙未接到批旨。信函往返，亦不過多二日耳。愚昧之見，敬以奉商。

卷六

復吳竹莊署撫

皖垣經閣下布置妥貼，有丁道帶兵彈壓，當能放心北行。征

軍餉項不敷，敝處前覆英帥一書，已允將皖南茶釐劃半歸皖。其時尙未知李少帥全軍渡黃，以爲淮勇或可稍裁，淮餉或可稍減。

旋聞李帥全部赴援畿輔，額餉不減，而運費轉增。又聞英帥奏請浙閩楚粵各協一萬，是以於南局茶釐又復吝不遽撥。待部議英

奏之准否，再行酌辦。亦因此閉月出之款大鉅，不敷周轉也。山東降衆多歸老巢，穎毫空虛，誠如尊慮。惟陞字一軍漕帥奏防清江，

奉旨允准，礙難更調。奏疏一事，爲疆臣當務之急。英帥幕僚既不

憚聯接辦，自應速聘能手。朱春勳年已七十，去年大病之後，殊形

衰憊。且爲多年文案，所苦不願奔馳遠道。再業此席，勢不能強之

使行。渠已有專函奉達矣。承示皖中應辦要件，動懇見商。目下要務，自以安插降歸之捻，籌解征軍之餉，二者爲大端。降捻如未盡動，不可驚之使動。姑相忘於無事。彼日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

其聚處仍不外蒙亳阜宿四屬，前年桂朱李諸君辦有頭緒，當選妥員暗爲察訪，而不輕於一發，乃可安反側之心。征軍既在豫境，月餉竟不可少，免致譁變。此外各務，閣下久任藩臬，洞悉院事，當不難措置裕如也。目下中原澄清，防務稍鬆，移節六安適中之地，當無不可，回省則可不必。近日聖意，每以疆吏住省爲安逸，出省爲耐勞也。暗在都門勸捐，必應速停。盱眙鹽釐局，則敝處已咨請停止矣。聞張總愚凶讎未衰，英帥入京之奏，恐難遽允。能於畿輔肅清之後，台旆乃署此席，則尤游刃有餘矣。

復丁雨生中丞

頃接十二日排遞惠書，并鈔示大疏，及復總理衙門函稿。忠懇之忱，溢於楮墨，佩慰無量。玉躬稍有感冒，日來計已康復。來示

見商各條，愼密周詳，深得要領。蘇屬漕米僅存二萬餘石未裝，此

後需船無幾。江北浙江之漕短船頗多，閣下親傳號商，諄切屬諭，

業已出具切結。四月初旬，即有大起沙船應用。并屬各商招集津

東衛船，復命粵商兼辦夾板。三者兼營，決不致誤。上年奏案，本未

計及江北新漕，亦辦海運。略參用夾板，尙無悖於原奏。能全用沙

船，則更妙矣。總署屬解神機營之餉，此時畿輔戒嚴，自不可以空函具覆。閣下允解七萬，多寡斟酌得中，函稿立言亦極妥愜。函末申言吳中情形，尤中窾要。惟疏稿似須再酌。總署專以書致尊處，不致敝處，係以私語相商。若會鄙人前銜覆奏，是以官話應付，被不以為敬之，而反以爲外之。昨已與閣下面議及此矣。不特不宜

會鄙人前銜，而且不宜專案覆奏。祇可作一短夾片，放重筆，用輕筆，會列敵後銜，俟銀起解半月，再行入奏。至官相奏撥巨款，中旨飭江蘇等省各籌十萬，祇能解二三萬，則雙銜覆奏可也。上海鐵廠沈馮二員承辦，甚有條理。既經閣下訓飭，中外匠目，亦皆歡欣鼓舞。自應乘機利導，漸圖擴充。今年奏留二成洋稅項下，除已撥解津五萬外，不再撥作他用，全供鐵廠之需。較之閩廠經費，當已及十之四五矣。外海水師，極爲當務之急。洋面迭有劫案，亟應從嚴勦捕。庶商船可以暢行，各國無所藉口。輪船艇船，及八圍舢板，各種均須秋閒，乃可造成。緝拏之時，未便久稽。尊意先雇數號艇船，會同輪船駛往余山、石浦等處，搜捕盜藪，良爲要著。請即日覓雇，嚴定賞罰章程。其外海水師，改定永章，亦請閣下於兩月內核定見示。吾兩人講求吏治，前經面商，以緝捕詞訟徵賦三者爲大宗。海盜則緝捕中之大宗也。請觀摺弁何以至今不歸北道。近多梗塞，近來春水漲發，或更繞越稽延。俟滿兩箇月，儘該弁猶未回轅，似應咨查軍機，以憑根究。或竟附片奏查，統候卓裁。

### 復方元徵大令

徐台支放各軍入款寥寥，誠爲可慮。近日裁撤數營，出款亦減，或可支持。邇來一軍比年以來轉戰齊豫，秦晉，當以孤軍獨禦悍賊，迄未稍休。邇來首援畿輔，星夜窮追，勞苦實倍他軍。以後該軍之餉，不宜輕於挪移，至以爲屬。徐方雨暘不愆，聞之深爲拊慰。此間陰雨太多，大損麥稼。日來率屬步禱，幸稍晴霽。然十寒已久，

一暴何能有益？惟冀連晴三四旬，或麥收尙可望四五分。尤祝軍事早蕺，裁減餉少紓民力，則如天之福也。聞生奉諱奔里，哀痛窘迫，二者交乘。百日後，自當仍出從公。庶生事不至竭蹶。製球諸匠，惟舒姓已回安慶，餘俱尙在金陵。彭教諭已回湖南，鑰匙存僧人手。頃已將全球移置署內，紙有裂處，餘皆完好。子舸製造此件，實爲鉅觀。惟一破之後，卽無副本。鄙意欲照刻一分，并請子舸作地球圖說，仍分爲十二宮，如天文帝星在卯宮，地球卽以京師居卯宮。如某國某省經度在卯宮，緯度在赤北幾度，其各說不同者，仿通鑑之例，作爲考異，注於本條之下。將來見聞愈廣，推究愈精，必成子舸不朽之業，而卽藉以爲防禦外洋之具。丁中丞曾來敵處，得見此球，極爲佩仰。欲延請入上海機器製造局。鄙意亦欲多訪才智之士，精於天文地理者，萃於機器局中，而徐州糧臺又有將撤之勢，故比卽允許之。子舸在徐，薪水本屬不豐。一至滬局，自可增至一倍以外。於家計不無小補，去貴里又不甚遠。特此奉商，可否令子舸先赴上海，閣下俟撤臺後再離徐州，抑或倚梓不能暫離別，有窒礙之處，統祈示覆。至國藩曾許以皇清經解全部餉子舸，亦經面託丁中丞在粵購寄，想不久亦可帶到。

### 復丁雨生中丞

頃接初八日惠書，并鈔示前覆總署函稿二件，及後舫所擬察吏條議三紳公函，具悉一切。敵眷東來，猥蒙存候，感泐曷任。江北漕米尙未到齊，而沙船已備，旬內可與浙米一併放洋。蘇淮陸

續抵津，極爲安速，即使驗米稍有稽延，亦無妨於回洋貿易，官商兩有裨益。此後辦理，略愈踴躍。撫標水師裁撤，實堂擬於所撤陳鎮水師內挑選船隻，以換該軍朽壞之船事，屬可行。此間所撤水營，其船亦儘各營換用，即請轉告實堂照辦。外海水師閣下統籌全局，擬建三閩、浙江、江蘇、建於吳淞，山東、直隸、建於天津，廣東、福建、建於南澳，各備輪船十號，艇船二十號，專泊洋面，無事則承運漕糧，有事則首尾相應。明靖內奸，暗禦外侮，舉一事而數善備，實屬體大思精。惟艇船大者笨重，小者又難禦風濤，似不如多用輪船之便。或輪船追捕須帶艇船，裝載器物，亦祇可參互并用，不必拘泥二十號之數。此事造端洪大，經費不貲，且以越益吳，以齊益燕，以粵益閩，通力合作，最重在數省督撫意見相合。其次則遴選將材，每船須得一可靠之員，亦殊不易易也。覆總署信二函，展讀一過，深得要領。東南中三洋建閩之說，業已陳明大概，將來尙可引伸言之。『賣地之多曖昧，阻撓之有三等』及『愚民倚教以梗法，吏役徇民以從教』等語，快論名言，犁然有當於人心。若然奏力而無懈，游刃而有餘，尤堪佩服！不知此等稿件，悉由閣下親裁乎？抑幕府擬底本，而自加芟改乎？崇明布捐，尊意由松滬總局派員專收，箇箇歸源，自較核實，請飭該局照辦。機器局洋匠自科而等三人製造得力，因閩中日意格入廠未久，遽邀優獎，三人亦可附片獎之。外洋火藥，亟宜仿造，候飭審滬二局試辦，以爲自強之資。蘇垣三處文廟前議以畝捐之款興建，已由諸紳墊辦木料，

勢難中止。應仍照前派收，及早蒞事，他工不得援以爲例。畝捐本非善政，未可磨績不休，久因閩閩筱飭條議，意在練習吏才，堪備探擇。惟局中各員警獮弟子，閣下及藩司警獮師助之以學教，之以身，誠之以言，試之以文，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董督如嚴師。數者闕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僕坐言辭鈍拙，不善訓迪屬吏，常用爲愧。若閣下能殷勤教訓良吏，則舊怨尤可全消，而亦足補鄙人所不逮也。

正覆函間，接展十三日手示，并鈔寄沈守軍報，及查察泰牧之件，具悉一切。賊竄津郡，城垣自可無恙。惟商賈輻輳之區，海運險收之際，豈堪久受蹂躪？少帥所調各軍，果能迅速赴機否？奔走愈疲，接仗愈無把握，殊深進灼。省三出處極關，淮軍全局，惟入奏一節，不能不隱隱說及。去冬功高賞薄一節，徒令朝廷增一疑端，而於省事無大裨益。渠英姿毫爽，略於小節，與其獨當一面，動受指摘，似不如在少泉麾下，猶得揮灑自如。卓見以謂然否？巡洋一事，當備文責成實堂。惟楚將素不諳洋面事宜，不知果有濟否？外海將才，自以閩粵爲優。聞閩省提督李與吾常巡洋，閩洋一律肅清，與吾及實堂皆出厚菴部也。秦州長牧劣蹟，此間亦有所聞。即請尊處掣銜奏參，以肅官常。此外，又有解錢三十萬串一案，亦請主稿覆奏。至官相奏協直餉十萬，祇能酌解二萬，劉克菴奏協陝餉，實難籌解。本應由敝處主稿覆奏，奈近日無報可發，又無專差進京，似亦不宜太遲。可否由尊處主稿之處，伏候卓裁。蘇滬之

行，頃始札滬中輪船，計起程在廿三、四到揚州時，輪船當亦趕到矣。良觀匪遙，諸容而罄。

### 復高碧淵刺史

前勞文從過訪，藉聆偉論，塵事匆匆，未盡所懷，方以爲歎。頃展惠書，附錄擬疏二首，具悉。豈是就諗，誤著日新，興居多慶，企頌無涯。國藩陋閣，衰扉，久點高位，不特綱維大政，資候細故，未克綜覈名實。卽高才秀士，心所謂賢者，亦未能汲汲推轂，引置周行。有若沓與泊之相遭，既瘵厥職，亦疚於懷。來書披豁清襟，若對牙曠而奏，誠成曲暢，箴砭策朽，鈍佩慰何已。海防鹽務二者，爲江左之大政，日前林令條陳海防，動中窾郤，論列域外情勢，洞若觀火。容當策擇要指，見諸施行。巨蠱之說，鄙人亦有所聞，特以利權所在，例易善誘，市虎成於三人，盜金僞於名賢，苟無確實證據，未便遽播其惡。局務繁重，亦殊難得擔荷之人，而關係至鉅，卽爲一灑國恥之本。來示所謂誣詐營私，尚希密示實蹟一二。其近莫須有者，不妨兼敘，以資參考，而互證。兩淮鹽務銷路以湖廣爲最鉅，自兵燹後，湘鄂借食川鹽，厥後遂爲所侵，久假不歸。比來川楚一氣，利其推稅規費，公私津潤，銳意相護，積重難返。淮銷疲滯，釐課短絀，日甚一日，消無良策，可以挽回。今議欲興淮堵川，奪回引地，則楚中大吏，據臂相爭，以爲絕彼之吭，奪彼大利。自昔嘉道承平之際，川鹽并未行楚，鹽至鄂亦賴鄂督竭力相助，淮銷乃能疏暢。故林文忠、周文忠督楚時，督銷緝私，雷厲風行，淮綱大振。其他督

院，則督銷不甚得力。今楚督則不助我，而且堵我，不督淮銷，而且仇視淮引。督撫仇之，通省之官吏仇之，商民亦因淮鹽色味較低，而交仇之。故淮鹽之不能得志於楚，勢也。時也。尊疏稿若能自中發之，而敵處更疊陳之，或可存此一說，不至終棄湖廣引地。而目下鄂中官場之堅拒淮鹽，則無術可解也。日夜焦思，深恐場棧積鹽太多，蔡南來手竈丁滋事，閣下將何策以善之？

### 復英西林中丞

寧廣土客情形一疏，已蒙聖列敵衝拜發。另片陳明建平土匪滋事，將次撲滅，不與開擊土客相涉措詞，尤爲簡明。目下匪黨鼠竄，其首犯關汶，貴逃匿何處，尙無確耗。尊處檄令劉將營發暫留，與潘鎮方道會。其時劉已回甯，未經接到，弟面告之，而檄令帶勇百名，四出密捕。渠所長在購報密警，故未飭與潘方會辦。安慶營都司員缺，如果部中尙未揀補有人，當如台命，卽以文芳堂補。議設長淮水師，敝處未經奏明有案。尊意欲援長江之例，先將各缺補定，惟是長江補缺係七年四月入奏，其營制事宜之疏，則係四年臘月入奏，中間相隔二年餘，部議已逐條核准矣。長淮水師僅由喬帥奏敘一次，并未將營制事宜開單詳陳，遵議補缺，似覺不妥。請將營制事宜一切具奏，俟大部核議，廷旨允准，再由台端酌定應補員缺銜名，並將未盡事宜續行奏奉，乃與長江辦法相合。論辦事之節奏，亦應如此。另函示及皖省武職已逾四參者甚多，文職則由閣下批司，悉歸外結。現經部覆，一律免議，屬將武職

援案請免參處。此事國藩於四年二月奏請，三年臘月以前概不再參，四年正月以後照例糾參，蘇皖皆然。蘇省武職業已參出，皖省亦有曾參出者。今若提出以後之案，概議免參，與原奏自相矛盾，亦殊不妥。故司詳已於三月初三日批駁，而令其專案另敘安詳。蓋猶瞻顧四年二月之奏也。茲承來函諄屬，一俟該司另詳到日，弟應另行具奏，不復以四年正月爲斷，而以八年七月爲斷。庶與會處辦法不至兩岐。請卽告知壽山兄爲荷。國藩目光昏霧，上旬增廣痛氣，衰頹日甚，曠官滋愧。所幸春雨霑足，麥收可期，豐饒，幸強人意也。

復李質堂軍門

建平滋事之匪，自前月十七，經該縣擊散後，雖經陸續拿獲匪徒正法，聞其元惡關文貴，尙竄伏孝豐山中。既係髮逆漏網，深恐嘯聚爲變，儻非設法弋獲，終恐根株未絕。閣下旣飭李鎮守，及田副將，仍駐南渡，會合慶字右營，商酌辦理。計與皖浙各軍，可以聯絡搜捕。此間亦派劉鎮營發，多購眼線，四出密擊，不使漏逸爲患。陳參將艇船撞破，跳入舢板，遇救得生，差以爲慰。摺聞撞沈船隻器械等件，估計價值爲數較昂，雖以備洋人減折賠償之說，究嫌所開過浮。與外洋交涉，總以信字爲重。該洋行儻如數賠償，以後查出，不值許多，將怨我之無信，愈難與相處矣。該營一時巡洋無船，前准來咨，仍用撤退之舊二號師艇，已飭滕茂廷親至燕子磯船廠趕緊修理。交來弁領駕回營，計亦不過四月初也。狼石

營遊擊改歸內洋，誠難兼顧。陸兵以秦州營遊擊改爲該鎮中軍，自較妥善。淞南淞北兩營，所分汛地本寬，徒有處分之責，而無巡防之效。來示不爲無見。僕以京口左右營之汛地，被長江水師占去，須擇一處安置京口營之弁兵，故以淞南淞北處之。且全案所改者，皆改水師之營，未改陸兵一營。水師必住礮船，是僕多年之定計也。今若廢淞南淞北住船之水兵，而令移川南吳劉無船之陸汛，則與全案主意不相符合，是以不肯輕改。仍照原議施行。昨又派李道興銳前往蘇滬一帶，查訪各營形勢，以備參觀而資互證。渠到蘇後，諒已謁見台端，請將淞南淞北與之熟商，或請應敏齋廉訪一商。俟李君回甯，再當妥核定奪。國藩目光昏瞶，無術挽回，疝氣亦尙未痊愈。諸務叢積，未能悉心研究。內子前遭篤疾，初似溼症，甘熱譫語，繼而腿腫奇疼，調治無效。目下沈重異常。大閱之事業，已改期如本月不能成行，則天氣漸熱，恐須改至秋間。青帥到此，陪談數日，旋即渡江北上。聞十七日又在瓜洲南渡矣。

復李中堂

接誦二月廿日惠書，具聆一一。并以鄙人添孫致慶，曷任竊戢！就說勸履增綏，爲頌敏齋赴津相助議約，自經尊處疏調廷旨，卽飭傳催青帥及恩竹樵先後過此。國藩均與商及竹樵不日卽可履新。僕前函囑敏齋交卸藩篆，暫時毋接臬印，以便隨時北行。昨得敏函言，卸篆後祇候使到滬，遂當起程。應召倭姓狡黠，未可傾我腹心，爲彼所誦，亦敏齋書內之言，似已得其要領。各國雖

有仇隙，而其交涉中國，則仍併力以圖。雖東洋與泰西風馬牛不相及，而未始不狼狽相依。我若寇其一而媾其一，適爲彼所潛窺而哂笑耳。來示慎之於始，想亦從此等處著眼。閣下之儀觀詞令，必足以懾彼於無形。津郡兩河之間，築一小城，集事較易。然有事之際，向使舊城不保，則新城亦岌岌可危。似不如去城稍遠，築一小堡，平日儲軍火糧食於中，有事則主帥率數十人駐之，或者需費更少，戰守更便。陳荔秋等續議幼童出洋學習各條較前簡省，尙屬可行。已囑其用吾兩人名擬一函稿，商之總署，容再寄稿至津奉商。美國兵船前往朝鮮，意欲脅令通商立約。頃閱新聞紙內，美國商船上年經過朝鮮，國境曾被劫害，申告朝鮮執政未爲雪理。此次似欲耀兵，冀伸前恥。惟朝鮮向頗堅韌，而美人不甚好戰，或不至遑爾稱兵。海運漕糧，南省糧道逕解通州，亦須在天津剗船。同一剗船，則無分津道、蘇浙糧道，皆難除弊。尊論明透，確不可易。茂文亦非耐勞任重之才，見山持之稍堅，若台端與之從長熟計，或亦前卻無定耳。令兄入都展觀，前聞將由東路言旋，一視珂鄉，并許枉駕過我。後又聞正月廿八九，太夫人小有不適，未知果迂道東來否。淮南鹽務，目下存瓜存棗，在場在途，共堆積五十餘萬引。兩湖片引不銷，運商不肯買鹽出運，場商貧苦號痛，無力收買春產。自官紳以至煎丁、細役、船戶、挑夫，數十萬人，皇皇焉不可終日，紛紛稟請拯救。不得已，奏請由部定一川淮分銷之法，意欲徵泉竭力助我一番，容即抄咨冰案。自鹽務外，此間近狀諸稱安。

謐，春雨亦透，麥收可望。上月皖境建平廣德一帶，土匪滋事。比經兵役擒勦，卽已鼠竄。現聞首匪關汝貴穩匿浙境孝豐山中，已派劉鎮啓發四處密擒，渠善於購線，務求弋獲，不使漏逸爲患。鄙人目光昏霧，近更增發疝氣，內子初患溫病，繼則手腳疼痛，日內腿腫奇疼，十分沉重。適令兄贈送建昌花板，已製成矣。歐陽定果押解留鄂，礙位航海至津，日前抵此。十八日業已起行赴滬，知注并及。

### 復張友山漕師

承示蔣主政條陳河運事宜四策。其灌運立湖一策，頗有窒礙，費多利少，現可毋庸置議。規復黃河故道一策，八年間馬制軍等會奏，將蘭儀以東故道設法疏濬，銅瓦廂決口酌議堵塞，業經部中議定。惟工程繁重，計挑河、修隄、塞決三項，需費至二三十萬之多。閱時又非三四年不可，而東趨之溜，能否挽之使南，蘭儀決口能否堵合，仍無把握。來示所慮洶係不易之論。查規復河道一事，內外多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蓋河道自古以來，無數百年而不徙之理。歐陽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塞之道，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會准入海，已閱七百餘年。至咸豐初年，而有銅瓦廂之決，蓋亦日久淤澱，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使復古道，無論鉅款難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

高仰，難於浚深。即使事事竭力爲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即果南復故道，而於運漕亦尚無把握。蓋自道光七年以來，河高而淮低，淮水不能匯河而入海，於是絕淮與河，使不相通。淮之故道爲全黃所佔，而淮則避讓，而南入於江矣。每年漕船過清江後，卽爲倒塘灌漕之法。其法鑿築兩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之南塘內，將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塘之北壩，使兩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黃之之塘內，將北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黃河之南壩，使黃流與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黃河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爲一批。則又再堵隄，再灌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當時無論有識無識，皆以此爲極難之事，極鉅之款，極拙之謀。中外欲思所以變計。今若仍復故道，則清口黃運午貫之處，仍用倒塘之下策乎？抑另有良謀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則每年將黃河隄決開數次，用無限之財，費無窮之力。清口可以辦，張秋亦可以辦。如不用倒塘之策，則南運徙，而漕運尙不通暢。又何必復故道乎？鄙意以爲河既北行，卽當順水之性，就泛溢之處，築隄約束。其安流順軌者，姑且聽之。待軍餉稍鬆，再大治之，不必遽議南遷也。至導衛漕運之法，前此運河北流，張秋木屬上游，臨清本屬下游，則南高於北，一定之理。惟衛在元城冠縣一帶，尙在臨清之上游，或者稍高於運，或與運相平。自須詳細測量，再行酌定。如於元城稍上，開河導衛，以遠張秋，在平日縱不能高於運，在黃河消落時，必可高

於黃矣。衛水分爲兩支：一支循舊，由元城至臨清；一支新開，由元城至張秋。運漕分爲兩法：伏秋盛漲，則舟順黃河之溢流，由東昌以抵臨清；黃水消落，派上水以達元城，又沿下水以抵臨清。雖衛水微弱，未必兩支皆可行舟，然尙可以人力圖之。僮履勘情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興辦。來示又以僅於沙灣左近築隄，而上下游沿河各州縣仍虞昏墊，擬就現在河道普律築隄，束之入海，俾免潰缺。籌籌確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挑河南遷之說，則隄工亦何可緩？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雖云地段甚長，工費亦鉅，然較之規復故道，尙可從省。借黃漕運一策，疏濬漕渠使之寬深，先事設順流刷沙之船，隨時行開闢撈沙之法，更爲南糧定候汎渡黃之期，亦可救敵備偏。然盛漲一消，卽屬無益。再加以導衛漕運修會遞運兩法，差足以濟時勢之窮。辱承垂詢，聊布一二，仍希詳細見示，以備互證。而資商榷。鄭小山尙書小住袁浦，調養病體，近接來函，知其尙未痊愈，并聞其全谷皆已抵浦，若病不速痊，或續假調理，徐待北上，或疏請開缺，挈眷南歸，尙難預定。承詢酌送贖儀之數，小翁清介有素，此閒前致千金，本不爲器，而渠峻卻不受。如山會處再送聲明，卽係省垣公款，似亦不可再減。統候卓裁酌定。國藩日光蒙眷，無術挽回，近更增發疝氣，諸務叢積，未能悉心經理。大閱之事，業已改期，恐須遲至秋開矣。

復郭筠仙中丞

接誦二月初十二兩次惠書，具聆一一。猥以鄙人添孫致



慶并授稚兒洗口卻疾之方。就諫履候康愉。攝生多術。企慰無量！承示天道循環。人事興廢之故。消長盈虛。洞若觀火。未有壞亂天下而楚人私享其富貴。此層外間亦多能言之。至於士去職而習爲游說。農去養而相與嬉遊。習爲偷薄。讒飲音樂。歌舞日夜。則未聞有慮及之者。又稱網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僕近來自省。生平儻然。不出『伎求』二字。今已衰耄。旦夕入地。猶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富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長。果能剷盡伎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伎』『求』二端。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慙然愧懼。不復敢道人之短。若著一書。以詆訶達官。則伎之尤者。無所畏懼。其品概亦可想見。無足深較。意城昔辦船務。受人薦引。亦頗有物議傳。然門包之進。虧累之多。則一無所聞。今大變前轍。而收數日減。豈無一二明者。校長挈短。歎新之不如故乎？僕生平屢遭譏謗。上年天津一案。謗議尤不忍聞。殆有甚於永州某守所云。卽意城之偶被諷刺。又不足道矣。江西引鹽行銷稍多。而并不甚旺。厘費岸費。亦并未照解。湘鄂淮隄引地。存者無幾。而鄂中大吏袒護。私排擠。引不遺餘力。聞其公私兩裨。蓋卽來示例規之說。國藩上月曾將淮銷疲滯。不堪鄰鹽侵佔太甚。疏請部議。明定章程。稍伸淮而抑川。昨李筱泉出都過此。又經而爲諄託。請其竭力助我。續淮商之生命。并許以復解厘費。岸費。復道光年間之舊規。待部議到時。當另定章程。將

厘費酌定數目。冀愜於私而有益於公。能否挽回。尙難預必。陳令善奎前係甄別落職。無論其罪當罪與否。而甄別之案例難湔洗。大府之馭屬吏。惟此屑爲最毒。亦差可懲創汚吏。若彼劾而此舉之。適開朝秦暮楚之風。而增子覆我輿之見。意氣用事。漸不可長。僕非有所吝於陳令。恐徒勞而無益。尙希鑒諒。此間近狀安輯。麥收亦得中稔。春間皖境廣德建平一帶土匪滋事。比經兵役擒勦。卽已鼠竄。現惟首犯關姓潛逃。敝處派員購線。四出密捕。當可弋獲。鄙人目光昏霧。日甚一日。近更增發疝氣。尋常文牘。不過草草畫諾。江海各防平時所規。以自勵者。亦尙茫無端緒。五夜捫心。大懼有癘厥賦。內子一病三月。初患春溫。旋屢變症。腿腫奇疼。十分沈重。已無可望。乃偃臥靜養。旬內大有轉機。可謂萬死一生。然兩日既昏。右腳難動。亦極人生之至艱耳。台從江表之游。能踐約否。樹堂前月過訪。盤桓旬日。卽赴上海。旋白滬歸。又已辭赴六安。爲竹如侍郎下北後。再行挂帆西上。渠力主竹翁回籍之說。并言其家屬之居諸城者。均須回院。其夫人亦宜改葬。故鄉義氣干雲。辭遠理舉。吾輩皆爲所動。行將爲竹翁玉成此事。知注并聞。

復張子青中丞

接誦惠書。猥以節屆天中。摛詞稔屢。祓飾逾愼。慙戢均任。比維祐篤。蘭陵撫辰。懋績至以爲頌。國藩重來江表。節序頻更。日光既日昏。精力復極衰疲。分內應治之事。未能悉心講求。江海各防。目前所宜急圖者。亦且茫無頭緒。夙夜兢兢。有癘厥職。近自滬

中傳聞法國有興兵前來中華之說，尤深焦灼，想尊處亦聞其略矣。前函所列王黎甘三令，均荷獎借許可。玉令頃已捧檄之任，即當晉謁崇階。黎令在吳江開漕尾帶欠尙鉅，并希清誨，隨時助勉。爲荷！高令新領吳縣，才宏學瞻，似可培成令器。大鈞陶鑄，羣材蔚起。江甯府一缺虛懸數月，趙粹夫太守奉補遺缺，抵甯已久。以其初履外任，未敢遽試首郡。鎮江鶴莊太守廉明精幹，上年調署蘇守，措置裕如。前次台從過此，曾經商及，今擬即以鶴莊調補江甯，而以粹夫充補鎮江，人地既屬相宜，於例亦甚符合。卓見如以謂然，即當會銜入告，一面先令到任，統候示復照辦。李世忠與陳國瑞在揚，一仇播擊之案，已令袁篤臣、吳朝傑二人逐一查明。各取兩次親供，日內送當據實參奏。李則革職，陳降都司，令各速還原籍，不令在揚州逗留。陳爲洋人所深忌，果其離揚則攻教之說不辯自息，免致洋人積疑生憤，另起波瀾，亦一道也。鉛船攪載漏稅，不肯開行，前飭司派員至瓜洲彈壓，頃據稟復業已查明載貨數目酌量完稅，開銷北上矣。茲因來示諄屬，又經札飭楊子木酌帶礮船，送至清江。弟前已檄歐陽鎮派礮船二號護送，擬請漕帥再派陸兵送之。武員彈壓則難其遣，且鎮江下游釐局請撥釐修學宮一節，弟前接丁漕甫學使信，即覆信許以每月分撥局釐一成。後與閣下語談，知尊處覆信未許撥釐，但許另撥一款與之。弟以彼此兩歧，頗爲難處。閣下以爲將來必撥一款不誤鎮郡善後之事，而已今該郡之紳既有公稟，請另抽一成。江甯揚州兩郡修府

縣學，皆係動用官款，鎮郡亦未便向隅。蔣守之稟，鄙意擬批以另抽一成則不可以商民難堪也。於局釐之中分撥一成則可以學宮係屬大事，而各處軍事大定，餉需可節也。學宮及新河二事約計不及三萬金，應撥若干月即行截止，由釐局查明稟辦。是否有當，仍求卓裁示復。

復袁小午講學

接三月廿三日惠函，詳論鑒拔賢才之義，纏纏千餘言，具聆深意。所示當世諸賢，及另單開列者共十四人，疏其梗概，大抵才德并收，體用兼重，品評允當，殷殷以一士不遇，引爲予辜，一善不揚，引爲己責，心存匡濟，識量闊深，良以爲佩。又謂東南底定以來，老成凋謝，繼起乏人，一有緩急，無足倚恃，深以前此之得人爲盛，而怪近今之衰寂。此由鄙人聞於知人志氣衰耗，古稱精神折衝，不克汲引人才，亦由精神懈弛，不足感召英傑，翕聚風雲也。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迥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屏屢破格以開倖門，仍須投資按序，各循常調。即昔之勳望赫奕者，今亦祇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未由顯著。近日賢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內患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啻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蹈厲無前者，不宜以孟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倣聞此等議論，蓋營深惡而痛懲。今雖衰屣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怠態，銷磨

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  
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觀。是則  
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愧引鍼拾芥之無興也。此後如更聞有  
佳士。無惜續行見告。至禱至禱。國藩回任江表。節序頻更。諸務叢  
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江  
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大懼曠官取  
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此聞近狀如恆。前月有李世忠陳國瑞搆  
毀之事。陳李二人前在江北帶兵。素不相下。陳之聲名較優於李。  
如淮河奪鹽船。壽州殺部將。頗有欺侮。李積不能平。近在揚州。李  
與陳貌爲和好。實則隱圖報復。四月十四日。李世忠忽率其徒黨  
馳入陳寓。掩執陳國瑞上船。揚帆南下。捆縛辱罵。適有鉛船及湖  
北各船在彼。聞陳國瑞被執。一呼而集者數千人。追圍李世忠之  
船。劫其眷屬。有妾一人。赴水以死。李世忠乘間逃走。與陳國瑞先  
後來密互訐。二人均染驚悸。成不循理法。邇來住居揚州。百姓既  
不甚相安。洋人復每滋瑕釁。昨派篤臣及瓜洲吳鎮查明原委。據  
實參奏。李批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原籍。未知此後能否  
安帖。閣下於二人素知其底蘊。並以附告。

復李中堂

法國調兵前來重理津案之說。上海探報已屢言之。總署來  
函亦經道及。該國此時內難未靖。豈其無故敗盟。遽爾搆兵。聞其  
與布國議和。應賠之款甚鉅。民窮財盡。無從籌給。或者借此虛疑

恫喝。冀可少得兵費。譬如鄉民負債太重。適其家曾有命案。因再  
譌案於凶手之家。圖取彼以償此。亦未可知。若各國不與合從。應  
不至真有戰事。如其決於用武。天津猶略有預備。江南則一無可  
恃。如何。如何。倭使初二日自滬起行。此時計已抵津。議約尙易於  
就緒。所來各員有才識軼倫者。否。致總署函稿。閣下於未幅酌  
增數語。皆與威鏤兩使面晤之詞。英國書院亦可隨便派往學習。  
總署業已復信。容即具稿會奏。概用前函原文。不過函與疏。殊略  
換一二耳。李陳交闕之案。李則革職。陳降都司。令各速還原籍。不  
准在揚郡逗留。揚州洋人懼陳攻擊教堂。正恐激成事端。藉此遷  
徙。亦一舉而兩得。就案了案。不過如此。頃奉聖諭。抄示御史二摺。  
欲予拿問。甫經奏結。斷難朝令夕改。幸聖意亦不操切。但令皖豫  
鄂稽察而已。彤雲在滬。似尙振作精神。力爭上流。其於操技駕船。  
孜孜講求不倦。尊處耳目最長。於滬事尤能博訪窮詢。若聞有實  
在不合處。尙乞密以見示。天津新城已興工。否。前聞圍闊大清子  
牙兩河在內。頗疑規模太大。頃鄉亭夾此。乃知傳聞之妄。淮灘疲  
滯。日甚一日。令兄後泉過訪。國藩與之熟商。爲淮南請命。旬其竭  
力扶助。後意似已許可。尙齎函來。言後帥商及此事。意願殷勤。第  
以淮價稍昂。當議減價。緝私甚難。當籌妥法。祇候部覆到後。再行  
定議。來示以徹議援引林周二公。時勢不同。後泉則謂林公專責  
州縣督銷。致差役下鄉分鹽索價。頗涉騷擾。周公專責武弁嚴緝。  
初雖見效。後亦不免賣放。是二公均不甚可法云云。所論亦切中

事理。然銷滯如此，舍講求鹽色，堵緝鄰私，別無下手之方。鄙人實已智盡能索，惟求將伯之助而已。建平攻城之首逆，關汶貴，竟已擊獲，是一快事。湖南哥匪雖暫肅清，而囂然思亂之心，實繁有徒，深爲可慮。楊君忠義局差業已下札，月給廿金，以副雅屬。

復張子青中丞

仲甫言馮台端言及六七濠口，閒人太多，匪徒轔躐，搶案層見迭出，并有聚衆結盟之事，不可無兵鎮壓。屬派周將良才帶隊前往駐紮。查六濠口前經毅帥派委師道榮光酌帶哨勇，在彼編辦保甲。如果游民嘯聚，日衆師道自有岌岌難安之勢，必詳細具稟，設法驅逐，方爲能舉其職。昨接該道會同吳鎮公稟保甲一案，并鹽船一律編查，似辦法尙屬認真，不至遽生他患。弟前調慶字一營，由五台山移至三汶河，卽爲就近彈壓。六濠口起見。周將現署做標中軍，難令遠離。容再嚴檄吳鎮帥道加意稽察，遇有形蹟可疑者，毋許逗留，力遏亂萌，不知有補否。吳小軒長慶部下共十一營，馬隊三營，遠駐保定，步隊八營，兩營在宿遷，三營在揚州，一營在三汶河，一營在蘇州，一營在溧陽。渠昨來此言及分布太散，緩急調度不靈。意欲將保定馬隊調至宿遷，宿遷二營調至揚州，其餘六營一概移紮東壩，渠卽駐防東壩。東壩去蘇垣二百餘里，去甯垣亦二百餘里，兩處聽調，朝發夕至。其地寬闊，利於操練。渠請弟函商尊處，及李相處，特此奉商，卽希裁示，俟使於初八日抵津，聞將以十二三日訂議條約。敏齋必候事了，始能南旋，恐須在

中秋前後矣。黎牧庶昌撫字心勞，備科政拙，誠如明論。聞其錢漕尾數，欠徵至五千餘石之多，挪墊公款，無從彌縫。前與敏齋及子範商及，俱謂苟無他缺，可調。又不如久署吳江之稍愈。今尊意許其量移一席，俾無負累，厚澤尤爲優渥。閣下漢鑑精密，而得一才，又殷殷愛惜，而玉成之。今蘇臺吏，其日有勃興之象乎。廷旨飭令察看淮安存守，做處亦已奉到該守通籍近四十年，精力不無減損。來示謂其廉靜有餘，幹濟不足，評驚洵爲至當。惟此二句之下，加一輕語，則可以保位，加一重語，亦可以去官。究竟仍希密示，以憑會銜覆奏。部催子箴引見，現在正議整頓鱗綱，未便遽易生手。少遲卽爲奏請展緩，以副諄屬。但部既曾催取，恐亦不能久留也。

復張子青中丞

寄諭飭籌製船加價及民船守候口糧兩款。并令江浙兩省各買賑米二萬石，由海運津，製價守候口糧二者。前接尊函，已由蘇垣司道兩庫籌辦賑米一款，爲數雖鉅，珂鄉被水之區，民居蕩析，災黎滿目，望救急如星火，斷難稍緩。李相係向與王曉蓮，如冠九兩君訂定，始行出奏。此間正與曉蓮商籌購辦。而曉蓮忽接劉芝田瑞芬信述，李相欲改爲折色，解銀而不解米。蓋北人不慣食稻，而採買奉天粟米，爲價較賤。日內但爲解銀之計，不復問沙船輪船運米之說。惟蘇滬米價較賤，每石連運價須三兩餘，乃可抵津。皖北運漕，皖南漕米價較賤，每石連運價不滿二兩，卽可抵津。折色究應解若干，此間尙未議定。或甯蘇各出一半，或全出江

密糧庫均無不可。浙省不知亦係解折色否？楊帥有函商尊處否？若浙解米而蘇解銀，則道不同不相爲謀。若同一解銀，則數目亦須商定。弟意擬解五萬，蓋酌蘇滬與皖米二價之中也。伏候卓裁！弟擬中秋前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淮徐，後抵蘇松，屆時恭叩崇階，熟商一切。

### 復李中堂

津案之結，府縣抵償一層，新聞紙內屢屢言之。彼族頗責羅使，未能力爭此著地山行後，外間謠傳紛紛。正在懸系之際，接總理衙門函，詳述一切，渠爲崇公請全權大臣，總署既已峻拒，渠不收國書，而李傅謂崇與熟會，因見與不見之際，彼此誤會。總署答以昔年與浦安臣咨，已預議中國使臣至外國，不必面遞國書一層。是見不見，均可交遞，并云如始終齟齬，但向彼國執政取一不收國書之照覆，即可回京覆命。似此義正詞嚴，彼族應別無要挾之端。地山應可無懸留之慮。法亂初平，民窮財盡，未必遽爾大舉，耀兵於數萬里之外。且俟明年再聽分曉，如必求逞於府縣，則無寧敗盟廢兵耳。日本通商章程，好條規，粗爲涉閱，雖較之英法等國無所增減，而辭氣稍爲平順。比泰西之狼狽狡悍，或少易處。該使言押復赴京一游，閣下以敏齋耳疾，改派竹堂伴送。敏齋近日計可航海南來。幼童赴洋學習，應否添派八旂子弟，且俟總署核議。省三忽有新疆之行，寄諭及總署來信，囑此間寬籌餉項。鄙意籌銀非難，籌糧爲難，籌運更難。淮運近年遠征，運送糧械，皆由

閣下經畫。處處派委員，節節設駝馬，苦心經營，僅而獲濟。若至伊犁，雖台端亦有鞭長莫及之慮，似須另派大臣，至辦新疆糧臺，駝馬、台站、米糧、百物，一一辦妥，弁勇無饑寒之慮，乃可驅之出關。頃復總署信，略將此層陳說一二。茲抄呈尊覽，不知卓見若何？又不知省三毅然自任否？直隸入夏以來，淫霖爲災，津郡附近數百里，幾爲澤國。各屬難民避居津郡城上，以數萬計。永定河潰沒八口，誠爲近數十年所僅見。此時議濟災黎，籌辦大工，想見盡忱焦灼！截漕十萬石發賑，猶難備及。大議請飭江浙各籌買米二萬石，昨奉寄諭，如數籌辦。曉旋接芝田信，述尊意欲解折色。此間蘇滬米貴，合米價運價，約須三兩，乃能抵津。運漕灣汴米賤，合計不滿二兩，即可抵津。定解若干，尙未議準。東光陳令、吳橋石令，僕復作梅書中，曾言其賢。既承推許，佳士雖無政績可紀，或在惻愍無華之列。僕向觀人大抵才短者多存之，清勤刻苦，性情真摯，久爲朋輩所信。昨有書來述其在任辦事，似尙振作精神，力爭上流。當時勸其服官，許以決不令其負債，尙求左右力踐斯約。惠甫猶未補缺，務懇關垂，先飭署任，繼予真除。其兄敬甫夏仲來，此接見數次。渠求皖城差使，目下尙無位置。鄙人目光昏蒙，且甚，兩腳近復浮腫。惟大小兒正月生子，七月下旬，癆亡。老懷殊覺鬱鬱，節前擬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淮徐，後赴蘇松，約須冬初乃能旋署也。

### 復李中堂

江蘇應辦直隸賑米二萬石，來示北人不慣食稻，而就近採

買奉天雜糧，爲價較賤。原解折色，計二萬石折銀五萬兩。僕前聞曉蓮言，接劉芝田信，述及尊意欲解折色。適爾商子青中丞，亦擬籌解五萬。蓋酌目下蘇滬皖米二價之中，可謂不謀而合。業已檄令曉蓮在於道庫如數速解。浙省事同一律，敝處寄石泉信，亦以現折之數告之。冬賑春賑，必可源源接濟。日本條約議定，敏齋回蘇，有一信來，因聞鄙人大閱出省，未來金陵。省三亦有信來，附抄摺稿，具陳不能出關之故。關外籌運糧械，其難百倍於秦隴。省三所陳當亦爲朝廷所鑒亮，但不知能否允可。否給假養病，渠果離營子務，樂山皆不在軍，誠能謹守紀律，否郭鎮函稟藉閱渠思極力整頓綠營，志殊可嘉。頃已嚴劄飭其實力除弊。廬州都司陳兆鴻劣蹟甚多，現檄郭鎮密查，俟稟復後，定行撤參。鄭玉軒太守藻如在滬，而諸多牽制，此閒亦有所聞。皆稱其抑鬱已久，抱病甚深。來示惟其局事經手，既多且久，未便遽行調開。此三語者，不知指馮言之乎？指鄭言之乎？僕早歲見馮志堅，論篤自稱，願終老樸器局，不精透則不干休。嘉其有愚公移山之趣，愛而敬之，倚爲柱石。厥後屢聞丁雨帥議其不辦報銷，不造兵船，不多用漢人，而僕不甚介意。滬局洋人至，寄告狀，言其貪蝕，僕亦不甚介意。卽品蓮具言其短，蘇垣有友來書，極言機器局爲一大蟲，亦猶不甚介意。至今年六七月，有人言：「滬局造船造鎗，皆遲緩而不中用。輪船行走太趨，鎗礮成者太少。目下每月支銀四萬餘兩，而料少匠減，勢難造銷。將來數年之後，欲靠滬局之船礮，以禦洋氛，斷不可

持！」云云。僕聞此言，頗悚動。滬局於丙子卽滿十年，若一無成就，何以對天下？今讀來示，抄品蓮之件，尤爲詫異。以閣下之愛才念舊，若非實不放心，豈肯輕發微詞？請調玉軒至滬細詢，該廠船礮將來能速，能多，能精，否？局中共事之人，能不冰炭否？此皆最要關鍵。侵蝕猶屬後事，便中密示，以憑商辦。津郡剝船加價，本是最善之策。青帥飭司籌款撥解，浙省諒無吝色。頃函致石泉，已爲詢催。小軒所請調回馬隊，閣下以保定現無可恃之兵，待冬閒籌出替防之軍，明春再令南來，屆時望踐斯約。此閒另練湘勇六營，鄙人初意以毅齋留甘之軍，現僅馬步十二營，款於江南原協每月六萬五千兩內，自七月起減解二萬，仍招募老湘營凱撤之師，編成六營，而以章合才統之。嗣得毅齋來臆，力陳欠餉過多，請按原數協解。將來或須酌增新募六營，則須另籌餉項，添補淮軍借支欠餉。尊處向章亦視其軍之出力爲等差。慶軍留防淮揚，似非遠防他省，出師勦賊可比。以後當少爲核減。李世忠回籍後，有一粟來自矢，以後當杜門謝客，延師訓子，求保首領，以終餘年。情詞懇切，其與楊子穆、劉佩香等信，尤爲誠篤。若非有以激之，不致生變。陳國瑞則徘徊淮揚外縣，尙無回籍之意。能否保全末路，殊不可知。國藩以十三日啓程大閱，連日陰雨逆風，廿一日始抵揚郡，校畢。但視至淮徐時天氣暢朗，免致多費時日也。

再舍親歐陽定果，號星泉者，頃小兒自金陵寄信來揚，言其父牧雲於八月初一日在衡州忽患中痰之症，不能言語。當用轎

送歸家中，初三即到。其叔父凌雲寄信於沅甫舍弟，并有家信與星泉，催其速歸。小兒因金陵署內恰有摺差進京，遂將歐宅家信帶京，面交星泉。鄙意星泉必早已出京，如尚在天津，則求閣下告之，令其迅速回籍省視父疾。渠之家信，恐摺差必難覓交也。

復劉霞仙中丞

八月杪，接到惠函，以巡閱外郡，俗務匆遽，未即裁答。十月旋省，晤令嗣康侯世兄，詢悉山居多暇，履社緩愉，家慶聯蕃，孫枝蔚映，持任欣抃，吾鄉會匪，年年發難，旋即芟除。此輩布滿郡邑，聚散無蹤，起滅無端，勾結蔓延，牢不可破。使十次速滅，而有一次稽疏，則其患不可勝言。若處處辦團，時時斂費，則鄉民之脂膏已罄，而團費之截止無期，亦豈堪其畢生腹削。誠得良有司密訪渠魁，隨時擒殲，而於臨從者，且懷綏撫，不使家家惴恐，夕夕驚疑，少得遂其樂生之心，或差足靖難於未形。然固未敢必得此賢吏也。桑梓之憂，彼此亮有同心。承示前在秦中，澆橋一役，各軍以飢疲致挫，將奔殉者，至二千人之多。欲就戰所建祠壽家，以安毅魄。擬將敝處前所勸捐修獄廟經費，撥爲經始之資。再商黃彝封觀察，就各營捐資附益。此事在仁者最爲感佩。聊以報逝者於九原，以表歉忱，而篤不忘。敝處已檢查原案，咨達蔣中丞，轉飭黃道及羅委員辦理。並咨湖南轉移彭提督知照。貴處去彭宅，不遠，知渠家已接到否。國藩自調任畿輔，衰病相尋。去年春閒，復違目眚，右眼失明，左眼亦昏蒙特甚。夏初感眩暈之病，請假調理。假期未滿，忽有津

門之事，力疾前往查訊。其時羣議紛紛，約判兩端：論理者，以爲當趁此驅逐，彼致大張撻伐，以雪顯皇之恥，而作義民之氣。論勢者，以爲兵端一開，不特法國搆難，各國亦皆約從同仇，能禦之於一口，不能禦之於七省，各海口能持之於一二年，不能持之於數十年。而彼族則累世尋仇，不勝不休。庚午避狄之役，豈可再見！鄙人爲言勢者所惑，以致辦理過柔，謗議叢積，神明內疚。至今耿耿，旋奉重蓋江南之命，視事以來，瞬及期年。諸務叢集，未能悉心經理，殊以爲愧。八月十三日，出省補行大閱之典。由揚淮以達徐州，旋即渡江南，抵蘇滬，水陸諸營均已肅事。即由吳淞口駕駛輪船，本月十五日旋抵金陵。閩省營伍，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鍊者無多，竊急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奉行故事而已。賤體於春閒曾發疝氣，秋閒復兩腳浮腫，皆已漸瘳。惟日光蒙矜，無術挽回。展閱文牘一件，比常人遲至五倍。一拋去，則茫茫若隔世。內人三四月間，病極沉重，邇來已就痊可。而目既失明，足復難動，亦生理之至艱。大兒正月所生之子，七月下旬殤去。年逾三十，甫得一子，今復失之，殊難爲懷。聞尊府諸孫，健如黃犢，俊若於菟，明秀跳跟，足娛老懷。而閣下亦睥而盎背，浩然自怡，無復纖芥世慮，櫻其襟抱。康侯又攜得尊著古文及詩各一册。文則如秋雲之擘空，如山鐘之搖暮，穆然意遠，油然理順。幾有劉中學，曾子固之風。詩亦灑落勁健，曠逸無儔。莊生稱「技進乎道」，君則道而進乎技，與愛玩不釋，聊一及之，以明雖衰，而夙好未全隕云。

與李筱泉制軍

接奉十月十一惠書，敬悉使節遣征，將渡湖外，平章事狀。厥後得尙齋書，述及台旌臨發，略示梗概，囑爲轉達。究不知其是何端緒也。刻想安抵湘川，政祺佳譽，爲慰敵鄉可慮之事。首在哥老會匪，無論賢愚，皆懷隱憂。治之道，不能無故而興兵戎，徧地而事搜查。自當略行鄉團，族團就近查訪頭目，呈送縣官，乃不至突發於不及防。然團之一字，利病各居其半，且恐利少而病多。起團則必設局，立局則必歛費。或擇戶勸捐，或按畝攤派。年年索錢，夜夜巡警，貧家既不勝其擾，而坐局收費之人，又未必果純乎公廉，爲衆所服。一匪到局，總以開釋爲主，本身能具悔結，族鄰能具保，結卽准釋爲良民。如實無一人肯保，乃送縣城，縣官審明而後押之撫轅，批准而後殺之。聞有團局擅自專殺者，衆情爲之不服，則匪首狡焉思逞矣。哥匪雖多，而被誣者亦所常有。或被怨家誣告，或被匪黨誣報，此等全靠團局董事曲予寬貸，寧信誣誣者爲真，不信告者，叛者爲真。則羣匪易於開脫，亦遂易於解散。否則一經被誣，團局必欲加以重罪，彼此結黨，報復相尋，殺機將無已時矣。軍興以來，州縣斷獄，往往罰訟者出錢，最爲殘民之政。聞團民於會匪之可釋者，亦或罰令出錢若干，以作團費，或竟攘以自肥。此尤大拂人心，匪首所藉口以煽亂者也。閣下素得湘民之心，可否出一告示，力禁三端：一、禁團局不許擅殺，并不許用刑；二、禁團局不許輕聽誣告，誣報之辭，三、禁不許團局罰錢，并不許多歛局費。

人皆謂辦哥匪宜嚴，鄙人獨謂宜鬆。至用兵勦辦時，乃嚴，未晚耳。不審與尊意符合否。國藩巡閱外郡，先至揚淮，徐州次及鎮常蘇，瀕水陸各營均已蒞事。吳淞口乘坐輪舟上駛，十月望日旋抵金陵。各路營伍額兵招復者甚少，抽兵另鍊爲數無幾，緩急殊難深恃。將來尙須酌籌添募。暮齒孱羸，愧無蒐乘校技之實，不過循行舊典，飽啖佳肴，多聽諛詞而已。其新募之老湘六營，操練洋隊，經吳小軒親自指教，甚爲認真。不知可練成勁旅否。鄂岸畫界一層，略有成議，湘岸似亦須一分界。俟大旆元旋，再行函訂一切。

復張子青中丞

海運米色不佳，樞府諸君亟思規復河運。茂文意以鎮江一屬抵徵之款，採買漕糧，并溧陽所徵，試行河運，以期逐漸規復。尊指以本年剝船加價，及民船守候，口糧所增已多，勢難更籌河運經費。而侯家林湧口未堵，運道恐有梗阻，欲俟下屆再議。鄙人之見，亦與尊見相合。黃河決口，此時尙未興工堵築，明年所慮方大，不惟慮運道難通也。承示欄心中承致閣下之函，情詞懇切，深恐仍照舊數，則顯與部違。若遵新章，則捐生不旺，展轉籌思，故爲權宜之策，以舊數折收，而以新數報部。不足之款，作爲委員採辦軍火之用。鄙意部中以捐例太濫，捐數太簡，定一增添章程，冀可多獲實銀。今陽奉而陰違之，收本色抵銀一兩，假報爲折色實銀二兩，此而可假，亦何事不可假者。即收折色銀一兩，亦可報爲收折色軍銀二兩矣。不特此弊發覺，獲咎甚重，吾輩撫衷自問，公事亦





